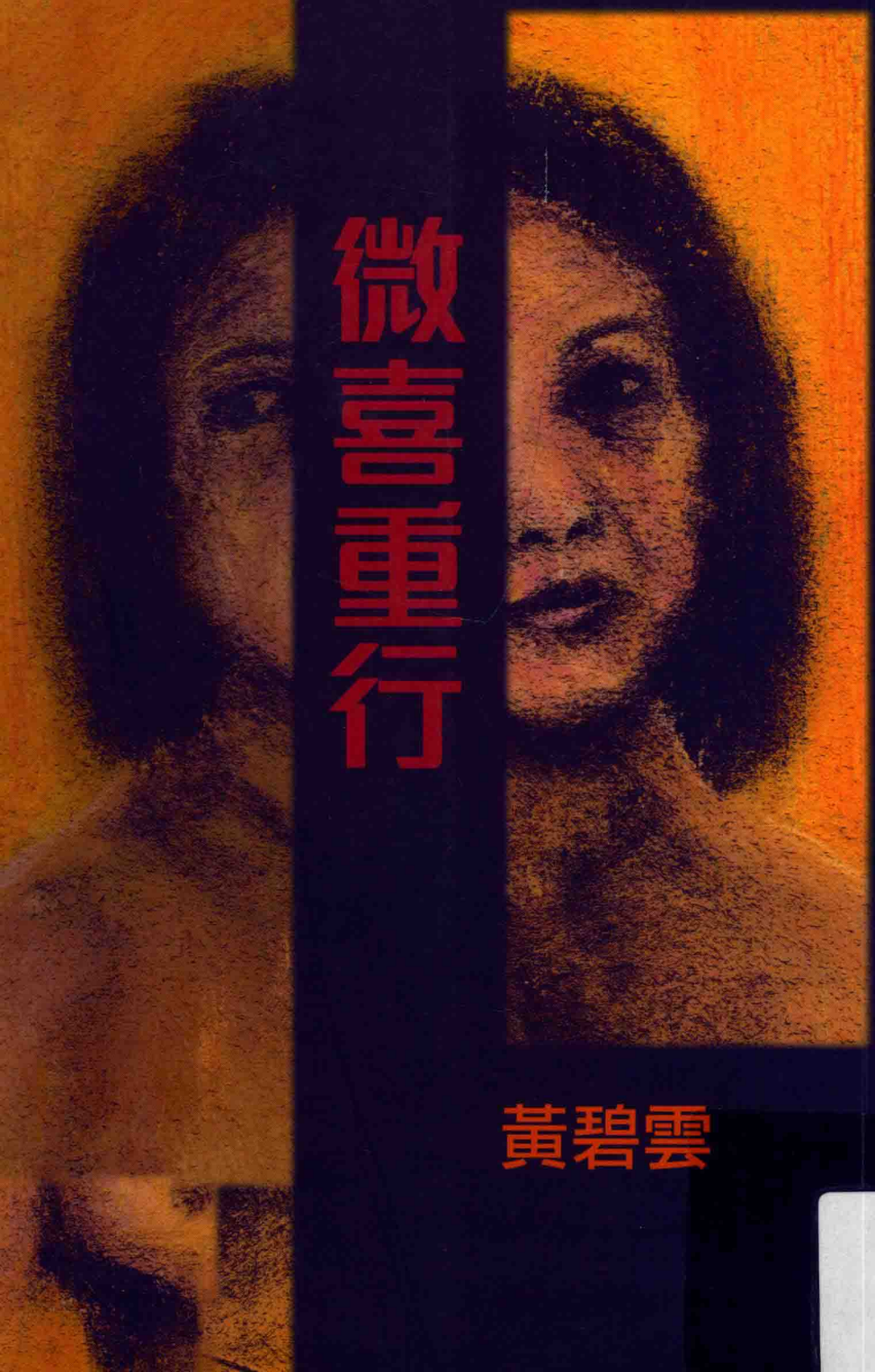


微喜重行

黃碧雲


微喜重行
黃碧雲

www.cosmosbooks.com.hk

書　名 微喜重行
作　者 黃碧雲
責任編輯 顏純鈎
出　版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
香港皇后大道東109-115號
智群商業中心13字樓（總寫字樓）
電話：2528 3671　傳真：2865 2609
香港灣仔莊士敦道30號地庫/ 1樓（門市部）
電話：2865 0708　傳真：2861 1541
九龍通菜街103號（門市部）
電話：2367 8699　傳真：2367 1812
印　刷 亨泰印刷有限公司
柴灣利眾街德景工業大廈10字樓
電話：2896 3687　傳真：2558 1902
發　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
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
電話：2150 2100　傳真：2407 3062
出版日期 2014年7月初版 / 2015年3月第二版・香港

（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）
©COSMOS BOOKS LTD.2015
ISBN 978-988-8254-97-2

目錄

牡丹……五
我妹妹……一一
綠……二一
世界與大地……三一
有一……五七
早上在此終結……六九
風塵易散……九一
各自歸靜……一〇九
將至……一二五

陌生人……一四三
他人之月……一五七
七年……一八一
昨夜大雪……二〇三
到時候……二一五
烈火……二三五
這一天……二七三
影子……三〇一
重行……三三一
野草……三六七


微喜重行
黃碧雲

www.cosmosbooks.com.hk

書　名　微喜重行
作　者　黃碧雲
責任編輯　顏純鈎
出　版　天地圖書有限公司
香港皇后大道東109-115號
智群商業中心13字樓（總寫字樓）
電話：2528 3671　傳真：2865 2609
香港灣仔莊士敦道30號地庫/ 1樓（門市部）
電話：2865 0708　傳真：2861 1541
九龍通菜街103號（門市部）
電話：2367 8699　傳真：2367 1812
印　刷　亨泰印刷有限公司
柴灣利眾街德景工業大廈10字樓
電話：2896 3687　傳真：2558 1902
發　行　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
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
電話：2150 2100　傳真：2407 3062
出版日期　2014年7月初版 / 2015年3月第二版．香港

（版權所有．翻印必究）
©COSMOS BOOKS LTD.2015
ISBN 978-988-8254-97-2

目錄

牡丹……五
我妹妹……一一
綠……二一
世界與大地……三一
有一……五七
早上在此終結……六九
風塵易散……九一
各自歸靜……一〇九
將至……一二五

陌生人……一四三
他人之月……一五七
七年……一八一
昨夜大雪……二〇三
到時候……二一五
烈火……二三五
這一天……二七三
影子……三〇一
重行……三三一
野草……三六七


牡丹

你

記得安師奶，她叫你：有人叫你的時候，不要回頭，你說，沒人叫我，你叫我，我要回頭答應你嗎？安師奶是鄰居，她撫着你的臉，說你，真是，唉，有甚麼話，說不出來，她又叫你，阿拙，她扣好你白恤衫的鈕，就這樣吧，阿拙。

安師奶房子已經很舊，快要拆，你覺得安師奶很老，一個人住在那間鐵籠房子，她的房子，不知為甚麼有哪麼多鐵籠，窗外建了一個，爬出去，可以晾衣服，露台有一個，種花長草，客廳裏面又有一個，養了一隻米白色倉鼠，倉鼠死了，在籠裏慢慢脹大，你時常說，好香，安師奶打開倉鼠住的小鐵籠，說，你看，你是個專注的孩子，你做甚麼事情都非常肅穆，你看着甚麼很重要的事情發生，屍蟲很細小的蠕動，安師奶說，先有蒼蠅，蟲是蒼蠅的前生，你和安師奶，站在鐵籠前面，安師奶把鐵籠關上，廚房有另外一個鐵籠，放在紗櫃之上，安師奶的雪櫃是空的，她說，雪櫃會冷壞東西，安師奶很喜歡去街市，街市有一間榮記電業，她喜歡打開榮記陳列的雪櫃，都是空的，她拍一拍，這一個，日立牌雙門雪櫃，這一個，樂聲牌無霜，這一個，最好的，德國

牌子的德律風，風，安師奶話說了一半，忘了，她端了椅子，在鐵籠裏拿了一磅生命麵包，紗櫃裏有你最討厭的牡丹牌花生醬，給你塗了吃，你討厭大陸貨，你覺得如果有一天可以不用大陸貨，你就可以忘記羞恥，安師奶給你吃麵包，放暑假的時候，安師奶會打開雪櫃，說多涼快，給你欣賞那一個空白漂亮的雪櫃，德律風，她說，你說，根，你重複，德律風根，真的好記性，她摑你的臉，捏得你好痛，你知道，吃完中飯，她要將你放在她那個鐵籠床間，她覺得，每個孩子吃完飯就要睡午覺，也不管你還穿着校服，你說，我要小便，按着褲頭，你鎖上了廁所的門，你還沒有開始小便，安師奶已經拍門，說你，為甚麼要鎖門呀你，阿拙，你開門，你把門開了，走了出來，安師奶說我聽到，你還沒有小便，伸手過來，你小學生穿着藍斜布大地牌橡筋頭的褲子，討厭的大陸貨，安師奶洗又熨，下了漿糊，硬挺挺的，你讀的天台小學，都沒有人穿那麼硬挺的褲子，你每天未回到學校之前，在門口磨磨擦擦，校長行過你停下說，校長早晨，校長說，到校務處來找我，藥箱有止痕膏，任校長走路時，雙手交疊在身後，

頭好小，垂着，你見他走遠又擦，校長走回來，按着你雙肩，說，陳若拙，你聽到我的話嗎？你不敢回答，低下頭，校長嘆一聲，說，沒事，你溜跑回課室，褲子已經皺得和其他同學一樣，安師奶說你，褲子要天天換，天天洗，叫你父親給你再買一條，舊得那麼快，你父親以為我騙他的錢，父親每個月給安師奶三百元，三百元很多錢，你相信，但你天天都是吃麵包，吃芽菜豆腐泡，阿拙，你小便呀，蹩着不好的，會蹩壞，你閉上眼小便，你知道安師奶在你身後看你，好像是一個交換條件，你沒說安師奶也沒有叫你：「你不關門我便不碰你」，安師奶的鐵籠床，是一間小屋子，你很喜歡這一間鐵籠床，從來沒有睡着一間這樣穩當的房子，你一生都再沒有，鐵籠床有木櫃桶，安師奶放她的針黹，你拉開來，還有一隻斷了頭的木頭大象，四腳移動，在斜板上可以自己行走，一個信封，有人用毛筆寫了一個名字，「安定國」，布碎，頂指，蠟球，線轆，白，藍，黑，你推回去，你沒問，那個櫃桶裏面，是不是有一個人，叫做安定國？你的線轆，為甚麼沒有紅色？另一個櫃桶，你知道是放安師奶的文件，你不會拉開，

她的身份證明書，宋未遷，安師奶也有她自己的名字，宋未遷，你叫她，安師奶沒有回應，你記得她那一幅照片，頭髮是直的，你沒有見過安師奶直髮，她每次洗完頭都把頭髮用髮捲捲起，宋未遷，你叫，安師奶已經替你脫掉襪子，你的襪子穿一天已經有點黑，有點臭，安師奶洗衣服，她唱歌，洗衣服時就唱，鐵籠床有蚊帳，不隔蚊，有門，但沒有鎖，你以為床應該就是這樣子，有櫃桶，有蚊帳，有門，無鎖，床單紅白格子，你這時很眼睏，安師奶後來買唱機，榮記無線電公司買，星期六你不用上學，安師奶給你換一件父親剛買給你的白恤衫，一件西褲，上學的黑皮鞋，安師奶給你再擦一次，去買唱機，榮記的夥計不理她，女人怎會買唱機，這一次她一直走到老闆面前，那個榮記，她揭起外衫，從內袋裏面拿出幾張大牛，幾張紅底，德律風，她說，德律風唱片機，她突然想起，根，你幾時送貨，有了唱機安師奶就不再唱歌，開了唱機在廚房洗衣服，播來播去「不了情」，噔噔噔噔忘不了，忘不了你的淚忘不了你睡着，宋未遷，你想你這樣叫過她。

你升中上學，你不再那麼喜歡那張鐵籠床，安師奶那一間鐵籠屋。

你背着書包，在球場與人打架，你不知道哪是甚麼人，他們一班，相識不相識，你自己一個。

輸贏不緊要，男孩子打架，都是輸的居多，你覺得沒有人贏過，背脊瘀，臉有點腫，手腳擦損，用口水抹抹，長高的時候，你很瘦，父親給安師奶的費用，三百加到五百，你有零用錢到外面吃，你不吃，買香煙，一個人在球場抽。

沒有人叫你入黑社會。他們不過不喜歡你，一個人，踩着書包，坐在球場的看台食煙。



我妹妹

「微喜妹妹：學校其實很像監房。我讀F2B班，沒有固定課室，學生背着書包一堂一堂的走課室，上的都是廢柴堂，我每次都坐第一行最後一個位，第六或第七個位，看那間課室有多少位置，有時不夠位置，好像小巴，要外加位置，將教師那張椅子給學生坐，我也坐過這張椅，比學生的椅子稍為高一點，大一點。

有時我望着那些講書先生，我想他們知不知道自己在想甚麼，做甚麼。

我有時望着自己的手。

「微喜妹妹：老燕讀F2E班，即成績最差的那一班，這些學校F1有八班，到H班，升到F2五班，F3三班，金字塔教育是85321，能夠留下的最會考試，老燕過來我班房借墨盒，他不識人，只大聲在門口叫，有沒有墨盒，沒有人理他，他說，B班好叻咩？這時教地理的袁sir，我們叫他軟蛇，已經站在老燕身後，他聽班裏靜了下來，便揚手說，即借即還，冇壞冇欠，軟蛇說他，你現在借高利貸呀？全班大笑，老燕立即走，我從班房氣窗將墨盒扔出去，聽到墨盒滾動，停了。下了課，我到走廊找，不見了墨盒。

認識了老燕後，我開始留長頭髮。

兩個一起給訓導主任揪入教員室，問，為甚麼會兩個一起病？假紙的簽名都一樣？我們逃學去打保齡球，保齡球很好玩，你要來跟我們一起玩，老燕沒用，忘記了假紙的簽名要兩個樣，我們每人給記一個大過，還要見家長，我說我沒有家長，老燕阿爸開藥行。

老燕不想上學，我也不想，返學真是浪費時間。

「微喜妹妹，很久沒有收到你的信了，你還好嗎？你也升上中學了嗎？聽說你搬了入寄宿學校，寄宿是不是要檢查信件？

上次我和阿爸到西貢探你，他去上海街給你買的衣服，你有沒有穿，他說天氣冷了，西貢鄉村地方，很凍，但我說妹妹不會喜歡紅色大褸，其實我沒有見過你着大褸，但我有感覺，你喜歡藍色，到底你喜歡甚麼顏色？

你要回信給我，每次我收到你的信，都夾着課本書看很多次，上課好悶，我睡醒

還沒有落堂，我望着課室的窗，有一株樹，很花的樣子，黑板我也看不清楚，我想我有近視，要問阿爸拿錢配眼鏡。

老燕也近視，他也不戴眼鏡，他說不需要看得很清楚，這個世界很廢。」

「微喜妹妹：下個月的第三個星期，十九號星期日的下午，二時半在尖沙嘴五支旗杆，你會來嗎？你從學校坐91號巴士，到了彩虹再轉5號巴士，就會到尖沙嘴碼頭。你長高了嗎？我已經有五呎八吋了，你會不會認得我，我就會認得你。」

這樣的一個星期日下午，人群在你身後移動，風吹起了你的髮，你穿一件天藍棉布恤衫，一件和我同一牌子的，李牌牛仔褲，我人生第一條牛仔褲，我自己去西貢墟買的，青娘她不會這個，吖條褲做乜東西？前面開拉鏈嘅？你讀F4，比我高三班，我唸的學校，學生很少，只有十七個人，我的學號是717，F1的學號就7字頭，我記得我所有的學號，第二年803，第三年908，不知怎樣排的號碼，我出來就讀了這間學校，

寄宿，每個月有四個週末假期，一次越宿假，星期六早上可以走，星期日下午回宿舍，我沒回西貢，沒地方去，沒錢，越宿假留在學校，宿舍只有幾個外國學生，我穿上青娘給我買的新球鞋，我問你，「你那雙鞋子，也是新的嗎？」，你望我一眼，覺得我真是無聊，沒有答我，掏出煙來，抽了一支，見我望着你，有點猶疑，點了煙，將那一包煙遞給了我，也就是，讓我決定，十二歲，我開始做人生的決定嗎？原來我可以抽，可以不抽，「微喜妹妹：你真的想得太多了，你這個年紀，你問我，為甚麼要讓你決定，你不可以代我決定嗎？這樣不就好了，決定就是責任。我想我們可以決定的事情，其實不很多，最多是抽煙不抽煙，上學不上學。這樣想來，我們做人本來沒有甚麼責任，不明不白的生活在這個世界而已。」我還是抽一支煙出來，點了，很辣，舌尖有點麻痺，我皺眉，說，這煙有甚麼好食，你笑了，我不知道你原來不常笑，牙齒很白，門牙有點大，笑容有點熟，我見過，你擦一下鼻子，好像笑令你鼻子癢，這時碼頭微微震動，大洋船響了號，我從來沒有聽過那麼低沉的聲音，那一天的天色很藍，你拉

着我的手，我沒有拿香煙那隻手，說，我們去看大洋船開行，我們便跑去碼頭看大洋船，在海上緩緩開滑，「去英國的」，你說，船上都揚着小英國旗，送行的人向船扔白色廁紙，有人在岸上哭泣，有人揚手，有人抱着嬰孩，舉起說，拜拜，拜拜，嬰孩張開手腳，他以為可以飛，如果他知道，我們會向下跌，不知何時，我的香煙沒有燃燒並且丟棄，你手中也沒有煙，你只是拖着我的手，我將手抽出來，向空中揮揚，說，走，吧，走，遠，不．要．回．來，你回頭望一下我，我垂眼，風將你的恤衫吹得飽滿，這時浪翻得很響，有人吹哨，你說，我們走吧，船已經開行，這時我抬頭，看見你的眼睛。

你的眼睛：我整個人都很離家出走的樣子，穿着那一件恤衫和牛仔褲，人以為很久沒洗，其實衣服我穿一次洗一次，青娘給我收拾的一行李箱衣服，甚麼花裙，白花恤衫，我從來沒有穿過，行李箱放在衣櫃頂，沒有打開，暑假要離校的時候，再打開，行李箱生了一群小鼠，粉紅色，還沒有張開眼，我望着牠們可會長成急奔的黑老鼠？

要放暑假，你說這可好，你可以來我的家了，我說你不要講大話，那不是你的家，那是安師奶的家，你想想說，一樣，又想，其實不一樣。但暑假我沒有去你說你的家，舍監說，你父親說你可以住校，暑期留宿，我們有暑期班，你可以學烹飪和打字，練老師會給你們上書法課，你們寫《詩經》、《論語》，我只是想知道，暑假有沒有外出假，星期日早上十時半，我想去海運戲院和你看早場。我們看了：《星期日與西貝兒》、《蛇蠍夜合花》、《紅沙漠》、《甜美生活》、《斷了氣》、《等待》，後來便沒有再去，你說「很悶」「每次都在睡覺」，我聽到你的鼻鼾聲，奇怪戲院這樣不舒服的地方，都有人可以睡得着，「天祥」的牛油餅你又不喜歡吃。看完戲買了牛油餅和汽水，我們在碼頭看船，你抽煙，給我一支，說，女孩子不要抽煙，後來你就沒有再給我煙，有錢我自己買，沒錢不食。

黃昏的時候，我們坐渡輪，樓下一毫，我們坐樓上，兩毫，我們在密密的柱間等船，聽到船來的聲音，哨子，海浪，跳板放下，人們踏上離開，我望着那鐵閘，那船，那海，

我說，我想吃雪糕，你買給我一杯甜筒，軟雪糕很快融掉，我手背都是黏甜的牛奶，你捉着我的手，將我手背的雪糕舔了去。這時我的心狂跳，你見我，可能樣子很驚，你便說，沒甚麼，不要浪費。

我的手背濕濕熱熱的，我們站在樓上，倚着窗子看落日，落日在我們的面前，船的右邊，夏日的斜陽，還是有一點熱，很光很亮，你蓋着我的眼，說，不要看，會壞眼睛，我閉上眼睛，感覺你的手的血，我說，血橙色不是紅色，你說是因為落日，「全世界都變橙了」，我說不，那麼快，從尖沙嘴到中環，我們下了船又再上船，從中環回到尖沙嘴，這時落日已弱，還是在我們的前面，但已經是左邊了，日頭變紫，黑雲漸攏，岸上開了燈，我心頭一緊，天要黑，這一天已經完了。

學校規定要六時前回到，看門的香伯會簽手冊，遲到要叫他開門。

你送我到學校門口，我給你揮手。

香伯香伯，香伯沒有答應，我沒有手錶，學校門口的陳記士多，拉了鐵閘但裏面

開了燈，傳來飯香，已經是吃飯時間了。

我站在門口等。

有蟲鳴。原來晚上的綠，那麼綠，很沉很密，但我可以看得出來，仍然是綠，天空深藍，有星。

香伯來開門，說，你知道現在幾多點。



緑

我來到這間學校，才知道靜，知道綠。

張綺蘿說，第一個晚上在這裏，無法入睡，覺得耳朵很不舒服，有點痛，壓一下耳朵，才發覺，太靜了。原來靜會令人耳朵痛的。張綺蘿唱女高音，說話時有停頓有高揚，有時拉一個音，這……她父親來看她的時候，她就會他……張綺蘿唸F3，住在走廊最後的房間，她說，轉來轉去，我們都是這樣，這樣……轉來轉去……我不知道誰是我阿媽。我沒說我的。

下學期我上格床來了新同學，第一晚過夜在哭，哭得我醒了，我拍一拍她的床板，說，慢慢你會習慣，每一個新人都是這樣。不過你未習慣時，先習慣不要哭那麼大聲好不好，宿舍很多人睡，她哭得更大聲，哭得賓直都醒來，用泰國話不知她說甚麼，她發開口夢都說泰國話，我們叫她沙華地卡，她的襪子很臭，蓮娜向舍監投訴過，舍監叫她，襪要洗，她說我有洗，可能是她的腳，原來就有點甚麼味，她穿襪子睡覺，她說不穿睡不着，這時她脫下襪子，將臭襪扔那新人，扔得好，新人停了哭，賓直又

在床上摸來摸去摸襪子，不知她床上有幾多雙襪子，藏在被下，舍監巡房時看不見，我習慣了她的襪子的味道，不覺臭，就睡着。

後來發覺你的襪子沒有味道，我聞了又聞，覺得有點怪，好像沒有味就是臭。

房間只是板間，不到頂，睡上格坐起來，可以望出去走廊，蘇妮習慣了，原來她很喜歡講話，在床上伸頭出去，和熨衣服那個人講甚麼無謂話，早上又是這樣，給她嚇死，我知她睡在裏面，早上趕着熨校服，她又遲醒，醒來就一個頭吊出走廊，會說話，你跟邊個？我們熨衣服和洗澡都要排隊，大叫下一個人的名字。

走廊盡處是大廳，平日無人，黑漆漆，晚上七時半開始自修，就坐滿了女生。我其實不太自修，功課做得很隨便，很快，其他時間，拿一本小說在看。監自修的是宿舍的大專生，施楚蓮和鴨綠，施楚蓮讀神學，鴨綠讀護理，鴨綠不知她甚麼人，頭髮有點滾圓鬆，黑人的頭髮，嘴唇很厚，她一定有黑人血統，但沒有人問她是甚麼人，我們這裏的規矩，不問，小男生打賭，要碰她的頭髮一下，乘她在飯堂低頭禱告，摸

她的頭髮，原來很軟很軟，小男生說。

晚上九時半散的自修課，九時小女生已經在收拾，但沒有人回房間，紀律很好，我不知道為甚麼會這麼好。最壞不過是在房間偷偷煮食，打邊爐，搞到跳掣，宿舍一片漆黑。

另一消閒活動是打老鼠，宿舍有老鼠，都很肥大，女生多零食。

廁所每一個女生值日洗擦，在這裏我養成洗擦廁所的習慣，無論我住在任何一個地方，是廁所而不是床，是我的責任與歸宿。浴室在樓下，有三格，只有一格能用，每天幾十個女生就排隊用那一格洗浴，叫阿乜乜沖涼的聲音不絕，每一個都很快完成，那些霸着洗浴間很久的是在家裏住的女生的驕縱習慣。

本來也不是甚麼嬌花，在這裏生活，我們都是野草；無論在甚麼地方，任何環境，都可以以自己喜愛的方式活下去。

每日下午我經過小禮堂的時候，我聽到張綺蘿在唱歌，每一個紀念，誕生，受難，

張綺蘿會唱，彌賽亞或聖馬太受難曲。她練習的時候，我站在小禮堂外面聽，歌聲聽不出年紀，將老將死，還是青春盛烈。我打球，和我打球的是陳思慮，他是馬來西亞大學生代表隊的隊員，我不知道他為甚麼會教我打球，可能他喜歡我，但他只是很正經的和我練習，走位，吊高球，煞球，挑短球，開球，打雙人賽，開球要剛剛過開球線，我讓球跌下，剛剛好跌在球線之上，遠球目標就在底線，接他的煞球接不好，球打在身上，有點痛。練球我學會專注和紀律。他和我沒有別的話，練球我爛練，打鐘吃晚飯才停，熱水供應只到下午六時。吃完飯我不用再等洗浴間，沖冷水。但我們從來沒有參加過甚麼比賽，打球本身就是完成。

每一個星期六是安息日，這時甚麼也不能做，不讀書，不運動，衣服要星期五日落之前收好，不然要到舍監那裏收，到時少不免給她問，為甚麼不收衫。施楚蓮於安息日絕食，她有一個男朋友，也是唸神學，兩個人在大教堂外面祈禱，學校不准男女生單獨相處，祈禱例外，我奇怪他們的拍拖方式，竟然一起絕食祈禱。她說絕食有點

暈，連水也不喝，日落她就只喝一杯水，一塊麵包，英語早餐是「破戒絕」的意思，因為我們的靈魂，所需要的食物，其實很少。

少至靜。我早上五時起來，去跑步。跑步會碰到我們的英語老師孫博士，他說，博士教你們中學生英語，有點不忿。他老婆孫師母是個很醜的女人，只吃自己做的食物，每天在家裏焗麵包，做乳酪豆漿，她教的是家政。兒子孫若明，和我同班，到第三年的時候，我908，他907。班裏考試沒有名次，只有成績，我知道，成績最好是他和我，但他從來不看成績表，上數學課自己拿一本歐幾里德的《幾何原本》在看。這一年他走了，一家人回美國。若明我們叫約皿，到他離開時都不會寫幾個中文字。

學校在半山，春天時很濕，海都看不清楚。我在教堂外面打開一本畫冊，畫山。沒有人叫我也沒有人教我，就這樣。

手帕很濕的時候，一塊一塊的貼在洗浴間的牆上，稍乾的時候撕下。衣服拿到學校洗衣部去洗去乾，在洗衣部工作的是劉家緩，他斷了一隻手，給洗衣機攪斷，我沒

有見到。他回來時還沒有裝上假手，穿一件長袖恤衫，袖子空空蕩蕩，好像有甚麼高興事，吊兒郎當。上學的時候，他將空袖子攝入校服褲袋，這樣看起來端正一點。斷了手後，他就坐在班房最後的一張椅子，我們班裏小，位置隨便坐，像大學生，香港的學校規定中學生要穿校服，所以我們穿白恤衫，灰褲子或裙，冬天加一件灰色短絨褸。椅連小桌，他只得一隻左手，和若明和彼得和我一樣，這裏用左手的人真多，都吊着手。沒有人問他關於他的手的事情。他戴假手回來時，一個鐵鈎，班裏的男生開始搞他的鐵鈎，叫他金剛手，又拿一個合桃，叫他用鐵手敲碎，這時他才說，用力會痛。這時有男生將他的椅子，搬到我們的椅子中間，說，在這裏。

男生叫我「爛蘋果」，很遠的叫我。

或者他們見過你，在大門口，但我從來沒有跟任何人說過，你是我哥哥。

放學劉家緩照樣到洗衣房工作。他會將衣服翻一翻，很專業的洗衣店的樣子，檢查鈕扣是否齊全，是否有污漬，質料是否可以水洗，學號有沒有寫好，衣服憑學號確

認，尤其是校服；開單子，微笑，說謝謝。他媽媽紮了小腳，是學校的校工，住校，每天我們下課，就見到他的小腳媽媽，很輕很細的在掃地，戴一副大近視眼鏡，劉家緩也近視，斷手以後，就配了一副眼鏡，後來男生說，他沒有看清楚，機還沒有停，安全掣又故障，他伸手去拿衣服，給攪斷了手。學校就換了一套新的洗衣機，劉家緩不用交學費，到飯堂吃飯也不用付錢，但他媽媽會煮飯，學校給他成立一個基金，每月支付，他媽媽就每天弄點好東西吃，不過吃素。

星期六我們去「欣賞大自然」，下午二時就出去，五時回來，我們走遍學校附近的山頭，山頭近天，又望海，風很大，天很藍。會有一個老師帶隊，有時是教化學的蔡大頭，有時是教數學的愛美．陳，星加坡英語，陳譯鄧，我們叫 Miss Tan。蔡大頭在戀愛，追求教音樂的連詩頌，校長的女兒，時常穿一件連身白短裙，一對白鞋，頭髮長直，不化妝，我們笑他癩蛤蟆想吃天鵝肉，他也不怒，笑，你又知。蔡大頭在化驗室，口沫橫飛，同學都不坐前列，做起化學程式，和我練球一樣，死不放手，和學

生留在課室計數。我知道他會吃得着天鵝肉，我離開了聽張綺蘿說，他們結了婚，還是她去唱的《奇異恩典》，「好像送喪」。愛美．陳單身，教數學的女人，會單身，男生說，女孩子不要太聰明，太理智。有一個星期六，在山頭，我們吹風，愛美．陳忽然走到我身邊，說，你是一個可怕的女人，我？你對我說？我？可怕？女人？我不明白，她走開了去，上課一樣講微積分和系數，我有時望着她，想起她這一句話。

星期三我們是「義務日」，這一天下課後要勞動，打掃校園，男生剪草剪樹枝，女生掃地，拔草，將殘花當落葉，清走。這時校園都是草葉香，是我一生最芬芳的記憶。也就在一個星期三下午，週日很少家長來，蘇妮妮的叔叔，每一個星期二下午來，他在醫院工作，逢星期二休息，就給蘇妮妮帶湯，用暖壺裝着，蘇妮妮就和我一半一半，蘇妮妮說，我是她最好朋友，她很愛我，真的，我又不覺得；肥仔威廉，他家有七架車四個阿媽，週末他要回四個阿媽的家，他是三房長子，週日就會有不同的車載他不同阿媽來，每個都有司機，肥仔威廉彈西班牙結他，他說沒甚麼用，我這個人沒甚麼

用；這一架白色本田，我沒有見過，不知是不是F1那個歌莉亞的媽咪的男朋友，我們懷疑她媽咪是吧女，每一次都有不同的鬼佬男朋友，開不同的車子來，歌莉亞和我當年進這校時一樣，十二歲，身體已經發育了，又不戴胸罩，男生見到她都一堆的圍攏，遠遠的看她，又叫又笑，她嚼着香口膠，穿一件露背白T恤，一條爛牛仔褲，一對爛拖鞋，腳指甲塗了淡紅色，校長連師母叫她進辦公室，訓她我們的校風不是這樣，她要珍惜在這裏受教育的機會，她也沒有收斂，結果舍監邢師母天天去她房間，看她換衣服，像個真的阿媽，她說這樣我不讀，但她媽咪沒有接她走，有好幾個月沒有看她，學費一樣交，她天天下課之後，吃飯之前，平日她媽咪會來的時間，望着大門，等。這一個星期三下午，四時左右，歌莉亞看見這陌生車子，走上前去，下來了一男一女，不是她媽咪，其他同學都停了手，望着，有男生在叫，「爛蘋果」，那個女人走前來，男人在她身後說，很像你，我知道她是誰，說：「你來了？」她說，「你跟我回日本。」



世界與大地

我去日本之後，你沒有回安師奶的家。

我沒有和你說再見，那一對男女將我帶回酒店，為我買了新衣服，牙膏牙刷和梳子，酒店有，那個女人說，傷小離，你當然記得她。

你寫給我的信，不會再有回應，你一個星期日在海運戲院買了兩張票等我，我沒有來。你將票子隨便給了兩個人，又有點後悔，你應該問他們收錢。

你在五支旗杆下面站一站，星期日中午，碼頭時常都那麼多人，你會看一看有沒有大洋船，有的話，你沒有要告別的人，也沒有在身邊的人，沒有人會挽着你的手。

你心裏一動，妹妹的手，你拖着，其實沒有甚麼，但這不是妹妹的手。你放開。

我們去天星保齡打球，你說，你的手這樣輕，我說，我練習的球，是羽毛，很輕，現在滾出去的，是鉛球。你擊了一個全中，我拍手說好，你說，撞彩，你下一次，球滾了下球坑，球落坑以後，你回來，扶了扶我的腰。我全身發麻。

我們沒有做甚麼事情，我們去快餐店，買了每人一杯可樂，一隻炸雞髀，坐在碼

頭的石欄上吃，你說，父親來學校找我。我說，噢？來了嗎？你說，來了。

因為我們都知道，他會說甚麼，不要和你妹妹去街；你可以交女朋友，她在寄宿學校也很好，父親送我入的寄宿學校，他看一看房間，要去看課室，職業病，課室有甚麼好看，他說，好，小班，最理想。我心想這學校好像男女童院，當然沒人來讀；又去看飯堂，飯堂沒人，也像監獄，校長說這裏吃素，父親點點頭，很好。

他沒有再來，會計部沒有來找我，說我家沒交學費，我知道父親沒有忘記我。但他也不想記得我——我做了些甚麼事情？我不過無可選擇，我出生。這是我唯一做的事情。你也是。

你說他沒甚麼別的話，你知道，他很少話。

我記得的父親是個背影，他雙手交在背後，你跟在他身後。

「他們有事情發生，才知道我們存在。」我說，「這樣讓我們有事情發生。」

「甚麼？」你望一望我。你不敢，我也不敢，沒有人告訴我們是甚麼事，我們知

道甚麼？為甚麼不敢？會生白癡兒？誰說的？但我們，又，不是，太遙遠。我十二三歲，看起來像十八歲，你比我大三年。

他給我一百元，你說。你和我去利惠氏，買了一條牛仔褲給我，紅旗501。

安師奶到球場去找你。她知道你會在球場蹓時間，下午三時四十分放的學，你天黑才開門入屋，扔下書包就躺着床上，安師奶說你，又不是做泥工，放學又不見你做功課，又沒流汗，你這樣累做甚麼，你不答理，她知道你喜歡看電視，便開了電視，說你，不如你放學早點回來看電視。

你沒有再見到我，你不想看電視。你不想去上學，但你無處可去，球場早上只有一些阿伯，你不想和阿伯混。

你坐在球場看台第三行的位置，每天如是，你一支接一支的抽着煙，午餐不吃，錢用來買煙。你不想打球，要打球學校有籃球場，那間野雞學校也有籃球場。

密斯李說你，你不要在課室食煙，要食出走廊，上一次有幾個男生在走廊食煙，視學監督來到，校長鐵青着臉，那幾個學生立即要執書包走，校長寧願退還一個月學費，校長是個小矮人，他圓圓的跑進課室來，指着你，說你給我揪着你都要滾，但校長其實不知你是誰，他不過隨便找個人，示威。密斯李走到你身邊，問，心神恍惚，是不是喜歡上人了？你皺眉，密斯李笑起來，十幾歲人皺甚麼眉，有甚麼事，你可以找我談談，有個大人談談比較好。

你不想談，一談就一切依舊。

這天放學你沒有去球場，你知道安師奶天黑不見你回去，會找你，學校日校學生已經放了學，夜校六時半上的課，到晚上十時，她來到學校會見到密麻麻的燈，很疲累的學生撐着不打瞌睡，其實夜校的學生比日校學生容易教，密斯李說，他們懂得珍惜。

密斯李教日夜校的課，時常戴兩個黑眼圈，以為她戴眼鏡。你去跟密斯李說，我

想退學，她說，你不讀書，路會很難行，但你知道，路很難行，與讀書不讀書無關。

你想給我寫一封信，你沒有地址。我妹妹，你想寫，這樣一寫，你會覺得容易些。你在課堂寫了一封信，放學的時候，扔進課室的廢紙箱。

安師奶不敢進學校，那麼多人，那麼亮，讀書呀多麼好，安師奶沒讀書，打完仗，和兩個女孩，從連縣來到香港，女孩用帶來的港幣，租一間房，找到一個遮廠做工，一天做十幾小時，又不覺得辛苦。周美棠，周美棠是隔鄰蠟燭廠的管工，周美棠給她買一包梨，叫她和姊妹一起吃。

就是學校讀書那個年紀，就是你這個年紀。你沒想過安師奶也曾年輕，也有過喜歡的人。兩星期一天休息，和周美棠去過一次虎豹別墅，宋未遷問姊妹借了一對耳環。

安師奶說起往事，笑瞇瞇，你睡得矇矇矓矓，你以為你沒有聽到。你沒有回去她的家那一晚，你記起，她說那一天多好呀，冬天但很暖和，我穿着玫瑰大花毛衣，一條綠色絨褲，周美棠多好，穿了一套西裝，還打了領帶，好像我們去結婚。

你從彌敦道的尖沙嘴走到旺角，界限街這裏就是界限，你站在街口，沒見到甚麼界限，店子還一樣開，將來，九龍和新界的租約有期限，你覺得你站在甚麼危險的地方，你急步離開，又從旺角走回去尖沙嘴，走到山林道，天開始黑，你腳下的路，變藍變紫，紅裏有綠。你要到哪裏。

安師奶站在球場外面，球場的燈像火雨，她有一點驚恐，這麼亮的燈，會不會燒傷？她看在打球的人，遠的看不清楚，近的又看不清楚，這年紀，這眼睛。安師奶知道你不會在，她就是知道，她還是走進了球場，打球的人沒有看她，倒是幾個阿伯，見她又肥又黑，便低下頭，繼續捉他們的殘局夜棋，不賭錢，花時間。

球場有一個大鐘，打球賽的時候，每一分秒就看這個大鐘。安師奶走到大鐘下面，安師奶捉着一個打球的人問，你見過阿拙，那個人看她是阿媽搵仔，球場不是第一次，安師奶不是第一個，便很好心的說，我見過也不知名字，也不知是誰，這裏的人，來來去去，你見到便有，不見便再回來，安師奶放開了那個人；周美棠沒有去蠟燭廠開

工，宋未遷有點焦灼，好像等人久不見，每一天去開工都是在等，這天她晚上九時才收工，工廠趕聖誕節的貨，見蠟燭廠也是燈光火猛，蠟燭廠要燒爐，很暖很熱，不時有火光，照得宋未遷是個火人，她要入火場，她想，原來蠟燭廠那麼可怕，她進來見到一個沒穿衣服的男人，她低下頭問，周美棠，那男人喊，甚麼，她說，周，我想找，周，那個人又喊，大聲點好不好，聽不清楚，是不是找周美棠，你不是第一個，未遷止步，說，謝謝，忙退了回去，沒用，找到他找不到他都沒用。

一個人只有一生，安師奶嫁了給安定國，行船安定國，續弦，媒人說，有過妻子的人，會得愛惜女人，不做媒人三代好，做媒人有哪句真，但這次果然有句真。安定國比宋未遷長三十年，一子一女，都在美國，結婚生子，兒子是機械工程師，女兒婚前是個小學教師，在華人小學教英文，安定國說美國再好，始終是寄居國，回到香港，房子是他父親的，父親死後就給叔叔，父親的三弟，六十幾歲單身寡佬，叔叔死後安定國就從外面租住的房子，搬到舊居，媒人婆知他有樓有錢又孤鰥，這一筆媒人金好

賺，便說有一個黃花閨女，其實她不知，估估吓，宋未遷這樣的人，不會未婚先破瓜，媒人婆看人很準，這是生計，宋未遷的姊妹，也是這個媒人撮的緣，嫁了個清渠工人，不煙不酒，就是有點怪味，媒人婆說，很快便習慣，人品最緊要。宋未遷嫁時，沒父沒母，中國鬧反右，信都不敢寫，怕變黑材料，出門時只有兩個金蘭姊妹，喝杯姊妹茶，金器也從簡，但算是明媒正娶，媒人婆又打傘又撒米，安師奶過年過節也一定送一張紅紙給媒人婆，還想怎麼樣，安師奶說自己，都算嫁得好。

你知道安師奶會來找你，而且找不到你。你走到尖沙嘴碼頭，大鐘噹噹噹噹，你站在碼頭看，海藍深噹噹噹噹，晚上八點，晚風捲着衣吹，世界很大，你有一點冷，巴士站燈光昏暗，你還穿着校服，有一點怪，太明顯的，我逃學，我離家出走，我沒有地方可去，有個小孩走上來，問，先生，你有沒有一毫子，你居然掏了五毫子給他，這是你身上所有，安師奶將你的零用錢守得很緊，她有一個鐵錢箱，她說，都是你的，

應該將這錢箱拿出來，但出來的時候，早上七時離開安師奶家門，沒有想到不回去，這天英文課最後一課，你呆着，不想收拾，密斯李點收習作簿，班房已經空了，沒有人，你坐第一行，最後一個位子，你看着密斯李，她見你，覺得你在看，低了頭，你也沒走近她，遙遙跟她講話，我父親在長洲教書，他不回來，我住在鄰居安師奶的家，密斯李靠着椅背，手拿着一本練習簿，在翻，你說，我也不知道我為甚麼和你說，她說你，這個年紀，很正常，好像她知道一切，甚麼年紀？你突然將桌上所有書簿鉛筆擦膠，掃進書包，推開桌子便走。

晚上你走到學校，等密斯李放學，學生都走了，夜校學生不用穿校服，但都穿得很難看，白天工作了一天，衣服又皺又髒，女學生頭髮又亂，樣子又不靚，密斯李總是最後一個離開，沒有人在家裏等她嗎。

你其實想告訴她，你見到我。但你見到她，說不出話，她走過，沒有看你一眼，你想，或許太暗，她沒有看見我。

你沒有追上去，諾士佛台已經很靜，你從斜路走下去，金巴利道的酒吧的燈，開始亮着，你低頭看到自己的鞋子。

你去找老燕，他住在山林道，他家的藥行，在加拿芬道，剛剛關了門，他放學便到藥行幫手，他的家你去過，他有一個房間，房間裏面有廁所，他還有一個哥哥，去了美國讀書，房子很大，四個房間，有一個露台，兩隻牧羊狗，阿媽照顧，她不肯請工人，說我們白手興家，工作自己做最自在。老燕來開的門，見你還穿着校服，將你扯入屋，關上門，說，你這樣走出來，你安師奶怎樣和你阿爸交代。

你帶過老燕出來，我們去中間道那間賓士域，比天星保齡大，其實我不喜歡打保齡，凡重的東西我都不喜歡，但你想打，你用十六磅的球，扭傷了腳，一拐一拐的回坐，這時老燕就明星一樣出現，揮手跟我們招呼，嗨，我心想，懶有型，他戴着一對Ray Ban四方金絲墨綠眼鏡，招牌紙還黏在鏡片，淺藍恤衫，牛仔褲，和你買給我的一樣，

利惠牌紅旗501，我懷疑你是因為他有，你才要買給我。老燕長得比你和我都高，嘴唇很紅，頭髮看起來很幼細，垂在額前，他一撥，叫你，你又不等我，他指一下手腕，他戴着一隻銀錶，說，我沒有遲到，你們不等我就開始，見到我，他脫下了眼鏡，讓我見到他的眼睛，你說，我妹妹，他戴回眼鏡，說，你猜我會不會相信。

老燕球打得很好，瓶子擊倒在地，他轉一個身，手掉在空中，太陽眼鏡沒有脫掉，保齡球場，亮亮暗暗，球道很明亮，回球的地方卻很幽暗，我說我不打了，你們打，你也不堅持，我坐着球架旁邊，看着你和老燕。

或者將來我會想起，從耀眼的夏日下午，走進來這個不見晨昏的冰涼地間，我們在這裏。我從你的煙盒拿出一支煙，你在打球，老燕為我點着，自己又點了一支，說，你是你哥哥的女朋友？像一句你讀甚麼學校或讀文科或理科這樣的一般問題，我吐了一口煙，幸好有煙，再吸一口，給他噴一臉，說，你太聰明了，怪不得你討厭讀書，老燕笑，你也不差，這時你走回來，叫老燕，不要坐着說話，你上一球都沒有記分。

打完球我們三個人去天祥買了汽水和嗜喱糖，我又買了牛油餅，我喜歡吃的，坐在石欄杆上看海，你坐在老燕和我的中間，這樣我再也看不見老燕的臉和他的眼鏡，只是見到他的褲子，他的鞋。

再下一次見你，你戴了一副和老燕一模一樣的雷朋眼鏡，我笑你哪裏來的錢，你說，星期六我去老燕家的藥行幫手，他阿爸給我二十元一天，我有告訴安師奶，她還讚我叻仔，會賺錢，有志氣。

安師奶到藥行找你，藥行關了門，閣樓還開着燈。她叫門，沒有回應。她再叫門，閣樓有打麻將的聲音，夥計在藥行閣樓打麻將。她走了一天，很累，腳有一點痠，她從來未曾試過，行人路上一團一團的污漬，她將自己手巾掏出來，在地上有一方小白，坐着，她不是想等你，她只想坐一坐。

未未你這麼年輕，真是難為了你，媒人婆可沒有說，安定國沒有那回事，他有兒

有女，姑娘家怎好說，為甚你沒有那回事，你還要娶個黃花閨女，真是生人霸死地。既然嫁了，床上也好，廚房也好，街上也好，都是安定國的人，但安定國很少上街。有時他會叫宋未遷，這裏二百元，你去上海街買兩件衣料，找師傅做兩件衣服穿穿，未未說，我穿新衣服到哪裏去呀？她還穿着未嫁的唐裝衣服，一衫一褲，挽個菜籃到街市買菜，能夠每天去街市逛逛便好，街市很多東西買，她高興起來，買幾種不同的蔬菜，菜心，白菜，芥蘭，茼蒿，安定國說她，怎吃得完呀，她將菜在廚房攤開，珠寶似的，她又喜歡站在賣金魚的地方看金魚，游來游去，多好呀，安定國說，這你買一個金魚缸養魚，未未沒說，金魚就是我。

日子多長，宋未未你在等甚麼，她跟自己說話，宋未未你姊妹都嫁了，那些日子永遠都不會回來，姑娘家，多開心，手拖着手挽個飯壺去返工，晚上輪流做飯，一做八個人的飯，八個飯壺，五顏六色，朱芬芳，嫁了個賭鬼，沒錢要在家裏車胸圍，幾毫子一打，要看孩子沒辦法，她車胸圍車到腰都彎，三十歲還不到，劉天齡，嫁了個

不知甚麼人，那人打工轉來轉去，她生了兩個孩子，老公一天沒有回來，兩天沒有回來，第三天回來當沒事，怎麼辦，一是忍，一是帶着兩個孩子走，誰知也不用她揀，男人一走了之，走的容易留下的難，都是責任與埋怨，姊妹都不敢見劉天齡，她開口不停怨這怨那，其實怨婦比棄婦可怕，大家各嫁各，姊妹都很少見面，過年很勉強聚上五六個，一枱麻將剩兩個，兩桌又不夠腳，那兩個沒癮就不去，聚了幾年便散了，宛若兒和未未一樣，嫁個老男人，前妻留下五六個兒女，過年煮那一桌年夜飯，前兩晚便開始浸海參乾瑤柱，要蒸要燜，做完一頓年夜飯她全身痛，一家人在食，她在廚房透透氣，這一枱都是不相干的人，你就好，你老公待你好，兒女又不要你服侍，宛若兒說未未，未未都不敢答，只好附和，我就好。

日子長好，不是嗎？宋未遷又不是想安定國死，她也想有個人，早晚相問，老一點，但安定國是個好人。

安師奶下午開了收音機在聽，她聽得很專心，聽李我天空廣播小說，聽夜半奇談。

一晃經年。

安定國死得靜。他說腰痛，宋未遷說，我們去看醫生，他搖搖頭說，去看中醫，安定國不喜歡西藥的氣味，他說中藥草香，我也差不多，也聞到木頭香，宋未遷說，怎會，你長命百歲，安定國輕輕碰她的手，怕傳給她甚麼病，其實他知道他不是甚麼傳染病，傳染病很急，他這個痛，愈來愈密，愈來愈痛，他知道差不多，人生來就要受痛，安定國行船時，水手時常染傳染病，給關在房間，餐送進去，沒有吃，就知道死了，戴着口罩戴雙手套就去拿的屍，丟進大海，房間用拉素消毒，我見多了，他告訴他的少妻，人死很平常，你還年輕，這房子給你，你找個人再嫁，我辜負了你的青春，宋未遷這時抱着他，在這最後時刻，她才真心真意的抱着他，但他已經要走，她握着他的手，睡着他的身旁。每天做好要做的煮食清潔，她便睡着他身旁，握着他的手，中醫來應診，宋未遷去執藥，這天回來將藥煲下，回房間想告訴他，藥在煎，他已經不答應，握他的手，微暖，宋未遷坐着，等，他的手慢慢變涼，都要兩三小時。宋未

遷有一點累，但她還是守着，這是她的責任，屍體變涼，留人與屍，生死兩隔。

安師奶在藥行門口，等得睡着了，東歪西倒，一個大冬瓜。

安定國死後安師奶吃很多東西，又不是懷孕，她一生人都沒有發過胖，她看着自己臉圓圓，手腳漸粗，好像有多一個人，活着她身。安定國死後，安師奶時常爬出鐵籠看風景，九龍暴動，一車一車戴着頭盔，手執圓盾的防暴警察經過，很快又平靜。她看街，街上有人，有她不知道的事，她不想下去，習慣了，出街她覺得很亂。

你阿爸搬到安師奶隔壁，那時母親還未走，你還是嬰兒，安師奶打開一條門縫，看新鄰居搬進，她看見父親，她垂下眼，關上門。周美棠，她不敢看，那一種一看便心跳的感覺，這麼老了，又胖，又嫁過人，她默默的看守涼屍與死寂。

夥計打完麻將，下來吃宵夜，見到有個婦人在門口，那麼晚了，不是個瘋婦，很乾淨，一個彎身來問，阿嬸，是不是不舒服，阿嬸才醒過來說，我找阿拙，陳若拙，

夥計知道你，也沒騙她，說，今天沒來，你是，他，貴親？安師奶居然答，我是他阿媽。理直氣壯，她覺得她走了一天，等了半晚，她值得。

你還是穿着領口已經發黑的所謂白恤衫上學，書包裝的是昨日的課本，這一天上地理沒有地理課本，上生物課老師病了，叫自修，你就脱了恤衫去廁所洗淨，穿了濕透的恤衫回課室，監自修課老師說，你去游泳呀？全班大笑，你黑口黑臉的坐下，濕恤衫貼在身上，很不舒服。

你害怕放學，放學要你做決定，你有點後悔，如果昨天沒有去老燕處過夜，今天一切依舊，回安師奶家，上學，星期六日去老燕家藥行做兼職，我走後你覺得星期日一定要有點事做一做，你不想想起那些星期日。

上完英文堂，你決定了，學生開始走，你走上去問密斯李，我可不可以轉讀夜校？她坐下來，問，那天晚上我放學見到的是你？你到教員室來見我，這裏不方便，見到你站着不動，便解釋，我做事比較小心，不是我不想理你，有困難和依賴是兩回事。

或者密斯李是個好老師，你不肯定。她叫你，無論如何將中學讀完，拿一紙中學文憑，沒甚麼用，但沒有你會後悔終生，香港這社會。你的養母，叫甚麼？你說，她不是我養母，她是鄰居，密斯李微笑，好，好，你鄰居，我可以去探她，跟她解釋，你會在同學家暫住，先把這事情拖一拖。你妹妹，她說，你怎樣說你妹妹？

我在千葉縣一間房子等待你的信，我知道信不會來；你不想我也不想，老燕第一眼便看出的事情。房子在木頭房子的二樓，樓梯之前有一個日本庭園，又小又假，有一株給剪到細小的樹，庭園鋪着小石頭。信箱在地下，每天下午我會聽到郵差騎着單車經過，停下來或不停下來，我都會飛奔下樓梯，等信。

沒有去上學，我不肯去，傷小離每天早上八時離開房子，她會留下每天的早餐，我有時吃，有時不吃，很瘦，但我不想吃。房子有一個鋼琴，傷小離很少彈，她每天在學校已經夠了，回來她不想彈，我會自己打開琴蓋，摸摸停停，彈些斷斷續續的單

音，最容易彈的是貝多芬的《給愛麗絲》，彈琴的時候，隔壁的日本婆便會特地弄些聲音出來吵我，開收音機，在房子裏穿木屐走來走去，見到我又鞠躬又奧嗨喲果祭依媽斯，我頂，假惺惺。

張綺蘿給我寫信，她和男孩子出去，「做了那件事情」，除了很痛，她說，一點也不好。她沒有說和誰，只是說，「時常惆悵」。我每天在房子裏玩電話，亂撥，對方會立即掛線，有時我會連續撥同一電話，做些怪聲，我想到接電話的人，會嚇得胡思亂想，便很開心，傷小離接到電話帳單，嚇一跳，取消了電話，情願用學校或公用電話，在日本，安裝一個電話很貴，傷小離說，你知不知道我每天跟學生講話，喉嚨都沙啞，我沒氣力跟你說話，賺錢多辛苦，你出去賺賺看，也沒有人會要你，我說，我知道，你想我知道我有多沒用。

想不到肥仔威廉也給我寫信，字很小，像小孩子，也沒甚麼內容，只說他也離開了學校，我走後一個月，二阿媽來將他接走，來氣他阿媽，「我不過給人拋來拋去」，

幸好還有一個結他，他希望到西班牙去學結他。他只給我寫過一封信，我後來沒有再見過他，沒聽過他任何消息，不知他有否去到西班牙學結他。

張綺蘿會考了，她考完中文那天給我寫了一封信，「『散髮迎風日，還我清灑風流態』，我覺得我真是假，我知道我會得到好成績，他們喜歡這樣造作的文句，題目是『考試之後』，其實考試之後，宿舍有一點亂，都沒有人做打掃，我們都在收拾行李，做衣服預備畢業禮，我父親說，你不要在那間學校再唸書了，這種學校名聲不好，名聲不好他又送我進來讀書？我覺得每一個人都在說謊話，包括我自己。」我收到信，很想出去外面走一走，平日我很少出去，我不想見到那些日本人，看着我的眼光，好像我臉上長了大毒瘤。房子走出去有稻田，我剛到這裏，正是下苗的時候，青青嫩綠，現在已經長成金黃的稻海，很快便會收割，我寫信告訴張綺蘿，原來時間可以這樣衡度，冬日會有雪。

我走後劉家緩時常自己一個人留在課室，假手拆掉，放在桌子上，他抱着斷手，

一個人坐着，他有沒有寫信給你，張綺蘿問，她寫她走時劉家緩在宿舍門口等她，跟她說，你要告訴周微喜，張綺蘿說好呀，但他又沒有說甚麼，說沒甚麼了。

我曾經在一個無人的課室，其他人都離開，我到宿舍拿一個指甲鉗，叫劉家緩等我，我幫他剪指甲。他阿媽老了，眼睛看不清楚，他只有一隻手，沒有人替他剪指甲，所以他的指甲很長，有一點彎。指甲剪得啪啪飛響，劉家緩沒說謝謝，只是微微笑，後來連師母叫我入她的辦公室，說，你知道我們這裏的規矩，男女生不能獨處，我沒說甚麼，起來，說，沒甚麼我回課室，回去的時候，那班男生都瞪着我，劉家緩舉起他的鐵手，和我招呼，我說，沒事，下次你到飯堂來，那裏人多。

我走了，誰會替劉家緩剪指甲。

你以為你改變了生活，你白天去老燕家的藥行，和夥計一起站櫃枱，他阿爸說，你要學一學藥名，藥性，客人來你要懂得問病情，給他們配藥，下午六時離開，到夜

校上六時半的課，老燕照升班上學，卻大喊頂不住，你說我日要開工夜要上課我還頂得住，你是少爺你要頂甚麼？說得老燕不敢頂撞，倒像你是少爺，他是打工仔，你放學回老燕家，住那間空房間，你沒有鎖匙，每天晚上老燕等你進門，老燕母親，不肯給你鎖匙，說有人等門便好，不用鎖匙。

一天老燕母親等你，說，夥計那裏還有一個床位，你去那裏睡好不好，你問老燕呢，他和他爸爸去喝喜酒，老燕母親說，你和夥計睡比較方便。你說，好，怎會不好。

你到張茂記藥行開工，也在尖沙嘴，漢口道酒吧區，賣很多醫梅毒淋病的消炎藥青霉素抗生素，沒註冊，張茂記是老燕阿爸的老死，同行如敵國，張茂記開得遠一點，離老燕在加拿芬道的藥行，都要走上五至十分鐘，兩家還有朋友做，老燕家藥行做比較多寫字樓客，寫字樓的人，身子很弱，這裏痛那裏虛。張茂記包食包住，人工不高，老燕阿爸說，希望你屈就。

晚上你和其他同學一樣，很累又穿得很難看的上夜學，都上了一天的班，還管哪

麼多。密斯李仍然是你的英文教師，但晚上看她，臉很青白，牙有一點刨。

要會考，夜晚學生多數不合格，陪考，密斯李的雙眼圈愈來愈黑，臉愈來愈焦，有時呆着，醒來說，你們不要放棄，學生莫名其妙，她突然說中文，不是英文課嗎，放棄了，叫做不戰而敗，她不知道英文應該怎樣說，這樣的話，要說中文。

但你實在聽不進去，她再開口你便睡着，打鐘都吵你不醒。又是你和她，這一次，她走近，在你耳邊，說，陳若拙，她碰一碰你，你醒來捉着她的手，她猛一抽，你也嚇一驚，立即站起。

有時也會想那些事情，老燕說，我和你上酒吧，你夠年歲沒有，你搖搖頭，其實老燕也還欠幾個月，但他長得高，又會戴太陽眼鏡，酒吧不會查證件，只怕警察查。老燕叫你，情願你去找個會做的，你不要想不應該的事情，你說不會，沒想。

班上有女同學，像小雞，吱吱叫，你不喜歡。你想等密斯李放學。

你站在暗處轉角，見到她揪一個大紙袋，都是習作簿，又背一個大包出來，你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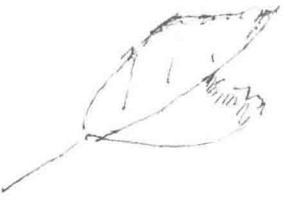
敢迎上去。晚上回到張茂記藥行閣仔，幾個夥計，拖張床板便睡，都是後生仔，不免就講女人，聽到他們講怎樣怎樣，你用被蒙着頭臉。

時常來買藥的有一個吧女，叫美蓮娜，一頭卷曲黃髮，衣服好窄，又釘閃片，眼睛塗得藍藍黑，聲音有點沙，男人似的叫他，細佬，你知我要甚麼？你給她拿了一盒口服避孕藥，她讚你，果然醒目，又靚仔，你不敢望她，她說，你不收錢？她給你一張十元，壓在玻璃桌面上，你伸手去拿，不敢碰她，她沒有放開，張茂記是明白人，叫她，小小姐，你不要和小孩子玩，他還是青頭仔，藥行裏幾個夥計，哈哈大笑。

你恨你自己，為甚麼不可以像老燕，他會笑笑，說，好呀，很好玩，我們試一試。

你很想試一試。

有一



這一個冬天，我第一次見雪，下雪不很冷，下完雪才冷，融雪更冷，我很想告訴你。但我怎能告訴你，我望着眼前的男人，我在他的酒店房間，我們剛在樓下餐廳吃的餐，傷小離要去和一個學生去看鋼琴，叫余亮，你送微喜回家，我說，不用，我自己會回去。但我沒有回去，我叫櫃枱接電話去余亮的房間，問，你幾號房間，我在樓下，他停了一陣，說，1107。

我知道張綺蘿說的是甚麼，但我甚麼人也不想說，你有煙嗎，我問余亮。他說，我去給你買，很快。

他下去買煙我便離開，我不是要支使他，藉故離開，我離開，我打開房間便離開，不用解釋，沒有話。

我甚麼都沒有除了微痛，走路的時候，更加痛。

我以為我改變生活：毀滅它。

傷小離給我帶了一套衣服，我的舊衣服，一件毛衣，一件羊毛褸，那一條牛仔褲，一對毛靴，醫院的暖氣令我流鼻血，乾了，凝在鼻孔中我呼不過氣，我呼吸，已經不是我所願意，我所選擇。我唯一可以隨意揮霍，只是我這一身，原來不可以，他們還是將我救回來。

傷口縫了針，會復原，喉嚨給喉管擦傷，也很快消腫。我跟着母親身後，一話不說。她叫了一輛計程車，在日本，計程車很貴，我一次都沒有坐過。在汽車的後座，我沒有望她，她執起我的手，看我的傷口，又放下，說，余亮打電話給我。我靜候。她說，他問我，有沒有買衣服給你，他留下了錢，給你買衣服。我沒答。也不敢問，我不想那麼複雜；但如果我不想那麼複雜，我為甚麼要去那 1107 號房間？我知道房間會發生甚麼事情，我感到余亮的目光，和傷小離離開餐廳的時候，他不經意的碰到我的手。

「這是最後一次。」下車的時候，傷小離說。她當然不是說，這是最後一次坐計程車。

原來又是青苗青青的日子，我對着鏡子梳頭，我將所有頭髮，用剪刀剪掉，頭髮貼近頭皮的，很難剪，頭皮給剪刀插傷，我用棉花按着，很快就停止流血。

我拉開門嚇對面的日本婆，她時常打開門看看我在做甚麼。她見到我立刻關上門，我大聲叫她，蘇依媽些山田阿巴桑，你個八婆。

她回來開門見到這景象，始終是大人，她沉着臉去拿掃把將頭髮和棉花掃走，沒有再望我一眼，她買了點豆腐小菜小魚，弄了一個小鍋，白飯，兩個人低頭默默對着吃，吃完，她起來收拾碗筷，洗乾淨，我坐在榻榻米上，看着窗子，我聽着她洗碗洗鍋，她打爛了碗，去藥箱拿了消毒膠布，貼好傷口，再去洗，抹，她沒說一句話，自己開了被當，關了臥室的燈便睡，我一個人坐在外間。有點累，就開着燈，在外面睡着了。

醒來已天亮。屋子很靜，沒有人。我看看牆上的掛鐘，早上八時，她已經出去鋼琴學校，第一個學生，九時半的課。

你去考英語課程B的試，英語是所有科目最後的一科，考試之前課堂做模擬試卷，你拿的是個A。考試的試場在一間貴族學校，進去是白色校舍，泳池，足球場籃球場，是間女校，你不知道女學生是否踢足球，一間小禮堂懸着十字架，監考的是修女老師，你在考試時間開始之前半小時到達考場，密斯李說的，遲到會影響表現，你一定要早到，要吃早餐，前一晚不要讀書，要早睡，所有文具要檢查清楚，鉛筆已削尖，原子筆要有墨，不要忘記擦膠和沙膠，寫字要整齊，這樣試卷才可以給人好印象。

你不需要在學校學英語，每天都有水手或西人到張茂記藥行買藥，美國人很好談，見你年輕，會在藥行教你幾句英語，你學會他們又會很真誠的讚你好。你為甚麼要考試，你已經有工作，張茂記兩個兒子都不肯在藥行幫手，他見你學習快，記憶力好，便哄你說，好好做，我退休你要幫我打理這藥行，「打理」不知是甚麼意思，可能一樣是打工，加少少人工。考試公平嗎？你看着這間修女學校，那些洋修女，每一個在

這裏讀書的女學生英語都很好，你們讀的學校，密斯李的英語是廣東口音，你在藥行工作之後你發覺，你不那麼喜歡密斯李了，你想到美蓮娜那緊貼的閃亮衣服，她的濃香香水，點一支煙時的漂亮動作，你替她點火，她笑說，謝謝，看一看你，給你遞一支煙，你說，開工我不抽煙，美蓮娜說，這樣我等你收工，你說，很晚，要晚上十時，美蓮娜笑，你知我幾點收工？這樣，我休息一天，來等你，你沒有說不好，這時夥計都靜了，看着你，美蓮娜便說夥計，有人來買東西了，你們看不見，張茂記不常在藥行，他不在，沒有人救你出來，你覺得自己在跳火坑，不是說女人才會失身於火坑。

手錶的時間要確定準確，密斯李說，你看一下，父親給你買的一隻奧米茄錶，你很少戴，時間是八時四十分，離考試的時間還有二十分鐘。

你不想進去。考個A級又如何，你不想再在課室睡覺。讀大學？讀大學那班名校生，他們不會理睬你，哪有讀尖沙嘴夜校的人上大學。

八時四十五分。你很害怕，為甚麼要我做決定？我可以改變生活嗎？這一決定？

美蓮娜在紅綠燈照的漢口道街頭等你，這天晚上她不上班，沒有穿那些緊身衣服，她穿恤衫，牛仔褲，初春天氣，晚上仍有一點涼，她搭一件雪白毛衣在肩上，你看一看她，身材很豐滿，其實美蓮娜一定還很年輕，比你長幾年，二十一二歲。你拉了閘，張茂記給你鎖匙，其實要你每天最後一個走，最早一個下來開舖，夥計都去茶餐廳吃完早餐再回來，給你買件餐蛋治，一杯奶茶。她的臉在夜燈裏有一點斑爛，嘴唇仍是紅，她抽一支煙，點着，給你遞過來，你看一下煙嘴，沒有唇膏印，原來美蓮娜天生的紅唇，你抽一口，說，你不返工時更靚，她笑，其實你扮老實。

你和她走在彌敦道，九龍公園那一排大榕樹的影子下面，她走慢了腳步，你抱着她的腰，吻她。

八時五十分。如果你吻過一個女人的唇，如果你進過她的房間，你還考試來做甚麼？美蓮娜在天文台道租一個房間，房間可以望到天文台山，她進了房間，沒有開燈，將鎖匙丟在床邊的小桌。你有一點笨拙，她說，慢慢，是這樣。你只是覺得熱，無論

你怎樣運動身體，無法冷卻。

是這樣。你一個人的時候所做，沒那麼熱，那麼濕。都是汗。

她的汗有微香。

八時五十八分，草地已經很空，要進入試場的都打開筆袋，揉着手的準備，有幾個遲到的跑進去，你揉着你的準考證，你的書包，你掏一支香煙。你需要一支香煙為你做決定，抽一支煙的時間，三分鐘。原來手錶這麼重要，九時零一分。

你升中學那一年，父親給你買的手錶。小學會考選中學，你自己選，你知道甚麼是好學校，坐你隔鄰的梁漢強說，不要選那些貴族學校，你家裏沒有車子送你上學，你想，我只有一個安師奶，她會拖着我的手上學。每一次安師奶要拖你的手，你都摔開。她罵你，死仔包。但還是要拖你的手，你還是摔開。你給她拖過一次，那一年你十二歲，過馬路，她的手肥肥胖胖，有一點濕。她到了馬路的另一邊，便放開了手，以後沒有再拖你。

倉鼠死了以後，你突然知道，安師奶也會死，你有一點惶恐。

在這個世界，你有甚麼。你走那彌敦道，會走到盡頭。

九時零五分。這是你做的決定嗎，還是時間替你做的決定。

美蓮娜說，你今晚在這裏睡，你說，不要了，明早我要下樓去開舖，我不回去睡，他們會說話，美蓮娜嘴角向下的笑，好，我送你回去。經過金巴利道，你說，我在這裏讀書，美蓮娜說你就好，我十五歲就在酒吧返工，未夠年齡，是黑工，你沒有問她為甚麼會去酒吧做，你不想知道。兩個人又經過剛才經過的榕樹影子，你說，你回去吧，我自己走回去可以，我是男人，她說，這好，再見。

美蓮娜沒有再去藥行找你。你有時會想起她，經過酒吧的時候，你或者會見到她，和一個男人飲酒，她會不會喝醉，醉了會不會嘔，像你有時在街上見到的小姐，或來買止痛藥的小姐，臉腫腫，給人打的。

九時十五分，你離開了那間很漂亮的修女學校。

「路會很難行。」你想起密斯李，不知她放學是否還是挽一個大紙袋，另一班的一疊練習簿，她會不會覺得比較輕。

母親給我回香港的飛機票，說，我無法照顧你。余亮會接你的機，他會帶你回寄宿學校。

余亮？她知道嗎？余亮？

我自己一個人坐火車去成田機場，傷小離和我提着行李，送我到新宿車站。我坐在最後一個車廂，最後一排靠窗的座位，火車出了東京市，可以見到稻田，又是稻田，翠綠盈盈，微微成金。下午的陽光，多麼輝煌。我聽到鋼琴的聲音，很低很遠，似有若無。

我沒有睡着，眼淚滴在我的衣服，我嚇得醒了，抹乾。

在機上昏昏沉沉。下機的時候，我只得一個手提袋，不用去領行李。啟德機場很

小，如果沒有離開過香港，不會覺得啟德機場那麼小，那麼橙。亮橙的燈光，讓我看不清楚。余亮見到我，摸一下我的光頭，說，很好看。上機之前，母親將我的頭剃光，說，不然警察以為我虐待你，她又為我買了頂帽子，我到機場將帽子扔掉。

我說，我不會回去寄宿學校。余亮開一架紅色的跑車，不是我見過他開來學校的白色本田，戴着一隻金手錶，在東京我沒有見過的，右手無名指的白金戒指，我伸手碰一碰他擱在駕駛盤的右手，他說，比較複雜，這樣我先送你去酒店，錢你暫時不用擔心。

他說「暫時」。他用他的名字登記了住房，付了三天的房租，帶我回房間，將鎖匙留給我。這個晚上他沒有留下，這是香港，不是東京，連傷小離都是他的一個，這樣我是誰。我站在房門口，說，你不要再來找我。

第二天我提着舊帆布手提袋離開，袋裏面有幾件衣服，幾對襪子，牙刷牙膏，一條毛巾，一支洗頭水，一對拖鞋，一塊肥皂，用棉盒裝着，一個小暖壺，我身上有幾百港元余亮給我的錢，新宿到成田機場的已用火車票，幾張廁紙，這是我世上所有。

早上在此終結



我在尖沙嘴每一條街道走，每一間藥行我問，老燕在這裏嗎？我甚至不知道老燕的名字，只說，老燕，高高瘦瘦，戴個 Ray Ban 太陽眼鏡，家裏在尖沙嘴開藥行的老燕，我覺得我找到老燕就會找到你。我在一間藥行的門口，望進去，有點幽暗，牆上有一個大鐘，因為陽光很烈，我可以見到我小小的七彩的變形影子，天花有一啞黃吊扇，嗡嗡吹着，光影散亂，我有一點暈，走了一整個早上，我見到有一個人，站在櫃枱後面，看着我，那個人比我記得的你，瘦而且蒼白，戴了一副眼鏡，你說，是你？我說，是我。

我們站在一個房間裏面，只有你和我，廁所水箱漏水，嗒嗒的寂寞聲響。簾子青綠，透進來慘綠的日光，我的帆布袋放在地上，鞋子脫掉，見到鞋裏的黑腳印。你的是一雙皮鞋，一條灰黑西裝褲，一件白恤衫。又是汗，這個夏日好熱，窗子打開，街道的車聲，遠遠傳來，尖沙嘴棉登徑，還是一條安靜的小巷，風扇吹來一陣，又轉開，一陣涼快一陣熱。我閉上眼睛。你的手有一點震抖。

張開眼睛，天花板有裂痕。有一隻蜘蛛爬過，有人的地方，做的任何事，蜘蛛仍然在角落結網。

你長了鬍子，有一點刺臉，有點癢。

我想喝一杯水。你靜下來，我問，你要不要喝水，你「嗯」的一聲，想你是這樣答安師奶，我找到我的小暖壺，去廁所盛了水，自己喝了一口，給你，你說，這我不喝，你不肯喝沒有煮沸的水。

這房間，叫套房因為有廁所，一進門就是一條只容一個人身的窄走廊，你說，如果火警我們一定燒死，房間只有一張床一個膠櫃一張小桌子，你去洗澡，只能用我的毛巾，沒有廚房沒有熱爐，我怎去將水煮熱，但我們的錢，只能夠負擔這樣的一個房間，我有一個地方可以睡，你和我還不夠年齡簽租約，老燕比你大幾個月，剛好十八歲，還是他替我們簽的約，還交了兩個月的上期按金，你說我會還，不用擔心。

你穿好衣服，說，我要回藥行去，我說出來找房子。老燕和我們一起去看街招，

看房子，說，你妹妹可以先到我家過夜，找到房子再搬進去，你說，不用，她要跟我，老燕戴着太陽眼鏡，不知他有沒有看我們，攤開雙手，說隨便，他就走得遠遠的，和我們隔了幾步。第一個房間，你便說好，其實房間有臭霉味，但你說，我們沒有時間等。

你回去藥行，我在房間的地板，躺着，地板比較涼快。蜘蛛已經結好了網，我看着蜘蛛在她的幾條絲之間，來回往織。

我用余亮的錢，買了一個小電爐，一個小鍋，可以煮開水，可以煮上海麵，有時我去街市買幾條菜，幾兩肉，煮麵，自己吃，你兩餐都在舖頭吃，晚上十時關的店，夥計在打麻將，你便回來這個房間，有時會叫我，我們去公園走走，我們便去京士柏公園，時值夜深，你跟我說美蓮娜，我懷疑你這時會不會想，在樹影之下抱她一抱。她一定比我香，比我豔麗，你常說我，不男不女，你穿一條裙子好不好，我出糧給你買，不要天天穿那條爛牛仔褲。

你出糧會將所有錢給我，像一個丈夫。我會推回給你，你要見人，你要做事，我在房間，沒錢用，而且我還有錢，我沒說余亮。九月了，開課的日子，我見到女學生穿白裙藍裙，還有一間女校要穿灰長衫上學，我慶幸，我不用上學，你問，你真的不想讀書了？你成績那麼好，我說，這你呢，你噤聲。第三個月，你沒有再將糧袋給我，那個紙皮信封，上面寫着你的名字，和薪金，你只是抽一張一百元給我，你交了租，只有很少的零用錢，要買煙，老燕給我們付那兩月租金，一直都沒還。

有時我會去藥行找你，問你，電費單放到哪兒了，你今天晚上帶個電鑽回來好不好，我想在牆上掛一個鈎等等，藥行的夥計，見到我會說，你妹妹來找你，有時卻說，你女朋友來找你，張茂記禮儀周周，見我都稱周小姐，他怎知我姓周，有時忘記了，就叫我，陳小姐，一天你回來叫我，你不要再到藥行找我，我問，怎麼，你覺得醜？你說，老闆今日問我，你妹妹姓陳還是姓周，你甚麼時候搬回來睡，這樣比較妥當。我垂下眼問，這你想搬回去嗎？你抱着我，說，我們不要說這個，你不

要來藥行便沒事。

我想去一個無人認識的地方，我叫周微喜，你叫陳若拙，我們結婚，你有點呆，說，你不要傻。

第二天我又再說，我想去一個無人認識的地方，周微喜和陳若拙結婚，你說，你再說，我去美國做黑工，你一個人在香港，我沒錢帶你去美國。

第三次我說，我們結婚。你說，不可能。我知道這是最後一次，現在我知道了「這是最後一次」，意味着離棄與出賣。

我在等。有時我打開一本書，有時候我拉開窗簾，看着對面的窗子。有時我站在一個街市的路邊，等待老鼠過路，有時我不吃，腳步飄浮，原來禁食的施楚蓮，是個享樂主義者，不吃那麼輕省愉快，每一步都是雲，不吃再吃，會胃痛，所以她只吃一片麵包，只能喝一杯水。有時我看着我的手，想起你，不是那個睡在我身邊的你，是

那個寫信給我的，離開安師奶的家在途中的那一個你。有時我夜不關燈。你轉過身來，說，還不睡。我關了燈，看着那個在黯藍淡夜裏熟睡的你，生活那麼累嗎，你回來沒有很多話，公園也不去，倒頭便睡，連衣服都沒有換，我一天沒說話，見到你，睡着了，我就在夜裏，自己跟自己說，我想去美國，房子有草地，我開一架白色車，想想又不好，說，我開一架紅色車，又自己答，你不要傻，我們現在都是暫時，我又跟自己說，為甚麼不可以，我們沒有影響其他人，不過他們不喜歡，我答，不是其他人的問題，是你和我的問題，你聽到我的聲音，說，你不要這樣沒事做，你不去讀書，就去找份工作，我說，甚麼，你用枕頭蓋着自己，說些甚麼，我問你，你再也沒有回答。

我去新蒲崗塑膠廠返了半天的工，塑膠廠做洋娃娃，金髮藍眼，我黏了一天的眼睫毛，我很討厭假眼睫毛。工廠好臭，不是普通臭，刺鼻刺眼，我張口，喉嚨有一點痛，半小時吃中飯，工廠有飯堂，十二個人一桌，我見到有一條遠遠都聞到腥的腐爛大魚，幾條發黃的菜與葉，一大盤浮着肥肉的稀水湯，一碟粉絲蝦米蒸很多水的水蛋，我放

下筷子起身，我可以不吃，但不吃到哪裏，廁所好臭又濕，工廠大門關着，要叫守衛去開，也不是不讓我們出去，出去要打卡，我走下去，大溝渠好臭，這臭又夾點糞臭，和工廠尖銳的臭味不同，可能是比較好聞的臭味，有陽光，幸好有陽光，我沒有再回到工廠去。

在一間車房借到電話，工人說，哥哥仔，這一邊。光頭長回頭髮後，我一直剪短頭髮，自己剪前面，你回來叫你幫我剪後面，你說我，為甚麼不留長髮。

不知是不是因為我想留一個短髮，我打電話給余亮，我說，余亮，我是周微喜。他說，我要找你，你在哪裏，我來接你。

這一天真是美好，余亮問我，喜歡吃甚麼喝甚麼，我說我不餓，他說，這樣我們出海。

我不知道是誰的船，船上有幾個穿白衣服白褲白鞋的人，曬得好黑的在工作，見

到余亮叫，余先生，見到我，點頭微笑，原來有錢就可以讓人對你有教養。我看看我的髒布鞋，余亮說，我可以和你去買一雙，但你穿這雙也很好看，我說，我穿甚麼做甚麼你都說好看。我沒有想去買一雙新鞋子，穿新鞋子不舒服，甲板很乾淨，我將鞋子脫掉。

余亮給我一杯水，問，或者吃一個沙律，我去酒吧拿了一個水果。

香港的秋冬，其實並不冷，陽光很暖和，海天綠藍，有微風。余亮給我一頂草帽，男人的草帽，很大，我可以套着臉。他坐在我身旁，沒有話。沒有話最好，這樣也沒有傷小離，也沒有你，他有他的生活，他不是我甚麼人。

要聽點音樂嗎，他問我。我說不用，船隻前進，拍裂海浪的聲音最好聽。

我們見到小島，經過，遠離，小島微褐，蕨草枯黃，沒有樹。我說，不知水冷不冷，余亮說，這你要不要試一試，叫船工停船，船在海水滑動，輕微搖晃，慢慢停下。余亮拿了一件海草彩魚的兩截泳衣給我，我說，你的客人留下的？他笑笑，我說，我

不穿。我脫下毛衣，裏面是一件舊T恤，脫下牛仔褲，便跳下水，在寄宿學校，我們的體育課，去學校下面的泳灘游泳，浮潛看魚。好冷。我冒出頭來說。游了好一陣。

余亮在船上拿一條大毛巾等我。我上來他用毛巾包着我。

我笑。冷得有點發抖，他叫船工給我弄一杯熱妥地，熱檸檬加威士忌。抱着我，讓我的震顫慢慢停下來。太陽有一點弱，我穿回毛衣，內褲濕了又吹乾，我照穿上牛仔褲，我一定又鹹又臭。余亮給我穿上他的絨夾克，有男人的香水味，我深深吸了一口，將夾克還給他，說，我會記掛着這種氣味，不要了，我不想掛念，給我一條毛巾便可。

海愈來愈深寒，島在身後，我們見到眼前的華燈，我的心極為悵惘。

原來不是人，是景色，這島將沉，這燈將滅，這繁華終必荒涼，所愛在遠，相親必分，何必。

余亮的臉也在黯色之中，我看不清楚，好像是誰活在誰裏面，有一個人，也有世

上所有，他在我面前，不可接觸。

我懷念小刀的痛楚，或許我這一生，已經無法再有第二次。

這船這海這人這風，一生只有一次。無論我多麼珍惜或浪費。

余亮送我回尖沙嘴，他開車的時候很沉默。

到了中間道，我說，這裏，謝謝。他說，我會告訴你母親，我見過你。我說，你愛她嗎？余亮說，你叫我怎麼答。我下車的時候，余亮給我的牛仔褲前袋，塞了一疊錢，說，你需要可以打電話給我，你很懂事，但我無法對你付出更多。他拉一拉我，說，不要和你哥哥一起住，你知道為甚麼。

我知道嗎。我站在中間道我們去過那一個賓士域保齡球場的門口，哭了，像一個沒有等到人的小女孩。

你回來見到我睡着了，開着燈，還穿着那對很髒的白布鞋，也不洗上一洗。你想不過去工廠上一天班，累成這個樣子。你為我脫掉鞋子。

你聞到微腥的海的氣味，是不是吃魚了，工廠的魚那麼腥嗎？我的臉發紅，你碰一碰我，是不是發燒，我捉着你的手，發覺我蓋着余亮的夾克。回到市區我們去吃晚餐，入夜有點涼，他給我穿着他的夾克，我一直穿着，不是我忘記，而是我不想這一天，毫無印證。我想記得。

這樣我們都會記得。這是我們第一次吵架。

你沒有打我，你一拳又一拳擊打木板間隔，那些木板很薄，不經重力，咧咧咧咧的裂開，像有一個人在笑，我握着你的拳頭，陳若拙！陳若拙！好像你離開了你，但同時我又知道，這個是你。我的聲音低弱下來，幾乎哀求，陳若拙，你回來。

隔壁住客喊過來，你個仆街，而家拆樓呀？你全身滾熱，又踢房間的門，那個人聽到他跑出來，在房間外面，也在踢，我的身護着門，你沒有踢我，推開我，拉開門，

那個人問，踢夠未？你說，夠了，你推開那人，閃身出了大門，關上。

房間靜得可怕。

你走在夜深的尖沙嘴街頭，想抽一支煙，身上沒錢也沒煙，外衣也沒有穿，你有一點冷，打了一個大噴嚏，你的頭腦依然旋轉，腳步卻穩定下來，找尋要走的地方。你來到北京道，紅嘴唇酒吧，你問，美蓮娜有沒有在裏面？那個女人看你一眼，沒有答你，走了進去。你在酒吧門口等。

那一晚你在天文台台道那一個房間過的夜。你其實只是想抽一支煙。如果你有香煙，你不會到紅嘴唇酒吧，你會從彌敦道走下去，到半島酒店，又走回頭，你會回來，你會說，我們以後不要吵架好不好。都是因為這一支香煙。

美蓮娜問，你明天要不要來接我收工？

你收工哪兒都不想去，你問夥計，今天晚上夠不夠腳開枱？阿消十三歲就在張茂

記打工，你來了，老闆當別的夥計說你聰明好學，過年又沒加他人工，所以唬你，我們打一二元。一二元好大，隨時幾百元上落，你一個月的人工，你還要養我，你不知道我有余亮。

你其實不大會打，不像阿消，是麻將精，還沒夠四圈，他扣你牌，你又次次出沖，你已經輸了四百元，你根本沒有，跟阿消說，出糧還。那一晚你在閣樓拉一張床板睡，像從前。張茂記第二天回來，見到你雙眼發黑，找錢又找多給客人，他喝住，將錢再數一次，抽起一張十元，說你，阿消說你欠他麻將數，你幾時學會打麻將？現在你不用收錢，叫阿消做。你未來之前，阿消收錢，老闆看數。

老闆沒說多久，或者給你一個機會，還清麻將數，第二晚收工你又叫阿消，今天晚上我要再較量較量，阿消平日很會請其他夥計吃宵夜，又會跟他們講講笑笑，不像你，恃着會幾句英文，不理睬人，兩個夥計都願意陪，是陪阿消打，不是陪你。第二晚你又再輸一重，麻將數愈欠愈深。

你回來，一言不發，你有你睡，我有我睡，背對背。

這份工做不下去，你說。我抱着你的背。我有錢，我說。

你安靜了好一會，我以為你睡了。你轉過身來，撫着我的臉，說，我們這樣下去不是辦法。你抱着我。我們那麼弱小，各自為自己，無法奮鬥。

你的麻將數欠了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，你無法停止，月租沒有交，我用余亮的錢，交了一個月的租，兩個月的租，我們到了決定時刻，原來我們最大的敵人，不是余亮，不是美蓮娜，不是踢門的鄰居，不是「你們不要」，而是錢，麻將數，人工，我要不要給余亮打一個電話，他會不會說，不要再打電話給我，然後掛掉，那一天，不過是我想像的一天，他不過陪我玩一玩，說幾句很溫柔的話。

我還是打了那個電話，余亮的聲音，聽來很遠，他聽到我，問，要錢嗎？我立即掛上。

你找到新工作，藥廠推銷員，到各藥行藥房診所行街，賣非處方藥物，沒有底薪，你穿一件白恤衫，一條深灰西褲，一對黑皮鞋，挽一個黑色塑膠扮皮的手提包，手提包裏有藥辦，說明書，訂單，你跑了很多天，沒開過一張單，從旺角區跑起，你沒有敢到尖沙嘴區，彌敦道從來沒有那麼長，你走到去寶靈街，你有一點猶疑，下一條是柯士甸道，你再回到尖沙嘴，你覺得，你的人生再沒有別的路，你不可回頭。

你從寶靈街向官涌走，望着海傍淡灰的天，你的手提包很重，腳步很重，你再一直走下去，會走到海，一跳而下。你看見「晴天藥行」，你吟哦「請讓我開一張單」，你臉紅耳熱的走進去，一開始不停嘴，不讓對方有一個機會回答，你說完，夥計說，我不能拿主意，你要問老闆，你不是第一次聽到這樣的說話，你收拾單張和藥辦，有個女人站在櫃枱後微笑，說，講得不錯，我們就試一試，那個女人，蓋了藥行印，簽名「馮程程」，你說，謝謝你，馮小姐，她說我姓程，你連訂單都跌了下地，馮程程替你拾起，說，你剛入行，你有一點尷尬，說，我以前是張茂記的夥計，她說，哦，

賣黑市青霉素抗生素的那一間張茂記，夥計知道她說的治性病藥，都笑起來，你滿臉通紅。

你走到很晚才回來，我也去找了一份工作，在彌敦道賣手袋，也是朝十晚十。工作很累，疲累充塞我們的沉默空間。你睡得很深，我也睡得深，起來的時間，你稍為早一點，其實你不過去茶餐廳去吃早餐，你不餓，很瘦，時常吃不完那一個A餐，B餐也吃不完。你不過想有一個地方坐一坐，你讀報。

賣手袋其實在賣時間，成天坐着，我收的那一份人工，就要成天坐着，坐久了會覺得屁股痛，要站。和我一起賣手袋的有一個叫珠珠，比我大，十九歲，教我，你要看客人看甚麼，她看甚麼你就說那個好，她不買你要叫她有空再來看，會有新貨，我問，多久會有新貨，珠珠笑，說說而已。老闆是江太，每天早上和收舖前回來，其他的時間，聽說打麻將。她有幾間店都在彌敦道，做遊客生意，我又會幾句日文。江太跟了一個有錢人，做三奶，珠珠說，江太以前是東方的紅小姐，怪不得，眉毛拔得細

一細，三十多歲的人，腰細胸挺，髮很香。

在寶靈街與白加士街交界處，你挽着你的手提包，停下來。「晴天藥行」關了門，沒理由，老闆為了很少很少的錢，走你的數。你站在閘門之前，閘門有一紅紙牌，寫着「東主有喜」，她結婚嗎？馮太太？你從彌敦道走下去，你覺得，你需要回家，回到那個很小的地方，只有一張床，一個櫃，一道破門，幾壁牆有一壁是破的，並且搖動，沒有人，只有你自己，你要睡上一睡，睡醒了世界一樣，但你可以不一樣，有力量再提起那個黑手提包，穿上那對已經很舊的皮鞋，走到加拿芬道，北京道。

你經過「九龍手袋公司」，你不知道我在，你知道我在一間手袋公司，這麼多手袋公司，任何一間都好，你覺得我要去手袋公司工作，都是因為你欠的數，你不想說，不想問。你經過，好像有人叫你，不過是一架車經過，但你停步，早上的彌敦道，很靜，都是上班急步走的人，珠珠在抹櫃面，叫我，你幫我去買一杯奶茶，一件餐蛋治，

江太來我說你去了廁所。店裏沒廁所，要去隔壁商業大廈的二樓。我拿着珠珠給我的兩個一元硬幣，出去就見到了你。你看着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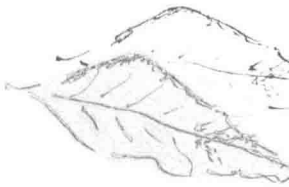
好像我們初見面，你見得我面生，我也認不得你。

你見我的髮微微褐，那天和余亮出海，我的頭髮就變褐，新長的微黑。上班我化了點妝，眉濃眼大，嘴唇薔薇淡紅，戴了一對珍珠耳環，兩個星期出一次糧，賣手袋有佣，我會日文，遊客見我會講，比較容易買，我又給她們講東京講千葉縣，講我喜愛的稻米田，要討人喜歡不難，只不過我不願意。出了糧我去買了一對珍珠耳環，隔鄰珠寶店的阿狗，給我一個七折，職員價。而且你第一次見到，我穿了裙子，每天你出去吃早餐，我還在睡，我收工去跟珠珠吃宵夜，我不吃，喝一個啤酒回來，你已經睡着，醒一醒，說我，一身酒氣，再睡着。我穿一條天藍色的短裙，腰間一個大圓扣，腳穿一對厚底草織白涼鞋，我們又到了另一個春天。春天總是殘酷的到來，我想到那校園的綠，早上有杜鵑啼。我見你提着一個手提包，白恤衫已經發黃，我想領口一定

發黑，你不是很愛整潔的嗎，你每天起來都會熨衣服，你已經習慣雖然你不喜歡，安師奶給你漿熨的白恤衫，你甚麼時候開始穿又皺又發黃的恤衫，我都不知道？你的褲子多久未洗，你不想洗，為甚麼你不叫我洗？是我嗎，因為我令你一直沉落，如果不是我，你不用找房間，老燕不會借我們錢，你不會去張茂記做，你不去張茂記你不會學識打麻將，你不欠麻將數你不會挽這個很難看的手提包去做行街，從一而至終，是不是我的錯？我以為所愛便是所有，我以為我可以與這個世界，爭上一爭。我輸了自己，我又輸了你，我們這麼一見，沒有海風，沒有渡輪，這樣污黑的行人路，大廈張着黑沉沉的窗，多麼簡陋，春日陰沉，晨霧難散，還有一個流浪漢經過，見到我們站着，他的髮結了餅，眉毛遮眼，一臉的灰白鬍，很臭的站在我們中間，問你，先生，有沒有煙仔？有沒有幾個毫子？他向着你，你立即給他一包煙，叫他，走，他不慌忙，好像流落街頭的是我們而不是他，抽了一支煙出來，將煙盒還你，說，有沒有火？你只好又掏出火柴來，給他，說，不要了，快點走，他抽一支火柴來，點着了煙，將餘

下的扔在地上，問我，幾個毫子呢？我毫無抵抗，將我手中的兩個一元給他，他端在掌心，握一握，吸一口煙，走了。他的屁股露出來，沒鞋子。你低着頭，說，你今天晚上回不回來？我說，我的心隱痛，「差不多了，陳若拙。」每逢我叫你的名字，你知道有事情發生，無可挽回，不是你或是我，不過，是這樣。

你明白，「是這樣」。我們在這街頭的這一刻，成了人。





風塵易散





你

和我一起搬的家，我搬去珠珠處，你留下。

紙皮箱搬到珠珠的套房，你放下，說，我走了，我站在房門口拉着你的手，你說，我會到店裏看你，我說，如果我不在那裏做呢？你笑，如果我不死，你到哪裏我都會找你，是一生的承諾？沒有見證人，沒有簽字，沒有法定年齡，也沒有遺產承繼，只有你和我的血，我是你哥哥，你說，一生都是。我這一搬走，我們就回到我們所生，我們一生無法逃避，只能好好的承擔。我說，你不陪我喝一杯啤酒？你說，正酒鬼，我說，珠珠在等我們吃宵夜，你說，這我叫老燕。

或者你怕我，或者你怕和我的回憶，我們的房間，我們細碎無聊的生活。

我們在廟街的大牌檔坐下，珠珠叫了煲仔飯，說肚餓，我不吃，只喝啤酒，你點着煙，看着藍煙，好像煙中有話，其實我喝兩口已經臉紅。這時老燕來了，穿深紅恤衫，牛仔褲，球鞋，晚上還戴着他的太陽眼鏡，這一對粗黑框，見到你便說，又吃又喝，這時才叫我，你去哪裏了？張茂記叫你回去做，阿消穿櫃桶，給張茂記炒了，珠珠見

到老燕，說，好靚仔，好有型，又是太子爺。珠珠阿媽原來幫江太做工人，都做了有十幾年，她很小已經見江太，她原名姚嬰，藝名叫露露，有時珠珠背後會叫「那個姚嬰露露」，快四十歲人，和有錢男人生了一子一女，見到男人還是一身騷。珠珠見到老燕，還不是一樣，叫他，太子燕，這雙筷子給你，特別替你洗乾淨。

老燕笑笑，說謝謝，這種慇懃，他應該不是第一次見。他和你做朋友，可能因為你從來不會對他說甚麼好話，只嘲他，你練盲俠聽聲劍呀？果然武功高強，晚上十時了你還未仆死。

夏日夜晚有點涼，廟街燈火通明，有人遠遠唱南曲，二胡聲隨風飄來，有個男音，好像唱，嬌啊但得你平安願呀，你只聽到這一句，人影雜沓，夥計上菜時大叫「北菇雞飯」「小心熱辣」，你聽，不知有沒有聽到，有人在你耳邊說，「先生，算命，流年八字改名轉運」，你看一看，沒有人，見到我，眼睛發亮，你低頭不看，竟見到我，坐在一個紙皮箱面前收拾，紙皮箱隔開你和我，你只見到我半張臉，一隻手，你想說，

不要，但不要甚麼？珠珠專心吃她的雞飯，也顧不了太子燕，老燕戴着深綠眼鏡，海底深處，仍能視物，見着你憂愁的眼睛，他拍拍你的肩，說，沒事，阿爸常說，這個世界沒甚麼大事，你抬頭，頭頂拉着一條一條一條的電線，垂着燈泡，小攤燃的是火水燈，有人擦亮火柴，點了煙，一會歸黯，你也想有一副太陽眼鏡，你也想身沉大海，安靜而遙遠，世界在你面前滑行，悄然經過，你看着，你等。

我覺得無法再坐下去。我站起來，說，我先回去。珠珠說，我還沒有吃完雞飯，老燕起來說，我送你回去。老燕好像知道，他好像甚麼都知道。

我心劇痛，每一呼吸都很痛，每一步都要頂着走。

老燕走在我的旁邊，離我一個身的位置，脫掉了他的太陽眼鏡，他低下身來看我，說，不舒服，要不要看醫生？我搖頭笑，沒用，你知道，這樣的事情，醫生沒有用。他說，你就當我是醫生。

他陪在深夜的彌敦道走，就已經很好。我們經過九龍手袋公司，已經關了閘，珠

珠有鎖匙，我沒有，不然我開店給你看看，老燕笑，我沒有店嗎，店有甚麼好看。我們來到佐敦道口，我問，你知道這個紅綠燈，多久轉一次燈號？他說，讓我們數。我們在心中默數，五十六，五十七，心跳的時間，五十八，如果心還在跳動，五十九，世界便好，六十。

轉了燈，我的心痛略減。

我們過路。會過去，我告訴自己，所有事情都會過去——我竟然知道？

我們默默前行，如果我不說停，老燕會陪我走到盡頭，再走回頭。我不是很幸福的人嗎，有一個人，陪我行路，一時也好，誰也好。

我說，到了。他說，我不陪你上去了，這大廈，有看更。我說，我們住十七樓，有一個窗，向街，老燕說，這樣我等你。我走過慘白燈光的走廊，電梯也是這樣的白亮，我很累很累，紙皮箱讓我很累，我想在地上躺下，有一處比我大的地方，承載着我，我打開了鐵門木門，又要穿過一條極窄的走廊，和我們以前住處一樣，走廊還擺滿鞋

子，要繞過，我打開房間，見到我的紙皮箱，你和我一起收拾的，打開了一半，我告訴我自己，不要想，不要看，沒事。我打開窗子，望下去，彌敦道只有幾架車，停在紅綠燈前，有一個很小的深紅影子，我給他揚揚手，叫下去，我—回—到—隔壁打開窗，嚇到我忙縮回，再一陣，我看一看下面，老燕已經走了，我關上窗，甚麼也沒有再做，躺在地上便睡，只有一張床，我不想和珠珠睡，地上一樣睡得好，如果我想睡。

你回到張茂記處開工，夥計只剩阿留，來了一個文仔，才十四歲，不過做執貨點貨，張茂記信不過人，情願自己做，又叫辛苦，問老燕你在哪，想你為人叫做忠直，不過跟阿消學壞，其實你知道，你沒有學壞，沒有人可以教壞你，你不過想打麻將，麻醉神經。

既然你做過藥廠行街，巡過診所，張茂記叫你，不如問藥廠拿幾個牌子做代理，我們可以兼做批發，發給同行及診所，你說，吓？你還以為像從前一樣，吃完早餐回

藥行開舖，賣一下藥等收工。

怎會有從前，你經過白加士街和寶靈街，「藍天藥行」，改了名，你在店前站一站，有個男人問你，先生，要點甚麼？你答，沒甚麼，你換了一個真皮手提包，衣服你拿到洗衣店去洗，張茂記說你，衣服一個星期拿來，給我家勤姐洗，我家新買了洗衣機，你給她一點工錢，給她賺好過給洗衣店賺，鞋子你買了新的。放工回去，一個人，第一二晚有點不習慣，慢慢便很快睡着，睡得深你會講話，自己給自己吵醒，你講甚麼話，如夢境，你記不得。

醒來午夜一時。你會起來，去紅嘴唇酒吧，有時美蓮娜不在，和客人出去了。你獨自回到房間，繼續睡。有時你在她的房間，不過夜。

有時你會想起我。想起我的時候，你找老燕，見到他就當見到我，他知道世上還有我這個人。

你和老燕，收工去大牌檔吃宵夜，有時你見到一個短髮人，你會望着，想想，我

可能已經留了長頭髮。

你又來和我搬屋，好像遵守一個必要的承諾。

如果無法相守，起碼我們還有責任。我問你，你還去找美蓮娜？你點點頭，說，現在不打麻將。美蓮娜會飲醉酒，有時你只是扶她回房間，讓她睡下便走，我說，就這樣？你說我，你還想我說甚麼。

我說你，找一個人結婚。你沉默。你知道我是說：不是說吧女不好，但那種生活，畢竟難長久。

珠珠愈來愈離譜，臭襪四處扔，我不是沒有見識過臭襪的人，但她的臭，臭得像屎又酸，不是我可以忍受的臭味，我說她，人臭你臭，沒想到你的臭得那麼極致，珠珠罵我，你說甚麼，那麼斯文，我不會聽，你不要恃着自己會幾句日文，讀過幾年中學。珠珠讀完小學，沒有派上學位，她阿媽說，我都不識字，你讀完小學差不多，一

個姊妹在街市賣水果，叫珠珠去幫手。她阿媽見珠珠去街市賣菜，學得滿口粗口，便央姚嬰露露，你的店給她學學，讓她學得斯文些，珠珠好學不學，學會姚嬰露露的騷勁，有時有男客陪女客來看手袋，她要我招呼女客，自己在與男人搭話，又不時問我，太子燕怎麼不見他來，他有沒有女朋友。

我找到另一間公司，在河內道，男女裝皮鞋，店比較名貴，人工也好。辭了九龍手袋公司，到這間安麗手袋皮鞋，這時已經有電視，這鞋店在電視賣廣告，「安麗手袋，時時相伴，安麗皮鞋，與你同行」，珠珠又說，你就威，我在這小店，男人都不見多一個，再和珠珠住下去也沒有意思，我一定睡在地上，冬天有點冷，現在賺到錢，可以自己住一個房間，睡床也得，睡地亦可，有一點點自由。

這一次，多了一個紙皮箱，一共三個，你說，叫老燕來，就不用多走一次。

三個人沒那麼慘烈，每人搬一個紙皮箱，我們還講講笑笑，老燕在樓下等，不肯上去，怕見到「你那個八卦婆」，他說珠珠。

我們和三個紙皮箱搬進去新房間，另一個板間房開了門，有人睡眼惺忪的看一看，又關上了門，這個人便是關早年。

你去找美蓮娜，看她放工沒有，這一天她穿了一件珍珠白旗袍，戴一雙珍珠耳環，原來女人戴珍珠耳環都很好看，一對白高跟鞋，見到你，很開心，說，這是我最後一天返工，你說，這麼好，你嫁人了？她倒是大方，點一支煙，說，他會來接我，你等一等，我介紹給你認識，你說，恭喜你，你覺得你應該送點甚麼，但給她錢有點下流，便將你別在夾克口袋的金筆，金筆是行頭，行頭好，客人容易信任你，你拿到小藥廠的代理開始，你就減少出去，相熟的診所藥行，在店裏打電話便可，張茂記給你一張寫字枱，你坐在後面，像醫生，收入也穩定，可以買幾套西裝，一隻銀手錶，老燕戴的那一隻，一副太陽眼鏡，但你很少戴，你覺得很暗，你不喜歡暗；你將金筆拿到美蓮娜手中，說，留個紀念，簽字結婚的時候，用這個，好好做太太，美蓮娜撫着筆，說，

不是你不好，你還小，你揚揚手，其實她和你都知道，你不會和她結婚。

你獨自走回棉登徑，你想搬。搬一間大一點的梗房。那門那牆的裂痕，你無法再忍受。你穿過棉登徑，穿過海員俱樂部，對面尖沙嘴車站，你聞到豬屎的臭味，永恆的火車站臭味，新開的酒店，叫甚麼名字，燈光徹夜通亮，你繞回，中間道你經過那一間保齡球場，你一個人進去，職員說，還有半小時便關場，你說，這好，我打最後一局，你一個人。

一個人睡一個房間，我半夜醒來，聽到床頭鬧鐘走動，窗外光影淡淡，夜在房間，黯黑有我。我起來，點一支煙。隔壁有人在咳嗽，咳咳，咳，乞吐，我點完了那支煙，那個人還在咳嗽，有痰，我想敲一敲牆，叫，你不要再咳好不好。然後我點着第二支煙。

這不是我希望的生活嗎？

第二天返工，頭劇痛，我吃了兩粒止痛藥，用手帕紮着頭，這樣可以減輕痛楚。

有人按着電梯門等我，一定是剛才出門的另一個住客，我聽到他在咳，我問，昨夜那個人是你嗎？他看着我頭上的白色暗條子大手帕，說，昨夜午夜在吸煙那個人是你。

關早年自此會打開房門，不是盡開，但足夠讓經過的人，可以見到他在，見到電視開着，有時尾房鄭先生會問，關先生，方便進來看電視嗎？我收工，關早年當早更，很早就會在，我經過，他會問我，吃飯了，我說，沒有，他說，我有一點粥，你要不要？我去他的房間吃一碗粥，鄭先生在看「歡樂今宵」，哈哈大笑，關早年在暖壺給我倒一碗粥，他從樓下車仔買的，其實我收工都見到車仔，檔主只賣兩種粥，豬紅粥，艇仔粥，加花生，但我不想買，不想吃，我想回房間抽一支煙，關早年又咳，有時我忍着，吃着關早年為我買的粥，吃完他會拿碗到廁所洗，板間房不准煮食，沒廚房，結果四個房間，又不是在房間用電飯煲或電爐煮食，開電視，點暖爐，不時一黑，電量負荷過重，跳錶。

我和關早年在黑暗中坐着，鄭先生是個木工，電器也會一點，他叫關早年，可否

替我拿一下電筒。關早年出了去，我在他的房間，吃着黑暗的粥。

想起你時，就是這些日常生活，靜下的小時刻。

燈亮，關早年問，周小姐甚麼時候休息，我們可以去鯉魚門遊一遊。鯉魚門？關早年解釋，香港機場的跑道，向鯉魚門，飛機可以向九龍城，可以向鯉魚門起飛或降落，我說，其實你不討厭飛機。

余亮會坐一架日航的客機，飛往東京，空姐會說，「請綁好安全帶，行李請放在機艙行李櫃，或你前面座椅下的空位」。他閉上眼，到達航行速度，或者會叫一杯白酒。冷凍的白酒，他會不會想起我。

我深吸一口氣。慢慢呼出。我問關早年，你甚麼時候去美國。

他在鯉魚門一間海鮮酒家問我，一整條魚只吃了肚皮的一點，我吃得少，他又一定要叫，他問我，這你會不會和我一起去美國？他甚至沒有碰過我的手，我說，你都不認識我，他說，已經等了四年，家庭團聚的居留申請很快便會批准，你申請讀書或

工作簽證，去到美國合法居留，我再給你申請轉配偶身份，這最快，關早年已經想好，我說這你還問我做甚麼？他立刻放下筷子，這是不是說「好」？我們埋單，他掏銀包出來，我說，這魚還沒有吃，他說，冷了，不好吃，我們去另一間，再叫。

在濕漉漉的小路間，我們蜿蜒行走。這時他拖着我的手。他的手，技術人員的手，維修飛機，很軟但很有力，碰着我的指甲尖，說，好利。

你第一次去那些地方，有點緊張。你不是美蓮娜的客人，你從來沒有在酒吧裏面停留，每次都在外面等。你登上樓梯，原來樓梯也是綠色，鐵閘綠色，從街上可以見到綠色的窗口，阿留說，你閉上眼就行，女人看不見樣子，盞燈又紅。

男人有選擇，又不是出來做。酒吧舞廳不過賣得價錢比較好，你不要看不起綠窗女人，阿留這樣說雞。雖然如此，你還是覺得自己很孤寒。上樓梯時走得快急，怕一個人看着，那個流浪漢，賣報紙佬，生果婆，有個小販，收錢都瞟着你，眾目睽睽，

幸好很快樓梯轉角，你在那一小格地方，你想吸一下氣，有個女人，一身香氣的走下來，見到你，說，上去喇，哥哥仔，有姊妹在，二樓左邊第一道門。

未做完在想，要不要給貼士？阿留沒有說。想法一旦存在，便徘徊往返，整件事情有點急，幸好沒有人會問你，哥哥仔，點呀？「得閒再來」，那女人只是說，你又記不得名字，又記不得門牌，只記得給了二十元貼士，會不會太少。

以後到吃飯以後便有點不專心，阿留見你，不時頭髮夾留幾條長頭髮，搭正十點你便急急走，還要看清楚銀包有沒有錢，你怕不夠錢，或到時沒找贖就蝕底，阿留背後叫你，雞蟲。你也不是天天去，沒有這樣的錢，儲兩三天比較好，到時更有癮。姐姐開門你很少走人，人都是出來做生意，你無謂太挑剔。

你搬到赫德道一間梗房，房東有一家人，租一個房間出去，比板間房貴很多，你覺得很不值，每天你回來睡七八小時，起來便走，房東姓張，有一個讀中學的兒子，張太太你不敢望，盛年女人。

打麻將會欠數，你怕怕，星期六可以賭馬，賭馬有幾多賭幾多，星期六藥行開着收音機，客人進來要甚麼都聽不到，你見阿留人家說肚屙他卻給人止痛藥，你扭細收音機聲量，阿留說吃止痛藥又不會吃壞人，說不定可以止肚痛。張茂記來巡店，見幾個夥計都在聽馬賭馬，哎呀我頂佢的，大叫又喊，實在太不像樣，將收音機沒收，收音機阿文仔在家偷，你忍痛去買了一個原子粒收音機，有耳塞，你戴一邊，另一邊可以聽人聲。阿留在你身邊，愈挨愈近，不時問你，開跑未，開跑了又問，跑成點，到終點又問，哪隻跑出，你怕煩，另一隻耳塞給他聽。藥行有人陪，有人挨着你，星期六真是好玩。

你最怕星期日，很多姐姐休息，吊頸要抖氣，做雞要返家，文仔是學師，反而可以休星期日，你和阿留，兩個星期一天，輪流休，你說，我一個人沒事做，你休，阿留已經結了婚，還請你飲，結完婚後問可不可以每個星期日都休息，老婆放假，問張茂記，情願扣人工，張茂記說，做人要公平，你們每個人每星期可以休息一天，星期

六日輪流休，你說不用輪，我休閒日。

你喜歡星期日返工，早上很靜，你很慢的行經彌敦道，經過公園，你看陽光照在榕樹細葉之間，樹影碎剪，你聽到鳥啼雀囀，草坡開了一地淡紫的杜鵑，樹有洋紫荊，你會想，微喜不知還有沒有在安麗賣手袋。你回到藥行門口，沒開閘，你點一支煙，微喜會不會經過，尖沙嘴那麼小，為甚麼沒有見到微喜。你長長的吁一口氣，將半支煙踩熄，這一天收工你去找老燕，老燕下來說，我們去喝酒，你笑，就這麼幾年，我們都學會，老燕說，你不敢說？嫖賭飲蕩？讓我們去蕩一蕩，去士多買啤酒。

你們在海運大廈停車場喝的啤酒，守衛來趕，你們不要在這裏喝啤酒，老燕說，好，我們就走。他走了，你們繼續喝。老燕說，你妹妹要嫁了，你問老燕，你見過她嗎？你喝完那半瓶，說，我們走吧，守衛會再來趕，我明早又要返工，你將那幾個玻璃樽，扔進碼頭已經很髒的海面，你聽到啤酒瓶跌入海面，會不會沉，會不會裂。你告訴老燕，即你自己，她應該結婚，嫁人好。



各自歸靜



「歡樂今宵」真是可怕，一個星期播五天，每天到十一時十五分，鄭先生就會離開關早年的房間，我留下。我想如果婚姻就是一起看「歡樂今宵」，我會怎麼樣，但我想不到更好的辦法，我想去美國。

月經沒有來，我懷了孕，我告訴關早年。這樣我們做甚麼都有了限期，安麗辭職，要一個月，他父母回來香港飲宴，兩個月，考托福，一個月，申請美國學校最快兩個月，學生簽證要四個月，懷孕檢查十二週開始，每週做一次，關早年每六天休息一天，他可以陪我，香港這地方，離開了或者我不想再回來，你呢？我問關早年，我們到長洲去，我父親在長洲住，婚姻登記處的註冊日期，三個月前要遞交結婚通知書，婚紗照不用拍，行李放不進照片與相框，請柬印刷要三天，酒樓訂酒席明天要下訂——如果我們要那個孩子，關早年說，孩子叫甚麼名字，你有氣質，你改。

這樣「歡樂今宵」就沒那麼可怕，我們一邊開着電視，鄭先生好笑不好笑都不改，一定在，關早年自己做了一張小木桌，他買了毛筆在練字，他說要寫喜柬，我說哪有

急練即成，我就拿一本托福模擬練習在做，每一分鐘都很有用，都有各種事務要完成。

我和關早年在往長洲的渡輪，我拿着父親寫給我的一封信，寄到日本去的信，有一個回郵地址，「長洲山頂道150號」。關早年有一點緊張，檢查請柬有沒有帶，我說，也不一定會見到他，我都沒約定。

到達長洲碼頭，都是小販賣吃，撲鼻都是魚腥，海港的味道，我將父親那一封信，扔到海上去，紙張漂浮，關早年說我，亂丟垃圾，我說這不是垃圾，這是要扔到海裏的字。父親的字，很草，信我扔掉，但我記得字：「微喜吾女：爾命運多舛，每念及此，夜難將息。父自與母分離，無日不自省，牽及幼小，此咎難辭。父此生難償所欠，唯髮落齒搖，即將已矣，人物兩亡。微喜心氣高傲，行事為世難容，然人高不比天高，人傲不比命傲，願女兒凡事謹慎，愛物惜人。甚念。父字」讀書人的字，清勁有力，我說關早年，你不會明白，這些事。他不知我說甚麼事。小販在叫賣，小姐，買砵仔糕，紅豆，黃糖，買白糖糕，關早年問我，這你要不要吃，手裏拿着零錢，說，你不要將

事情說得那麼複雜。

路有一點斜，關早年拉着我。山頭有風，我說，我們站一站，站着可以看見風，葉搖草低，架在鐵絲網的衣服，微微揚動。

父親來開的門，見到我，叫我，阿妹，我說，是我，這是關早年，他說，請進。是一間白色小屋，屋前種着茉莉，海棠，綠葉的一大叢，父親說，這是芍藥，門前有一皮蛋缸，種了睡蓮，開着紫藍的花，又種了一株桃樹，已經春末入夏，結了青澀的小桃，一樹的翠綠。房子有一點暗，這些舊房子，牆上長着青苔黑霉，重重印印，客廳有一張書桌，堆滿父親要改的作業簿，歷史課本，紅墨水筆，廁紙，旁邊有一個書架，架上一套《史記》、《春秋左傳》、《辭源》，一架英文書，一架放着宣紙墨彩舊墨硯舊毛筆，地上見一對綻藍紮染棉布拖鞋，有一深藍珍珠鈕毛衣，搭在椅背，父親解釋，未芳出香港教書，坐五時半的船回來，我說，我們一會便走。牆上掛一幅

古人圖，穿件雨笠，一對木屐，臉尖鬚翹，一手亂字，寫「攜手江，梅雪飄裙。情無限，處處銷魂」，關早年問，世伯是你畫的嗎？我忙拉他，低聲說，那是畫「坡公」，畫中寫，其實我也不知是誰，不過我認得那手字，不是父親的字，父親笑說，現在年青人都不懂這些，這是東坡笠屐，說得關早年無言，父親見了，安慰，這些小玩意，聊以度日，關早年更難搭嘴，只好望着茶几一本在讀的書，那本線裝書，關早年望之生畏的樣子，我不禁笑起來，拿起書，問，你讀《紅樓夢》？父親說，是未芳所讀閒書。

父親奉茶，舊藍寒梅碧裂單耳茶杯，枯樹白雪賞梅圖茶壺，不成套，壺身染茶漬，茶杯倒新，大概是奉客茶杯，父親自己倒一杯，日常用的只是豬血紅彩黃福祿壽缺口瓷杯，難說風雅，我見茶几之下，父親脫下那一對大陸做的咖啡色硬膠拖鞋，鞋邊已爛，一腳踏在茶几，搖搖搖搖，桌面都震抖起來，茶杯稍微稍動，與桌子相碰，叮叮響，我用手按定了茶。

父親不開腔，在等，我們所來何事，不是普通的探訪。

大家默默看茶，沒有喝，茶會漸冷，茶葉漸沉落，關早年將喜柬奉上，一時不知應該如何稱呼「世伯」還是「爸爸」，他有點口吃，實在叫不出「爸爸」，只好不叫，「請賞面」還是「到時見」，我接過請柬，遞給父親，說，我和關早年結婚，父親唔的點點頭，問關早年，可有穩定職業，家境如何，關早年見校長一樣回答，我父關宜，祖籍寧波寧海縣，我說得了得了，你不用報家世，我告訴父親，簽證下來便動身，最快幾個月的事情。我沒有告知懷孕。這父並無養育之恩，生我是偶然。我今天來，是為了關早年。

父親也沒有問我去哪兒。他問我，我會答馬達加斯加。

我們起來告別，茶我沒有喝過，關早年也沒有喝，有鬼趕，離開那間並不難看，睡蓮香氣甜美的舊白房子。我們下山，關早年孩子似的伸伸舌說，你爸爸。

長洲回來的渡輪，我沒有說過一句話，關早年見我沉默，便睡着。我說，我出去

甲板走走，關早年醒來，要跟我去，我說，不用，你瞌一瞌，我想自己一個人。

我點一支煙。我懷孕後關早年不肯給我抽煙，好端端我一整包煙給他扔掉，我再買，放在大背袋裏面，風很大，火柴一劃便吹熄，我走到船艙裏面點。香煙在大風裏亮裏亮，急速燃燒，日頭急速下落，每一天日頭都是以這樣的速度下落，我們看見的時候，天已經黑。

你說，今天晚上要去飲，早一點走，要回家換衣服，張茂記信不過阿留，你不在他就回來看舖，六時他便叫你，你還不走，你要去飲，你說，不用那麼早，我又不想打麻將，七時，張茂記又說你，舖頭不需要那麼多人，阿留文仔和我都在，你還不走，意即怪你，你不去飲就不要叫他回來，老婆燉了鹿茸，叫張茂記回去喝，八時，張茂記便說，你不去飲我走了，老婆打電話來問，又問你，去喝誰那餐，阿留幫你答，他妹妹，你有點恨阿留，乜都知，阿留又不是你細佬，真多事。

你走回赫德道，人情你已經做好，放在口袋，早上起來又請張太太替你熨衣服，你每一件給她洗衣店的價錢，一元一件，每月結數，皮鞋要自己擦，早上已經擦好，沒有穿回去藥行，怕弄髒。但你不想去。你在樓下想，如果這時見到流浪漢就好，你會將口袋的錢都給了他，你這個孤寒種，沒錢你便沒心機，這樣你不會去。但你沒有這樣好運氣，街上每一個人都穿得很光鮮，香港正繁華。

張太太見到你開門進去，說，西裝褲和恤衫已經熨好，掛着你房門口，你說，謝謝，數已經記好了？張太太望着你望着恤衫，說，掉了一粒鈕，我給你釘好，你說，麻煩你了，她這樣盯着你，你不敢不穿上恤衫，不敢不出去，你怕她不知想甚麼，是不是看穿你甚麼，她知你叫雞？你的心虛起來，急忙換了衣服走。

八時三十五分，差不多，再不去便會很遲。你站在赫德道口，在這裏住了幾個月，你從來沒有發覺，這個路口多岔，右轉是寶勒巷，直走是個三岔路口，你可不可以說，路口太多，我一時拿不定主意，在想，太晚了，他們開了席。

你想起你的英語考試。如果你有去考這個試，你會在唸理工學院的夜校，密斯李說得對，但你年輕，你不想做人以為對的事情。你後悔了嗎？你那麼快到了後悔你的人生道路的年紀嗎？不是說「青春無悔」？考一個試不考一個試，上一個女人的床和另一個，有沒有分別？不過是一場飲宴，不是甚麼人生重要的決定，為甚麼你會臉紅心跳，在街上，走這一步，走那一步，不肯定每一步，想走回頭，回頭又是前進？你去或不去，你決定你是甚麼人嗎？你膽怯，你承擔？你想說「不要逼我」，你和流浪漢一樣，自己跟自己講話，碰到診所護士醫生怎麼樣？這個正是診所關門的時間，碰到客人，他明天來藥行說，我昨夜見到你在路口自言自語，行來行去，是不是不見了甚麼？找甚麼？

不見了甚麼？找甚麼？你必須停止，如果上一次你讓時間決定，這一次，你要決定；你覺得有點好笑，不過去喝一餐喜酒，你又不喜歡那大魚大肉，魚翅，好像十世沒吃過，那排場那種浪費，你只想吃那一碟炒飯，那個美國新奇士橙，很久沒有吃過

水果。

微喜嫁了，會離開。你也想離開，這街頭，太吵太亂，每一個人都瞪着你，有沒有事業有成，有妻有兒。

原來我沒甚麼朋友，我不覺得，出嫁要姊妹，要有門可出，關早年租了兩個酒店房間，老人家從美國飛回來，只得這個兒子，關早年說，生我養我二十八年，無以為報，我以為少不免三跪九叩，新娘就是任人擺佈，我叫老爺奶奶，老爺已經笑呵呵，奶奶就金器見面，出門很簡單，最後一天上班我問安麗，沒人，可不可以幫手，她以為我另外開店，問她借夥計。安麗還叫兩個同事來充撐，她說人少不好看，始終是嫁，情願請兩個親戚做替工，又給我請了一個化妝，假眼睫毛黏得像帳篷，奶奶姑姑的兩對龍鳳金鈚，一條龍鳳爭珠金頸飾，還有不知甚麼親戚，送的金項鏈金手鏈，重得我整個人都不能動，幸好有個新娘房，可以躲一躲，我將芭蕉葉那麼大的假眼睫毛拔下來，

安麗說，首飾不要脫，酒樓人多，手腳亂。

安麗和我同年，老闆女，知顏閱色，比我世故懂應對，見到老爺奶奶就世伯伯母，恭喜恭喜，枝葉繁盛，多孫多福，見到關早年便郎才女貌，佳偶天成，之子于歸，宜家宜室，同事也一一謝過，多謝幫手，和我來到新娘房，她和我二人之際，說，孕婦最好不要抽煙，我奇，你怎知？她笑，我不知，我猜，她站起來，打開新娘房的門，說，進來。

青娘還是瘦瘦小小，臉色青黃，頭髮挽一個髻，她插了一支金釵，戴了一對金耳環，穿一套棗紅墨綠花葉衫褲，腳仍穿一對黑布鞋，外罩一件棗紅滾黑兔毛紅梅墨枝絲襖，瞇着眼，我一抱着她，她已經非常小，是我懷中的老嬰。一刻無話，我放開她，她掏了紅荷包，一對龍鳳金鉅，給我戴上，細臉上閃閃亮亮的，一抹淚痕。要嫁，我想了好幾天，還是給青娘寄了帖，沒想到她會來，帶着一個孩子，我走後她又再領一個，男孩，拉着他，青娘說，叫阿姐，孩子黑黑瘦瘦，有點眼熟，我問，幾歲了？男

孩答，八歲了。

青娘坐在我身邊，像從前很多的日子，她做針黹，我坐着，有燈的時候，玩黑影，一手做狼影，一手做人影，追追逐逐，她會叫我穿針，小孩子眼睛好。下午放學，家中無人，那時候不鎖門，沒有說要用鎖匙，大門有橫門，可以拉開，我回去脫襪子，青娘說回家要脫鞋襪，鞋邋遢襪仔臭，我會自己洗襪子，洗襪即是玩肥皂水，有七彩水泡，一飄即散。

山中有溪，田裏有蛙，我用作業簿紙摺紙船，到溪裏去放，看着紙船隨流而去，再摺，再放，不知哪河哪海，還有紙船漂浮。下雨的時候蛙鳴，青娘不下田，我最喜歡下雨，青娘給我挖耳朵，癢癢的好舒服。青磚房子又青又黯，木樓梯有一褪色暗紅把手，房間在二樓，我穿一對粉紅硬膠拖鞋，上樓梯碰碰聲，青娘說我，趕緊去死麼，我住最裏面那個房間，掛着海棠紅綠窗簾，下雨的時候我睡午覺，時常好眠。

安麗回來催，快黏回眼睫毛，要開席了。又送了青娘出去，青娘走前握着我的雙手，說我，睡目愛拴門，那件事發生那晚，我沒有鎖房門。

婚宴就是過去的巡禮，我不想想起。

老燕高高的站在門口，給我打一個招呼，見他自己一個，我知道你沒有來。主家席空了幾個位置，父親，你，姑姑問，要不要叫幾個親戚過來坐，安麗說，拿走幾張椅子，收幾套碗筷便可。

我的微笑有一點僵硬，那個新娘妝像面具，快要掉下來，一身龍鳳金飾重得像枷，銀白高跟鞋很窄，指甲過尖，蔻丹紅似血，關早年見我，問，沒事？我的胃很痛，想想，原來一整天沒有吃過東西，這一酒樓的人在大吃大喝，我覺得有點荒謬，坐在關早年身邊，小碟子上有一塊乳豬，那麼小的豬，我看見便作嘔，急忙用餐巾掩着嘴，叫安麗，你可不可以替我去買胃藥止嘔藥？她叫侍應給我一杯暖水，一碗淨米粉，去叫姊妹給我買藥。

她走開我有一點慌張，身邊沒一個知情人，但想想，安麗不過是我老闆，世界女，她也不是我甚麼親。應付這個世界就需要一個世界女，這個婚宴這個主家席，我坐着卻像陪客，關早年給我端來米粉，安麗給我藥，關早年要先讀過服藥指示，才依指定份量給我吃，我說我都痛昏了。

微笑習慣就沒有離開臉孔，我一時無法調校，胃一直痛，臉上仍帶着微笑。這是不是我要生活在其中的世界？我應該很快樂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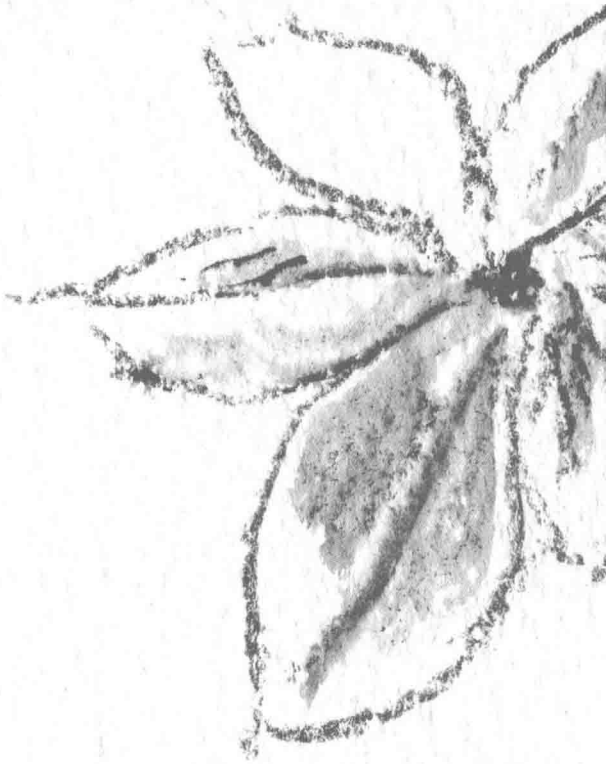
但我不是不快樂。關早年是個好男人。

胃痛稍減，但時間也不由我，站起來一群人，我也不知甚麼親戚，叫我叫甚麼我便跟着叫，酒是一杯茶，大家都知道，也不勉強，關早年的同事用他們的杯子，給他喝酒，我沒見過他喝酒，他一飲而盡，可能真的很高興。老燕在其中一桌，孤孤零零，高高的站着，我知道他是為了我。其他的人，我都不認識，還要拍照，我的照片會出現在很多陌生人的相簿，這是誰？幾時的事？

眼前就是光與鬧。為甚麼酒樓的燈會那麼亮。我需要一副太陽眼鏡。

回來我見到你，一個人在主家席，主家席鋪紅布，你拿着一雙象骨筷子，一個人在吃一條青菜，垂着眼，你沒有看站着流水般的敬酒人，你那個位置，在新郎新娘的正對面，如果我坐下，我會對着你，看着你的喉嚨，怎樣移動，你的眉毛，怎樣隨眉輕輕靠近，你早生的皺紋一定在眉心，你的眼睛憂傷而充滿疑問，餘生在暗影之中，慢慢顯現，跟隨世界，獨自承擔，非活不可嗎？你看着我嘴唇的抖動，安麗就拉開我，說，你要不要去廁所，你是不是要作嘔，我跟老爺奶奶關早年說，你們先坐，我一會便回，這一會，我在廁所的洗手盤，伏一下，我需要休息，安麗在我身邊，我洗一洗雙手，水流着，我一直洗着雙手，然後說，好了，沒事。

出去時你已經走了，關早年說，炸子雞上來他說要走了，明天要上班。



將至

身體的變化，一天比一天劇烈，我以為是病，自遠而近，嘔心一天比一天嚴重，我以為我裏面掏空，本來是空，還要嘔一個空，眼淚在打轉，不成珠，忍着又好些，一天又一天的又遠了，一天醒來覺得還是空，卻是肚餓那一種空，嘔吐停止，我在床上坐着，有點兒陌生，這種不吐的平靜感覺。結婚後我搬過來關早年的房間，推過來三個紙皮箱，沒有比當初更多，安麗返工每天要穿同一深藍直身裙，有兩條，藍色皮鞋，我扔了那條天藍色短裙，一件白恤衫，其實還合穿，但我不想穿，這樣我還是三個紙皮箱，內容稍變，我想裏面所有都可以扔棄。

我唯一的，我血內之血，肉裏的肉。關早年輕輕按我的肚子，問我，痛不痛？我笑，我又不是肚痛，這麼早，怎會痛。

紙皮箱打開了一個，另外兩個，一直在地上，有時我會坐在上面，關早年去上班，當早更時我一個人吃早餐，我不想下樓，自從懷孕後就很不想出去，腳很腫，我不想讓人見到。關早年會給我買早餐，通粉怕會腍，他買一罐午餐肉，雞蛋，房內有電爐

可以煮，他說過要找一間大梗房，簽證不知何時發下來，但我不想搬，我一個人在小房間，不會覺得小，吃一個早餐吃到中午，還想吃點甚麼，這麼喜吃，原來就是生命。

安麗打電話來找我，房子進門處有一個掛牆電話，給住客用，時常長響，我從來不出去聽，聽到新住客在罵，電話響了大肚婆，她白天在房間睡覺，應該做小姐，我還是不肯出去聽，電話打來又再響，這次她嘭嘭聲赤腳走出去，對着電話大罵，不要再打來找大肚婆，她不肯聽電話。

我穿着那一對安麗的藍色皮鞋，結婚後我開始穿皮鞋，做人太太，頭髮長了我挽起，臉有點腫，我塗了一點深色粉底，看起來瘦一點。我下樓去買一包煙，在街上點了，站着抽，差人經過，問我，小姐，有沒有甚麼事，我說，沒事，抽煙犯法？他看一看我，說，我見過你，你結婚時，我去過你的婚宴。真可怕，我嚇得立刻按熄煙，走。

安麗在店裏，沒穿那深藍直身裙，她是太子女，穿牛仔褲，見到我，說，我找過你，我說，除了你以外，沒有人會找我，她拉我到店外，店外有一株老樟樹，竟有蟬

鳴，她說，不知道他是個怎樣的人，我去他藥行買藥，他認得我，說在婚宴上見過我。安麗那麼會應對的一個人，都有讓她使不着本事的人，唉，我長嘆一聲，你以身相博，誰不在博一博？我博得大，你算博得小。她皺眉，這樣你贏還是輸？我拉着她的手，不會的，不會輸，你學會那麼多，你怎會輸？

非常隱秘，難以解釋。我想這叫做希望。

老燕碰着安麗的手，輕輕勾她的尾指，說，謝謝，找回你四個二毫，安麗收了錢卻不走，問他，這藥怎麼吃，我喉嚨痛得睡不着，老燕說，你張開口給我看看，拿了一支小木棒，壓着她的舌，手開了電筒，叫她，呀——她就呀——老燕說，沒甚麼，有點紅腫，你今天晚上早點睡，你做甚麼工作？明天你上班，我來看你。他知道是藉口，安麗也知道是藉口，夥計也知道是藉口，安麗說，不用，我的店在河內道，你會見到，叫我的名字，我出生我爸爸便開了這間店，老燕笑，我爸爸也開了這間店，說「似

曾相識燕歸來」，安麗問，你叫燕來？老燕說，你繼續猜，明天給你答案，看你表現。

安麗說，簡直輕狂。

男子好高，頭髮有一點褐黃，戴着一副白框太陽眼鏡，穿一件白恤衫，戴一條粗金項鏈，有點瘦，說話的時候，可以見到喉核輕輕移動，安麗無法不看那男人所有，就在喉頭，永遠無法咽下的蘋果，因此世上有誘惑？那麼大膽，她戴着一隻男裝手錶，也穿一件白恤衫，中指套着白金戒指，安麗的訂婚戒指，他勾着她的，就是那隻戴上戒指的手，是不是要挑她一挑？我知道你有男朋友，未婚夫，你看如何？你決定，如果她覺得難拒絕，一定是給他挑中她的弱點，華新自小相識，不是不好，拖手接吻，都有做過，訂婚結婚，不過等日子，趙落城說，你們結婚，走不了，兩家相識數十年，安麗有時不敢想，如果就這樣，我有沒有，愛過？沒有天旋地轉，又沒有生離死別，不是每個新娘都有一次當主角嗎，她這個主角，無歌無泣？安麗有一點心焦，二十二三歲，三兩年便到了限期，阿爸不知是否知她不甘，叫她看店，天天在店裏，

買手袋都是女人，我去見工，安麗見到我手上的傷痕，另一隻沒有傷的手，縛一條白手巾，這是我治頭痛的白手巾，她不知道，她見到我，也沒有看甚麼證書介紹信，說，你懂日文，問我多少歲，要幾多人工，幾時可以返工，可能她想做我這樣的一個，有傷痕的人，比較有型，我說她，事情不是你揀，路也不是你行出來，不過如此這般，來到此時此景。

安麗覺得，小鳥被擒，她這一次死定。

第二天去開舖，她已經忘記她的喉嚨，平日一樣，九時五十五分去，她打開鎖，蹲在那裏，無法動，她身邊站了一個人，她見到，穿了一雙白皮鞋，她不敢抬頭，穿白皮鞋的男人，望着她，她覺得恤衫太薄了，胸罩太緊了，牛仔褲腳下露出來的粉紅腳背，淡珠貝腳甲，腳趾上細密淡青的汗毛，過於誘惑，她整個人都暴露在渴望之中，老燕蹲下來，解了鎖，替她拉了閘，將鎖還給她，端在她懷裏，手停在她的胸前，不可以，不可以他一定感到她的心跳，怎辦我的心跳動，她伸手握着老燕的手腕，這樣

她也感覺他，如果我們的心都跳動，這樣一個就有雙，太可怕，當街當巷，他的手稍微移動，就在她的乳房，她感到了溫暖與壓力，這麼一個人，他微微笑，另一隻手端起她的臉，說，臉紅了，是不是發燒，要不要退燒藥，他的唇吻上了她，他看她與他吻她之間，飛快萬念，夥計回來，會看到我在店前給人摸，給人吻，華新用他的西裝外衣扔她，華新不論冬夏，都穿一套條子西裝回他爸的裁縫店，華新會做衣服，手很定，她爸爸會罵她，我怎教你，教你當街與男人親近呀？我怎和你阿媽交代？平日就沒阿媽，只有繼母叫樂姨，罵她時就抬她阿媽出來，阿爸和繼母在床上吱吱唧唧，又不見他說怎對阿媽交代？吻上了她便百念皆靜，地球都停止轉動，陽光燒臉，微風弄髮，她褪掉涼鞋，雙腳站在老燕的腳背上，老燕承着她的重，有點兒想退，都是自己搞出來的事，放開了她，說，給你透透氣，不是給你走，抱起她，拾起她的鞋子，見到鞋裏的字，安麗皮鞋，讓她一腳站在他的腳背，另一為她穿上鞋子，安麗說，我阿媽生我便死，阿爸給我取名，跟阿媽做女時的名字一樣，安麗，阿爸當我是鬼，穿好

鞋子，老燕說，他當你是寶，他望着行人路，兩個女孩已經站着，等開門，安麗這麼會說話，這時也不知如何完場，老燕就笑笑，說，她有病，我來給她醫病，兩個女孩咭咭笑，老燕看一個，短髮大眼，厚唇臉尖，另一個黑髮齊肩，眉濃眼晶，塗着淡橙的唇膏，都是好看的女孩，兩個都穿着深藍直身裙，安麗已經入店開燈，兩個女孩就進去開工，老燕站在店外，給安麗揮手說再見，他沒有說再來，甚麼時候來，或者他來不來。安麗按一按自己的胸前，他剛才碰過的地方，心還是急速的跳動。

日子變成等待，有爐火，在煎她的雙手，她站在店前面，覺得熱，站到店裏面，陰冷昏暗，她站到店中間，空調剛剛吹着，她渾身起了雞皮，去加一件衣服，兩個女孩她覺得，成天瞅着她，她又無法說不准望，她覺得受不了，穿着一件毛衣，走進夏日，很熱，她開始流汗，但她不想脫掉，她需要一件毛衣，淡綠兔毛的薄衣，保護她，她知道因為她想，這毛衣會給脫掉。

她不敢向右轉，她會去那間藥行，不可。每一行路成為一次鬥爭，安麗站在路口，

走回頭，最安全是她自己的店，怪不得阿爸叫她，人要有地，這店就是你的地，她要回到店裏，站得好好。

收舖的時候，見到老燕站在店外，雙手插着褲袋，穿一件短袖白恤衫，牛仔褲，球鞋，一定回家換了衣服，白衣白得螢亮，微微見綠，安麗關了燈，他整個人就歸在夜色裏面，安麗說，等了一會了？他說，等了一天，安麗慌忙轉過臉，怕給他看見自己臉熱。

二人走在路上，她沒有問他要到哪裏，她肩上披着平日在公司穿那一件淡綠毛衣，已經是一個宣言，安麗決定了，老燕知道嗎，有未婚夫的太子女，世事老練，情事初曉，他不想有束縛，男人很容易，留下便走，他回頭看一看她，這麼熱的天氣，他為她拿走那一件毛衣，束在自己的褲頭上，搭着她的腰。

在街上，還在街上，她已經失去她的防禦，原來男女之事，甜蜜攻防。

他停了腳步，她抬頭一看，是一間教堂，香港的教堂，就在大街大廈裏面，不是

星期日，有人在裏面彈琴，可能練習，斷斷續續，「我主垂憐」，人真的那麼可憐嗎？「我主赦免」，我們走的是甚麼路？安麗站着，教堂的光，照上她的臉，現在她就要進去，以身相獻，是嗎？他輕輕碰她，讓她先上去，教堂樓上有一間，「佳佳時鐘酒店」，他應該不是第一次來這些地方，登記了付錢，拿了鎖匙，和她進了房間。

房間很幽暗，簾子拉密，床上有兩條毛巾，老燕問，你要不要先洗澡？不知那些搵食的女子，是不是都要先洗澡，安麗居然答，不用，我今天早上出來開舖前洗了澡，老燕不禁笑了，過去為她解了鈕扣，說她，你真是傻。

安麗有一點焦急，但我還沒有知道他的名字，我的身體裸露，我張開，這是一個男人。她抱着他，他的髮有點香氣，她感到他的背，脊骨一節一節的移動，他的肩胛骨，平平板板，他的頭，每個人最後留下的，最完整的骨頭，安麗緊緊抱着，不要，她說，男人沒說話，但她是想說，不要想，她纏着他的腿。

她拉過自己的淡綠毛衣，遮住了自己的肚皮，老燕為她拉上了被，說，你休息，他點了一支煙。安麗不抽煙，覺得煙好臭，她拉着被，蓋住自己的臉。

離開的時候，很幽暗，教堂已經關了門，午夜了。老燕說，好好睡，我不送你回家了，他也沒有問她住哪裏，沒有解釋，因為事情已經做過，已經完，怪不得那些人要在教堂唱歌，要求神拜佛，店裏就有一個神位，白瓷觀音，阿爸說天天中午晚，即開舖關舖你回來吃飯之前，都要裝香，因為神長而人短，事情那麼急速，安麗說，這好，早睡，她穿上自己那一件淡綠毛衣，夜深有點涼，她內裏有一點濕，已經沖洗，原來毛巾這樣用，很短的時間，她都沒有睡着一陣，她有一點發麻，不知甚麼地方，耳朵還是其他很輕弱的，喉嚨略痛，分別只是，這時她誠心想上一炷香，或者到教堂坐一坐，甚麼也好，可以保佑，可以交托，不是眼前那個人，不是心上那一件事，更遠更為長久的，老燕見她怔了，有點不忍，說，我明天來找你，安麗說，不用，你知道的。

一個人走在深夜的尖沙嘴街道，安麗想，每次和華新出去，他都會送她回家，有

時上樓，有時太夜，就說不要吵醒她阿爸。華新和她沒有做過那件事，他吻她的時候，她感到硬硬的，但她碰也沒有碰過，訂婚的時候，雙方父母家人吃了一頓飯，打了四圈麻將，華新陪她阿爸坐着，和他自己父母，他不打牌，安麗叫兩個夥計和華新的弟弟，陪她打。

沒有人陪她行這夜路，安麗愈走愈慢，站在街頭，眼淚一行的流下來。

安麗問我，他會再來找我嗎？你覺得？我說，你想我去問他嗎？她搖搖頭，問，幾時生，幾時走，店裏有幾個客人，她說，這我回去，她在店裏給我揮手，便跟客人賣手袋，鞋子款式我設計，工場有師傅，每一對都是手造，皮革意大利進口，你看，每一針都那麼結實。

你覺得日子有一點長，風扇轉得過慢，時鐘停留不動，你在店裏站着，平日都不覺得辛苦，你左腳換右腳，右腳踏上椅，坐一坐，有時有客，收工夥計叫打牌，你連

牌也不想打，去叫姐姐很快完事，你愈來愈覺得貴，不如省點，省下的錢，星期三六賭幾場馬仔，又是鋪草皮。

男人可以賭錢，不可沒事業，張茂記說叫你考試做註冊藥劑師，你心想我好難才捱完夜中學，還要我讀書考試？不考試你做來做去，都不過做散仔，在藥行朝十晚十，兼做行街，張茂記給你一張張藥廠藥品名單，美國又有，馬來西亞又有，叫你寫信，去問藥廠拿代理權，以前樓上夥計睡覺的地方，可以做倉，阿留結了婚，文仔又住屋企。入口藥品要註冊，要填表，追產品報告，研究報告，藥行收了工你還在寫字枱看報告，英文生字又多，你密密麻麻寫滿解釋，讀書都沒那麼辛苦，做到十二點，你關了枱燈，你告訴自己，一定要停，你起來，你最怕一天做完工作，起身那一刻，雙眼流淚，眼鏡壓得鼻樑痛，你吃一粒華廉二微克，鬆弛神經，你買一支小號威士忌，很辣，你不喜歡喝，但吃了藥再喝威士忌，藥效很快，你就沒那麼難受，你胃有一點空，但肚子不餓，你這樣腳步浮浮的走回張太太的地方，回去就睡，半醒半昏睡幾小時，

你起來，拿毛巾內褲去洗澡，晾好，回到房間，穿上乾淨白恤衫，灰色西褲，鎖匙在口袋袋得鼓鼓，一天和任何一天沒有分別，八時三十分，你到茶餐廳，叫一個A餐或B餐，買一份報紙，其實你沒有甚麼想知道，你打開報紙先讀風月版，再讀馬經，你放下報紙，抽一支煙。

你開始找工作，每天午夜十二時以後，做你自己的私人工作，你覺得人生到了一個停頓，你再不掙扎，就此一生，你星期六買一份南華早報，那麼多工作，你沒理由找不到一份，你沒有文憑，但你可以講，可以寫，只要有機會給你見工，你相信你的英語會話比很多A級仔都要好，他們讀死書，你不會比他們任何一個人差。

你每一封求職信度身寫，營業代表，律師樓文員，布廠練習領班，警察消防你都去想去考，忘記了自己大近視，體能又是剛剛及格，午夜你在寫字枱拉鐵弓，在藥行做一百下掌上壓，做運動讓你有鬥志，你覺得換一份工作，你可以換一個人，不再是那個你不喜歡的自己。

日間蛇出去見工說去診所見客，見工真是屈辱，有個律師翻來翻去你的履歷，問，你的會考成績？你說，成績表影印本在求職信的第三頁，你可以見到，他看見，唔，成績不錯，為甚麼不讀下去？你說，你見到甚麼便是甚麼，那個人說，這裏沒工給你做，你說，我知道，你起來，講句再見都嫌費事，這些人，他們怎會明白，你討厭讀書便不讀，不需要解釋。

那間布廠在青山道，你坐十四座到青山道，一下車已經很灰，青黑難分，你張口覺得喉嚨刺痛，嗆咳了好幾聲，工廠大廈門口停着貨車，上落貨，有人大聲喝，上啲，上啲，得！工人只穿一條短褲，冬天，赤着上身，很精瘦，背上青龍白虎紋身，布廠在十四樓，電梯是鐵板，出門地面也是鐵板，你的皮鞋走上，噹噹響，你不肯定你想做工廠，有個職員出來，帶你經過車間才到寫字樓，你見男女工面目都無表情，站在織布機旁邊工作，你就是要管理這些人，成為他們的一個，你情願在藥行或行街，起碼可以見不同的客人，可以在外面走走，下午可以去喝一杯奶茶，吃一個蛋撻。

營業代表，你的老本行，賣不同產品而已，還要見工？你想賣生不如賣熟，起碼你現在打幾個電話，都可以追到幾張單。

找工作是半職，加上全職，每晚你只睡三四個小時，你還年輕，你捱得住，走過加拿芬道，你經過老燕的藥行，你沒有停步，你怕給他見到你，問你為甚麼兩眼發黑，你一定要離開尖沙嘴，這些街道。

你沒有想到他們會見你，你寫那一封求職信，幾頁紙，好像寫自傳，第一句便是「我沒有去考英文科目的試」，他們打電話去藥行，你聲音很低很低，幾時，幾天，機票你可以寄到我給你的地址，張茂記會聽，問你，你去哪裏？你要去見工？你只好招認，有一份美國公司的工，做亞洲區營業代表，張茂記拍一拍你的肩，說，阿若，我都說你醒目，想不到你找到美國公司的工做，有甚麼要帶挈我，你低聲說，不過叫我去見工，你懷疑張茂記是不是整蠱你，在阿留和文仔面前，大事張揚，你見工見不

成都要走。

美國公司那麼有錢，給你一張機票，兩晚酒店包早餐晚餐，你不知道去美國領事館領簽證像難民，要等一個上午又要會見，交邀請信請假信收入證明銀行結算單，你跑了幾次，又會見，最後一次你說，再要來我不去，這份工作我不做，移民官見你不想去才給你簽證，你拿到簽證，走下花園道，你看着富麗華酒店，遮打花園，中午的中環人很多，你不想回尖沙嘴，你買了一瓶啤酒，在大會堂外面坐一坐，你看着海，對面的尖沙嘴碼頭，另一海岸，你想離開嗎？你這時不那麼清楚，做甚麼，想甚麼，要甚麼，沒有人逼你，你卻不由自主，你很想很想到夜晚，這一晚你決定不開夜，十時便離開，你想喝威士忌，再吃兩粒藥，你想睡，甚麼也不要想。

你第一次坐飛機，座位很狹小，你坐走廊的位置，側着頭，看着很小很小的香港，很亮的遠去。你舒一口氣，離開，離開你可以想一想，你問空中小姐，會有一張明信片嗎？你想給我寫一張明信片，到達美國的時候，你想讓我知道，「我在美國」，飛

機要停東京，停紐約，再飛北卡納蓮娜莎洛蒂機場，你要買郵票，明信片寄到「河內道安麗手袋公司趙安麗小姐轉」，你合上眼睛，你真的很累，很累，你需要睡一睡。

陌生人



我不認識那個地方，你也不認識那個地方。紐約甘迺迪飛機場，比我想像之中小，我問關早年，好像九個啟德機場，用馬路相連，關早年說，這就是美國，甚麼都大，人很多，不是人數多而是人種多，關早年和我，變得很細小，我穿一件鬆身衣服，買大一碼的牛仔褲，掩飾略隆的肚皮，過了關，你從一個大樓到另一個轉機，細小的等候室，坐滿了人，你盯着掛着的顯示牌，有這麼多你不知道的地方，在地球的哪一州，經過哪一海洋，機場是熱是冷，說着怎樣的語言，你經過那一程長途飛行，有點呆，你寄一張明信片，你無法找到一個位置，你站着，那些人坐在地上，這麼隨便，你穿着一套西裝，手拿着新買的大衣，眼鏡有一點重，你在這個地方，如果消失，你見着這世界的人，不會再見，他們存在，與你無關，你一個人是那麼輕，浮在半空，但沒有人見着你，他們在奔怎樣的前途，一份怎樣的工作，每月所賺，每月所用，就是生存本身，維持這一身體，時常走動，你看着這身，你身，你看着你的手，微微彎曲，手掌有命運，你張開，會不會從此明白，生命所關，你看着顯示牌時間變成數字，

啪啪翻動，你走到一個登機閘之前，你手持殖民地護照，機票，登記證，你轉移地方，你的時間到來，並離去。

我們跟隨一條隊伍在等的士，我們穿上大衣，依然覺得冷，關早年說，戴上手套，我找了找，說，手套不見了，關早年便將自己那一雙，脫下來，給我戴上，上了黃色黑格的的士，電影裏面看過的，我們來到了紐約，的士司機是一個黑人，戴着手套開車，沒話，的士收音機播着莫札特，莫札特的音樂很容易認，我望着天，是一個早晨，天空好闊，因為冷而清，陽光很亮，我皺了鼻子，路那麼寬，車子滑遊，關早年捉着我的手，隔着手套，我無法感到他的溫熱，我將手套脫下，從此，我有的就是那麼多，一個人，一個未生嬰兒，兩個行李箱。

你離開的時候是夜晚，到達時也是夜晚，你不知道這一夜有多長，兩晚酒店，第一個晚上你到達，第二天你見工，第三天你離開，他們不是你以為那麼慷慨，但你還是過了你人生第一個最長的晚上，內陸飛機更加細小，你旁邊座位是個大肥佬，手臂

擱到你胸前，一個半小時。到達莎洛蒂機場，沒有人來接你的飛機，你不過是個求職的人，你拿着酒店的訂房單，給的士司機，窗外黑暗，除了公路的燈。

房子白色，但不是我想像之中的，電影裏面的白，油漆剝落，很勉強的白，關早年的父母，我的老爺奶奶在島上開的一間雜貨店，開店的時間很長，房子要找人油漆，工人開工老爺奶奶要放假，店子一年只放幾天假，就是中國新年，所以房子一直舊下去，老人家眼沒那麼利，白色依然看得出是白色，房子沒倒下，小園曾經種過的玫瑰矮木，都枯死，斷枝還在，小草枯黃，明年一定再生，有一條小石路，直到門前，他們在看舖，屋子無人，關早年有鎖匙。

這就是我的家，房間在二樓，奶奶給我們收拾了一間，還買了一張嬰兒床，換了床單，關早年說，他在這房間住過，姊姊來探，也是住這房間，房子父母買的，中國人一定要買房子，不像老番，租房子可以租過世，我坐在床上，彈簧有點舊，吱吱聲陷下，拉開窗簾，我立即關上，看到遠處的房子，園子曬着衣服，沒有風，乾紙一樣

掛着。廁所在房間旁邊，拉水的還是鐵鏈，生了鏽，房子靜，每一響都有回聲，我站在廁所，一漬一斑水銀蝕的鏡子裏，看到自己的臉，浮着紅暈，雙眼發亮，久醒不睡的神經亮。我洗一把臉。

你在細小的酒店房間，站着，床頭的燈光昏暗，一張床，一個小几，一個櫃，一架電視，一本聖經，你的一個行李袋，甚至沒有一張椅子，你坐床，點一支煙，床上有不准吸煙的紙牌，一個小窗，無法打開，你吸一口煙便按熄，你怕警號會響，你穿着鞋子，躺着，隨便一個台，你需要聲音，有人講話，有畫面，有世界，你想喝一杯啤酒，你還在想的時候，你睡着。

藥廠離小酒店不遠，十五分鐘的計程車路程，你在想，的士費用不會還給我，午餐不吃，還是要買煙，要買些甚麼給張茂記和夥計，都是自己貼出來的錢，最好還是給我這份工作，不然血本無歸，這樣想，那五個人，在會議室等他，你就這樣說，四

人大笑，一個人問你，有沒有英文名字，你說，我就叫做陳，他們知道，陳是一個中國姓，便說，不如叫你史提芬，史提夫，藥廠的幾個經理，人事，研究，產品管理，營銷，一個可能是秘書，就給他一個名字，沒甚麼問，閒談香港，是不是有共產黨，將來你們打算怎麼樣，灣仔是不是有很多酒吧，有女郎，講到女郎一班男人又無端大笑，只有那個女人，你相信是秘書，停了筆，望着那班男人，營銷經理也會是他的頂頭上司，叫米高，來過香港，住在青年會，你說，尖沙嘴青年會？我就在附近上班，他們沒有問過你甚麼藥物知識，你打算怎樣銷售，你做了幾個星期的準備，寫了一份營銷計劃書，馬來西亞、星加坡、印尼，國家的藥物註冊程序，藥物出入口管制，現行經銷商名單，他們不問，你將計劃書抽出來，說，這一份我做了，不要浪費，你們看不看，隨你時間，秘書將計劃書收了，幾人又大笑，原來美國人這樣做生意，看起來很隨便，他們想看你有多認真。

他們叫你回香港等消息，沒消息就不要打電話給他們，你說，當然，長途電話費

很貴，米高站起來送你，拍你的肩，你問，有甚麼地方可以喝一杯啤酒？他們有車，有司機送你，當初又不見他們叫司機來接。

你一個人在一間咖啡店酒吧喝的啤酒，你不知道怎樣回去酒店，你不管，酒保問你，今天好嗎？沒有等你回答，便問你，要點甚麼？你知道原來他不是要問你好不好，他都不認識你，亦不想認識你，你不過是一個客人，你說，隨便甚麼啤酒，可以抽煙嗎？在不知何地，日夜顛倒，你沒吃藥都昏沉安靜，你抽一支煙，喝一杯啤酒，你覺得你已得所有，你沒有看電視，只看着酒吧玻璃架，一瓶一瓶，各種酒精，你轉身，看着公路的汽車，看不清架次，在你眼前經過，你再叫一杯啤酒，回到香港，酒精和藥都戒掉，你想過正常生活，去讀夜校，得個資格考藥劑師的試，識一個女人，結婚，之後呢？之後不要想。

肚子一天一天的大，因為重，走路腰很痛，胎兒壓着，成天要去小便，關早年去

舖頭幫手，難道叫他天天在家陪着我，我沒車牌，要去學車，要去考，沒有醫療保險，生孩子好貴，奶奶不時一兩句，阿年沒收入，阿年要去尋份工作做，儂又要養小人，房子好大，又舊，關早年會說，房子好亂，但你不要清理，小心胎兒，其實即叫我清理，我見着窗簾一層黃黑，牆角一團一團的毛球，地氈不知多久沒有吸過塵，杯子都崩，要買新，桌布生霉，樓梯脫了一角，櫥櫃門不能大力開，會掉下，一椅有三腳，沒有丟掉，挨在餐桌旁，當完整，我頂着肚子，在抹廚房的地下，有一點嘔心，站起來，頭好暈，我為自己倒一杯茶，坐一坐。

沒有一種生活不瑣碎，沒有一天沒有喝過的杯子，跌下的麵包碎，關早年起來，為我預備早餐，咖啡煲好，麵包送入多士爐，香氣從廚房傳來，我下樓來，桌上會放好牛油與果醬，老人家很早起來去晨運，到公園打太極，他們回舖頭喝一杯豆漿，吃一個中國市場買的大餅或粢飯，奶奶見她兒子給燙紅了手，有點心痛，晚上吃飯時說，阿年，早上頭不叫伊烘多士弄咖啡，我肚皮裏有儂搭儂阿姐額辰光，啥事體都做，我

說，奶奶，有甚麼直接和我說，你的話我還是聽到的，那一餐還不是我煮，我來了以後，奶奶便不煮飯，她說美國廚房用電爐，沒明火，她不會炒菜。

回到房間我跟關早年說，這樣住下去也不是辦法，孩子出生了，你找一份工作，我們搬出去，他有一點難為，說，做正式飛機維修技工要考試，你的居留申請又沒有做好，我用學生簽證進來的美國，學費交了，一大筆費用，又是老爺奶奶的錢，學校我請了病假，說生產，沒有去，還得拖一拖，生活幾十百件事情要應付，生產入院的費用，每次檢查的診金，欠老爺奶奶這筆錢不知幾時能還，受人錢財，給人說兩句，是必要的委屈，關早年沒甚麼話，我還能說甚麼，這樣就睡，孩子已經覺得他在動，我說，小小人，或者你不應該來，我不肯定。

你早上八時的飛機離開，五時早晨叫喚，但你沒有睡着，床頭燈一直開，花朵牆紙發黃，一閉眼一張眼，你的人生過了一半，你嚇得一醒，不是吧？早上四時，你坐

起來，開電視，在播陳年黑白舊片，緩慢吊扇，乾濕大衣，長臉演員，抽一支煙，這片子你看過，不知幾時，一段一段，你記得一些，你聽見有人離開，腳步在走廊經過，這麼早，這麼晚，最後一天的早餐，早上七時開始，你已經離開，這房間有多少人來，多少人半醒半睡，收拾行李，你到廁所刷牙，臉孔青白，你拉上行李袋的拉鏈，早上五時正，你打開房門，最後一眼，是否留下任何物品，你再一次檢查你的護照、飛機票、銀包，你關上門，你留下了一個自己，過去的，在無人的房間之中腐爛。

你沒有寄出那張明信片，你想或者我已經不在。你將明信片留在房間的廢紙簍。

我沒有去過曼克頓，電影裏面的紐約，都在曼克頓，關早年說，這個星期六我們去曼克頓，星期六他父親叫他回舖頭，要點貨，關早年說，我們明天去，星期天他休息，我醒來他說，讓我多睡一會，他的一會到下午二時，我自己在廚房煮麵，不夠飽，又多吃一個，下午四時半便天黑，他起來我說，坐巴士都要一個半小時，很多店今天

都不開，還是不要去，關早年說，這樣我們下個星期去，這時開始下雪，關早年叫我，來，打開廚房的窗，一陣冷風吹進來，他說，讓我們看雪。

我第一次見到雪，原來不可斷絕，一朵一朵的白牡丹，漫天盛開，各有各命運，自飄自跌，未落又張揚，近來遠去，我說，讓我們出去走一走，關早年穿了一件雪衣，又給我一件，戴上帽子手套，我們在雪中行，雪打在臉上，一點冰涼，半處微濕，飄在身上，觸物即化，那麼短暫，我們所見的，並非所見，雪愈下愈大，眼前一片白茫，景色遙遠，回頭已經不見了我們的房子，我想就這樣向前走去，直至化為冰柱，孩子在她往世界的途中，遇上風雪。這時天微黑。

回到房子便開始陣痛，才七個月，我閉上眼睛，一直流汗，但我以為下雪，說，請停一停，關早年你記着打傘，他說，好，我已經叫了的士，送你去醫院，我平日去檢查的醫院，產房客滿，我沒有預約期，要我轉去同一網絡的另一間醫院，在曼克頓。醫院不負責接送，他又叫了第二輛的士，天已全黑，我們在的士後座，過橋，我們見

漆黑的紐約海灣，我問，可以看到自由神像嗎？關早年說，太黑了，我不知道，但不是很亮嗎，那一城的燈，孩子要出生，雪停了，這一晚特別黑亮，黑的不見盡，亮的閃爍有火，過了橋我們經過布克蘭，再過布克蘭橋我們便到曼克頓，我見到了，電影裏面的消防梯，街燈下有披着氈被的流浪漢，這麼夜，他們還沒有找到一個過夜的地方，人們都戴上帽子圍着頸巾，急步快行，紅綠燈前車子停下，有一個黑人走上來賣紙巾，隔着窗，聽到他的歌聲，我說，幫他買一包，車子再開動，我合上眼睛，說，好了，這樣可以專注於痛楚，生產的痛楚，再痛也是暫時，十幾小時的事情，還有止痛藥麻醉藥，這樣孩子叫做見雪，見雪的時候，有暫痛。

你回程的時候，向着白日飛行，長日令你雙目痛楚，你拉下了小窗的膠簾，日光從窗縫之中透進，你合上眼睛，見到你自己的一片紅血，這可詛咒的日頭，地球可詛咒的轉動，你打開航空雜誌，細讀最後的地圖頁，飛機飛越北冰洋，俄羅斯，你身外的

氣溫，是零下華氏六十度，在這晴朗日照的天空，你和你飛機裏面，是唯一的暖血生物。

回到香港第二天你就接到電話，米高兩個星期會來香港，和你討論新辦公室的事情，確定並簽約，公司會借錢給你開一個新辦公室，你沒有底薪，公司的日常營運費用，在你的佣金扣除，條件好辣，不過是借錢給你做生意，幫公司做開荒牛，你放下電話，跟張茂記說，天下烏鴉一般黑，張茂記笑笑口，這間小藥行，留你不着，委屈了你，不如你今天就走，你現在做美國公司，也不志在一點小錢，這個月的人工，你請夥計飲茶，你也不發作，就跟阿留文仔說，記着，你們有很多餐茶要飲。

從舖頭出來，向着公園行，向右轉出彌敦道，這路你走了四五年，樟樹榕樹都長高了很多，行人路更加污黑，這些年都沒有洗過嗎，你低頭見到自己的鞋子好舊，要買一雙新，找一間新房間，離辦公室比較近，可以走路回去，離開尖沙嘴，如果不離開香港，你走去加拿芬道，找老燕去喝一杯奶茶，叫一個蛋撻，告訴他，我去美國，三天，北卡有草地有湖，的士很難叫，房子白色，你也要買一間。



他人之月

四

牆綠色，你站在空蕩蕩的辦公室，站在窗前，看着彌敦道，沒甚麼好看，車子來車子去，車子停下，你點一支煙，再點一支，住的地方仍在張太太處，你說要搬，她問你，有甚麼不滿意？你退後一步，又不是和她做人世，她說，沒甚麼就在這裏住，這裏有個男人比較好，你沒有敢問，你老公呢？你再走出客廳，出去的時候，有點輕步，有點鬼祟，張太太微笑望着你，說，早晨，這麼早就上班？她又沒甚麼，你疑心自己多疑。

米高來香港和你簽約，美國人很重視合約，你也學會，不簽約甚麼都不做，房子看好，要等簽約才交租，有兩個星期的免租期，也不能說公司刻薄你，米高來香港也是留三天，一天簽約，兩天到達入酒店出酒店往機場，中間有幾小時，叫你和他去灣仔，你說我不喝酒，他說，你可以喝可樂，你和他去一間清吧，快樂時光，你聞到檀香煙薰，老女拜關帝，你看着那個女人，有點熟悉，美蓮娜老了不嫁，就會是這個樣子，滿臉風霜，雙眼媚塵。

你自己的辦公室，影子也只是你的影子，你買了新鋼寫字枱，滾輪辦公椅，一張黑沙發，一個玻璃茶几，一個咖啡壺，文具和茶杯，公司做了商業登記，舊客你一樣去跟單，你解釋，現在賣比氏藥廠的新藥，還未註冊，是藥辦，價錢可以給你低二十五巴仙，賣非註冊藥物犯法，有錢賺一樣有藥行會賣，註冊照舊慢慢做，公司當和你做生意，賣藥給你，誰管有和售賣非註冊藥品，與藥廠無關。

你覺得沒有甚麼，工作有風險，犯法是風險，沒錢交租是風險，蝕錢是風險，既然捱了那兩程長途飛機，去了美國，你沒理由不多行一步，油麻地有間藥行有個泰國人，華人在泰國長大，你行多幾次就問他，你要去泰國找個代理，賣比氏藥廠的藥物，連飲品牙膏都有賣，你不是賣假藥，不會搞出人命，程序做得有幾完全，很小事。

一個人在辦公室，幾時都像深夜，你聽到自己說話的回音，你打開窗，打一個電話給老燕，留下你的電話號碼，你去買多一張寫字枱，你想請一個秘書，你可以做所有的工作，秘書可以聽電話，做數，有個人在你旁邊，你不說話也好，做好了招聘廣告，

放在櫃桶，你沒有那樣的錢。

老燕覺得，有責任要告知我，你哥哥開新公司，你哥哥去了泰國，公司鎖匙在我處，他怕在泰國給人搶銀包，又怕公司會火燭，但我又不是消防員，從我們不再相見，他知道他是你和我之間，唯一的聯繫，因為他是我們的知情人。

他去找安麗，走到河內道就有點猶疑，女人這事情，有點麻煩，但他可以應付，安麗有人，他不至於要和其他人去爭，不值得。

早上店裏只有安麗和兩個職員，她見到老燕，說，你來了。老燕問我的地址電話，安麗說，等一等，就回到店裏面，老燕站在行人路，看經過的女人，早上的都是在附近住的太太，沒甚麼好看，安麗回來，長髮垂肩，臉容有光，他說，今天晚上我來接你，安麗看一看他，目光冰寒，他想說，這打擾了，結果他不知他為何說，我們去看一部電影，九時半，你早一點收舖。

老燕會去，看她可以逃得多遠，下午他去理髮，鬍子剃乾淨，回家換了乾淨恤衫，一條牛仔褲，初春有點熱，他穿一雙白球鞋，換一副白框太陽眼鏡，九時二十分，他到手袋公司門外等，九時三十分，舖裏仍開着燈，沒生意，幾個人在店裏等時間，九時四十分，老燕沒有離開，九時四十五分，他走進店裏，問安麗，有沒有火？安麗打開抽屜，有時客人要抽煙，她有火，就給他點着了煙，他抽着煙便離開。

他不是生氣，只是不忿，她不過是一個女人，他會再回來，除非她不開舖，除非她不喜歡他，老燕沒有碰過不喜歡他的女人，不那麼喜歡他的，他會收斂。

第二天晚上，他同樣時間去到手袋公司，安麗見到他，和兩個職員說，她們便收拾離開，安麗甚麼都沒有拿，手袋都沒有一個，穿一條牛仔褲，一雙深藍牛津皮鞋，一件牛仔布恤衫，胸前口袋有一小紅旗，人稱紅旗牌，頭髮用一條白手巾束起，露出小小的耳朵，老燕捉一捉她的耳朵，在她耳邊說，吃掉你，他們沒有去看電影，仍然上了那一間時鐘酒店。

這間酒店，老燕是熟客，女客很少重複，青年男子看了安麗一眼，笑了笑，給老燕鎖匙，多兩條毛巾，那一晚，安麗很熱烈，女人經過男人的啟動，老燕暗暗吃驚，職業女郎都沒安麗那麼奔放，老燕想，這次有點麻煩，他有點上癮，他知道他想和她再一次，阿強果然閱人無數，知他們需要多一次的毛巾，離開時老燕給阿強打個招呼，給他幾十元，說，唔該哂，阿強給安麗遞過一個小碟，盛着糖果，說，小姐，吃一粒糖，安麗就打開一粒糖，她臉上的紅暈還沒有褪，頭髮散亂，阿強不敢叫她梳頭。

這一晚，老燕送安麗回家，她住在柯士甸道，房子可以望到京士柏公園，老燕輕輕的扶着她的腰，感到她的重與温暖，聽着兩個人四隻腳的腳步，前前後後，安麗說，我們公司有賣男裝皮鞋，你要不要來試一試？老燕說，我很少穿皮鞋，安麗說，我給你設計一個款式，皮球鞋，我叫師傅先做，做了鞋樣你來試鞋，合適便可以起貨，老燕笑，你不是叫我回來找你？他送她到了大廈門口，說，你是訂了婚事的人，我不敢送你到樓上，打擾世伯伯母，安麗說，我的事，由我決定，不是由你決定，老燕眉毛

一挑，此女好辣。

鞋子做好並穿上那一天，老燕見了世伯伯母，世伯問家業，伯母問家世，老燕說，中學唸完就在家裏幫忙，父親有兩個老婆，自己的阿媽庶出，聽得兩個老人家忙叫飲茶飲茶，有空來坐，安麗還年輕，很多朋友的，安麗坐在老燕身旁，牽着他的臂彎，說，華新那裏我已經回了，父母在客人面前，不好發作，世伯說，我回舖頭巡一巡，伯母又說要去打麻將，老燕自怨，都是自己貪心，如果和安麗沒有第二次，這一次，在安麗的房間，房間有女兒香，床頭還有安麗的一個熊公仔，安麗關上門，默不作聲，老燕開始不清楚，到底誰的網，誰跌入誰的計算，女人會舊，刺激會過，他是太子燕，她是太子女，都算門當戶對，年紀差不多，結了婚又不是不可以出去玩，偷摸一點而已，老燕有點無奈，因為一對皮球鞋，搞到聽天由命。

老燕結婚給我寄了一張請柬，算是通知，見雪六七個月。嬰兒在醫院的氧氣箱住了兩個星期，出來小小的，每天吃六七次人奶，換十至十二次尿片，她睡我可以睡一睡，她醒來我就要醒，關早年要讀書考試，他也累得兩眼昏花，曼克頓小人出生後，我就去過一兩次，去唐人街買點甚麼，堅尼街又髒又亂，這也是紐約，我們住的史達頓島小區，一處一小塊的喪氣園子，春天楓樹長葉，路旁有水仙花，對面住一家墨西哥人，那個女人，樣子和我差不多，我見到她嚇一跳，我們的臉孔，重複重複，不同種族語言，竟然有一個我，她見到我也吃一驚，墨女好坦白，說，我以為見到我妹妹，她比我老，有點胖，她的英語不多，我又不會西班牙語，一兩句話就停止，鄰居也就是這樣，招呼問好，奶奶聽得小人夜哭，就起來，接過去說，儂睏覺，給我抱抱，哭聲不止，我怎睡，但奶奶就喜歡嬰孩，巴不得搶了去，但她卻沒有奶，還得靠我，我餵了奶，睡到關早年身邊，他轉一下身，說，睡，好累，生活那麼累，累到我們忘記了生活，奶奶沒有再去舖頭，日間要在家帶孩子，我也懶得和她去搶，泵了奶留下，

便去上學，學校學英語，同學都是外國人，比我年輕，見我已經結婚生子，不大理睬我，我一個人進學校，一個人離開，下課要去學車，回家又要做功課，預備晚餐，餵小孩換臭臭，日子天天一樣，就會覺得快，再下雪的時候，見雪一歲，對面老墨的房子很靜，沒有燈，沒有車子，我站在廚房窗前看雪，不管奶奶了，點一支煙，墨西哥人一家已經搬走，我還記得那個女子的臉，眉很粗，略蹙，嘴唇很薄，笑起來眼睛見兩個黑窩。

機場的門打開，無論哪一國家，都有那一熱氣與昏聲，你只提一個行李袋，沒有寄艙行李，每一個地方你停留幾天，剛一下機，都會覺得昏暗，是不是因為香港太亮，你通過入境官員的關口，泰國的微黑，印度的更黑，馬來西亞女子蒙頭，越南的給你極為懷疑的眼光，你懷疑他們要問你拿錢，但他們又不會開口，你的落地簽證費用，是美金五十元，沒有收條，這些國家，你不知道他們如何行事，也不要管。

的士司機會走上來問你，去哪裏，泰國那個代理，說來機場接你，不見人，你在

機場等，等到的士司機和其他不知何人，都不再來兜你，你等了一個半小時，聯絡電話多次沒有人接聽，你心想泰國仔點我，酒店都沒有替你訂，你不知道住哪裏，便到機場服務處訂了酒店，到了曼谷酒店，你放下行李袋，去街邊吃了一碟海南雞飯，份量很少，怪不得泰國人那麼瘦，到了酒店再打電話，那個是家裏的電話，有個女人接聽，說等一等，代理才睡聲模糊的來聽，說病了，你到了？噢是，我都記不起。

你要學會，不要生氣，不要罵人，生氣也沒有用，你生氣他們不會生氣，還笑笑口說，這好，好，你想打他一拳，好甚麼。

又不是做不成生意，泰國那裏居然簽了合約，當然你會懷疑到底會不會收到信用狀，收到又不知是否兌現，寄了貨不知會不會退，下次又不知有沒有單。

印度人不是那麼容易讓你和他做生意，你問印度領事館拿了藥物代理商的名單，每一個寫信去跟，有代理商願意見你，你名單都有幾個，你才去的新德里，到達機場是凌晨，你有點口渴買一樽水，用一百盧比紙幣，小店主人說沒零錢找，你說不找我

就不要，他說水樽的瓶蓋已經裂開，你不可以不要，你看一下塑膠水樽，你相信每一個瓶蓋都是這樣半開，就在機場跟小店主人吵了半個小時，他可以為九十盧比和你吵架一兩小時，而且堅決不找，你開始覺得累，為那麼小錢吵不值得，你想放棄，而且很悲觀的想，那麼難纏，連你應得九十盧比，你都掙不回來，你妄想在這裏做生意？賺他們的錢？

果然你那一趟，浪費時間其次，你從印度回來，心絞痛，去見醫生，醫生說沒甚麼，血壓有一點高，給你一點降血壓藥，兩個星期後再回來檢查，你吓？的一聲，不會吧，我這個年紀，醫生笑，任何年紀都有可能，兩個星期後回去檢查，血壓正常，在印度太激氣了，每個月你要寫報告給米高，你報告印度之行，見到代理，沒有一個肯簽約，要你免費供貨試用，他回覆，沒有把握就不要去，浪費你的金錢，他說的對，每個月你做一盤數，開銷在你的佣金扣除，最初那五六個月，收入只靠你舊時的客，你去了兩次泰國便不敢出門，死慳死抵，才夠交辦公室和住處的租，電費水費管理費，吃一

餐，辦公室的日常費用，米高見你沒新客，打電話來問，才說，公司再借你一筆費用，你實報實銷，去找新客，你心想，我做這份工都沒時間打麻將，馬仔沒錢賭，一樣債務纍纍，跟米高說，他笑，錢叫做借給你，這是公司的政策，他沒有再解釋。

馬來西亞好綠，連愛妮斯的眼睛都有點綠。花老從機場接到你，沒問你就帶你回家住，回教徒好客，也不怕你是甚麼人，有甚麼壞心，倒是你躭心起來，這是甚麼地方，市郊木房子，陽光金花花，叢綠通透，女孩穿一件翠綠圖案長衫，配一條橙紅燈籠褲，赤腳，蒙一條橘橙灑金條子頭巾，站在家門口，一腳在門裏，一腳在門外，看你，見你白色恤衫，淡杏西褲，一對淺啡皮鞋，還戴一副黑框眼鏡，咭的笑起來，便躲入了房子，花老說，這是我女兒，還有兩個小的，我妻給你預備了麵包和咖喱，你吃點，你心想，生意未必做得成，白吃白住，進門要脫鞋，入屋很陰涼，坐在地上，你不餓，花老妻子也蒙頭，低眉不看，給你倒茶，你也低頭說謝謝，花老像看不見他妻子，她

退了去，他頭也沒有點一點，請你喝茶，你抬頭又見那一女孩，旁邊站兩個小的，在門後看你，你笑一笑，孩子又影子一樣逃了開去。

那一晚沒有談生意，花老問你家庭，幾歲，結了婚沒有，客廳有一個電視，用白鈎花巾蓋着，沒有開過，你一直和花老喝茶，他說吉隆坡的露天食物市場，你下一次來，去吃吃東西，你說，其實我還約了其他代理見面，花老說，我這裏有電話，你可以打過電話過去，通知他們你不去，原來他是想做獨家生意。

第二天仍舊在他家，沒甚麼做，你坐在屋子面前乘涼，覺得無聊，很快便很累，想睡，原來平日在香港，很累，習慣了便不覺。他的家很靜，花老很清晨起來，聽到他在跪拜唸經，吃過茶和麵包，到中午，日頭開始盛，你躲到屋子裏面，花老才跟你慢慢談，藥物產品，供應，訂貨寄貨所需時間，付款期等等，條件也辣，佣金他六你四，你說這不可能，但這不是酒店咖啡店，不能起身走，只好再跟他磨。

結果五五對分，你修訂了標準合約，聽到回教寺的頌禱聲，花老又要去祈禱，他

給你一個房間，在二樓，你回房間去睡，醒來不知自己在甚麼地方，這樣蔭這樣綠。

你又坐到房子外面的走廊，這時你見到女兒放學回來，背上一個大書包，穿一件白色長袍，一條淺藍褲，一對白球鞋，蒙一條白頭巾，見到你，走到你面前來，說英語，我叫愛妮斯，攤開手，手中有一顆半融帶濕的糖果。你取去那顆糖果，她立刻便跑開。

最後一天，花老說要開車帶你參觀山洞和大佛，你卻想着那個女學生，但於禮不合，你只好跟着花老，爬樓梯，一身大汗，猴子又多，跳上你肩上搶食，你一巴掌打猴子，打不着，牠們行動比你快。

那一晚你沒好睡，醒來，蟲鳴不斷，你見有月色，你摸着木樓梯的把手，一步一步的走下，聽到自己的腳步，在靜夜之中，危險前進，你到了客廳，摸黑打開了大門，眼前一亮，月光瀉地，你走在銀白之中，屋前的雞蛋花樹，葉影爬上你的臉，你抬頭見到遙遠晴朗的夜空，弱星微閃，你低下頭，你在森林的邊緣，群獸夜行，幾朵已經萎謝但在月光中依然完整的雞蛋花，跌到你腳前，馬來西亞沒有冬天，一月仍然溫熱，

這時你見到房子有一個窗，着了燈，有一個少女，站在窗前，她的頭髮披散，她見到你，給你揮一揮手，你回應。

你離開時沒有見到愛妮斯，你想她上學了，你也沒有問。

你再去馬來西亞，和花老簽一張新約，依然住在他家，兩年後的事情，沒有見到愛妮斯，花老說，她嫁了。

你開始習慣，行旅與停留，你很遲才買的飛機票，你坐的士，經過九龍城，櫃枱停止辦理登機手續之前五分鐘，到達機場，如果還早的話，你到對面茶餐廳喝一杯奶茶，飛機飛過，厚茶杯會震動，你辦了出境手續，等候上機，吸一支煙，望着飛機，有人維修，打開行李門，行李吐出，後艙門入食物，日子並不難過，你留在辦公室的時間，愈來愈長，你索性買一張床褥，晚上在辦公室睡，你一個人，沒有甚麼生活的要求與需要，那一晚沒有回張太太處，第二晚也沒有回，你去做三件新恤衫，兩條西

褲，上海街裁縫店，襪子和拖鞋，牙刷牙膏，一條小毛巾，你行李袋裏面有，砵蘭街買一條膠水喉，沒熱水，你可以習慣，那些微黑國家，熱水都一樣時有時無，分別是天氣比較熱，冬天的時候，很冷就不洗，要洗買一個膠桶，用電爐煮點熱水洗，這樣就完成，你的搬屋，張太太會進你的房間，將你的東西扔掉，一邊扔一邊罵你，你想像死人一樣想像你自己，無端消失。

有時會病，買個醫療保險，在孟加拉發過一次高熱，你想這一次死定，這些地方有傳染病，不知是不是傷寒，你去問酒店櫃枱，哪裏看醫生，職員給你畫了一張地圖，你穿過街市，有抱着小孩的女子拉着你，問你拿錢，你給了一個，就有五六個抱着小孩的女人湧上來，你搖搖手，她們也不追趕，看着你遠去，你到了一個很暗的醫院，很多人，你找一個候診室，有一個只有一隻腳的女人在掃地，很勤奮的不斷掃，見到你便叫你坐一張椅子，你等，人聲湧浮，你有病中的疲累，你垂着眼睛，聽到聲音，講廣東話，有人和你說話，你去哪裏，可不可以等一等，你醒一醒，沒有，你又睡着，

那個女人拍你，你才進了診症室，醫生是一個年輕男子，枱上甚麼也沒有，只有一本醫學書，英語，他跟你說英語，問了你病況，聽肺是否有雜聲，從口袋裏拿了一支鐵片，用火機點火消了毒，檢查你喉嚨，說沒甚麼，喉嚨發炎，給你寫了藥單，你到藥房，藥房說沒藥，叫你去買，給你畫了一張地圖，轉右轉左走一公里又轉右，你還沒有開始走已經一身大汗，並且在轉右的時候，跌了入一個洞，四呎乘四呎的大洞，在行人路中心，洞不深，你爬出來，有人問你有沒有事，你笑了笑。

你學會不生氣以後，開始笑，荒謬的事情，你以為不應該的事情，笑一笑。

孟加拉那個代理說，註冊的樣本500微克，入貨就250微克，他會印一張本地的包裝紙及紙盒，你笑了笑，這即是行騙，他說怎會，還是這個藥，吃兩粒還不是一樣，我們信真主，我們不賣假藥，你說，好，入貨成本低，你賣價高，差價我們對分，他不肯，說他風險大，工作多，你跌入那個洞之後，想想，還是不要，太危險，你不想在這些地方犯法，隨時坐黑牢，在香港，你知道被起訴第一次犯多數罰款，代理見你

不肯，便提議對分，你說我病，我回香港想一想。

老燕結婚之後，反而時常上來辦公室即你的家，晚上七八時來按的鈴，你知道不是郵差，不是送貨，他知道你不喝酒，也沒去叫姐姐，來找你買點小吃，汽水，兩個人一起看電視，有時玩啤牌，到九時半他便會離開，你沒問，不過知道他去接老婆放工，離開時他總說，多玩一鋪，你們玩鋤大D，清玩，不賭錢，磨時間，他問你，有沒有賭馬仔，你說，不賭馬仔，人生還有甚麼希望，他也不說甚麼，這個問題太嚴重，人生還有甚麼希望？最好不要問。

從你處回河內道，老燕走路，他腿長，二十分鐘左右，最後五分鐘要走得很快，遲到安麗會鎖好店，在門外等他，他遲到她不過笑一笑，說他，太子遲到，好應該，老燕很怕她這些有骨的話，情願走快一點，結了婚依然住在阿爸家，阿爸說自己年紀大，家裏多一個人比較熱鬧，年紀大就怕冷清，老燕看一看阿爸，怪不得要有兩個老

婆，他一星期三天在那家，三四天在這裏，也不怕煩，難得是請飲時，大媽阿媽一起坐，兩姊妹，老燕也不避嫌，親家相見時一樣介紹，這是大媽，這是我阿媽，大媽有一點撞聾，年輕時耳炎，那時打日本仔，哪裏有醫生，大媽時常說，一天算一天，不死就偷笑，時常叫他，阿來，你娶那個新抱叫甚麼名字，她無法記得，又問，你娶那個新抱叫甚麼名字，她甚麼都聽不進，又問，你娶那個新抱叫甚麼名字。

結了婚以後，老燕就沒有再戴太陽眼鏡，安麗說，你戴來看女子，好，我陪你看，就站在街頭，陪他看，十時以後的尖沙嘴，不少都是小姐，出來買一包煙，沒客就幾個站着，有客就摟着上街，老燕就拉安麗，去吃宵夜，不要站在街上。

安麗還是有一點悵惘，沒有甚麼不是她想像中的事情，男人是她選擇，不容易，她覺得，做人就是不容易的事情，天天在店裏笑臉迎人，連自己夥計她從來都沒有難看臉口，阿爸教落，對待下人要寬中帶嚴，自己執得正，下人就不敢亂來，父親是舊式生意人，白手興家，河內道這店給安麗看，自己又在北京道開了一間新店，天天看

店，又巡工場，生意做得好就稱心，安麗看這店，原來那種青春易逝的感覺，不因為華新，如果她不看這店，難道就不青春易逝，熱情也易逝，時鐘酒店裏的最激情，但可一可再而不可三，再回去也不是那當初，安麗回去看店，經過金巴利道，會經過那間時鐘酒店，那一間教堂，有時她會望一望，老燕成了她的老公，她這樣失去一個情人浪子，與一個男人生活，多一個人，多幾句話，和華新，和老燕結婚，可能沒有很大分別，婚姻的內容與束縛，比婚姻的對象重要——是這樣嗎？老燕睡了，她在燈下給我寫一封信，這些事情她不知道跟誰說。

嬰兒長大，需要一個世界，而我，奶奶，關早年，這房子，這奶，這嬰兒食物，奶奶給見雪煮粥，便便尿尿，便是她的世界，我給她洗澡時有點呆，奶奶手腳不靈，給嬰兒洗澡，跌了下地，她不敢說，我一抱嬰兒她便大哭，怎樣哄都不停止，我說奶奶，不對，我要帶她去看醫生，這時奶奶才招，我們一起去的醫院，嬰兒照了X光片，

鎖骨骨折，醫生說一兩歲的嬰兒，很容易骨折，嬰兒骨頭愈合力強，四至六週會自然恢復，四週後回來檢查。

嬰兒身小人小，事情對我們來說，很大，我和奶奶幾天沒有說話。

奶奶有點惶恐，我抱嬰兒的時候，給我倒了一杯果汁，叫我，儂吃力，吃杯果汁，我說，沒甚麼事，你以後抱嬰兒小心一點，洗澡讓我回來給她洗，我將嬰兒遞給她抱，她不敢吻她，怕我嫌她髒，嘴哄着嬰兒的臉，說，阿娘抱，阿娘老當心抱。

奶奶昏倒，我不敢懷疑與這事情有關，是不是我太緊張，太嚴厲？她午夜在廁所昏倒，自己醒來，第二天早上和兒子說，有點怕，她的臉有一點歪，說話不清楚，關早年找到了一份飛機維修練習生工作，其實他知道工作怎樣做，但他沒有考完試，只能做練習生，能做回本行已經很好，這天他告了假，陪奶奶去做檢查。

生活就在不大不小的事情之中消磨，我不知怎樣回答安麗，我不能說，不要想，因為要想時候，突然來襲，嬰兒嘔吐，我清洗口水肩，嘔吐物有酸奶香，水喉水流不斷，

如果我不關上，水將一直流，流到地上，地氈濕透，孩子大哭，天色暗淡，這世界荒涼無物，下雪了，見雪兩歲，我想我又懷了孕，我合上眼睛，曼克頓在雪中閃亮，我有沒有錯失了甚麼生活？白色房子，紅色車子，關早年要買車，我說買一架紅色，日本本田，孩子與家，我時去時不去的學校，這就是我願意所有？人生在世，所為何事？我開車到市場買食物，奶奶中了風之後，要定時吃藥檢查，在家中不敢抱嬰兒，我帶孩子，坐在後座，我獨自開車，道路堵塞，我開着收音機，播着爵士樂，有人細細怨訴，這是美麗世界，是嗎如果是美麗世界，大雪紛飛，將有另一生命，無知而來，何曾殷問，將歸何處，此一與那一之間，何所依？何所以？愛為何？離為何？想念為何？思為何？我按一按響號，前面司機給我做了粗口手勢，我看着楓葉的漸紅漸褐，終將落盡，我看我倒後鏡裏面的臉，車子微前微進，水撥不停揮動，雪掃走又落下，見雪哭了，我說，你停一停，媽咪要開車，我無法哄抱哭泣的孩子，她愈哭愈慘烈，我說請等一等，她還是哭，我不停按着響號，告訴我，響號徹天，告訴我，我尖叫，我還可以做甚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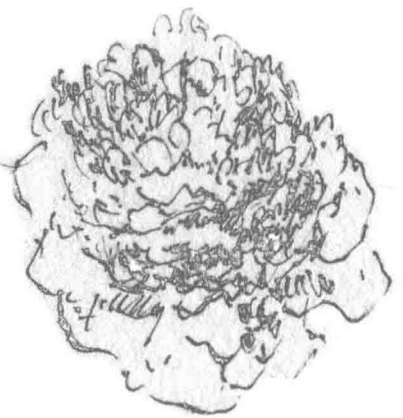
她這時靜了下來。

我要應付生活的各種事情，懷孕的各種不適與準備，再做一次，沒那麼慌亂，嘔吐我知道會停止，腳腫會退，奶奶嘴有一點歪，說話有點不清，沒有壞些也不曾好轉，生活着，拖着，等甚麼，必要的到來，關早年在附近看房子，他說新房子在附近，好照應，又是我照應，他要當更，不知何時在家，開車送奶奶去看醫生，去唐人街做針灸，她要吃甚麼給她買，房子看定，簽臨時買賣合約，落訂，到銀行做按揭，交收入證明，居留文件，到律師樓簽買賣合約，做完文件就要找裝修，兩層的房子連地牢車房，油漆關早年下班去監的工，油漆味道會刺激胎兒，最後一天工人要早走，還是我去看，工人走後我在空房子打一個轉，牆壁白色，油漆與溶劑的氣味很香，我深深的吸一口，青娘去西貢趁墟，經過傢俬店，我就站着不肯動，要聞一聞，房子漆好又要買傢俬，傢俬要等人來送，電燈要找電工來安裝，每天去新房子，都有很多人出入，窗簾布店又要去跑，交尺寸等安裝，奶奶帶着快三歲的見雪，在廚房望着我跑來跑去，她是病

人我又不好叫她不要望着我，我只叫見雪，我忙死了你還站着，小人不大明白，只知道我叫她不要站着，便跑過來抱着我的腿，我真想摔開她，但我不能，只能按捺，叫她，你去嫲嫲處，這時一陣劇痛，我知道陣痛會持續，被袋掉了鈕扣我想完成，一邊痛一邊在釘鈕扣，奶奶看着我，見我咬唇流汗，又不敢說甚麼，我說，打電話去叫的士。

我沒見甚麼，第二次，沒那麼多愁善感，每個女人都可以生孩子，人就是這樣延續成為人類，見生出生後，我們抱着嬰兒帶着孩子，開着那架日本車，搬到鄰街新屋，鄰居的狗在吠，我們這一家，黑夜搬進，關早年要開工，冬天又早天黑。

七年



新屋子可以望到外面有個籃球場，有個韆鞦架，我站在廚房，煮一壺水，水將沸未沸，微微有聲，我看着那在月光中暗澅的韆鞦架，見雪抱着我，說，媽咪，好驚，我俯身來看她，她那一個高度，看不見韆鞦架，她一定只看到我，有鬼，她嫲嫲講那些鬼故事嚇她，我說她，來，我抱起她，你看，沒有鬼，小人說，嫲嫲，嫲嫲說，看不到的，鬼，關早年走下來，啲啲睡了，我們叫見生做啲啲，即弟弟，奶奶是上海人，講些上海口音的廣東話。

老女人有一雙沒張揚的眼睛，她看到，她沒有抬頭，她看着我們將衣服連衣架，鞋子，手袋運動袋膠袋，搬到車子行李箱，我們每天搬一點，這是最後，我懶得收拾，她在小人耳邊說點甚麼，詛咒，我們離棄她，讓她一個人，嘴有點歪又說話不清，老爺去看店，每天早上八時半便出門，她站在門口看我們離開，燈在她身後，只見到她的背影，背有點佝，人好小，其實我們沒有來美國，她也是一個人，老爺有個三兄，在唐人街有間診所，是個中醫師，他申請老爺來的美國，老爺來了美國，開了舖，很

少和他三兄來往，每年就是中國新年去拜年，三兄兒子即關早年的堂阿哥，在紐約唸建築，讀完書便留下，找到一份建築師樓的工作，當初不過做繪圖員。

老女人午夜打電話過來，我覺得簡直是勒索，嬰兒夜半要吃奶，我會起來，剛睡下，便聽到電話響，我跑去聽，只聽到對方的呼吸聲，我覺得一定是奶奶，我說，奶奶，很夜了，你早點睡，對方掛了線，第二天晚上又打電話過來，同樣時間，一定不是巧合，我沒有跟關早年說，我說了，他又難做，永恆的婆媳衝突，也就是爭男人，兒子是男人，丈夫現在是孩子的爸爸，她不會爭贏。

第三天她沒有打過來，但入夜我便開始心跳，手心冒汗，關早年要上夜班，我們六時吃的晚飯，見雪已經和我們一起坐在餐桌，我沒精力便弄一個意粉，關早年不喜歡吃西餐，小人兒喜歡乳酪的奶香，陳舊乳酪她挑來吃，留下了沒味道的意粉，和孩子吃一餐，很累，要照顧她吃，要教，關早年拿一份報紙在看，我說晚上了，你還看日間的報紙，他便將報紙拿開，吃意粉，見生出生，我們搬來新屋以後，關早年經常

假期加班，他說多一個工作天，有兩天收入，我們要供房子貸款，又要還阿爸的錢，他阿爸借給我們三萬美元付首期，還有我第一次生產欠下他們的醫療費，見生出生關早年公司有醫療保險，包母嬰健康，金錢、工作、家庭，甚麼時候，關早年也沉默了很多，沒甚麼話，他幾乎完全不談工作，好像每天他出去就是閒逛，但他發開口夢，我聽到他在說英語粗口，他是個不說粗口的人，我抱着嬰兒，聽到日間不會聽到的話，電話鈴聲不斷響，見雪一定見到我不能見到的，沉默鬼魅，我知道見到孩子，就見到自己，見雪很小很小的事情，都堅執不肯，一張紙掉在地，叫她拾起，她不肯就是不肯，跟她說理由，責任就是理由，你做的事情你要擔當，她不肯，威脅她，你不拾鬼來捉你，我學她嫲嫲嚇她，她嫲嫲沒有打電話過來，關早年說，阿媽不肯吃飯，很瘦，要去見醫生，爸爸說，她夜半起身行來行去，她在這裏又沒有朋友，在香港還有一班講上海話的麻將友，我交關開心，奶奶一個星期來探見雪，幾步路，關早年要開車去接奶奶，有時我們一家回奶奶的家，見雪還是很愛她嫲嫲，不怕她說鬼，見雪在她嫲嫲膝上，

示威目光看着我，我無法逼她，她不肯做的事，我叫不讓她吃飯睡覺，她都不肯，當然我不敢，這是美國，文明社會，虐待兒童會被人告。

在香港的時候，時常自己一個，在辦公室，做到午夜一二時，你沒甚麼所謂，做工可以賺錢，通街蕩愈蕩愈落寞，馬仔又星期三六才有得賭，老燕開了一間「太子藥行」後就很少找你，要看店，自己的店不同阿爸的店，沒人覆數，有人要收陀地，要訂貨收貨，安麗給他開的店，他去流浮山，識了一個海鮮妹，居然向安麗招認，他也不是要跟海鮮妹認真，不過身上一陣海邊的鹹味，女人鼻尖，問老燕哪裏去吹的風，安麗知道也沒發作，開一間賣美容產品和一般成藥的藥行，叫老燕打理，老燕沒有藥劑師牌照，做藥行不用請藥劑師，男人真可憐，這樣給收服，你不想結婚，花老說你，很快三十歲，我三十歲的時候，已經有三個兒女，要介紹女孩給你認識，你說言語不通，最多請你吃粒糖，花老不知你說甚麼吃糖，說，這樣我找個中國女孩，馬來西亞

很多的，說潮州話，你會聽嗎？

你沒想到自己要去相睇，花老是個好人，有點長氣，大家合作了幾年，有點像朋友，他也不怕煩，開車開你到檳城見女孩家人，四小時的車程，一路繁綠，你學着有甚麼見甚麼，在車上你睡得很好，比在酒店還是你的辦公室好，好像孩童，將前面交托給無人，熱熱昏昏，模糊之間，聽到風與海，花老說到了，這是華人城市。

你們約在酒店大堂，進去有幾個年紀不小的僕歐開門，迎面一大叢花，空調很清涼，大堂有幾張舊沙發，大清早開的車，到達時已是正午，只喝過一杯白咖啡，你有一點肚餓，但不好說要吃，酒店對他們來說，很貴，花老覺得你是客，不能讓你請，你只好忍着餓，等了十分鐘，花老站起來，到門口去看，你見他揮手，一個細小的中國男人回應，他只是一個人，沒有女孩，原來相睇是給人睇，你覺得有點荒謬，一會又要坐四小時的車回去，花老介紹，男人姓何，祖籍潮州汕頭，三代落戶大馬，有三個女兒一個兒子，嫁了兩女，一個小女讀中學，今年十五歲，你想，嗯，還是個女學

生，見何先生沒有帶你去甚麼地方的意思，便想，等一下吃點甚麼，不知那潮州何幾時走。

你們到酒店門外的花園，另有一個細小男子在等，原來是一個照相佬，要給你拍照，你想，相睇是她和父親睇，你沒有份兒，花園外面便是海，遠遠可以見到馬來西亞半島，海面藍綠，時常好天氣，你想無所謂，來檳城逛逛，女童只得十五歲，反正要等。

你覺得你做人也是這樣，明明是你的事，你卻任由擺佈，你是一個局外人，那個局裏人做着各種事情，打電話，寫信，報價，填表，追報告，會累，睡睡醒醒，醒來還在夢境之中，睡的時候又覺得自己清醒，無法不清醒，在一個海邊，有風吹，但你不知道哪一個海，南中國海、印度洋、太平洋、台灣海峽。

台灣那個代理是個日本婆，你們約在圓山大飯店見面，你早上還未醒，她已經打

電話上來房間，說在下面大堂等你，十五分鐘，行不行，你看一下床頭鐘，早上八時十五分，你們約九時正，你下去見到一個臉容白皙的中年女子，眉毛拔得幼一幼，頭髮梳得高高，嘴唇劃了線，紅紅的絕不溢界，眼影彩綠金黃，有點得人驚，見到你彎身行禮，說一句早晨你好，你不知如何還禮，唯有亂鞠躬，她賣美容產品，你的貨單新產品有治療燒傷的皮膚修護藥膏，她打長途電話給你，叫你寄產品過去，一星期後叫你來台灣見她，你從來沒有一個客人那麼進取，你第一次去台灣，發簽證要一個星期，她隔天打電話來追，入台證發了沒有，新產品要快，她說，台灣的美容業競爭很大。

你們在餐廳每人叫了一杯咖啡，當然她不是真的日本婆，是台灣日本婆，國語講得挺標準，你的廣東國語有一點結巴，她微笑着聽，說，我猜你是說，要從美國訂貨，寄貨到台灣要等船期，最快一個月左右，對不對？你講到有一點出汗，停下來，掏出手帕，抹一抹，她給你一張名片，你沒看便想收起，她說，這是一間小館，今天晚上我請你吃飯，你再低頭一看，中山北路三段，她說，路很蔭綠，你可以在附近走走，

條件已經談好，你會回去草擬合約，寄掛號郵遞給她簽，再沒甚麼好談，你明早便離開，但她叫你吃飯，她是客，你不好問，去就去。

下午六時，你有一點心焦，怕她會打電話過來催，小館訂的時間是晚上八時，你換了衣服，洗好澡，在房間等，等甚麼，又沒有人要來，六時三十分，你離開房間，早一點，比她早一點，這樣你有一點時間呼吸，一句話講得完完整整，不給她打斷。

果然是綠樹成行，你下了計程車，早到了一小時，路旁有椅子，你坐一坐，路上沒有甚麼行人，等待的時間，很無聊，你想吃完飯就回去睡覺，第二天在飛機場等上機，下了機回公司等夜晚，睡着醒了等天亮，等另一天，一天再等另一天，等老，等，你突然想到，死，是不是要留下點甚麼，公司你不做有別人來做，你不想想下去。

你很害怕，有個人來問你，你等甚麼，你怎樣交代，原來你不等甚麼，也不會留下甚麼，就這樣了無痕跡了嗎？你站起來，給甚麼追趕，躲入小館，說，兩位，程小姐，服務生帶你到桌子，你見到程依美已經在等你，比約定的時間，早了半小時。

快得有點令你昏眩，原來台北有那麼多小酒店，給人休息，她是這麼的一個老女人，你不喜歡，房間是這樣的昏紅，洗浴間透明，你沒有洗浴，你有一點怕那透明洗浴間，像表演，她也沒有洗浴，很快的完了事，她還穿着一件恤衫，胸罩鬆開，沒有脫，你也穿着一件恤衫，打開鈕，她將胸罩扣好，在梳妝枱面前，手袋裏面有一套化妝用品，將她的那個妝，重新做好，化妝的時候，比和你做那件事情長，你呆望着她，等，連煙你也沒有抽，香煙遺在小館桌上，她結的帳，走得很急，食物幾乎沒有動。

她叫了一輛計程車，跟司機說，說台語，你聽到，圓山大飯店，最後一句叫你，貨盡快訂，合約做好立刻寄。

你甚至不知道，她結婚沒有，或許有孩子，她這個年紀的女人。

回到香港，聽到電話響便有點提心吊膽，怕是程依美，追你，你寄這個，你還欠這個，你在她打電話來之前，將所有事情做好，合約擬好寄出，幾天後你便收到簽好

的合約，信用狀，你等美國付運的貨單，收到貨單你立即寄出匯票，銀行給你兌現信用狀，程依美一直沒有打電話給你，你有一點懷疑，那一天在中山北路，那間休閒酒店，你沒理由發這些白日夢，是她一時間，受了甚麼刺激？她老公有外遇？她必須找一個男人？剛好那天她碰到你？你打一個電話過去，一個秘書接電話，說，程總經理在開會，請問哪一位？你說，沒甚麼，謝謝，我再掛電過來，秘書說，可否留下電話？你說，不用，香港長途。

你收到花老寄來的幾幅照片，女孩的照片，笑容甜美，你將照片放進抽屜，沒有再想，倒不時想起程依美，那一陣濃香水氣味，有點刺鼻，走過藥房的時候，你會想，不知她用的甚麼香水，是不是混和了她的汗，你會想打噴嚏。

米高叫你，中國開放，你不到中國走走，你問，這是命令還是提議，米高說，你知道我們的合作關係，你說，如果你無法下命令，這樣我不去，我不想去，你害怕回到中國，父親交代的，我死了要葬我回鄉，你每年去長洲拜年，坐半小時便走，未芳

髮有點灰白，剪得短短的在耳後，給你倒茶，你不知叫她做甚麼，只點頭說謝謝，她給你兩封利市，說，年年安好，父親沒有話，你說，我再來，他便穿了拖鞋，起來送客，你坐着的時候，父親的雙腳，在暖爐面前烘，一直搖，你覺得搖得暖爐着火，小几倒下，未芳說你，我蒸了蘿蔔糕，你拿一底回去吃，你一個人，沒甚麼吃，你推辭，說，我住那裏不能煮食，你看父親送你時候的影子，一年比一年小，見雪四歲那一年，中國新年，你給我打一個電話，拜年，說，父親退休，我每月會給他一點錢過活，你四年沒有打過電話給我，這一個電話，講錢，我以為就是打電話的理由，我說，這好，我也供一點，你給我他的銀行戶口號碼，我每個月會轉一點錢給他，關早年每個月的薪水，在我的銀行戶口支，他說沒時間去銀行排隊，讓我去，他從來沒有問過我，錢怎樣用，你問，小兒子幾歲，我說，剛週歲。

幾個月後你再去台灣，你不需要跟任何人交代，但你像有一個人，要對他說，要去跟一下，有沒有新單，台灣很容易去，我有多次簽證，從你辦公室門口到酒店，六

個小時，不過是鄰島，你這一次沒有住圓山大飯店，到了中山北路，一間小飯店，比較便宜，在房間可以見到馬路的樹木，你進了房間，打一個電話，你想起那一香水，像安師奶養的那隻倉鼠，死了並開始腐爛的濃香，你說，請告訴程總經理，我現在在台北，那一邊說，請等一等，你聽到程依美，說，我現在就來。

她沒有上來房間，在酒店大堂等你，飯店有點舊，程依美戴一雙金圈耳環，穿一條豹紋洋裝裙，一對豹紋高跟鞋，夾着一隻豹紋手袋，你覺得眼花，幸好她沒有上來你的房間，她見到你便站起來鞠躬，你也鞠躬還禮，她叫你陳生，你來了，請這一邊，你也沒問她到哪裏，她也沒有車子，只叫了一輛計程車，你們坐在後座，沒有一句話，你看着窗外風景，覺得自己很可憐，你在追求甚麼，她也很可憐，穿戴得那麼響亮，車子也沒一架，人又老，臉上的白粉很絕望的掛着，你不敢看她，怕她的血紅大唇，她的墨眼線，她一行橫在額前的皺紋，笑起來會不會有眼尾紋，你無法記得，其實只見過一天。

下午四時，你們去了一間飯店的咖啡廳，她叫了一杯果汁，問你，咖啡好吧，沒等你回答，替你叫，咖啡，大家有一個空間，一張咖啡桌，你看一看她，她沒有看你，等待甚麼，等待時間過去，等你說些甚麼，你打開公文袋，有幾張產品介紹，維他命C飲品，維他命C軟膏，你說，我想你們公司可以代理，有貨辦你可以試一試，她接過，也沒有看，放在大手袋裏面，說，這好，謝謝你，我會通知你，垂下眼，嘴角微微下掉，笑了笑，我要早一點回家，今天晚上不能帶你去玩了，你點頭，說，我知道，謝謝你。

每個人都很知道自己要甚麼，只是你有一點糊塗，盲頭烏蠅，嗡嗡的在一間暗室亂飛，你回到飯店，天還未黑，但你不想再出去，你站在窗前，下班時間，車子堵塞，你看着，腦裏一片空白，待天暗而燈亮，刺眼的紅色車尾燈，停頓又遠去，新的到來，你拉上窗簾，房間漆黑，眼睛習慣了，又見到微光，小桌床頭燈，你還未打開的行李袋，放在進門的行李架上，你給我打一個電話，說，我在台北。

奶奶在舖頭暈倒，送了入醫院，一個晚上，做了檢查，又沒有檢查出甚麼，心臟正常，腦要做掃描，等報告，出了院一個人在家，關早年說，她一個人我不放心，阿爸又要看舖，接她過來住，你看孩子，也可以看她，我難道能說不好，她來住，起碼不會午夜給我打電話，奶奶和見雪一個房間，新房子二樓，有三個房間，奶奶不肯住關早年的書房，房裏有一張床，情願和小孩擠在一張床睡，她說她睡外面便行，見雪也很高興，摟着嫲嫲睡覺，日間奶奶要抱啲啲，我說你不要抱，你會暈，嬰兒會跌死，她便走回見雪的房間，關上門。

午夜我聽到廚房有水聲，關早年當夜更，我自己在房間睡，這晚有月亮，我看一看，月圓，我的心怦然，但這是我的家，我唯一的存在居所，孩子還小，嬰兒睡着，沒事，見雪房間的門開了，孩子睡着，也沒事，不見了奶奶，這也好，起碼不是入屋爆竊，我輕輕走下樓梯，月光照進廚房的窗，見到廚房的水喉開了，水一直流，我走下客廳，睡拖有一點濕，原來整個客廳廚房都是水，我開了燈，見到奶奶站在客廳的

中間，望着地上的水，我立即去關了廚房的水喉，原來發起怒，全身會震，我說，你走開，聽到自己的聲音，嚇一跳，這是我？我去倒了一杯水，踩着水，喝完那一杯水，讓我站一站，我不能驚嚇孩子。

我低聲叫奶奶，你走開，她很驚恐的樣子，也是一個孩子，我嘆一口氣，去拿掃把先將水掃到廚房的去水溝，積水清除，再用舊毛巾將地氈索乾，開始工作時，心就開始平靜，家務有神奇的鎮靜作用，無論是那麼重複多麼無用的家務，她可以每晚下來開水喉，所有的污跡與塵埃，每天累積，房子清理，月亮沉落，黎明還未到來，我看一看廚房的鐘，早上四時半，奶奶一直站在客廳一角，看着我，我拉着她的手，推她進關早年的書房，說，今天晚上開始，你在這裏睡，我會鎖房間，房間沒廁所，我會給她一個膠桶，我說，你最好忍一忍。

這時我才在沙發坐一坐，掩着臉，七時見雪要起床，穿衣服，吃早餐，送她到學前班，回來接奶奶，抱着嬰孩，送奶奶去醫院看報告，見醫生，回來吃午餐，關早年

在睡，孩子睡下，我可以瞌睡半小時，我連煙也沒有抽，沒有這樣的空蕩時間與心情，醒來要預備晚餐，和關早年吃一餐，講幾句話，他要上班，關早年休假我們帶同奶奶，去紐約州行國家公園看瀑布，秋天看楓葉，春天開車去華盛頓看櫻花，五小時車子去，走兩三小時，再開車回來，生活就是生活，繁細事務，偶見美麗景色。

關早年發現他母親晚上被鎖，我從來沒有見過他生那麼大的氣，青着臉，手執鎖匙，問我，這是甚麼？我說，午夜二時起來抹地到午夜四時半的，是我而不是你，他的話就沒有說下去，因為我們都知道，話說盡就無法收拾，婚姻就是學會，適可而止，沒有順心遂意的地方，想甚麼便怎樣，除了破壞，別無他，他開了房間門，他母親在裏面聽到爭吵，低聲說，這樣我就回屋裏去，他叫他母親，我們會解決這件事，你睡，他母親怎可以睡着，仍乖乖的上床，超音波及造影掃描報告出來，腦血管輕微狹窄，繼續服藥，抑鬱症狀要服藥控制，轉介去心理醫生，奶奶不肯去，說言語不通，我說我可以做翻譯，奶奶默不作聲，我想奶奶也很可憐，斷根斷國，來到這個地方生活，

在我家中，雖說是兒子，也是寄人籬下，她跟關早年說，要回去了，陪阿公，額地方伐好。

關早年向上司解釋，母親生病，要照顧，可否有幾個月不值夜班，公司給他的人情是三個月，他就搬到書房，買了一張吹氣氣墊，睡地，看着他媽媽，三個月之後？即是叫我，忍一忍，我知道我可以忍，人的適應能力很強，原來人生活下去，就是泥足深陷，不由你，習慣了，沒事。

見雪入幼兒園，五歲，奶奶回了家，不知那些藥是不是有用，她沒甚麼怪異行為，叫做穩定，我們知道，病情會反覆，醫生診斷她有初期的腦退化症，即是說，一直毀壞下去，視乎速度，孩子迅速生長，好像是對衰老的抵抗與反駁，我看着見生，小小生命，有着所有的原型，和他姊姊兩個樣，很好脾氣的看着小風車轉動，久久不厭，不時哈哈大笑，見雪愈來愈像我，小小事情，反應很大，老師說她的畫畫得很好，但可以改進，她回來將畫簿撕掉，說以後都不要上學，第二天她不肯上學，我以為她是

不受威脅的小人，只好哄她，我們到華盛頓去，你上學，我們週末就到華盛頓，又給她買了新畫簿，那天沒有逼她上學，在廚房陪她畫畫，說，這很好，你明天去學校，拿給老師看，我給老師打電話，約他明天上課之前見的面，老師是個年輕男子，鬚剃得很乾淨，衣服也很乾淨，手指幼長，說，對不起，我太大意了，孩子很敏感，謝謝你提醒我，但我知道，孩子會有第二次，我不能假造一個完美世界，我的世界也不完美，送她上學之後，我全身痛，我很想回家，在床上躺一躺，那麼累，我怕我捱不下去，我將車子停在公路的緊急路肩，亮了求救燈，我伏在駕駛盤，我想睡一睡，嬰孩在汽車後座，見生很乖，聽到他均勻的呼吸。

你說，我要結婚了，我說，這好，想想又說，你肯定？你沉默片刻，我們的生命，開始有這樣的沉默片刻，話無法說，是又怎樣？不是又怎樣？你看着女孩的照片，竟然想，我們並不需要自由，無所反叛，我們當初以為有自由，不過時候未到，將老將

死，無一不面目模糊，我們以為我們走的路，只一而唯一，但我們後來為我們自己的敗壞所擊倒，我們無法反叛我們自己，內裏的必然，你說，我肯定，我為甚麼不肯定？人有我有，人結婚我結婚，不結婚又怎樣？人生存我生存，不生存又怎樣？我說，你問我？我最後還是選擇生存，並不理智，並由於我的本性，這樣我們生存，不為甚麼，不過由本性驅使，沒那麼複雜，微喜，生活繁瑣，但不複雜，你提着你的行李袋，飛來飛去，幾個晚上，在一間酒店，回到辦公室，又再幾個晚上，不同的人，你看着他們的眼睛，世界在他們的眼睛重疊，微微分離，你說，我們還有下半生，怎麼過？一件一件事情的過，一個人陪伴你，一個離開，最後你獨自一人，無論有多少人送你，你去見女孩，她同意，十六歲，你們在檳城的一間中國酒樓見的面，中午到達，那一天風很大，你和花老穿着白色的短袖薄棉恤衫，白色長褲，花老很高興，好像是他要去認婚，一大清早來酒店接你，女孩穿一條白裙齊膝，齊耳短髮，何先生說，小女七月，叫人，女孩便低聲叫你，陳先生，她沒有再說過第二句話，就這樣決定，其實你在台

北那一間飯店房間，當你拉上窗簾，房間幽暗，你在黑暗之中，已經決定，何先生叫你，你和小女出去走一走，我們在這裏喝茶，很熱，你說，你和她走到海邊長路，椰影疏落，有烏鴉長叫，你說，有烏鴉，她「嗯」的一聲，在你身後，你停下步，她也停下步，你看到她臉上的汗，一行的流下，你從口袋掏出手帕，給她抹汗，她接過去，抹了抹，將手帕還給你，有一個人騎單車，悠悠經過，海堤有一條大四足蛇，沿着石頭尋覓，你說，看蛇，她笑笑，瞇着眼看蛇，以為蛇不見，牠又再沿着石頭，沒法尋得，不知牠要尋些甚麼，以求存活，風吹起七月的裙子，她用手按着，你說，我們回去，她就默默跟在你的身後，你覺得有一條褐色尖頭寬額大蛇，無聲的跟着你，而且一生不會離開，你嚇得回頭一望，七月幼眉大眼，臉闊闊，年紀太輕，看不出美醜，總覺是好的。

昨夜大雪

你和你的孩妻，在檳城擺的喜宴，你覺得像一個夢，夢醒了，你說，我們還住在棉登徑，我說，你不要傻，你孩妻會聽到，回到香港，你們先租住的房子，原來孩妻很喜歡看電視，你下班回來，她給你倒一杯茶，拿拖鞋，古老華人家庭，女人要做的事情，她都會做，你笑，一動不動，她實在太小了，對這些事沒甚麼興趣，最有興趣是看電視，電視劇有一個完整世界，她看得掉眼淚，你陪在旁邊，飯吃完，她邊洗碗邊開着電視，很不願進房間，你想不如回辦公室做文件更好，你買了一支威士忌，她看電視你就倒一杯喝，一支威士忌，很快喝完，你晚上開始不回家吃，留在辦公室，倒一杯威士忌。

房子還未買到她已經懷了孕，你問，你不會吃避孕藥的嗎？她紅着臉，沒話，你想想也好，有孩子她會忙着看孩子，又有電視，這間房子其實不需要你，婚姻生活也不需要你，米高說，香港有前途問題，我們合作這麼多年，不如我們替你申請工作簽證來美國，你可以逃避共產黨，你說，我不想去美國，你說你不想去，但房子你更加

不想買，這地方不長久，七月的肚子已經很大，她不跟你講話，講話就自言自語，這地方連釘子都不是自己，即叫你買樓，但她不會說，你討厭這些暗言暗語，她的臉因為懷孕，有點腫，雙眼有兩個黑眼圈，你晚上行事都關了燈，星期日你照舊去辦公室，你有點怕日間會見到她，她沒有甚麼讓你抱怨的地方，做人妻做到足，但你看她，笑容沒那麼甜美，幸好你還會出門，有一個星期幾天，不會見着她，回來她說，孩子會動，隨時會生，你不在我怎麼辦？其實離預產期還有兩個月，她不過不想你出門。

你還是去看房子，她不肯去買嬰兒床，說不是自己的房子，孩子睡地便可以，她可不知道，香港房子有多貴，你買了房子就要賣一世身，雖然不買房子，也不見得自由，一樣賣一世身，你的積蓄其實夠付首期，外父匯了款來，收款人是你不是他女兒，一筆款項，沒說給你怎樣用，和他女兒一樣，逼你買房子，你跟何七月說，退回去，我不能用你爸的錢，她很聽話，將匯票放在床頭櫃，沒兌現，匯票有六個月期限，到時自動失效，這六個月，你最好買房子，父女有一個沉默共謀，你難以招架。

房子在新界屯門，一間村屋，門前有空地，孩子大了些可以走動，有樹，比較像檳城的環境，何七月一見到，拍拍那一株印度橡樹，抱着，進了房子，何七月摸着牆壁，她叫你哥哥，你想她是不是知道甚麼，她阿媽叫她叫你，若拙哥哥，她不叫名字，就叫哥哥，廚房她又去看爐子，打開櫥櫃，空的，她關上，你跟地產經紀說，好，我們考慮考慮，她摸着燈掣，開着，沒燈，離開時候她又檢查門有沒有鎖好，推了推，好像房子已經是她的，她不說，但已經太清楚，地產經紀離開你便問，牆壁有點髒，要不要再漆一次？她說，白色，她已經想好。

你想到的只是，以後每天要坐一小時多的車回公司，你可以晚一點去，但不能留得太晚，你的積蓄，只足夠買屯門的房子，市區你不用想，你沒有甚麼自由，都還可以失去，愈來愈少，你愈來愈珍惜，自己一個人深夜在辦公室的時候，倒一杯威士忌酒。

孩子出生，是一對男嬰，你想的名字，一個思海，一個思城，你想哪海哪城，哪

地方，你有一種你情願的生活。

你要請一個秘書兼做會計，公司的收入足夠請一個職員，換一間大一點的辦公室，何七月突然說，我弟弟，弟弟你見過，沒有甚麼印象，還穿着校服，你們結婚他還在唸初中，你說，不好吧，你知道七月想你請她弟弟，她弟弟要來香港，外母已經提過一次，有甚麼你要幫一幫大涼，他小孩子甚麼都不懂，你當時想，兩地相隔，我怎樣幫他，他又不是我弟弟，何七月沒再說，一星期後你收到她弟弟的出生證件影印本，成績表，四幅證件照片，寄來你的辦公室，你生氣得立刻將信件扔到垃圾桶，何七月打電話來，她每天會打幾次電話到辦公室，和你說幾句，孩子吃了，孩子睡，孩子嘔，你放下電話，將那信件拾回，扔到抽屜裏。

你請了愛麗斯·詹小姐，商科畢業，已經有四年工作經驗，上一份工是因老闆移民，公司要關，被辭，你說，這是與美國公司合作的分銷公司，我相信你可以做下去，

沒那麼容易關，請了詹小姐你也沒跟何七月說，她也沒再問她弟弟的事情，你要去越南，第一次去，越南開放，開始有民營醫院診所，米高說，愈早去愈好，做生意不能遲，那些戰亂又有難民的地方，你有一點忌，何七月抱着孩子，叫你抱一個，說，叫詹小姐替你多換一點小額美金，一美元五美元的，你吃一驚，她怎知道詹小姐，詹小姐沒有打過電話來家，她笑一笑，一定是那一天你感冒發燒，七月沒有叫你起床，你醒來打過電話回公司，通知詹小姐，我現在就回。

一九八九年六月，你的孩子週歲，見雪七歲，見生四歲，我們的日子，以孩子的歲數計算，詹小姐一天沒上班，兩天也沒上班，她不是沒交代的人，你打電話到她家，有個女人問，你哪一位找？你說，我是她同事，怕她不肯回答，便解釋，我是她老闆，她沒上班，那個女人說，她去了美國。甚麼？你大叫一聲。對方掛了線，六月發生的事情，改變了甚麼嗎？詹小姐沒上班，你打開抽屜，見到大涼的照片和證件副本，你問何七月，你弟弟，畢業了沒有，找到工作做嗎？起碼她弟弟不會消失，他沒有能力

消失，做的事情，很簡單，可以教，每一個人都做得來，而且，員工不用那麼聰明勤力，太聰明勤力，他會想做老闆，米高打電話來，又問你，要不要到美國，你仍然到亞洲去工作，不過家人會在美國，這一次，你沒有那麼堅決，你說，我想想，不由你決定，你就這樣被捲到坦克下面，生活很大改變嗎？不見得，孩子一天一天長大，不用你帶，你不覺孩子哭或不哭，吃甚麼不吃甚麼，大涼來了並住到你們家，他和孩子一個房間，又是很安靜的青年，在辦公室也肯學肯做，也不覺，你遞交了去美國的工作簽證，家人居留的申請，不過填表，交文件，簽名，不覺有甚麼走難變天，房子要賣，不過去地產代理公司簽一份委托協議，很快有人來看樓，也不覺，看樓時你都不在，都是何七月在招呼。

事件會過去，並且忘記，疲累讓我專注眼前的生活，愈專注，愈無法貼近，不知道這是甚麼意思，見雪跟她父親說，媽咪好得人驚，她會說廣東話，她嫲嫲不時會過

來住，跟她說上海話，她會聽的比我多，關早年答她，不是你想甚麼便說甚麼，你不要說媽咪，見生跑過來，我見着他噔噔的跑過來，多麼完美不知缺憾的生命，如你從一個記憶走過來，七月正烈，你又不知年日，我在濃蔭之綠，等待召喚，錯失但終會完結的相逢；風從海上行走，髮在眉間爭鬥，眼目在我指尖遇見，你初現的靈魂，如此張狂色厲；你若知道歉疚，如我知道肉中之肉，你停頓並且稍問，何曾歸來何曾遠去，何以承擔，兩個壞身的必腐不愛；我也曾低眉也曾垂目，也曾以為挑劍可絕，斷指可決，天裂留餘，瑣碎生活，埋葬一城風雪；在日落之前，你必受火煉，最終的拷問之時，你誠實相對，光亮的閃金祭壇，你穩步前踏，並不勇敢不過無法躲避，我曾經想念，曾經深愛——見生抱着我的腿，叫我，媽咪媽咪，我恍若女伶，燈光在我身上火熱灼，關早年看着我，見雪看着我，奶奶看着我，我甚麼都沒有做，不過有話，有靈親近，見雪見我停下，哭了起來，說，媽咪亂說話，有鬼，她嫲嫲拉着她，說，勿要講閒話，勿要靠近，我彎下身抱起見生，說，見生真乖，他不怕我，小人兒會說，

簡單的話，因為話很簡單，所以會聽，所以他聽到，我沉默的話，不為人所理解，這時我眼裏滾熱，這麼多年，這個孩子，讓我流下淚，一開始就無法收拾，我不悲傷，生活到這個地步，沒有令我悲哀的地方，沒有埋怨，只是一微小雪飛，寂靜下落，在我身上融化，輕而無物，再一，又一，我的淚流了一行又一行，關早年沒有見過我哭，有點驚異，也不管他母親，抱着我，在我耳邊說，好，沒事，好，我在，身邊有這麼一個人，這誰？傷小離？她的魂魄在何處？可曾會記？余亮，他離開以後，她是不是一個晚上，決定了，再一次決定，終身之事？你在五支旗杆之下等我，我們的人生，在那個時候，甚麼都有可能，我低頭走路，踢盡路上所有的廢物，果皮、紙盒、紙張、煙頭，碼頭好大風，我叫你，陳若拙，我們無法再回到那一個多風的下午，我們的衣裳不再漲滿，那一大洋船，繞過大陸，再到另一島嶼的人，多少已經離世，或再遊移？時間如何將臉變成骨頭，你的手碰上我的臉，怕我一碰即消失，我捉着你的手腕，感到脈搏，如果生命無法推諉，讓我一天與另一天，有一晚短暫的寧靜，讓我步與步之

間，有一呼吸，讓我的過錯，稍為細小，我對他人的傷害，不至終生，你放開我，我也放開了你，我們其後的日子，都在那一刻，已經經過，但如果我們不經過，又無法明白當初，秋葉的啟示，冬枝之影，每年我們都白白錯過，孩子長大，不過將我們逼向時間，我掩着臉，關早年給我倒一杯暖水，抱我上床，說，你休息，喝一杯水，睡一睡，睡着是那麼甜美，我們的痛苦浮滑，我這樣無知無覺的死去，就好。

你要去買大衣，何七月也要，你覺得去到北卡，都是湖和草地，你不知哪裏去買大衣，來到一個陌生地方，從頭生活，需要千斤力，你的行李箱有螺絲和鉗仔，你不知道英語怎樣說，何七月收拾了五個大行李箱，一個行李箱都怕有三十公斤，乾瑤柱冬菇，淮山杞子，清涼茶白花油，好像一間中國雜貨店，夏天每人手搭一件大衣，還有兩個小孩子，思海思城三歲，可以走路，你的簽證批了下來，六個月內要報到，房子賣了要交吉，自此沒有一天晚上不到一兩點，你雙眼通紅，每天起來便手震，晚上

你要喝半杯威士忌才可以睡得着，大涼每天晚上幫你們收拾，又將那一箱多餘的行李，打箱郵寄，傢俬要托運，你們走後，大涼會搬到公司睡，他要找一個房間，看他樣子，有個女朋友，你看他雙眼發黑，怕要大睡七天才可以恢復。

你沒有大睡的時間，在飛機兩個小孩，你哭我鬧，鄰座的乘客罵空姐，為甚麼不安排孩子到最後一行坐，何七月按着小孩，低聲哀求，靜一靜，睡一睡，你幾個晚上，只睡兩個小時，突然站起，無法控制，用粗口罵那個乘客，並指着他，要打他，兩個空姐上來按着你，將乘客調走，最後幾行有一兩個空位，你的頭有千蜂來襲，嗡嗡作響，你坐下，仍然粗口不斷，何七月看着你，她從來沒聽過你講那麼多粗口，機艙事務長走過來警告你，你繼續騷擾其他乘客，會給你發警告信，兩個小孩嚇得靜了，你看着那兩雙眼睛，你嘆一口氣，叫空姐給你一杯威士忌，她只給你一杯冰水，問你，要不要多一杯，我建議你多喝水。

一程短日長夜的旅程，你非常疲倦，雙目刺痛流淚，你聽到何七月跟空姐說些甚

麼，她給你一條熱毛巾，你抹了抹臉，遞還給她，你不肯定，這一旅程，這地到那地，「為了孩子的將來」，你睡着，半醒，背好痛，兩個孩子和何七月都睡了，機艙很暗，你坐着，你一生再也不能再入睡，眼睜睜，事情過去，發生，將至，回歸。



到時候

米高來接你們的機，見到何七月，小小的到他的胸前，不知吻安，還是握手，還是只說嗨，你將兩個小孩抱起，介紹，這是思海，思城，彼得，西門，你不知道西門彼得是同一人，也對，雙生兒也是同一人，叫米高叔叔，米高說，年輕紳士，歡迎你們來到美國，小孩第一次給一個淺黃頭髮的人吻臉，兩個都躲，又在你的胸前，偷偷的看米高的黃髮藍眼，思城跟你說，爸爸，米高叔叔的眼睛掉了顏色，原來黑的，你放下他兩個，說，是啊，我們的祖先，都是黑人。

米高為你們找了租住的房子，合約寄給你簽，一年租約，他開一輛七人車，孩子和何七月和兩箱行李，放在後座，夜空廣大，你開了前座的窗，問，可以抽煙嗎，米高說，最好不好，你便關上窗，米高說，過幾年我退休，我會向公司推薦，你做我的位置，不知是否因為那一程飛機，你一點都不高興，淡然說，謝謝你，到時再決定。

我經過的，你再經過一次，舊白房子，舊白窗簾，大門門鎖有三個，一個壞了，沒拆掉，兩個能用，你看着，為甚麼需要三把鎖，米高問，你要不要買一支槍，你太

太也可以買一支小手槍，週末你們可以去槍會學燒槍，小孩聽得很興奮，嘩，槍，便在沙發上追逐槍擊，米高說，我明天過來接你，和你去車行買一架二手車，你太太有車牌嗎？他千叮萬囑，在香港要拿國際車牌，你問，這邊沒有巴士嗎？米高笑笑，有，只有退休老人和黑人墨人會搭，亞洲人也有，比較少。

紐約與華里爾，沒有時差，十一小時的駕駛旅程，華里爾是橡樹之城，紐約州有楓樹，下雨的時候，雨雲到底有多大，走得有多快，你城會不會下雨，我在開那不動的車，看着窗外的雨，世界是個監獄，前面車子的紅燈，矇了又清，我們在同一公路，從E到N，數字增減，為同一生活所囚禁，你們放下行李，過了第一個晚上，房東沒有提供床單，何七月要搬家，沒可能搬得齊，你們那一晚穿着便服，睡在床褥上，因為累，你還是睡得很沉，醒來聽到自己的鼻鼾聲，何七月已經起來，在弄早餐，她的手提行李有半打熟雞蛋，已經壓裂，但可以吃，你們這一個早上，吃一個裂雞蛋，有

熱水，何七月泡了兩杯熱茶，她帶了茶葉，小孩有紙包果汁，中文字在包裝紙上，你看着那幾個中文字，女人是生活專家，看來那麼無用的女人，在任何環境，維持一個生活的地方，還叫你，有幾塊餅乾，我在飛機拿的，還有兩包小裝朱古力，你說，已經吃飽了。

午夜你給我掛電話，我說，雨停了，你說，我們剛開始，你聽，你靜下來，讓我聽雨聲，曾經在我城，我聽到你口齒不清，唔，這，我問，你是不是太累，是不是睡了，你那邊沒有聲音，有人拿起電話，說，你是妹妹，你哥哥喝醉，不清醒，我說，哎，你是何七月，她說，我叫他再打給你，早睡，她很有禮貌，等我掛線，我仍然聽到那一邊的雨聲，說，謝謝，再見，掛了線，我的耳朵仍響着雨聲，這一晚，NC下大雨，湖水漲滿，森林有樹葉腥，關早年決定病的是我不是他母親，帶我去看醫生，說抑鬱，要服一個六個月療程的抗抑鬱藥，要多到郊外，一個週末，關早年開車到紐約州伊得嘉瀑布，孩子在瀑布之下大叫，媽咪，爹哋，好——見雪叫布朗雪，法語「白」，見

生叫路西奧，拉丁語「光」，布朗雪入學校後就不肯再說中文，兩姊弟以英語對答，他們在叫白與光，關早年站着看瀑布，一句話也不說，他母親仍會來住，情況有點差，在浴室洗浴，水流到走廊樓梯，地氈都濕，我拍門她也不應，我打電話報警，警察來了，叫消防員與救護員，都很快，一屋子十幾個人，幸好孩子都上學，是一個上午，我不想孩子見到，將到的事情，我不知道怎樣解釋，老與病與死，像狗？鄰居的狗躲到小園一角，不肯動，幾天後見到鄰居拖牠出來，在園子裏埋葬，見雪就說，我死了，動也不動躺在早餐椅，我罵她，你死甚麼，你要上學，她弟弟見她死了，叫她，推她，她都不動，嚇得弟弟大哭，我說，你死我們都跟着大哭，你都不知，你甚麼都不知，雪糕也不能吃，鋼琴不能彈，新買的裙子也不能穿，給我扔了，她才張開眼，說，你真的會扔了我的裙子？我說，所有所有，叫做遺物，杯子一推，跌了下地，廚房沒地氈，碎了，我彎身執拾，消防員用鐵筆撬開了鎖，奶奶穿好一身衣服，墨綠閃黑的一件旗袍，我只見過一次，做奶奶那場飲宴穿過，她躺在浴缸裏，我的心急劇跳動，奶奶死了，

我不喜歡她，但她在我的家，我的浴缸死了，我還是很驚恐，救護員檢查，說，沒事，失去知覺而已，還活着，要送她去醫院，我通知關早年，奶奶昏迷入院，不過沒事，他下班才去的醫院，奶奶已經清醒，初步檢查正常，她說要出院，她的旗袍已經被救護人員剪爛，給她穿上病人的長袍，我叫關早年先回家，給她帶一套衣服換出院，關早年問她，穿旗袍要去哪裏，她望着那幾條破爛衣服，問，是我額伐？奶奶出院後就住在我們家，我們上紐約州就先送奶奶回舖頭，奶奶病後，老爺頭髮稀疏全白，眼睫毛疏落，見雪十二歲，小孩生長，老樹凋零，年年有雨有雪，關早年說，上一次見姊姊，她已經要戴老花眼鏡，他姊姊比他長三歲，我可能會更快，天天對着電線螺絲啤鈴，我聽着孩子在瀑布之前的叫喚，說，我們沿着小徑走走，他聽不清楚我的話，見我拖着見生，他便拉着見雪，我看着他的眼睛，見到有瀑布，有樹有山，有我，有淡淡的藍光。

午夜再給我打電話的，不是你而是何七月，你喝醉酒，睡了醒來，纏着何七月，她沒有說，我可以猜，那種要求，何七月說，你哥哥在美國的時候，晚晚喝威士忌，買一支加侖裝的回來，何七月說，洗地水那麼大，不到一個月便喝完，我都不敢高聲說話，怕孩子會知道，他又重，我無法拖他回房間，天未亮我下去客廳，你們買了新房子，兩層，我跟他說，孩子知道，怎樣解釋？孩子現在讀幼兒班，每天早上八時要到學校，我送，他便爬回房間，睡一陣，起來和孩子吃早餐，他看起來一點事都沒有，好像昨晚一點兒都沒喝過，沒有醉倒在地，我應該怎樣辦？何七月問我，幸好他還會回香港，他要去越南、河內、胡志明，又去泰國，每次回去都差不多一個月，我沉默，何七月不需要回答，她不過需要說，她不能跟孩子說，她弟弟，她父親，她說，打電話回檳城又很貴，媽媽說，叫我忍一忍，男人就是這樣。

泰國的劣質威士忌，你喝到胃痛，作嘔，不能喝，入口威士忌很貴，你捨不得，

去到越南你喝啤酒，三十三在香港也有賣，晚上在酒店酒吧，亮着黯紅的燈，你望出去，是一條河邊大道，晚上九時，街燈很昏暗，騎着單車的人，鬼影一樣，一列一列的經過，偶然有汽車，沒燈，在暗路行走，河水黝黑，酒吧有女孩，越南女孩很瘦，她們會一兩句英語，價錢，我愛你，一個晚上，你和一個女孩上房間，其實你需要酒精多於女人，她走後你發覺你無法找到你的旅行銀包，裏面有八百三十美元，護照，幾百元港幣，提款卡信用卡，你大驚，打電話給代理，請，可否幫我報警，胡志明市有沒有英國領事館，我要打幾個長途電話，報失提款卡與信用卡，代理阿阮說，你等一等，一等等了一個晚上，第二天早上十一二時他才來，你打了幾次電話去催，他說，都給人偷了，急也沒用，警察即使拉到女孩，找回失款，他們也會將你的錢攤分，越南就是這樣，緊急旅行證件要去河內英國大使館申請，要親身去，你又不是真正的英國人，阿阮說，這有一點麻煩，你不如來我家住幾天，你不知謝他好還是罵他，以為自己已經百毒不侵，你還是要爆炸，說，我沒有心情去遊玩，我要立刻去河內，我要

立刻回香港，錢你借我，我回香港會還你，他笑了笑，你不如支持我申請簽證去美國，我會再給你訂單，原來瘦小的越南人，不是他們看起來那麼純樸。

你回到香港，一進入辦公室便發了大涼一頓大脾氣，他喝的不知甚麼苦茶，你最討厭草藥的臭味，你罵他，你幾歲，喝甚麼補身茶，將杯扔往牆，辦公室一陣苦藥味，何七月也是這樣的煲苦湯，她會開車，自己去中國店買的甚麼藥材，你又不敢在孩子面前發作，只打開廚房的窗，又開抽氣扇又開風扇，何七月說你，你抽煙我也不說你，怎會不說，她打開門，猛咳嗽，又說孩子氣管敏感，即叫你去外面抽，兩姊弟一模一樣，舊中國氣味，安師奶的大陸貨，你到這年紀來到這地方，一樣無法擺脫，你可以向大涼發作，你便用粗口罵他，你知道他不敢駁嘴，不像他姊姊，去到美國以後，開始說英語，孩子又慢慢成為美國孩子，愛講話，她會皺眉洗你的酒杯，還跟你說，找到一份工作，你瞪眼，現在我養你不起嗎？孩子怎辦？她說，一份兼職，在超級市場收銀，

送孩子上學我便去上班，做四小時，去接孩子放學，孩子唸小學，六歲，午餐在學校吃，剛剛好，美國教壞她，何七月說，電視的英文沒有口音，你不用教我，你舉手想打她，放下手，大涼去廁所拿廁紙地拖，將牆上地上的苦茶抹乾淨，但你知道，他會跟他姊姊說，他們一夥，有血緣關係，一同長大，又說那些潮州話，喝同樣的苦茶，他姊姊不會說甚麼，不過跟孩子說，不要學你爸爸。

何七月說，超級市場有一個黑人，他問我，有沒有讀過 Lu Xun 的 Ye Cao，這是甚麼？我說，魯迅，《野草》，詩，小說，他會這個？我哥哥還不會，你最討厭那些言情小說，喊包小說，你說，假到死，何七月卻喜歡讀些喊包小說，她在檳城讀，她說紙很黃很舊，封面有個少女，何七月笑，像我未結婚時一樣，那黑人說，你笑起來像一朵中國茉莉，中國茉莉，和其他茉莉不同嗎？你不要說給你哥哥聽，那個黑人，問我下班要不要和他去喝咖啡，我說我結了婚的人，他說，不過去飲一杯咖啡，我去

嗎？她問我，我只能說，你自己決定，黑人好高，比我高半個身，她說。

她可能出去喝了一杯咖啡，她可能再見到黑人，他已經記不得，何七月沒有再說，她不過問我，你甚麼時候過來看我們？你跟你哥哥說說，我問，他沒做甚麼？她沉默了好一陣，說，我要掛線，他會醒，他會聽到，再見，她說，沒等我掛上，她便掛，平常她一定等我掛線，我聽到她在聽筒裏「拜拜，拜拜」，像一個孩子。

孩子要上學，奶奶生病，我要覆診，關早年的姊姊會來探，你和我在同一個國家，十一小時的駕駛旅程，之間隔了一個地球。

你關上房間門，她就知道，房間黑暗寂靜，你在床頭讀的那一份，幾天前的報紙，床頭燈，何七月讀的一本喊包小說，她的一包朱古力，早上她醒來，先吃一口，才開始梳洗，叫孩子起身，床頭還有一個嗒嗒行走的鬧鐘，指着十二時三十分，你從客廳酒醒了一半，拿着一支孩子的壘球棍，走上來，何七月驚醒，立刻跳起，你站在房間

門口，她沒有叫你，她認不得這個人。

她沒有反抗，你走近她，冷靜得像做一件必要的事，她縮在窗前，手攀着窗簾布，捲作一團，你執起她的厚小說，她的背，她的腿，一下一下的擊下，這樣她的身體就不會留下明顯傷痕，何七月開始去教會，每個星期日她帶兩個孩子去，你不肯去，她在教會一定有班八婆八公兄弟姊妹，叫她報警，收容她，你沒有擊打她的頭，放下棍，一巴掌一巴掌刮她臉，她望着你，臉上是淚，但沒有聲音，你掩着她的眼睛，一手捏着她的頸，這時她覺得危險，開始使勁推開你，你見到她張口吸氣，舌頭突出，你心一驚，放開了她，這時她才開門，逃出去，你聽到她落樓梯，開門，走出，她穿一條白色睡袍，赤腳，沒穿晨褸，你見到孩子房間的燈亮着，思城怕黑，不肯自己一個房間，兩兄弟日間各有各房間，在玩遊戲機，電視一個在客廳，何七月經不起他兩兄弟鬧，又買了一個小電視，放在思海房間，兩兄弟就擠在一張床睡，看電視，你打開房間，跟他們兩個說，媽媽不舒服，她去了教友家，你們睡，明早不用上學，睡晚一點，

你等了一個星期五晚才行事，你關上門，小孩開了電視，聲浪很高。

你不敢回房間，你怕看到那窗簾，那暗藍燈光，孩子的壘球棒，放在床邊，那張床還留有餘溫，但無人再睡，你做了甚麼事，你倒一杯威士忌，已經餘下很少，明天要去買，還有幾個小時天亮，明天再想，你一口喝盡半杯，酒精火燒，讓你流淚，你不敢相信，這就是你自己。

大門還打開，風吹進來有點冷，玻璃窗縫不緊，有點漏水，何七月說要安裝一個紅外線防盜系統，你一直都沒打電話去問價，廚房掛垃圾桶的螺絲鬆了，要再換一個，星期六，已經有四五個星期不在，房子你要修理處理，天亮，你看到天微微亮，拿工具箱出來，可能要出去買玻璃膠，買一支五厘米鑽嘴，這時你見到何七月小小的白影子，站在門口，你不敢走上去，怕嚇着她，離她很遠，你知道她看着你，你跪下，她站着，全身發抖。

她關上大門，新房子一樣有三個鎖，都可以用，但她沒鎖，上樓梯，走入孩子的房間，關了他們的電視，關房門，她沒有回那個房間，這間屋子，她看看，沒有一個安全的地方，她走入廚房，拉開一張椅子，坐下來。

你知道做甚麼都沒有用，你全身滾熱，倒下來，索性在地上癱瘓，臉伏在地氈，放聲大哭，哭得宇宙震動，世界終結，你終可為自己一哭，你的手背有點涼，你看看，何七月倒了一杯水，放在你的身邊，說，我給你放點熱水，你等會去浸浴，去睡一會，不要嚇怕孩子，一個女人願意為孩子作出的忍讓，比生產的暫痛更大更大，你浸了浴，淺睡片刻，房間好靜，那本舊書，她媽媽寄來，在窗前一角，你知道，何七月不會再看那些小說，你下樓，見到餐桌，依然放滿食物，孩子在喝牛奶，吃麵包，穀物，何七月在剝橙皮，給孩子吃橙，桌面沒有刀，平常她用小餐刀，你看，廚房的刀架，空的，你下來，拉椅子坐，何七月給你蒸餾一杯咖啡，不下奶，和你平日喝的一樣，孩子很靜，平日吃早餐都在爭吵，你這個，我不要，他們見你來，也沒有叫你，你一口喝完咖啡，

說，我出去買玻璃膠和鑽嘴，就去車房拿車，你坐在駕駛座，沒有開車，呆坐了不知多久，你們的地方，何七月是廚房的一張椅子，你的是無人車子的駕駛座，在這裏，無話無思想。

你留在香港的時間，愈來愈長，大涼找到房間，搬了出去，泰國馬來西亞台灣的訂單已經穩定，台灣你換了個代理，中山北路或圓山飯店你都不敢去，每次你就住在東區忠孝東路，花老你兩年去見一次，他說要介紹接手的年輕人給你認識，花老都有六十歲，泰國那個乍崙，錯漏百出，信用狀寫錯地址，訂單寫錯日期，每次你都叫大涼，乍崙做的所有文件，你要覆三次，大涼問你為何不換人，你沒法解釋，他給你第一張訂單，算是救命恩人，米高常說你，我不明白，做事不行就要換人，員工沒表現就要解僱，你們中國人考慮甚麼，經過越南那一次，你不大想再去新地方，情願去地區性或歐洲的藥物市場推廣會議，星加坡開過一次會，三天，柏林去了一次，也是三天，

去見行家，行家可以是你的客，你跟米高說，差不多，八小時飛紐約，要轉機回北卡，十二小時飛香港，米高說，公司已經開了會，初步決定，明年你可以升任我全球營銷經理的位置，即你要看歐洲和南美洲的市場，最好開始澳洲的計劃，你說，讓我想一想，其實當時你已經決定，你不懂歐洲語文，你不懂西班牙文，你沒有去考英文會考試，你沒有讀過大學，你又是中國人，你不想管白人，你不想和他們開會，證明自己，或者，你不敢講，你不敢想，你不想回美國，你不想離開香港。

為甚麼你不要？美國國籍？全球經理的高職？孩子八歲，何七月住夠五年，可以申請入籍，你五年沒有住夠三十個月，不算經常居住，只能居留，你那一份家庭保險，供滿七年，她便是受益人，那一個晚上之後，何七月搬到思海原來的房間，你幾個月後回去，她換了三個鎖，你三條鎖匙都不能進房子，你按門鈴，孩子見到是你，問何七月，可以開嗎，她說，現在還不是時候，讓他進來，你好像一個不受歡迎的客人，她給你倒一杯茶，替你拿行李袋，回你的房間，她的衣服已搬入另一房間，你的房間，

衣櫃很空，行李袋可以扔進去，像酒店，你從行李袋拿一支威士忌，機場買，到客廳倒一杯，孩子都在房間看電視，何七月坐在廚房那一椅子，做功課，她在讀英文班，要考試。

老爺死得好，舖頭給爆竊，他回去開舖，見鐵閘給撬開，收銀機打開，紙幣拿走，只剩下硬幣，他暈倒，送院已經死亡，舖頭只得他一人，警察根據商業登記和零售食物登記，到了老爺的家，沒有人，奶奶在我處，鄰居言語不通，只知道有時有一架車子，兒子或媳婦和孫女，來接她走，警察叫消防員，強行入屋，在家中的掛牆日曆，找到我家的電話號碼，我放下電話，告訴奶奶，老爺在醫院，你冷靜點，警察說他已經去了，奶奶望着我，聽不明白，我過去鄰居處按鈴，有一對外國夫婦，一個加拿大人，一個菲律賓人，比較肯和我們講話，女人叫茜茜莉亞，見雪已經十五歲，見生十二歲，讀高中，自己會坐校巴上學放學，我說，孩子回來，冰箱有食物，叫他們自己弄點東西

吃，我會打電話回去，關早年在上班，機場很遠，我打電話到辦公室，請同事通知他，在醫院見。

我放奶奶在後座座位，醫院我沒有去過，轉錯路口，再轉，奶奶問，阿拉去啥地方？我說，不遠，快到，在一個紅綠燈口，車子停下，後面的響號響起，原來我不知停了多久。

在醫院大堂等了一個小時，才見到關早年，奶奶見到他兒子，說，儂老了介許多，今天早餐才見過他母親，關早年也順着說，是是，老了很多，我們要去認屍，法醫會做解剖，老爺算是意外身亡，關早年跟醫生說，不知道他有甚麼病，去年做過身體檢查，一切正常。

太平間在醫院地庫，一條長走廊的盡處，兩個小房間，有個工作人員開門，穿了白袍，臉容凝重，帶我們到一個櫃前，拉開，很冷，奶奶站在房間門口，我走回去陪她，讓關早年自己去認，他點點頭，說，這就是關宜，宣佈了一個人的終結，這就是，

我記得，確認自己，活着，他簽了字。

我捉着關早年的手，很冷，還是我記得的，很軟，手指之間，長了皺紋，最後握着他的手，是不是我，但已經沒有關係，對他或對我，老爺甚麼都不知道，死亡不那麼恐怖，最恐怖是將死的人。



烈火

你的頭髮開始掉，不是幾條十幾條，一叢的掉，你早上醒來，在一間酒店房間，有沒有鈴聲，誰打電話給你，和你講話，但掉頭髮不是病，你坐在書桌上，給米高寫一張電傳，你說，謝謝他和公司的好意，你的身體狀況，不適宜擔任過於繁重的職務，維持原來便好，你回到香港，家庭醫生處做一個身體檢查，血壓高，心跳過快，但你人很瘦，醫生給你開降血壓藥，控制心跳的藥物，你寫了那個電傳，到二樓商務中心，酒店收得很貴，你用手寫，字寫得小，擠在一張紙，傳出之後，你的心跳沒那麼響。

公司搬到上環，業主要加租三倍，你和大涼只好搬，單位舊但比較大，置了三套電腦，請了一個人幫大涼，他結了婚，回檳城擺的喜宴，他姊姊沒告訴你，你在香港，她帶着兩個孩子回檳城飲宴，你回到美國，見到孩子在吃椰子糖，你問哪裏買的椰子糖，兩個小孩沒答便溜入房間，你問何七月，你帶他們回去？何七月答，我已經申請我父母來美國，你雙手不停的震抖，你在家還穿着一件西裝上衣，西裝褲，像在酒店，

換上一對拖鞋，你將雙手放在口袋，安定，你告訴自己，開始就無法停止，你的口唇也震抖，他們住這裏？做甚麼？他們在檳城有店有房子，何七月沒理睬，做她的功課，她在讀公開大學，心理學系，你沒有讀過大學，她要比你好。

你在飛機雙手還震動，沒有氣流，那一杯酒抓不穩，潑你一身酒香，你不敢再叫第二杯，回到新辦公室，大涼說試試你的電腦，你的手指放在鍵盤，格格響，大涼不敢出聲，你說，倒一杯熱水給我，熱水放在你的面前，熱氣薰暖你的臉，你吸一口氣，新辦公室在海傍，舊三角碼頭，躉船和咕喱，你不記得你有沒有見過，乾腥的海味舖還在，一陣風吹來鹹臭，海邊起了新天橋，英國人撤離之前，起了公路天橋，新機場，房地價大漲，思海思城都有十歲，這樣就過了，你都記不得，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，你在哪裏？你見過港督接過港英旗，解放軍入城，模糊的電視畫面，你在香港？台灣？美國？孟加拉？烏鴉飛進你的酒店房間，你卻記得，因為烏鴉吃腐屍，哪裏來的腐爛？是我嗎？

老燕記得一九八九年六月七日，那天尖沙嘴很靜，店舖都不敢開，到處有人貼紙，手寫複印，說會有大搶劫，老燕去開舖，見到舖頭鐵閘門口有一張，他撕走，這天安麗不放心，她的店不開，老燕說，怕甚麼，這是香港，女人總是膽小，兩個孩子在家，家傭帶，安麗陪他來開店，開了舖，沒甚麼生意，安麗坐到中午，沒甚麼事，去開自己的店。

她的店就是她的家，她的家，她給我寫一張電傳，慢慢她不寫信，電傳寫幾句，家是有人必須住的地方，有房間，有餐桌，有孩子，我每天回到那裏都很累，在舖頭還好，日子很容易過。

華新結了婚，還請她飲，她去做了一件粉紅直身裙，一件淺銀灰蕾絲外套，穿一對銀粉紅高跟鞋，頭髮下午去剪洗吹，店裏叫妹妹去看，繼母的女兒，妹妹在澳洲讀書，回來要做藝術家，設計些甚麼去賣，即沒事做，又不肯結婚，安麗有時叫她去看舖，

給她一點錢，做零用，那一晚她去跟老燕說，要去一個小時朋友的飲宴，他沒有見到她一身打扮，見到也當見不到，老婆是孩子的母親，對面開了一間連鎖藥房，兩個舖位，他見到有一個藥劑師，穿着白袍，連鎖藥房會請年輕貌美的大學畢業生，她戴了淡藍的隱形眼鏡，經過他的店，會和他笑一笑，小鑽石耳環閃閃亮。

安麗不肯定華新見到她，人那麼多，她不打牌，到酒樓已經開始入席，才坐下便燒乳豬巡禮，新人來敬酒，飲，恭喜，多飲，這一次她是客人，而且是一個在一席陌生人之中的客人，安麗那一晚沒說過甚麼話，新人敬完酒去隔鄰桌子，飲，多謝，恭喜，安麗拿起筷子，她不想吃，她放下筷子，說，請慢用，她以為華新會怎樣？等她一生？她在的士後座，車子上山，舊房子賣了，賺了二百萬，她望着密集的大廈，房子漲價，再搬，或者她自己再買一間，可以賣，可以住。

九七之後，最厲害的不是共產黨管治，而是大陸女人，安麗發覺，這一次，不是

海鮮妹，不是藥劑師，她們都知道他，女人講感情，但女人不是蠢，老燕頭髮有些許灰白，額有微皺，高眺有重量，是個好看男人，年紀稍大就沒那麼招搖，開一架平治，不再開那些血紅跑車，那女人甚至膽敢打電話到舖頭找她，說些不知甚麼口音的廣東話，叫她，安麗姊姊，不過跟你打一個招呼，安麗見慣場面，也不禁心跳手顫，沒講出話來便掛上電話，再翻看來電顯示，表示「私人號碼」，安麗就沒有再聽不明電話。

詐作不知，即忍受？吵一場？要他做選擇？新房子剛簽了臨時買賣合約取消要沒收訂金，五六十萬，舖頭要開多久才賺到五六十萬，趕他走？離婚？阿爸阿媽怎樣交代？你和你妹妹一樣？安麗最討厭他們說你和你妹妹一樣，怎會，她是藝術家，講性格，她做生意，沒資格講甚麼性格，她在店裏，合上雙眼，天啊給我一條路，晚上沒見到老燕，十二時他去哪裏跟誰一起，她都不問，但這一天是不是那一個電話，宣佈，你必須退讓，但她不會，她決定，那個大陸女人，她不會放手讓出她的身邊人，他是孩子的父親，與她同床共枕，她忍讓他也收斂，他的店她有份，他的房子她有居住權，

他生日一定與她一起，去一天澳門賭場玩一玩，她打一個電話給他，他會接還是不會接，她不敢打，怕她會輸，那個女人會將電話接過來，輕輕按熄，她站起來，聽到了聲音，眼裏一熱，老燕還是回來，打開門，問，你還不睡？我出去和舊夥計吃飯，打麻將，安麗知道他說謊，但他肯說假話便好。

長洲有喜宴，不是甚麼鄉里惡霸，兒子結婚，新居之喜，父親和他的未芳，未芳一定比傷小離大，或者比父親大，兩個人頭髮白透，坐在房子裏，聽到傳來喜宴喇叭廣播，「熱烈歡迎香港勝利回歸祖國」，陳朗越掩上耳朵，想起過去的地方，他叫未芳，你給若拙打一個電話，叫他來，我有話說，未芳知道他想吩咐後事，也不敢說「還早」，沒一天是太早，她找着你已經是幾個月後的事情，她說，你父親有病，你說，他要見我？

父親末期肝癌，不肯入醫院，說已經沒救，在家可以寫字，寫字就可以平靜，慢

慢忘記，「窗前兩好樹，眾葉光蔟蔟。秋風一披拂，策策鳴不已。微燈照空床，夜半偏入耳。愁憂無端來，感嘆成坐起。天明視顏色，與故不相似。羲和驅日月，疾急不可恃。浮生雖多途，趨死唯一軌。胡為浪自苦？得酒且歡喜。」父親見你進來，招你到書桌，讓你讀，說，最後一句不好，飲酒怎會歡喜？你知道的父親，沒有見他飲酒，也不抽煙，他又寫，「卷卷落地葉，隨風走前軒。鳴聲若有意，顛倒相追奔。空堂黃昏暮，我坐默不言。童子自外至，吹燈當我前。問我我不應，饋我我不餐。退坐西壁下，讀詩數盡編。作者非今士，相去時已千。其言有感觸，使我復悽酸。顧謂汝童子：置書且安眠。丈人屬有念，事業無窮年。」韓愈《秋懷》二首，叫你來看他寫字？你記得，母親走了以後，他會叫你，給你端一張椅，一張小几，在他身旁，他寫字，你做功課，你聽到他毛筆行字有聲，聽得你眼皮直跌，細讀又對，後之視今，猶如今之視昔，不就是「作者非今士，相去時已千」，韓愈不是千年古人嗎？未芳給你拉一張椅子，你在他身旁坐下。

所有的記憶，就在幾行字之間淡去，他將去，你將去，今人作昔，傷小離離去之後，父親帶着你過的日子，他在家是少爺，從來沒有入過廚房，祖父是個放洋留學生，於廣州增城祖承一間洋貨店，賣洋傘、洋燭、洋燈、小自鳴鐘、自來墨水筆、洋火柴，你祖母麥氏香蓮，讀書識字，是個養女，原名李氏良妹，陪着阿弟上書塾，站在門外侍候等待，就聽會了書，學了字，回來磨墨會寫，會背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詩三百》，阿弟習武，良妹在門外偷看，又學會洪拳十二橋手，十二橋馬，養父母是殷實人家，開一間米店，與你曾祖父洋貨店，大街遙遙相對，阿弟八歲，香蓮十歲，養父母又買一女，追隨香蓮，叫香漫，你祖父見麥氏香蓮李氏良妹，眉挑嘴利，帶着八歲阿弟，五歲侍婢，穿街過里，買糖果花生，站着和賣蟋蟀郎，講那幾個銅板的價，小眼圓睜，你這跛腳蟋蟀，我給你三銅板算是貼嫁妝，講得蟋蟀郎雙耳滾紅，叫她「小麥娘娘」，算我怕你，給你小弟送一隻，五足長勝將軍，另兩隻蟋蟀，小弟一隻，小

婢一隻，香蓮良妹見你祖父陳正字方止，站在一盞洋燈後看她，便罵他，四眼兒你看甚，你祖父陳正方止，戴一副近視眼鏡，增城第一人，廣州精益眼鏡公司配的銅邊鏡框，水晶鏡片，陳正方止是陳家二子，長得瘦小，寫的蠅頭小字，讀洋書，在增城高小學堂學的算術地理，學得一對近視眼，曾祖父於廣州茶行做的行街買辦，後來開了一間洋貨店，曾祖母連生五女，給你曾祖父立了一個小妾，小妾連生三子，第三子難產而死，長子三歲發熱夭折，你祖父成了陳家傳宗子，他偏要娶一個養女，她一罵他便決定，我要放洋，我要娶麥天和米店養女，想過便是，陳正方止考取公費留學，公家付三百銀元他家付三百銀元，三百銀元，可以買十幾畝良田，種幾多稻米，要請幾多個幫工來下苗收割，都給陳正方止放洋放了去，回來穿西服打蝴蝶領帶，理短髮，大熱天時，戴一頂帽，開口敲都昱都骨摩零，閉口骨拜改口說不知甚麼白話，我希望你好好過一日，你曾祖父也會幾句英語，也是洋派人，不好說他兒子，假洋鬼子，陳正方止不肯守着小店，在保安廳謀了一個事，麥家養女，十六歲過的門，陳正方止迎

娶一樣穿長衫馬褂，新娘鳳冠霞披，紅蓋頭，陳正方止一揭，炯炯雙目，灼灼的望着他，他竟然一驚，放手，新娘自己將蓋頭掀開，陳祖謙盛祖母劉氏，以為陳正方止小孩心性，放洋前說要娶麥氏香蓮李氏良妹，小孩說過便算，養女要嫁，豈料小孩養女，一罵相見，陳正方止在高小學堂上完課，到店裏等她，香蓮停步，良妹回望，見陳正方止在看她，一腳踢起石板路小石，養女走過，陳正方止去將小石拾起，翌日養女再走過，陳正方止將小石擲到養女腳前，養女一腳踢走，嫣然一笑，養父母來說，有人提親，養女竟說，一生侍候養父母，不欲出門，還是養母心細，夜來詢問，是否心中有人，養女搖頭，懷中掏出，一顆小石，養母長嘆一聲，回絕親事，香蓮阿弟，姊弟相稱，不好結親，幸麥家家境尚可，養女養一世，亦無不可，陳正方止放洋歸來，陳祖謙盛來提的親，麥氏香蓮李氏良妹，手中緊握一小石，養父養母答應婚事，香蓮良妹，方將年來珍藏小石，從窗口扔出，噗通一聲，人生落定。

父親出生那一年，一九二四，陳正方止記得，廣州戒嚴，增城罷市，陳祖謙盛的

洋貨店照常營業，方止沒去保安廳辦事，那一天，八月二十二日，增城好靜，夏日炎炎，熱氣燙揚，小石不動。

嬰孩是陳家二子，父親有一長兄，我們從來沒見過，父親從來沒說，你回鄉葬父，大伯長子即堂兄，你說竟然和你，長得一臉二人，血緣真可怕，從來未曾見，那麼相像，堂兄若渴，來汽車站迎接，你遠遠見到自己，穿着白短袖恤衫，灰色西裝褲，一雙黃土皮鞋，想原來是黑色，瘦瘦的和你招呼，他也是一眼便認出你來，就是此堂兄若渴，告知父親出生後，祖母香蓮，又生二女，祖父陳正方止，見政局不穩，廣州發生暴亂，不敢再到機關去辦公，辭了事，洋貨店祖母香蓮掌的櫃，買了兩個侍婢看家，僱一個奶媽餵女孩，小孩朗越，香蓮帶到店裏看，長子朗遠，到陳氏家塾改成的學堂讀書，男孩是寶，女孩是草，香蓮是養女，最憎女孩侍婢，打罵不止，陳正方止，在香港訂了機器，英國進口，洋貨店兼賣眼鏡配眼鏡，鏡片在店後一角打磨，小小角落，就是陳正方止生活所有，粗磨細磨，銅尺定焦，偶然抬起頭，他的眼鏡有一點舊，袁

大頭孫小頭，廣州霍亂，還是有人近視，有人還要戴眼鏡，看清這個世界，香蓮來喚，回家吃飯，你還做，他答應，好了，繼續磨鏡片，女人家怎會知道，精細專注完整，小孩先吃，香蓮坐在飯桌前，一桌的冷菜，等他，經已夜深，他回到家，兩個人沒話的吃那，已經過時的晚飯，香蓮一口一口的細嚼，因為她知道，不知何時，不再有吃，有吃也是孩子吃，他們要長大，兩個大人，不過等老。

你記得父親煮的菜，牛肉水濟濟，炒兩片薑，排骨白烚烚，豆豉都不鹹，廚房那一淡黃圓紙盒，珠江橋牌，永遠吃不完，紙盒淡淡發黑，父親又吃燉豬腦，你看着他買回來，一個豬腦，你想我的頭裏面就是這樣，健康教育課說的，白物透血絲，父親教你，一條一條的抽掉，你站在廚房抽血絲，豬腦你不吃，父親說，小孩不要吃，那時父親早上六時半起來，和你去上的課，你四歲便讀小學一年級，父親教的那間學校，他教高年級，沒教你，跟校長說，家中沒有人照顧，讓你上學，早餐是一隻熟雞蛋，

父親叫你，要用茶匙敲碎蛋殼，你不聽，你用手指敲，他說你，沒聽見嗎？要用茶匙敲碎蛋殼，手指敲在你頭上，你叫吃菱角，你不知怎解，叫吃手指敲打做菱角，你沒有見過聽過別的小孩，吃這樣的菱角，你用茶匙敲蛋殼，哭了起來，父親不理你，你一邊哭一邊吃，沒時間給你哭，父親要七時十五分出門，七時三十分到學校，一分不遲，祖母香蓮的家教，一分不能遲。

中午父親回來煮的舊餸，你不明白，每一餐都吃舊餸，哪來的舊餸，或者舊只是你的感覺，你們坐在一個茶几的兩邊，茶几淡綠，缺了一角，你看着那一角，父親靜默，用筷子敲碗，多年後你發覺，何七月說，你為甚麼用筷子敲碗，像乞兒，你才知道，你不過是父親的影子，你們兩個嗒嗒的吃着飯，你很想有一個電視機，隔鄰安師奶有電視，吃完飯你洗碗，便可以去安師奶的家看電視，父親在家裏穿一條睡褲，一雙拖鞋，你見到父親的腳背，淡紫的血脈凸起，他頭伏在膝上，抖動不止，你不敢動，也不敢停下，吃着那無味的牛肉，排骨，沒有菜，你幾天才一次大便，每次都擠得很辛苦。

父親哭泣。你很驚。

這時你看着父親的腳背，長滿了淡褐的老人斑。你說，我們老了，腳背都會有老人斑；如果我們有這樣的時間，活到那麼老。未芳給你倒了一杯茶，你欠身，說謝，你叫未芳做黃姑娘，父親從來沒有介紹，你見到門牌寫着兩個名字，陳朗越黃未芳，她或者只是一個房客，她叫父親，陳先生，父親不叫她，每年你會去拜年，未芳的髮灰白，但臉很靜，不覺老，原來已經老，父親放下毛筆，頭跌在書桌，你起來叫，爸爸，未芳給父親蓋了一張毛氈，說，是這樣，他很可以忍痛，暈倒還是睡，她沒有說，你坐下，等那一杯茶冷卻，父親還在昏睡，你起來跟黃姑娘道別，我會再來，未芳說，不用擔心，我們已經做好所有準備。

打到來，你聽安師奶說身世，你不知道逃到哪裏，順德的跑到汕頭，汕頭的跑到廣州，廣州的跑落香港，香港的去重慶，阿爸說跑來跑去，不是餓死病死，便是炸死，

在鄉下等死，都是死，那時我有七八歲，鄉下沒有見到飛機，聽到警報響，要走也不知走到哪裏，阿爸阿媽帶着弟妹，跑到豬槽去避的難，豬嚇到殺般叫，這樣飛機轟炸聽不清楚，很遠，像蚊，阿爸說，躲在母豬肚子底，炸就先炸死母豬，安師奶每次吃豬肉，都說豬好，豬肚又肥又暖，飛機不知炸了多久，豬靜人又靜，豬餓都不咬我，弟弟阿妹還小，母親抱一個，阿爸抱一個，豬抱一個，廣州死幾多人，阿爸說，全市大火，通街都是焦黑屍體，廣州人又沒有養豬，好像豬是保護神，阿爸趕豬到大良賣，不賣不行，沒吃，賣了豬就去廣州買洋煙，到菜肉市場去賣，稻米不敢種，剛結穗便給拔走，米價一天漲三次，村裏人人都吃野菜，幸好還有十幾隻雞，阿媽鎖雞在房間裏面，一起睡，母雞可以下蛋，雞蛋偷偷吃，蛋殼要掘一個洞埋起，日本鬼還是入了村，敲門阿爸阿媽不敢開門，幾個兵踢開門，說那些嘢話，不知問甚麼要甚麼，巴掌巴掌打阿爸阿媽，弟弟阿妹大哭，我不哭，安師奶說，我看着那些日本鬼，臉又黃又青，人又瘦，拿走了七八隻雞，還有幾隻，開槍打死，雞死我才會哭，豬賣了雞死了，

阿媽拿個破碗來盛雞血，起碼有雞紅吃，雞肉醃鹹，摻在木薯粉粥，真是人間美味，日本兵走了，鹹雞肉還沒有吃完，又來第二次，這次連鹹雞都拿走，床底那一籮陳穀，阿媽分小袋分散收藏，成了家裏最後的餘糧，村裏人已經開始吃蕉頭，野菜葉，阿媽背弟弟帶我上山採野果，回來阿媽哭，妹妹不哭，阿爸在田裏掘一個洞，將妹妹用破布包好，阿媽給妹妹做的那個舊布枕頭，墊她，剷土埋掉，我幫阿爸，將泥土踩踏結實，阿爸說，有人會來偷蘇孭屍去賣，扮狗肉，小袋陳穀椿成小米，吃光我們就走難，阿爸有個家姐，在連縣，沒車沒船，一家人走的路，我的腳長滿水泡，走一步就破泡，擦着痛，阿爸背我，我說不要，太重，忍着痛，走了好多天，晚上在路邊，在爛屋，在人家門前，在木頭車，睡一睡又走，阿媽說實在不行，她在路邊邊走邊蹲，屙綠水，又嘔，不准我們碰她，說傳染，她怎知，這個叫霍亂，阿爸又埋了屍，這一次沒鋤頭沒剷，用樹枝，沒挖成洞，阿媽躺着，我們用手撥土，將阿媽身體蓋着，最後是她的臉，其實她死了，樣子沒那麼難看，眉沒皺，嘴角放鬆，好像睡，阿爸家姐叫姑媽，有點肥，

我很久沒有見過肥人，還有得吃，她給我一個白麵粉包，蘸黃糖，弟弟好像狗仔，很瘦又不動，給他一碗糊仔，他都不吃，要餵，阿爸餵完弟弟，自己才吃的包，一吃吃三個，弟弟吃了才突然會哭，姑媽說，好了，會哭就有命，姑媽在連縣做買賣，甚麼都買都賣，三個表哥姐，沒姑丈，阿爸說，有個契家佬，和姑媽一起去，賣死狗死貓肉，戒指耳環手錶，不知是不是偷或搶，阿爸會用斧頭，上山斬樹枝曬乾，賣薪柴，不用種田，沒人讀書，我和三個表哥表姐，到田裏石間捉田鼠，捉到田鼠又肥又黑，用石頭打死，表哥會用石頭枯枝生火，就地燒來吃，羊肉都沒那麼好吃，皮有點韌，咬很久，我都捨不得吞下肚，如果不是阿爸死了，我會以為打仗是好日子，沒大人，天天和表哥表姐出去滿山跑，阿爸那一天沒有回來，入黑姑媽給我們煮一個玉米粥，姑媽不吃貓狗肉，從來不說，她賣的是甚麼肉，她說小孩先吃，弟弟已經會走路，會叫人，叫她姑媽媽媽，姑媽教的，姑媽變媽媽，她說兒子不會嫌多，她的肚子已經脹起，打仗，沒有人會問她沒老公，何來大肚，等到表哥表姐都睡，阿爸還沒有回，姑媽說，你先睡，

明天早上我們去山上找一找，便吃最後一碗冷粥，第二天我醒來沒有見到姑媽，天天都見屍體，沒有人會去找，我跟表哥說，我去找阿爸，走遍平日阿爸去斬樹的山頭，沒有人，姑媽說，你表哥要讀書，你不要跟着他，學校開了課，天空清朗，沒飛機來炸，姑媽帶我去城裏大街，給我一疊報紙去賣，每份賣一角，要收港幣，不收法幣，這樣我就成了孤兒，賣報女，那時候能活下來，已經很艱難，我賣的《大光報》，賣了幾年，記得有一天下午，那年八月，我去拿報，分銷說會出號外，叫我等，等到下午二時，出了號外，「日本天皇無條件投降」，號外半小時便賣完，一袋重甸甸的港幣，全城響鞭炮，街上都是人，我用港幣五角買了一包發白的朱古力，又甜又苦，很好吃，這樣就打完仗，那年我十二三歲，姑媽再生了一個表弟一個表妹，契家佬有老婆，不時來過夜，瞄着我，姑媽說你長大成人，要嫁人，我不想嫁人，我讀報認字，知道有一個香港，好多人去，有工做，北山路有一個賣玻璃朱芬芳，街市有一個賣蕃薯的劉天齡，都是孤女，投靠親人，來到連縣，我們一起去，朱芬芳說，在香港我們自己找人嫁，

這樣就來到香港。

父親三十二歲那一年，一九五六，你在香港出生，傷小離沒有和父親結過婚，那個年代，傷小離作動，自己一個去的醫院，廣華醫院，你每一次經過廣華醫院，都會想起，你出生，但你記不得母親，你走入那間幽暗安師奶說死很多人的醫院，那間醫院是受靶場，走着進躺着出，你聞到消毒藥水的氣味，你坐在急診症候診室等，安師奶在椅子睡着，她在哪裏都能睡，她說田裏的土好香，有一種甜腥，山上的泥，有青草味，有貝殼，你等安師奶醒了，說，我們回去，我肚子不痛，其實你還痛，但你想，病會自己好，不好的病，就讓它不好，你班裏面有一個陳希聖，沒上學一個星期，坐在他隔鄰座位的錢塘滿，又住他家對面，說陳希聖病死了。

香港邊境關了閘，這一關，關了多少人，安師奶說，你阿爸有老婆，但老婆不是你阿媽，傷小離離開之後，安師奶有你家的鎖匙，父親將要寄往鄉間的油糖白布，一

盒花街拖肥糖，小孩衣服，放在桌上，安師奶過來，會替父親打包，用麻繩紮好，她會寫幾個字，歪歪斜斜，又很大，寫在白布上縫好，「廣東省增城縣西園路十九號陳家巫氏」，沒有名字，安師奶說，女人都沒有名字，還有兩個孩子，你父親每次都寄兩雙小孩鞋子，一大一小，一包麵粉，一包白米，鄉下好多人餓死，又是餓。

如果香港沒有關閘，或者就沒有你，沒有你妹妹，安師奶說，你阿媽好年輕，長得好漂亮，你阿爸手指修長，不是做重功夫的人，有幾個人搬床褥床板，桌子椅子，你們住的那個單位，以前間了四個房，住了不知多少人，火燭，安先生還在，那一晚我拖着安先生，夾着銀包，抱着一張棉被便走，我沒有首飾，家中又沒有甚麼可以帶得走，樣樣都是鐵，安先生行船，買甚麼都是銅做鐵做，燒完之後，一地都是水，薰得又黑，我又洗又抹，做了一個星期，隔壁的住客都嚇得搬走，房東將所有薰黑燒焦木板間隔拆掉，地磚都是昏黃水漬，空房子租了給新住客，兩個人一個小孩，屋還焦臭，沒人敢租，租得很便宜，就搬來你阿爸阿媽，野孩子野鴛鴦。

安師奶打開木門，隔着鐵閘，看見那男子，長得眉清目秀，男生女相，像唱戲，女的頭纏一搭白巾，是帽不像帽，見到安師奶看她，臉一揚，轉過身，安師奶輕輕關上木門，挨着，好像有豬，暖暖的靠近，安先生叫她，未未，她合上眼，她想等一等，那豬的柔和親愛，未未，安先生叫她，未未初嫁時，已經二十三歲，已經老了嗎，未未想，嫁了人就甚麼都不要想，當初來香港，不是就想嫁人，年紀大點，會痛惜自己，不就好，未未，安先生叫她，第三次，噯，我來，她說，回到屋子，一個晴朗夏日，房子有一點悶熱，有點暗，她開了電風扇，頭頂吹着，比較涼快。

無國無家，來到香港，每一段都是兒女私情，我出生，父親的遺物，不過是幾支筆，過期證件，銀行存摺，舊衣服，已經穿破的拖鞋，未芳給你寄了一個郵件，附了幾個字，幾份表格，請你去做遺產登記，申請死亡證副本，一份火葬場的帳單，父親一個沒有寄出的信封，寫着增城西園路，父親死時你在美國，大涼給你打的電話，問

你要不要回來，你繼母說你父親留言，不用出殯，一死便燒，骨灰送回鄉，你說那不是我繼母，放下電話，沒有給未芳回話，回到香港，大涼代你收了掛號文件，父親沒有留下字，文件夾了一張掛牆日曆紙，我出生的一天，寫着「陳若缺」，我問，你呢，有沒有另一張你的日曆紙，你說，沒有。

我沒有再見過傷小離，她是那麼一個突然而來，突然消失的，好像永遠年輕的女子，我永遠無法知道，我為何出生，安師奶說的，沒有見過你母親大肚，她走了，有一天你阿爸過來按門鈴，安先生耳聾，聽不見嬰兒的哭聲，你阿爸說，這是我女兒，這是尿布，奶瓶奶粉，女兒媽媽給我的，你可不可以幫我一下？

我給傷小離寫過那麼多的信，會寫字開始我便寫信，她從來沒有回過信，但我相信她一定會收到，父親每一次來西貢探望，離開前都說，你給你母親寫信，你寫信說你見過我，你寫信說，秋天來了，我很掛念你，你寫信說，自從你離開以後，我都是一個人，我不會寫那個很艱難的字，用一張白紙在練習，離，離，離，離，離，離，離，

離，寫得出了格，離，離，離，離，離，離，一版寫得滿滿的，青娘不識字，見到我寫字便很高興，你寫咪東西，垠叻嘅呵，我寫「親愛的母親」，尺牘本教的白話文，我的母親不是青娘，不是不識字的種田人，我將舊電影雜誌的明星照片剪下來，放在相簿裏，父親給我送了相簿，我時常穿着一條吊腳褲，一對膠花拖鞋，父親拿照相機來給拍照，叫我穿上他買的新裙子，白襪皮鞋，每一次給我兩套照片，叫我，你寄照片給你母親，說你很好，我想我母親，就是雜誌裏的電影明星的樣子，有一個叫做樂蒂，濃眉大眼，瓜子臉，我自己會去西貢墟書檔，問有沒有舊明星雜誌，可以斗零租一租，樂蒂談戀愛，我寫信給傷小離，「親愛的母親，你有沒有談戀愛？」信寫好父親來探，我給他看，他將信紙對摺，放在口袋裏，沒有還給我，我沒有問，這一次，父親沒有叫我寫信寫些甚麼。

傷小離在一間怎樣的房子，打開我的信？她讀信的時候，會不會抬起頭，想一想，她皺眉的時候，會不會還是那麼好看，她穿甚麼衣服，會不會戴一雙小小的珍珠耳環，

我給她寄落葉，她會將落葉夾在日記本，還是讓它跌下？落葉乾透，見到葉脈，我覺得像一隻手，我的手，乾了，透明的深藍的靜脈，不跳動，發生那件事情，我沒有再給傷小離寫信，我已經讀小學六年級，十一二歲，她沒有再收到我的信，她幾時沒有再收到我的信？她搬了，信轉到新地址，她打電話給舊房東，你有沒有收到我的信，房東說，多麼開心的呀啊你打電話給我，我沒有收到甚麼信，有我會通知你呵，我有你的電話，傷小離在一間兩室房子，不用再租一個房間，那個阿巴桑，一張臉塗得雪白，父親給我買過一個日本人形，梳髻插簪，穿一件紅底繡金花和服，橙金芙蓉織錦腰帶，腳趾也是雪白，我用顏色筆將人形塗黃，用舊布做了一對花布襪給人形穿，阿巴桑會跪在榻榻米，說打擾，這個月要加房租，傷小離站起來，她不會再想和這白臉人，相跪微笑，她可以再多教兩家課，橫濱的中國街很多小孩要學鋼琴，她將我的信，用一塊和布包起，我後來見到，原來她一直讀着我的信，沉默不應。

傷小離的眼睛，玻璃琥珀，微微透綠，眼皮垂下，世界從此黯淡，我站着，竹掃着地，有一點硬挺，剪草的聲音頓止，有人觀看，她說，我和你去收拾行李，濃眉大眼，瓜子臉，她初見陳朗越，是不是這樣的垂着眼睛，戰亂時期出生的嬰孩，聽不見自己哭泣的聲音，大人會手腳不動，活着就是奇蹟，傷小離從此不哭，姑父姑母帶落來香港，她的命她的遠行，所以叫做小離；傷小離的微笑，嘴角生愁，小學音樂室有一個舊鋼琴，她坐在鋼琴椅上，腳不着地，她不知道，原來要踏掣，小孩要坐矮椅，她敲響第一個琴音，傷小離就現了這一個微笑，她看見我，寫信人，她的嬰兒，她在一個陳舊學校的走廊，見到陳朗越，是不是這樣她是學生，他是老師，「我是個十三歲的小學生，長得很高大」，她看他，他也看她，沒招呼，她不知他的名字；傷小離的淡香，她不在的時候，我聞到有無的花香草香葉香，如果風有香氣，也是這樣淡揚微飄，她出去我就將她的枕頭，拿出來貼在臉上，細聞小香，是不是因為那個初夏的日子，她會流一點汗，少女的微騷氣味，陳朗越會不會有一點心動，女學生已經發育，小學

生不用穿校服，少女穿一套淡白唐裝衫褲，頭髮有點捲曲，不知她天生還是燙髮，她知道甚麼，來教員室找他，夏蟬震天響，他聽不清楚她的話，廣東道那一株榕樹或樟，棲着雄蟬？太陽從東方升起，如果我們活着地球的極北，太陽會不會從不升落？天空有雲，雲甚麼時候停止變動？甚麼時候消失？我畢業了，可不可以再找你？陳朗越一定無法回答，世界與熱情，他不是這樣的人，已經有妻，麥氏香蓮李氏良妹，祖母說陳家男子，一定要讀書，做買賣謀生，怎比讀書知禮識義，這是亂世，只有讀書才立身，身家錢財，一炸為零，珠江封橋，香港斷航，洋貨哪還會有人買，陳正方止，沒人配眼鏡他還在店裏，研磨天文鏡，無月夜可以看星，放大鏡，可以聚焦生火，細看螞蟻長腿，如何在難路行走往奔，祖母香蓮，每天還是到店裏，有人來搶，起碼有我，女孩要學刺繡詩詞，男孩學算學歷史地理，洋貨不進賣東洋日本貨，兄弟考入廣雅中學讀書，遷來搬去，日軍佔城兄弟還回鄉，祖母說店要開，書要讀，日子要過，妹要嫁人，兄弟要娶妻，一日未死一日過，陳正方止，眼鏡片愈戴愈厚，終有一日，不再

視物，祖母香蓮說也好，不看也罷，應了她的話，祖父方止，眼睛還能看，愈看愈窄，愈小愈暗，通街都是死屍，誰還管是不是有青光眼，長兄朗遠考入軍校，隨校去了成都，陳朗越考入師範專校，去了廣西，救國還救國，祖母香蓮說陳氏家祠，一定要點燈，朗遠修業後入部隊前回鄉，祖母給他娶的妻，一樣四人抬花轎，聘書禮書迎書，三書不缺，過文定送三牲，一雞一魚一肉，過大禮港幣銀元法幣，絕不欺人，聘禮還有蓮子百合金戒指，香蓮良妹，我都沒嫁得那麼好，日軍攻城，店可以關，貨可以給搶，人可以死，陳正方止，可以眼盲，但陳家一定要有後，半視方止，香蓮良妹，兩個女兒兩個侍婢，每人身上塞一疊各種幣，走到一鄉又一村，路上買賣偷搶，侍婢活下，女兒死了一個，新政府成立香蓮良妹便回城，管他甚麼奸，誰阻我做生意便是奸人，新婦入門還是香蓮良妹推的入新房，叫她兒子，愈快愈多愈好，也管不得兩桌零落賓客，還在她家門前，吃那瘦極白斬雞苦瓜炒蛋粉絲雞血羹，喝她藏在廁所那罎陳年黃酒，不飽半醉，最好媳婦成孕，一舉得男，朗遠回部隊，祖母又給父親定一門親

事，盟軍炸廣州，仗很快會打完，巫家長女，行年十六，手腳伶俐，還讀過幾年私塾，一切得快，不能等，父親還在校唸的書，寒假回家成親，辦的文明婚禮，父親穿一件深藍長袍，新娘紅衫紅裙，新郎新娘，襟上別一朵紅花，父親在婚禮才第一次見巫家女，香蓮說他，新娘你要喜歡才好，去見一見，父親抬頭望天，這天甚藍，但他每一眼都可以是最後，房子炸毀，屍體無人顧視，誰結婚誰過一生，在這灰塵妄世，算甚麼，他說，不用，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三夫妻對拜，夫妻相視，好像街前相遇，打個照面，巫家女不醜不俗，纖秀瓜子臉口，垂直短髮，見他望她，垂下眼，想來性情是好的，何必談戀愛，生作這個人，活在這家，讀這書，大哥走前給他留下一幅畢業照，朗遠穿着軍服，戴着軍帽，胸別期章，配短劍長靴，口袋插一支鋼筆，照片後是朗遠的幾個字：「自愛者、人不得而侮之；自重者、人不得而輕之；自信者、人不得而惑之；自立者、人不得而擠之　越弟共勉」，兄弟分離，遠路長行，婚不成婚，難道又是男兒所願，新婚那一晚，洞房是兄長的舊房，大嫂已生二子，新房的紅被鴛鴦枕俱

在，被間還留有幾顆灰黑的綠豆，大嫂退到侍婢的房間去住，侍婢一嫁一離，朗越想此床已舊，此豆已枯，二十歲這一年，已是劫後餘生，在廣州一間書院謀了一個事，教員有宿舍，一月回家一兩次，到人民解放軍入廣州城，巫女已經懷了第二次孕，麥氏香蓮李氏良妹，在店裏拉一張紅木雲石圓椅，微微跛腳，還可以坐着不跌，這一天她坐下來，聽着無線電廣播，極為吵耳的進行曲，她將收音機關上，聽到街上仍傳來，一把尖刺的女聲廣播，保護全體人民生命財產，保護民族工商農牧業，沒收官僚資本，麥家養女李氏良妹，倒水挑柴，往來侍讀，甚麼？我是官僚嗎？她突然驚覺，這個新世界，不是她知道的，有理說不清，這店要關，這田要分，不是有名給你叫，共產革命，產給共命給革，她站起來，我嫁我夫，我豈會斷情斷義，我土我地，我走過的小石路，我懷中的小石子，養女豈能因異思遷，她叫喚陳正方止，他摸摸觸觸，所見只是餘光，她說，我們留下，兒子要走，有醫生開診我帶你去看，能夠看得多少得多少，這樣父親來到了香港，巫女抱嬰帶兒，路上不好走，香蓮良妹命令二子朗越，你自己

一個人，快走；陳朗越不想，女學生的腳步，他在教員室驚心動魄，聽，誰人走動，一雙白襪一對布鞋，女教師不穿白襪，他低頭見到腳，嚇到立即抬頭，近視愈來愈深，朗越怕自己會承繼父親的青光眼，妹妹朗清來的信，鋼筆寫的簡體字，父親到人民醫院去看的病，要動手術，我與同廠工人簡受生，相訂明年結婚，新中國女性能頂半邊天，妹妹在鐵廠做工人，自由戀愛，訂了大事才告知祖母，香蓮良妹，一言不發，她沒甚麼好說，父親也無話，研磨機器都塵封，他坐在店裏，養了鸚鵡畫眉，鸚鵡能話，畫眉能唱，妹妹寫，父親教的「夏與畏日爭，冬與嚴霜爭，四時之內，飄風怒吹」，聽得我們都會背，「憔悴孤虛，旋生旋滅」，陳朗越一個人租的天台房間，反覆細讀，信紙掉在地上，索落一聲，昏微燈光熄滅，香港人口劇增，時常停電，他去點了一支蠟燭；傷小離前行，我說靜鬼夜行，聽不到她的腳步聲，我伏在福當被鋪裏面，開盞小燈在讀小說，我從香港帶來的小說，讀完一次又一次，無字可讀，我寫一封信，有時不寄，有時我將寫給張綺蘿的信，寄給一個不認識的人，雜誌上有人徵筆友，我寫，

但從不回信，傷小離的影子跌在信紙之上，或者她已經站在我身後很久，我翻轉信紙，關了燈，她站着，黑暗無影，陰陰涼涼，我覺得她還在，她會不會這樣，悄然站立，父親教的夜中學，多賺一份錢，他怕停電的晚上，在燭光搖動之中，等待時間，那張臉還是一樣，第三個學年開學的新生，陳朗越看一下註冊表的名字，叫她，別的學生站起來都推開桌椅，嘞嘞喱喱，她飄浮；傷小離思停，我以為出走的應該是我而不是她，早上我拉開她房間的門，她穿過的一件睡裙，扔在牆角，她喝過的一杯水，還剩小半杯，或者比前一個晚上，稍為減少，榻榻米上的鬧鐘，短黑針指六時將七，她起來的時間，六時四十五分，我醒過來，在她的房間，坐着等，醒來是早上八時，陽光耀照，我起來將她的睡裙，用衣架掛好，她喝過的一杯水，喝掉，她想離開我亦想離開，她以為你和我，兩個嬰孩兩個肉體，是她在這個世界停留的印證，她不知道這一個男教師，他的年齡他的過往，他沉靜的右手，怎樣和左手交疊，叫她，傷小離，她說，到，他知道她在他的班裏，不是偶然，她知道他記得，傷小離輕言細語，略為低沉，語末

有點走調，話不能好好的說完，目光無法停留，她的手在半空中，鋼琴老師說，你等待，空氣飽滿寧靜，音樂之最有力的短暫時刻，「姑父姑母又有四個小孩，我自己賺的學費」，有吃有住，就有了人生所有，嗎？總像有所不足，一個父親，一個年長男人，或者我前行思止的未來？傷小離會不會覺得，原來這樣，那件事情，終身大事，她穿好衣服，面頰通紅，久久不退，好熱，我父朗越住的房間，細小雜亂，會否掛一塊黯綠花布，他拉上就沒有再拉開，不知自己在做甚麼，身後有人；傷小離的沉默，她肚子開始隆起，離開決絕，留下更加是一生的斷送，她不會問，一定沒有問，我父朗越，也無法說，這樣我娶你，重婚不罪，不過是心罪，這樣他一生，黯啞殘缺，但原來不是嗎？香港不過在偷安，朗清婚後還來的信，愈來愈少，每一封都一樣的開始，哥：一切尚好，請勿掛念，母親的店，發生小事，暫時未能營業，父親所養鸚鵡，被嚇飛走，畫眉鳥已死，我父朗越知道，沒有說出來的事情，中國巨大的靜默，在羅湖的另一邊，血紅醞釀；傷小離離開，我提着一個行李袋，放下，站在車廂裏，無法在新宿站的人

潮找到她的背影，有一個人，是個瘋婦，站在月台，和我面對面，笑了起來，牙齒掉下，她用手承接，從此是她的寶貝，或許會有一念，離小傷停留，男嬰的臉，看不見將來，知你額前長軌，頭髮叢落，夜夜醉醒，無人的時候你可以無淚哭泣，喉間發出，給人捏頸、即將無法呼吸的咳唉，嘆息呼救，你最後的日子，何必當初有嬰，不是白行虛過，傷小離的眼淚，滴在你的小臉，與人無尤，她要行一人的難路，陳朗越下課回來，還開燈改永遠改不完的作業，這是誰這是甚麼地方，傷小離陳朗越，各自流離，百年走路的疲乏與創傷，何時息止，朗清再沒有來信，朗越知道，墳墓巨石，從此封土，母親一定被清算，父親盲了，大哥無音信，他給他的一幅照片，成了遺物，巫氏兩子，自己沒有盡丈夫父親的責任，傷小離放下嬰孩，他學路她無法打開雙手，叫他，來，她不敢，怕她會捨不得，朗越有工作有房間，孩子已經會自己在小塑膠痰盂大小便，好像大小便一屙，便成小人，她沒有再回到房間，我想她沒有回她姑父姑母家，他們有自己的兒女，她不知道離開時已經有孕，我要來到這個世界，萬劫不擋。

不為甚麼，也不是我父我母偶然的失誤，一定只因為我要來，允諾，決意，回應，承擔，因為無它，我既無法是其他人，生命所成必既其所終，我一定是個專注的孩子，女嬰送到父親鄰桌周老師的遠房親戚裏，周家有田有地，有房子，我記得青屋幽暗微涼，田裏陽光花白，秋天桂花甜香，小孩在田畿小路行走，青娘總是笑瞇瞇，眼睛很小，看不見眼珠，我用小手撲在她臉上挖，她也不惱，只是笑，垠佻皮，青叔黑黑瘦瘦，吃飯時倒一支燒酒，喝得臉紅紅，一話不說，我吃得慢，青娘說我和那一口飯做人世，青叔醉倒便噔噔上樓，鼻鼾扯得像老虎，青娘說，你聽到老虎嗚嗚條你就好走咯，老虎食人。

突然而毀，我只是傷小離的失魂，余亮見到我，一定見到同一個人的再現，傷小離之初，形影俱幻，她見到我，還是我見到她的歸來，我打破了鏡子，青叔給我買，沒有甚麼節日，晚頭黑看不見裂鏡的照影，他說，你唔好郁，好快趣，青娘聽到聲音，

老虎行進，她站在門口，揭起花布簾，青叔當真很快，拉上褲子便走，青娘將木門關上，到房間，找了一把鎖頭，將門鎖起，好多天，將一個痰盂送進來，早上拿走，每天三餐，一壺水，用木盤盛着，平日的飯菜，我沒有動過，她收了去，房間的窗子可以打開，看見窗外的一株樟樹，他沒有痰盂，也沒有每天的食物，他屙的屎在樹幹，乾掉，怕他死，村裏有人擔一道梯，給他喝水，身用布條縛着，再結好，過兩天就再沒有屙屎，放下來青娘開了門，父親站在門前，青娘替我收拾，在微暗稍靜的小房間，我再也無法入睡，我看見月亮跌下的速度，為蘋果追逐，黎明初亮初暗，我坐起來，傷小離的腳步聲，下樓梯，走出小石路，多少年她還沒有死去，肉身在一個衣櫃垂吊，深土不動，暗流無浪，父親不說，未芳是那麼安靜的人，從來不問，雙手細薄如蝶，你父陳朗越，那個晚上留下便沒有離開，長洲多風，航班停駛，陳朗越知道，還是說，這樣我來探望，未芳是女教師，素白旗袍，未生灰髮總覺日子多磨，已成飛霜，陳朗越步履沉慢，腳步一一追逐，將你留在安師奶家，以為過一夜，你和我相見並重見，於你未生我未

生，早經陳定，傷小離為我而死，父親為你而離，行路難因民族之衰，我們從來沒有逃離，無論日子，無論我們如何飛行，着地，打開新房子的三把鎖，忘卻語言，這「難」這「離」，你到殯儀館去取父親的骨灰，原來那麼輕，你問，二公斤，你想到不遠的將來，是不是兩公斤，或更少，所缺的是所走過的泥路碎石路，身上的灰塵，還是飢餓，你再也沒需要，你站在門外，有兩個警察等着你，你在飛機場給何七月打的電話，說她，你不是要來接，她說，我會等你，你坐的士回來，她已經給你收拾好你的衣服，一個運動手提袋，你沒有打開，你知道會有你需要所有，何七月是一個賢妻，給孩子和她買的保險，七年可以提取，你知道她等這一天，米高說過你太太來問你的保險單，法庭寄給你的禁制令，你沒有簽收，給退回去，你知道何七月會登報，你不看報，你一直在等，如果沒有發生在你面前，讓你的臉抽搐，就不足以回應，你的一生至今，你笑起來，對兩個警察說，謝謝你，我可否跟孩子說再見，但孩子不會跟你說再見，房子的窗簾，重重拉密，其實我真的沒甚麼需要，好像兩個警察是老燕，是米高，是

會同情明白你的人，但你連這個也不需要，你提起運動袋，孩子十歲，你記得，他們出生時是一個凌晨，下大雨，你在產房待了一個晚上，何七月睡了，你走出醫院，天微亮，你抽一支煙，點不着，太潮濕，你扔掉，再點一支，吐一口煙的時候，世上無端多二人。

這一天



見雪問，我十八歲生日，可不可以帶我去巴黎，我賺了一點錢，她去咖啡店做的兼差，不上學便去開工，成績還是一等一，榮譽生，弟弟在同一間學校，去同一個鋼琴老師學琴，房間和他姊姊一樣有一個畫架，做每件事情都只得姊姊的一半，連咖啡都不會倒滿，成績一般，鋼琴老師每次都叫他多練，每一張畫半途而廢，畫不完又開一張，姊姊入大學，關早年和我，問她要甚麼禮物，見雪臉尖眉細，不是個不開朗的小孩，一樣和她弟弟，不停說話，偶然靜下，或者想到甚麼，眉心若蹙，我心一驚，這臉我見過，但她見雪，在此新地，可否改變她的曾經，我沒有見過傷小離的屍體，她的影子懸浮，在我入老的日子，一閃而過，而且漸近漸緊逼，弟弟聽着便追，這我也要去，星期日早上關早年在廚房讀的一大疊紐約時報，二千年，年日不過是號記，怕我們忘懷，要我們追認，一如名字，「禧」即喜慶，原來我們慶幸，記得有二千年，還未毀滅，記得見生，早年，微喜，若拙，我白與光，拉丁名字，朗越，小離，我們的當初未見，每一呼喚都是我們的族譜，我字，這時下雪，昏黯冬日，見雪去開

了廚房的燈，上樓梯回她的房間，我望着她曾經走過的每一級，地氈有污漬，牆上有一個手印，隱隱可見，弟弟跟着她走，關早年將報紙翻過，說，也是你的生日，我們去巴黎，四十一歲，我的頭髮不停灰白，並且習慣，老爺死了以後，奶奶不肯再留在美國，一定要回香港，回大陸，香港有女兒，大陸有久不見的家人，有話，老伴過世，留下的那一個，掛慮的就是在哪裏死，哪裏葬，關早年將父親和我們的房子賣掉，再買一間，仍在史丹頓島，習慣偏遠，我不想住曼克頓，關早年升了職，幾個月後他才說加了薪，我們以為的前路，走到不過在腳下，淡然不覺。

在巴黎我想起你，不過是一個歐洲城市，一個老了的華盛頓，蒙特利爾，地車關門的時候，嗚嗚作響，我想起你，街頭有人玩木偶，我沒有聽過那些沙啞歌聲，破鋼琴，有人說「玫瑰生命」，老女請哀憐，我想起你，見雪停步，問一個賣畫的人，他的生命他的過往，她還不知道我，逃離之地，屍骨盈盈，她以為故事在他方，一近即痛，我想起你，河水從一到一，我們在河的左岸，我們過橋，河水依然從一到一，但我們

說右岸，馬栗樹枯乾，河水混濁，石路揚着尿臭，見雪拾起有人遺下的一隻梅子紫手套，她說，有一隻手，我想起你，斷手，遺落，一個課室的少年喧嘩，各自沉默老去，劉家緩結婚生子了嗎，他的背影會不會依然殘缺，我以為離開一個地方，不會重回，你雙手插着褲袋，在一個廢紙箱旁邊等待，廢紙箱墨綠，火燒垃圾蟲，你抬頭陽火炙熱，登高可以望這灰遠，巴黎天天的陰冷天氣，我們在教堂白色，小山美城，黑人聚居的地方，叫美城，樓頂房間我們的酒店，見到天高，寂遠，鴿子的眼睛血紅，有血不滴，灰藍的屋頂，有一個男子打開窗，久久不動，見雪會關上燈，原來歐洲陳舊衰老，那麼多一個人，手插着大衣口袋裏面，眼睛鬱藍，匆匆趕入地獄，我想起你，讓我們回到一個地方，眾屍未寒，終滅未滅，見雪站在一間店子的窗前，我織給她的一條橙綠粗毛頸巾，圍着她的臉，她看着櫥窗裏的幾盒顏色，橘子番紅花太陽菊的近紅近謝，落日天邊之將最後，暴雨之前，熔岩成湖，落葉成風，原來有那麼多橙色，媽咪，她的淚流了一臉，你會不會想念一個人，我的女兒戀愛，成人受戒，知道生命的苦厄，

悸怖，明盡，必至老死終無，我抱着她的肩，弟弟和爸爸走到小街去看海鮮盤，決定今晚的吃處，我想你眼裏的陰影，追隨着你所有的悔惱，在一條無人的街道轉角停步，我想你回到那一個無處可歸的黃昏至夜，有人尋覓，你卻以為倉鼠腐爛的亡魂，我想你終去到你父我母未曾流血與腸的土地，你說，夜來鬼呼狼嚎，野墳招火，有一個人很像你，你是我是你自己眼中的我，我想你從省到省到一市，你在一間地氈發霉的國營酒店，寫幾行字就是你的遺書，不要掛念，我很好我在這世界的一地，女兒在我身邊沉睡，眼淚抹乾，臉上細細的絨毛，記憶晨露，傷小離靜靜的站在我身後，是不是同樣驚於青春的急烈，高速的浮懸火車，劃開時間並復合，但已不再，最後一天我們來到遊樂場，從高至回轉，我們得尋虛假的速度與危險，因而快樂，無傷無事，我們去吃公牛碎肉，洋葱失去辣味，假糖一樣甜，這是巴黎嗎？我想起你，不是我不顧念身邊的人，此生我心存感謝，不是我沉迷戀傷，巴黎灰黃無綠，我們在一個微雪早晨離開，原來有鴨，死魚在運河腐爛漂浮，不是我無法感覺我從來不，只是日子墮

沉，我知道所餘有限但太多，我在過去的一個回舞盒子，不停轉動，在昏眩的跳踏躍踮的微小空間，見到鏡，重重相照，無限影疊，我停下來，想起你，因為天空，因為雲的高低，因為雪的不曾，日的恆遠，見雪已經忘記，和她弟弟，爭論餐牌一個字的讀法，a還是ã，身邊人還沒有等到航行高度，已經入睡，窗子拉上，機艙微暗安靜，我想起你的時候，離開巴黎，那個幾乎讓我毀滅的地方，地球的另一邊，東京香港，足足十九年，我說見雪，在你還未生之初，我也知道心如刀割，她說甚麼你要雞還是牛肉，她聽不見，那個微笑彎身的服務員，謝謝你明白，我很想站起來，在最細小的機艙，走一走，今年暑假，我光與白，我忠誠讀報的伴侶，我帶你們去見，我骨我血，我哥哥。

見雪帶個亞洲男子回家來見，是個肥仔，香港人，見雪的廣東話，說到嘞嘞咔咔，上海話會聽不會說，她又去學日本話，說要去日本，知道我最憎恨日本，肥仔叫阿森，

叫我安哋我和布朗雪明年去日本，聽得我心臟抽緊，不敢說甚麼，城市安靜整潔，給你遞一包宣傳紙巾都鞠躬，買一件餅五六層包裝紙，生果像珠寶，廁所不臭不濕，炸毀的大廈重起一模一樣，抄襲歐洲，不覺假，孩子需要的不過是表面的舒適，為甚麼要那麼真，那麼難，我嘆一口氣，說，你們隨便，我給你們焗一個蘋果批，見雪囑咐，記着多加玉桂，說阿森，你這麼肥你不要吃，肥仔說她，你結婚生子你就知，還不是一樣肥。

老去時不是皺紋白髮初現，是孩子戀愛，舊路重行，有新人，見雪躲在房間，一個星期，沒上學沒吃，我敲門，她不回應，我問，你是不是死了，可能記起，她小時說死了翻生，我沒事，我聽到她沙啞的聲音，嚇一跳，給她調了一杯蜜糖檸檬，用有蓋杯裝好，放在她房間門口，夜半聽到她下樓，到廚房，洗乾淨杯子，開雪櫃，我打開房門，不敢下樓，怕驚動她，廚房沒開燈，我見到她淡藍影子，戀愛的折磨，沒甚麼，比起人生可以經歷的種種磨難奔走，但我不能說，戀愛的時候，總以為自己最為大，

她喝一杯室溫水，或者連一杯水都苦，我懷念那一淡苦，其後不說若無，舊人說況味難言，喝完水，她在黑暗中說，不要擔心，你照顧弟弟和爹哋，我給撞破似的，逃回房間，關早年給吵醒，說，一個人睡不着，由她，現在四個人睡不着，你不睡連弟弟都給你吵醒，說得我，在床上乾躺，關早年是對的，他比我更知道生活，不需要太複雜，複雜虛榮，複雜奢侈，見雪年輕，還可以負擔，我們的人生，已經負債纍纍，我想起你，不蝕骨不刺心，想起青娘給我的一隻木老虎，父親給我拍的一張照片，我手裏拿着一隻木老虎，我還很小，黑白照片，看不見顏色，我穿着一條像裙子，但我想是人口中的口水肩加開浪褲，變了裙子，我的髮還很稀薄，皺着眉，沒哭也沒淚，孤兒舉目無親的樣子，青娘說，吖隻細佬哥，遙遠哀傷，又是那麼親，老去不是萬念俱灰，心如槁木，老去愈遠愈近，記憶是鄰居，時常招呼，在門前探問，但不進入，最細緻脆弱的，暗密收藏，我想起你，暗影浮現，見雪的房間門打開，她在廚房預備了我和她父親弟弟的早餐，牛奶穀物，咖啡漫香，她問你要幾多匙糖，她從來沒有給我預備過早餐，

也沒察覺，母親在生活背後，她沒想像，母親也有過往，我喝咖啡不下糖，我說，兩粒，這一個早上的咖啡好甜，過於甜，但也不壞，有糖或沒糖，粒或匙，沒甚麼好執着，她父親有一點奇，笑她，豬衄會上樹，幸好這麼深奧的廣東話，見雪不會聽，她弟弟倒笑了，弟弟看香港電視劇學會的刻薄話，這樣痊癒，日本不會去的了，見雪問，夏天你不是要跟我們回香港，我都沒有去過香港，我想起你，並且見着，見之前以為鬼驚神動，見着了，原來我們不過在彌敦道分的手，在廟街又見了面，一起吃宵夜，我會說你老了那麼多，你會笑大家都一樣，天涯若比鄰，比鄰也若天涯，時間過去，不過是昨日，我們的眼睛還沒有老，相看見到自己的影子，頭大身細，腳很遠，小得無法看清楚細節，或者這就是我們原來的樣子，我們心安的是假象，你拉拉我的鼻子，我說我是木偶麼，我在你面前永遠十五歲，你十八，你罵我，死嚫妹，我說你，四眼仔，這一時，我想我們同時想起父親，戴着的厚片眼鏡，玳瑁鏡框，他在鄉間拍的一張半身照，你有一張，我也有一張，後面寫着字，我的是「若缺吾女留念」，我生我名，

我遺留從未有之國，你的是「亂世浮餘」，你想他記一泡沫，見雪會看着我，她從來沒有見過我少女的笑臉，沒有碰觸過，老體之內的柔媚心細，關早年會站着是一個陌生兄弟，說，好了好了，這麼久沒有見過，你又不來紐約看我們，上一次還是我們結婚，你又遲到，關早年總會說些無聊話，這些技術人員，不蠢不過是天真，幸好，見生會吵着，這裏有沒有麥當勞，我要吃果啲大大，大麥包，他不知道廣東話怎樣叫，麥當勞就是他的故鄉，他們這一代，但我很少帶他們去吃這些超級食物，你會想沒有在場的，兩個孩子，城與海，現在只叫彼得，叫西門吧，你不在被嘲笑英語有口音的會是他們的媽咪，何七月會在廚房做她的英語功課，或者會找到一份工作，教會那些群黨會替她找工作，他們勢力好大，傳教總部有飯堂有診所，很多人寄捐款或求助信去，何七月會在郵政部門工作，她儲起世界各地的郵票她覺得可以賣，一星期工作四個下午，其實她有保險金，法庭又判了她和兩個孩子的贍養費，她生活得比從前好，你說，孩子這樣可以好好成長，也怪不得她，你所有的收入，八成要付供款，你叫贍養費做

供款，妻子兒女債，連本帶利，比任何最狼胎的銀行更要狠，你掏一支煙出來，給我，我接過，他們從來沒有見過我抽煙，你說，走私煙，現在我只抽得起走私煙，酒呢，我問，你說，平價啤酒，獅威，哈爾濱，你提着運動袋，那一晚你去同事大衛家過的夜，他剛離婚，自己租了一個公寓房子，你去住了一個星期，兩個男人在屋子裏都沒話，看電視，喝啤酒，這時你便開始從威士忌轉喝啤酒，開始時每晚五六瓶，你回香港給大衛留下二百五十美元，房租每月八百，你住了一個星期，加水電費用，啤酒你們各有各買，大衛會請你喝一支，你也會回請，與美國人交往，數目很清楚，也好，大衛答應在他還沒有搬出之前，與你共租房子，你回美國可以在他那裏住，離婚令頒下，保護令撤銷，你可以一個星期去看一次孩子，帶他們出去，你沒車子，車子判了給何七月，你不知怎樣帶他們出去，大衛借車子給你，你去探，西門你的思海開的門，見到你，沒叫，關門，你站在門外，按鈴，這次彼得你的思城開門，說，請求你，讓我們靜一靜，你在門外站了好一會，下一個星期，再也沒有去探，何七月會不會在房

子裏面站立，聽着你的腳步聲，你遠去的時候，她是否跑上樓，拉開窗簾，看着你會不會回頭，你回頭她會不會給你揮手，但你沒有，過去，一場大夢，你變了窮光蛋，寡佬，她會回到房間，在你睡過的地方，躺下，你的衣服鞋子，你沒有回去拿走，這樣她可以覺得，你可以回來，沒有甚麼事情發生，你脫掉鞋子，你去洗澡，她倒一杯水給你，給你拖鞋，你倒一杯威士忌，開了電視，搭着她的肩，叫她，七月，七月流火，七月垂危，七月檳城有風，有大蜥蜴在海邊巖石尋找，一天之食，屍體或無物，你當初是因為心死，她是因為心活，沒有甚麼改變，你留在亞洲的時間愈來愈多，沒有回美國的理由，你在貴州貴陽趕不上飛機，堵車，下車在街上與小偷吵架廝打，我趕不上飛機你還偷我銀包，小偷罵你，你吵甚麼我都沒有偷着你，你阿爸訓子一樣，一巴掌刮過去，你生氣不是他偷你東西，而是他沒廉恥，你在廣西柳州一條妓女街遊行，二公里半長的妓女街，都可以是世界奇景，你一個都沒有叫，太多令你不想多望一眼，全國皆妓？你冷冷的想這就是「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」，你不敢去北京，大氣磅礴，

殺頭行刑，乾屍膜拜，一個陰雲密佈的下午，有人倒墨在城樓神像，你怕翻城，這也不是你這小商人可以做生意的地方，你無人無事，你在雲南昆明，代理叫你不要開車，有人圍觀，你不要下車，你沒有開車也沒車可下，你不過在一個形同虛設的紅綠燈口過路，你聽到身後一響，有個人跌倒在地，不要看不要停步，這是中國，女人在你身後大聲哭喊，你驚訝，莫非是我？開車的是我？我不知道？有幾個人立刻圍着你，說你撞倒女人要賠錢，車子飛駛，沒有人停下，除了你，原來你的腳步，忘記中國，你在蘇州，或者杭州，你說這是甚麼鬼地方，墨佬死人節遊行，都沒有這麼多顏色，河塘掛滿彩燈，刺得你眼痛，大喇叭以最高聲效廣播，真是文革餘毒，不過將《大約在冬季》換《東方紅》，這就是小喬，你從銀包抽出小照片，真是俗豔，嘴唇塗得那麼紅，東方女子偏喜歡鬈髮，頭髮又硬又乾凍，眼影烏藍像公雞，最攞膽是她的誘人姿勢，穿一件白通花恤衫，一條大紅窄身裙子，一手抱着自己，一手拿着一頂捏到變形的草帽，我停下步，這就是我想念的你，是同一個人，我知道，我叫你將照片收回，幾好吖，

我說。

就是說，你是一個品味糊塗，生活一團糟的男人，你不比老燕高眺俊美，浪漫挑情，你老了有一點矮，站在他身旁，特別覺得他的恤衫很白，你老了牙有一點黃，你一個人的日子，你不說，你不經常刷牙，牙齒掉了幾顆，你以為在做夢，推着鬆，刷牙流血你便不刷，口有一點臭，你可以講電話，阿涼仍然在你公司做，他沒有辭職你也沒有炒他，你懷疑是他姊姊的陰謀，她要見到你，知道你，阿涼是她眼睛耳朵，你聽到阿涼在辦公室講電話，你進去他便收線，你想他一定跟他姊姊講電話，說你約了牙醫都不去，自甘墮落，你的指甲咬得巖儳，指尖黑瘀，前臂又有血焦，老燕每個星期去做三次運動，安麗說他，真是忙，人忙事不忙，「太子藥行」還在營業，老燕每天回去一陣，大陸女人阿二給他一個家，他每星期回去三次，安麗沒想到無端做了大媽，有個小孩，她怎可以，老燕一晚比一晚遲，她等他，黎明原來那麼藍靜，她開着

電視，演着《難兄難弟》，小時候父親帶她去戲院看過，她記得是謝賢，謝賢好靚仔的，怎變了鞋抽臉小鬍子，吳耀漢，安麗看着竟然跟着哈哈大笑，門打開她停，真是無聊這樣的電影，老燕有點慌張，他很清楚老了他希望在他身邊，是安麗而不是張懷湘，妒忌的是張懷湘不是安麗，檢查他手機看安麗有沒有給他電話，知道安麗女兒和老燕去京都旅行，她就要和老燕去羅馬，買了兩張頭等飛機票，在機場等他，老燕關掉電話不敢應，以為張懷湘就此死心，她一個人去的羅馬，在芬地旗艦店買了幾十萬元的皮草衣服，去老燕藥行找他，放下一袋，給他禮物還是警告，老燕有點難以抵擋，安麗常笑他，男人怎會那麼喜歡打扮，名貴衣服，她忘記了謝賢，她老公其實是個謝賢，她打電話來，老酒店法國餐廳訂了位，廚子和她熟，今天剛到的黑松露菌，他們可以去嘗一嘗，老燕告訴自己，不過去吃一餐，普通朋友，怎會是普通朋友，那個晚上還是回張懷湘在陽明山莊的家，他走進去都會輕手輕腳，入門有個玄關，架上放一個明永樂青花瓶，宋吉州窯木葉紋碗，清景德鎮窯豇豆紅釉瓶，張懷湘說都是不值錢的破

舊東西，打破由它，張懷湘是加拿芬道彌敦道口「吉時珠寶」的客，阿幫走過來說，今晚一起吃飯，有個客請，我的普通話，普通麻麻，老燕說他，這怎做生意，阿幫是獨子，阿媽有時來幫手，夥計都是親戚，會收錢便行，阿幫說，錢是世界語，個個都會講會聽，怎樣說張懷湘，香港女人不肯做，大陸女人會做，而且很用心，做完張懷湘替他按摩，軟軟的手，力度柔而內剛，穴位又準，他以為自己睡着，一急醒來，穿衣回家，她知道要等，起來送他，安麗說，你要選擇，要她還是要我，老燕說，天亮了，這件事不要說好不好，老燕不想選擇，又不敢回房間，一直罰站，安麗也不說話，冷戰僵持，《難兄難弟》做完便是《香港早晨》，新聞報道又是交通消息，安麗又累又惱，這時才發作，高聲叫他，你走呀，外傭睡一間雜物房，聽到她在房內弄些聲音，讓他們知道，她要出來，老燕這時抱着安麗，知她在人前不會失儀，家傭救了他，在她耳邊輕輕說，是我不好，我們回房間，老公的殺手名句，老婆有孩子，有面子，安麗妹妹都結婚了，想不到她都會，華新老婆生了三個孩子，叫她安麗安咄，一家來拜

年，三個孩子和她兩個女孩兒，在安麗娘家，小時還追追逐逐，大了女孩就躲在一角，咬耳朵不知說甚麼話，她怎離的婚，忍又難，老燕會讓她落台，過去那一邊一定不會過夜，早上六時之前回的家，打工都不會那麼辛苦，張懷湘加把勁，發動奶奶功，知道他爸的藥行還在開，他媽不時會去看舖，帶備藥材補品去拜訪伯母，婆羅州血燕燕窩，西藏冬蟲夏草，自我介紹，薛夫人，我是燕來的好朋友，「好朋友」她加重語氣，帶點神秘的笑，已經有了他的兒子，我剛做了胎兒性別鑒定，張懷湘知道，老燕只有兩個女兒，老人家怎會不喜歡兒子，都是中國人，其實她月經還來潮，哪來的懷孕，但弄假成真，在中國就是這樣，老燕不大敢不去，她懷了孕，他常去，自然就會懷孕，沒懷孕也無所謂，隨便說胎兒流掉，誰知道，香港男人很單純，不會問她拿血胎做證據，孩子出生，這一三五二四六日就成了定局，安麗在先，所以有六日，始終是明媒正娶，阿二追問，甚麼時候和我結婚，小孩要個名份，男人被逼緊，隨便講個笑話打發，共產黨倒台時，老燕第一次見張懷湘發脾氣，門口那幾個古董瓶瓶罐碟，全給打破，

他懷疑是假貨，不然一摔幾千萬，她說從拍賣會投回來，說說而已，和張懷湘叫做一起生活，他知道她沒句真，待他可有幾分真，跟她比，他是窮光蛋，又有老婆女兒，又不肯離婚，她又已經有香港身份證，但她要做一個真的香港人，老燕不明白，無端端做香港人那麼吃香，他也水漲船高，有點自恃，沒有理她，這一天沒有留下，回去安麗那邊吃晚飯，安麗和女兒已經在吃，見到他回來，也不說甚麼，添上一雙碗筷，老燕吃兩口，放下筷子，兩個女孩都唸中學，名女校，安麗叫女兒，明天放學練完水，回來陪爸爸去做運動，兩個女兒都是學界游泳代表，放假就去集訓，鋼琴一個考八級，一個還在練，香港的高材女生，英語英國廣播公司加香港廣東話口音，會背莎士比亞劇作片段，還不錯，安麗說，應該早一點讓她們去美國，但她捨不得，女兒像店，她想天天見，她們也要有父親，她知道，老燕不會放棄這個家，老燕那一邊的孩子，是個中國小霸王，張懷湘真是縱，兩三歲已經會不停尖叫，他也不能管，孩子便是這樣，這樣孩子是張懷湘的，不是他的，叫他爸——爸，目光有點斜，共產黨生個小共產黨

生個小小共產黨，老燕阿爸時常罵，原來日久有功，他也會想，張懷湘祖父是個開國紅軍，父親自然有書記委員甚麼長的做做，這麼多年，老燕都不知道張懷湘做甚麼生意，可能賣軍火，她不說，不時帶她孩子回濟南，看父母，祖父已經九十幾歲，他們那一代人，鋼鐵為洪火所煉，很經得起日子，其實張懷湘也有點委屈，同學的老公都是劍橋哈佛畢業生，她這個又不是老公，又沒錢，又不是名門公子，厲害女人，難道就不知道愛，老燕見她每次要回大陸，都去買名牌童裝，回來小孩剛學話，學會用普通話叫姊姊，爺爺，奶奶，老燕懷疑，張懷湘結過婚，有個女兒，老燕是你的大陸女人同枕同志，你從美國的家被趕，回到香港，好像又回到單身日子，你不時找老燕，分享小喬的豔照，你都不好說她的情信，簡體字你看得不全，他不時罵你口臭，要你刷牙，你喝醉酒都忘了是不是再去七十一買的酒，醒來發覺前臂一大片血傷，乾了，痂有點癢，好像還是少年，你和老燕去踩單車，從何文田山衝下，也跌過這樣的傷，那一次有他陪你，你老了你覺得是你獨自前老，老燕在你身邊，還有年輕女子

看他，你苦笑，有我就顯得你有魅力，你不敢這樣想，但我見到老燕就會想，小喬挽回你的自尊，她怎樣不要緊，你在按摩地方認識，沒有色情，她也不是普通按摩女，我「嗯嗯」的應付，老燕聽到你講小喬，他已經聽過很多次，有點尷尬，我們在南丫島海鮮酒家見的面，他戴起老花太陽眼鏡，對我笑了笑，說，你跟從前一樣，我說，怎麼會，安麗重了很多，眼皮墮了，我想我也一定是這樣，老了天天看天天不覺，她見到我，抱我入懷，中國人不常抱，香港也不，她一抱我，我的眼淚在眼眶轉，老女不哭，你知道要見我，一定也會心怯，叫老燕安麗和兩個女孩，我家關早年和孩子，你沒了你的家，可以你也不會叫那個小喬，你怕她登不上場，九個人一枱，過多食物，吵吵鬧鬧，枱布有點髒，中國飯宴就是這樣，小孩見面也不覺生，他們坐不定，去看海，大人留在飯桌，見雪回來和她弟弟，一身大汗，說，依芙蓮和丹丹，要來美國看我們，她們約定，好像一定會做得到，我回去考車牌，買車，見我和關早年對望，見雪抱着我，說，媽咪，我有錢，兩個女孩也跟老燕扭，老燕是兩個女兒最忠誠的情人，說甚麼都

好好好，安麗說，答應人家的事情要做，沒有答應之前要衡量自己的能力，依芙蓮知道她母親，口嚴心軟，也和她妹妹摟着她們媽媽，說謝謝。

我們在碼頭等船，你在我身旁，有風，海面漆黑，我們曾在的地方，燈亮，笑鬧聲一陣有無。

那麼多個你的晚上，我的日間，我的黃昏，你一個酒醒的凌晨，每一次都是你在說，我聽，我不需要回答，「嗯，這好」，你甚至沒有問過我，最簡單，吃過沒有，昨夜是否睡得好，但每一次，我聽到你，知道你，你活，你已經不在我的生活裏面，十九年，我還是願意歡喜，因為你是一段年輕日子的記認，也是我唯一的提示：我曾這樣生活。

我需要記得嗎？記憶就是生命？我不記得，我還是我嗎？蛇記得皮，蟬記得殼，夏蟲記得冬天？我們為何，得知，追問，求索？

你沒有話，因逼近而遠離，我們的前方是至黯的水平線，我時常渴望見到，河的盡頭，天之垂跌，河水流入大海，天空伸延無盡，會不會是極限的安慰。

有星，一個孩子說，紅亮的是火星，你有沒有找到北斗，這是北星嗎，她們會記得嗎，這一個夏天的北斗，她們能完成或不能的承諾，她們會再見嗎？

我們年輕時候，是否有過承諾？終而放棄？我不願記，你不說從前，好像我是一個機場酒吧相識的同枱人，第一次見，永遠都是第一次見，同一機場，同一位置，你還未上機便開始飲酒。

即使我不記認，就不存在嗎？我們何曾記認，地心熔岩，如非爆發，冰入湖泊，如非乾涸。

唔見棺材，唔流眼淚，我們總要逼近眉睫，才知火燒。

逼近了嗎？這永恆的追問，渡輪從黑夜降臨，一船的微光，海水翻動，拍打碼頭，或許有死魚銀灰，你見到了嗎，孩子問，如果渡輪超載，最後上船那個乘客不肯走，

依芙蓮和代表隊去澳門比賽，碰上，如果你是船長，你會叫警察趕那個乘客走，讓一船人在等，還是接受犯規，下令開船？她不知道，她在問一個嚴峻的，應該還是不應該的問題，丹丹問她母親，你說？

安麗推卻，說，多事，她何嘗不同樣艱難。

渡輪掉頭泊岸，我們看着，鯨魚驚動，吐出久待魚肚的罪人，施楚蓮說，我們都有罪，她知道甚麼，叩問的時候，誰給她一個容易的答案，我也曾以為可以，有一救贖，有一無歸。

讓我們拍照片，關早年說，在空中迴響，沒說的話，「下一次不知幾時」「或者不再」，不再又如何，一人不再，萬物常在。

芝士，我們學回來的，要笑，豈能問，笑與喜悅有關？為何要？鯨魚所吐，也沒有問魚肚裏面的三天，為何黑暗，為何渡越。

拍了照，有了記認，我們即使忘記，這夏日微風，這最後一夜。再拍一張，再拍

一張，一張毀掉，一張發黃，一張在一個陌生的抽屜，為蟻嚙噬，一張從來沒有，觸光成影。

我們站立，看着跳板下放，渡輪可以飛翔，可以衝浪，跳板總以渡輪的緩慢與巨大，沉重下落，不輕不快，我說你看，你就知道，我說的天星小輪，一九七六，行星有名，我們的天星小輪，有我們的日子，人們總是急步，「跳板未落，請勿起立」，凡勿必做，踏上還在落下的跳板。

你伸手扶持，我讓你拖行，就一兩步，走過跳板，你放開，早晨照鏡子，晚上揉臉，風沙吹來，閉上眼睛，都沒想，無記，蘋果下掉，日出回落之處，黃霧不散，昏瘴停留，也必無可避免，你看着我，笑了笑，我竟然也習慣性的警覺，有沒有人望我，老燕站在一列座位等，手搭着椅背，似笑非笑，他明白，隱沒浮現，似有實無，喝一杯茶的時候，專注於茶的甘香，一三五的時候，他就不想二四六日，也是個盡責的家庭男人，坐，他讓我坐裏面。

他要將我們分開，微細決定，只有我們三個人知道，你在老燕的左邊，給我揮手，是招呼是再見，還是小學男生去旅行嗎，和心愛的女生，給老師分隔，也不是生離死別，半個小時的船程，上岸各有前途，起碼。

我在老燕的右邊，我拉一拉他的衣袖，笑他，你現在不就是齊人？老燕笑，齊人非福非禍，得一「煩」字。

我在渡輪的夜窗看你看我，影子相疊，我靠着窗，疲累重襲，我想打開眼簾，再多一見。

我們將記：只有我一個人。

我們將記：黑夜航行，無想無受無識。

你這個時候知道了嗎？每一再多都是依戀，這時你知道無行？飛鳥知道盡林，百獸知地之沉沒，千蠍失足，喪家狗找尋可以咬鬥的月亮，狂吠，你知道終結之前的盛大，到來的靜默，我稍一張眼，合眼之間——你微微扯鼾，你無聲呼吸我便驚恐，一

絲棉花曾探看你的氣息，你給搔癢醒來，我嘻嘻笑，我們以孩童的認真，預習死亡。

我那時沒想，跳樓的只想斷肢，跳河的，河水的速度方向，我母親，她一定比我年輕，衣櫃的高度，繩索的結，我沒有見着她的屍體，是日是夜，在哪一間陌生房子，她一個人的生活，誰給她火燒，為了一個初記的男子嗎？比她年輕？我也沒有見過她老去的樣子，我會覺得，比較應該？無法成熟的果子，割掉扔到野地，胎兒無法生長，隨血流掉，我們豈能阻擋？

好像光年，我知道，已經是很久以後，多久？我們為何要紀念，一個死亡的日子？一個船程將到？船身傾斜，每一次我見小船泊岸，我總想人疊人，會有一次大災難，災難之後，人們紀念，慢慢遠離，船比較大，比較穩定，紀念並忘記災難的人們，每一次都要過早的站起來，擠到船邊，船身傾斜，老燕站起來，你張開眼，如同一個陌生的早晨。

你沒有見着我：你的臉，恐懼，驚訝，疲乏，從命：「就是這樣的了」。

你這樣面對你還未知道的地方，跳板放下，人們又是這樣的急步，旋起旋落，我去那地之前，無處無所，我要這樣看着人們經過，並在不久之後，同樣急步的走回頭，掉下甚麼忘記甚麼，要找甚麼，他們還以為前進，這是我最刻薄的娛樂。

人生的一種知識，兩種態度，你赤誠墮入，以身相殉，我狡猾遠離，欺世盜靜，一定是因為我經過，傷痛練習，我活得比你長，比你好。

我們沒有看到一城盛大的火宴，短暫繁華，不要緊，我知道，見雪我白的眼睛閃亮，留城記認，媽咪你睡了，沒看到那麼嘩噢光亮的城市，我從來沒見過那麼美麗；你墳頭的百合不更繁華，我骨頭的磷火不更閃亮？三個女孩在交換電郵，笑聲細語，弟弟有點無聊，我不准他打遊戲機，他就不打，插着褲袋，等他姊姊，安麗挽着老燕，說我，孩子大了，要多點聯絡，你有我的電話號碼，老燕笑而不語，時間會為他解決問題，他不擔憂，他知道他是個幸運的人，天生他覺得很應該，或者因為這樣相信，這樣行事，這樣成，你，你跟關早年拍肩道別，我的孩子就是你的遠孩，你想念你的

兩個，你說，他們都會有你們這麼高大，有機會見見你們的表弟，見雪長女，總得應對，也沒有看我叫，媽——咪——，說，是我的榮譽和責任，她幾時學會講這些社交話，是香港嗎？她覺得這個她不認識的地方，她父母的由來，真實得見，擠得讓她成人？關早年在問，老燕安麗住哪裏，怎樣回去，有沒有開車，沒有就替他們叫一輛的士，好像他是主人，世界是客，他盡可能，慇懃相待，這時港口響起汽笛，沉遠低迴，在黑夜，我看着點點光火的海面，虹影斷殺，你低頭，在你裏面萎謝，我說，這樣我們走了，早睡，你在我面前，思索停留，這最後一刻，你將我一抱入懷，我們將記：相聚終離，相見始分。



影子

我一直在等，每一個晚上的電話鈴聲，真可惡，推銷人我想叫他，這份滋擾他人的工作，你不要做，但我怎可論斷，人各求生，我說謝謝，我不需要，掛上電話，見雪到芝加哥讀的大學，或許她想離家，我們一家人四箱行李，以為一再遷移，其實都是見雪的，她說心愛之物，她小時的鋼琴練習樂譜，八歲那一年關早年送她的一隻玩具雪熊，絨線披離的舊手套，她重新鈎織，都是她日子的記認，我說你寫自傳麼，十幾歲人，哪有那麼多要記，在機場我們見到美國男孩來送，藍眼髮淡金，見雪說爹咂媽咪這是多明尼克，她弟弟和多明尼克握手，說姊姊和他去北卡，他見過，見雪答應的事情，沒想到她會做，暑假最後一個週末，她去看兩個表弟，安咂七月會來機場接，何七月？她有了男朋友，跟男友說前夫死了，見雪和多明尼克住酒店，兩個晚上，安咂七月很溫柔，溫柔？你都沒領教過她的報復，何七月想溫柔時，無堅不摧，你舅父就這樣死在她手，見雪笑，媽咪你好像很妒忌，怎能說她溫柔虛作，沒有一個完全的人，也沒有不完全的人，都是，都不是，其實何七月還是很喜歡你哥哥，關早年說，

多明尼克聽我們說廣東話，微笑陪聽，都是好教養的孩子，弟弟翻譯，他們說祖奈兒的壞話，七月叫祖奈兒，見雪和多明尼克說再見，也理不得兩老一弟，良久擁吻，我們入禁區，見雪哭得一漣漣，我心想你幾個月前不是為那個肥仔阿森，茶飯不進嗎？怪不得舊話說，單料銅煲，待她停淚，像驟雨，我教她這叫歇後語，快熱快冷，她笑了起來，說，我？我們其實是大僕歐團，替她推行李，鋪床單，房間小雪櫃替她塞滿食物，睡衣四套，睡鞋兩對，都給她預備好，明天我們來，和你吃早餐，見雪眼紅紅的，淚珠快要滴出來，她弟弟說，你感恩節便回來，很快，我坐在她的單人床，這情這景，宿舍的少年哭聲，我曾見曾聽，幾世以前的事情，我和甚麼，隔世相逢，蘇妮妮的一個杯子，我記得這些完全無謂的事情，一隻卡通貓 hello kitty，還打了 dymo 帶，寫着我的名字，原來我生日，我都忘記，杯子後來呢？打破，遺失，忘掉，突然記起，就是突然尋回？猶疑與期待，我應該這樣？怎樣？誰？哪樣？張綺蘿？她會突然見到一張臉，記起我？這世界總有人和你，一模一樣，你見到若渴，何七月在一個風雪黃昏，

入黑，見到你的背影，她急停，拔掉車匙便下車追，她追尋怎樣的影子，她一手打碎，一手摸索，完全與不完全的人，毀壞自己所愛，肥仔威廉？肥仔阿森，今而思昨，肥仔威廉，給我寫那封沒甚麼內容，好像寫彈結他的信，我沒想，沒有寫出來的，在我女和她的肥仔之間，她要還我欠肥仔的債？肥仔和肥仔，肥仔就是肥仔，這一是一，坐在單人床思想起肥仔，是我，還是年輕的我？我起來，扶着頭，我怕頭從此跌下，離開了身，還會看，還見女兒在我們離開之後，掩着臉，大聲哭泣，她從來不知道，她會不捨得，連那個她覺得沒有用的弟弟，她都捨不得，年輕不捨，前行就開始斷絕，陳思慮？「可怕的女人」的數學教師愛美．陳？記憶冰封，劉家緩永遠微笑，斷手不再長，「壞蘋果就是壞蘋果」，好手的指甲，長得鬈曲垂地，我最好不得見，荒廢家園，見雪走後屋子有一點靜，關早年看電視生物頻道，將聲浪調高，見雪彈的鋼琴封塵，弟弟再不肯練習，好像有鬼，午夜走下樓梯，起來的是我，到廚房倒一杯水，那麼冰涼冷冽，見雪沒有打電話回來，我會等，繼續等。

你在大地知道時間差異，從東至西，長春到烏魯木齊，中國到處是人和叱喝聲，打仗不是死很多人嗎？沒人的只有戈壁灘，巨風刮起塵暴，你走出去會化為沙柱，你沒有觀看的心情，代理很熱情，一定要帶你遊風景，你戴上滑雪眼鏡，頭包着布，纏蓋口鼻，你不肯再下車，沙漠灼熱，晚上冰寒，在烏魯木齊飛機場，大鐘顯示的是北京時間，代理的手機顯示，慢兩小時，某年某事，你開始知道大地，不是北美洲的廣闊原野山脈，是人，人，人，人，小喬是唯一的小孩，人，學簡體字的人，她看你寫給她香港的地址，說，不會看，你說，我不會寫，到上海浦東機場轉公車到蘇州，蒼蠅知道食物，你可以找到小喬，她胸前的一粒紅痣，你打開她的衣服，不敢開燈，比你年輕二十四年，小喬已經有一個小孩，給她爸爸媽媽帶，剛學話會叫爺爺奶奶，不會叫媽媽，她有點不值，你說，不要再去做按摩，沒前途，我在上海開一個辦公室，你來幫我，小喬說，我還沒離婚的人，我老公會找我，她打開雙腿，緊緊交纏，你找

到一時的忘懷，你的大地。

時間差異不以小時計，你在西安一條街道，聽到《明天會更好》，那個年代，你停了步，繼續前行，你愈來愈乾瘦，眼睛深陷憂鬱，安麗叫你，去做身體檢查，我有一個優惠計劃，檢查約好，你沒有去，你忘記你在甚麼地方，辦公室租好，小喬沒有來，你在上海極為混亂的公車站，拐回，很多計程車叫你，你給很多人推撞，中國的每一個城市，你也開始推撞人，你停下，叫，你開我到蘇州，那個甚麼人，他載你去一個暗角，把你殺掉，你的命就值你身上那三兩千人民幣，不算爛命，他居然把你載到蘇州，還問你，訂好飯店沒有，你說，十全街，得個全身下車，你幾乎愉快的給他那講好的三百元，加一百，司機很高興，叫你大哥，你笑，一百元大哥，如果你想得很低很低，中國真是一個天天有驚喜的國家，驚笑，喜活，按摩店在十全街鳳凰街口，你衝上去找小喬，晴玉認得你，說，小喬有客，你也學得那大聲大氣，說，你轟她出來，不用轟小喬細步走出，胸前膩膩的貼着你，在你耳邊說，還有十五分鐘，叫晴玉，

你招待一下陳總我大哥，又是大哥，你有一點訕怯，晴玉給你倒一杯茶，問你，要不要休息一下，你覺得自己像老粗嫖客，有錢大哂，但你又不是有錢，小喬要找一個比你有錢的人，很容易，她那麼多客人，她說，可以任我挑選，你待她出來，威勢全消，低聲問，今天你不是說要來的嗎，是的嘛，今天我不做了，你跟我回家吃飯，見見我父母，九唔搭八，你不知怎樣接腔，竟然想推卻，她父母？會不會嫌我老？沒頭髮？沒錢？沒有美國護照？沒有讀過大學？孩子怎麼辦？她老公會來尋仇嗎？有手槍嗎？你不要再想，退而求次，央小喬，我們出去吃好了，小喬說，我請客，蘇州有吃狗肉，大大的「寒山寺酒肉館」、「狗肉香辣清湯」，經過一條一條烤狗，狗臉向着街，狗嘴對你咧開，你心寒耳熱，「炝熟狗頭」老燕常說教地理那個軟蛇，老燕在香港生活，臉嫩皮細，雙手尖尖，怎知道大地蒼生無淚，幸好小喬沒逼你入死巷，知道你不吃狗，你坐下，一身冷汗，坐過山車撿條小命回來，你神經質的笑起來，叫啤酒，在中國，一天幾次逃出生天，地獄有門，你請了一個醫科大學藥學系的畢業生，他學歷比你好，

肯來你的小公司工作，可能想去美國，你解釋得很清楚，美國藥廠的香港亞洲公司，需要中國城市的代理商分銷，往其他中國城市出差，公司會負責職員的出差費用，但美國和香港的規矩，實報實銷，每一項支出都有限制，新職員二十三歲，人工是阿涼的一半，比阿涼勤力醒目得多，你想阿涼愈來愈像香港青年，怎能和中國的新青年爭比，早上八時半叫他上班，你一邊看一邊做文件，伏在辦公室睡着，只有三張桌子的小辦公室，一張沒人坐，等小喬，醒來見到桌面清理好，你伏在一灘口水之上，劉震已經在電腦前工作，面前是你正在草擬的一份合約，藥廠的藥品名單，他帶來的醫藥辭典，你看一下手機，早上七時三十分，你知他很快學會，取而代之，比你做得更好，英語學得比你正規，這大地殘忍也不得不殘忍，你一驚我不過是個日走下坡的推銷員，你說這好，我今天回香港，其實你訂了第二天的飛機票，可以到機場櫃枱改，每天有很多班機，被甚麼打敗，時間與香港北京之間，二千公里的距離？一城與另一城，火車提速追趕？經過田野，霜雪，濃霧，細雨，風沙，垃圾？你一個人，挽着運動手提

袋走的路，街燈昏暗，每一步都有人跟踪，回聲略後，你轉身一看，那個比你小的自己，前進還是遺落，一個更小，一個更小，你想退到甚麼地方，小島，舊街，樓梯，鐵籠，倉鼠的一粒屎，沒有了你，十幾億的人口，綿延山脈，廣闊的陌生土地，你回到香港，你已經預備好，雖然我們如何預備和知悉，仍然恐慌，你吞了一粒止痛藥，半小時後，仍然劇痛，有微微的硬塊，沒有隆起，你隱隱知道，但你想拖一下，再吞一粒止痛藥，你給我打一個電話，無人接聽，你留下一句，我很痛，可能差不多了，倒一杯威士忌，昏沉可以止痛，你以為，但這一次不，原來可以那麼長久，一個晚上，你不知何時睡着，醒來痛楚微減，你打開電腦，給劉震打一個電話，阿涼九時許來上的班，你說，孩子怎麼樣，阿涼知道你是問你的兩個思海思城，便說，思海會賺錢，在網上賣滑板，家姐替他入的貨，他還小，不夠年齡簽合約，思海思城十四年。

他們沒有我，都可以，你有點失落的想，你又無端端做了姦夫，安師奶會說，做

人契家佬，生仔冇屎忽，你沒有回美國，透過電腦甚麼都可以做，你那麼痛，你叫阿涼，我不在你代我簽，你知道我的簽名樣式，你信得過阿涼不會穿櫃桶，他是懶，是蠢，不是個不誠實的人，說完又有點驚，如果連阿涼都騙你，他姊姊，翻開一層有另一層，不完全的人，也是完全的人，甚麼都可能，誰知阿涼說，這犯法，我不能做，還要瞪你一眼，你又驚，他會不會報警，說我意圖行騙，小喬還是來了上海，你租的那套房子，有兩個房間，她睡另一間，在你房間完事，她要回她的房間睡，她帶了一套大紅大紫玫瑰海棠絲綢床單被鋪，你看着都覺冰涼水豔，不敢坐上去，她在你處上五天班，沒甚麼好做，在學用電腦，你叫她去上英語班，她有初中程度，中文隨時寫得比你好，週末她一定要回家看孩子，你懷疑她去見老公，她沒有叫，你也不敢說去，你覺得，小喬是你的同事，職員，同房，早上起來她會已經買了油條豆漿，吃早餐，你不吃，你要喝咖啡，她給你弄的咖啡，即沖，你倒掉，她買咖啡壺回來，蒸餾咖啡，不是過濃或淡，又給你加花奶，煉奶，脫脂奶，每次你都說，不要糖不要奶，你沒好氣，坐

計程車去買一杯星巴克咖啡，作嘔，又坐計程車回公司，在車上，在公司，在飛機艙，同一位置，慢慢走近，痛得你一直流汗，你去上海醫院掛號，醫院好像百貨公司，擠滿人在櫃枱面前，問，這位同志那位先生喂儂，沒有你想像要等那麼久，看起來亂但有它的隱藏秩序，服務人員問你，要掛甚麼號，你呆了呆，掛甚麼號？我掛號；她再問一次，你掛甚麼號？聲音已經揚高，你說，我掛號看醫生，她以為你聽不清楚，透過廣播跟你說，你掛甚麼號？甚麼不舒服？你說，右邊肋骨以下，你嚇一跳，在廣播聽到自己的聲音，你沒有再說下去，急步離開，你覺得醫院每一個人都望着你，都知道你的右邊肋骨之下，壞了，你掩着那個腐壞的地方，摸到了硬塊，長得很快，拳頭那麼大，你的心劇跳，走到醫院門口，又走回頭，想到櫃枱再排一次號，醫院有一個小花園，你站在一株槐樹面前，你要想一想，安師奶很怕鬼，從房間走出廳，她會叫：王母娘娘，高刀寸斬不留情，鬼頭落地亂紛紛，太上老君敕，喃嘸阿彌陀佛，從廳入房間，安師奶拜三拜，說，房間好多豬，好多鬼，跟我走難來，你娃鬼沒看見，豬有鬼，

鬼有鬼，你再走入醫院，你知道了，應該說，掛內科的號，不知是不是肝癌，父親肝癌死，服務人員給你一張掛號卡，一個號碼，叫你到肝內科門診室去等，原來安師奶不是怕鬼，她怕死。

恐懼不可知，還是恐懼知道？恐懼讓我們退縮？

不可知沒有內容：我們不知道我們所恐懼；不可知的對象，還是對象嗎？說靈魂不滅，說往生，說地獄、火燄、六道輪迴，嘗試給我們的恐懼，一個具體內容；或鬼，鬼不是像人又不是人嗎？如果我們確實知道，鬼不過是像人的飄浮物，所能做的不過是揚過，有甚麼可怕？鬼為何要在暗處出現？因為鬼知道鬼不可怕，人只怕黑暗不能視，借暗嚇人；所有人描述的不可見未來，給予此生的形象，火，畜牲受苦，乾熱土地，讓那，讓最後，不那麼不可知，就不那麼可怕。

你站在醫院門前那一株槐樹下，你怕掉牙，這時你想的不是右邊肋骨之下的痛楚，

而是你一口牙血微腥；你怕小喬發現你是個將死的人，你怕叫喚無人，你怕在床上小便；你怕你會發臭，人們要掩鼻走避，你怕被人遺棄；你怕接待台的廣播，你怕診症室外的人，互不相望，聽到醫生和病人的每一句對話；你怕等做各種檢查的日子，檢查又要等報告；你怕這一次不是，下一次會是，你怕這一次是，再沒有下一次；叫喚你的名字，你站起來，已成定局，這一刻，你的震抖冷汗停止；父親說你，你給我站着，冬天晚上，你流了一身汗，父親給你劃了一個四方格，你忘記了要罰站的原因，父親繼續在書桌燈前改作業，你小便很急，你想說，我要去小便，父親見你稍動，一個菱角敲過來，你不怕菱角，不怕罰站，但你怕小便蹩不住，你雙腳交纏，再也站不直，在你要跑去廁所之前，小便流下，這時你放聲大哭，這種羞恥，一生沒有離開過你；你去完醫院回公司，與小喬一起吃的餐，去「西郊賓館」，她問你，又不是你生日，那麼神秘，慶祝甚麼，你還叫了一支，又一支紅酒，小喬不常喝，但很能喝，那一晚，她的皮膚灼熱，氣息溫柔，肉體微香，你也特別的緩慢急進，上海今夜的燈光微黃，

你坐在床上，頭靠着牆，感到自己與世界，稍為傾斜，小喬也感到你的安靜，或者憂傷，握着你的手，你聽到警號響亮經過，沒有甚麼生死攸關，不過是一個假冒公安的司機，穿越街頭，你笑一笑，小喬感到你的淚，滴在胸前，你長着中國男人少有的胸毛，承着淚珠，小喬將你抱入懷中，你有一點累，忘記時間，大地沉沒，小喬讓你睡着，拉枕頭給你墊好，蓋好被，她沒有回房間睡，就在你的身邊，一個小孩，從小都是自己一個人睡，屋子很小，她晚上開一張單人摺床，父母就睡在身邊，結了婚，丈夫睡在身邊，她總是不習慣，這一晚，你們已經同住了一段時間，她讓你成為丈夫，起碼暫時。

退無可退，人面對無法躲避的危險，會突然勇敢，無論你多麼希望可以逃避，他們可以很快找人替代你的工作，甚至那一個是阿涼，你每天工作至深夜，不過是讓自己不那麼無聊；你收拾遺物，這些電池，我都沒有時間再用，你貪便宜買了一抽屜的電池，你用公文袋裝好，寫上「全新電池」，鄭而重之的交給阿涼，他接過，說，

好，放進自己的抽屜，你收到報告，醫生解釋，你說簡而言之，我還有多少時間，他答，一般無法進行手術治療的情況，三至六個月，你跟小喬說，我要回香港，你要去這一個永不回歸的遠行，這一次，你連一個運動手提袋都不需要，小喬還年輕，有她自己的生活，你知道，你不過佔她生命很少的時間，偶一位置；你將戶口所有存款提出，留下六個月的生活費，殮葬費用，你做了筆記，要寫下的事情，不要儀式，直接火化，像父親所願，還有餘款，留給小喬，你還欠老燕我們兩個月的房租，六百元經過二十五年，應該還多少，老燕有點奇怪，你約吃飯穿一套西裝，像見客，兩個男人，一支又一支的啤酒，桌上的菜你動也沒動，你還老燕那些錢，老燕莫名奇妙，這是甚麼，你欠我錢麼？怎麼記着這些事？你發甚麼雞瘟？禽流感？你不駁他，說，就當我發豬瘟，你的肚子已有腹水，有點脹，他以為你中間肥胖，你說尖沙嘴舊火車站的豬屎味，我走後，你和老燕一年只見過一兩次面，見到如果安麗在，你沒好問他的一三五二四六日，每一次都講往事，尖沙嘴舊景，安麗都會記得，榕樹的陰影，金巴

利道那一間教堂，黑漆漆，你說着臉有點扭，老燕望着你，奇怪你那麼激動，或者你喝醉，那一痛，怎說，你一行一行的汗流下，老燕有點慌，你說，沒甚麼，這一餐你埋單，我先走，我要去醫院，老燕說你，怎可以讓你一個人去，叫安麗早點收工，你們在伊莉莎白醫院急診室，你是次緊急病人，要等四小時或以上，你說姑娘，是呵，我們這些快死的人，不要那麼急，老燕安麗，聽到你說已確診，沉默起來，老燕轉過身去，安麗捉着你的手，你說，沒甚麼，每一個人都有一次，倒像你要安慰他們，老燕一會才轉過身來看你，你看他雙眼通紅，你拍一拍他的肩。

你在醫院過了一夜，抽了腹水，給你止痛藥，第二天醫生早上來巡房，你說我沒有拖鞋，我可不可以出院，醫生說，腹水會再累積，你到時再回來，劇痛稍減，你知道一天就是一天，有一天，你要過正常日子，你回辦公室，叫阿涼，替我訂機票，最快甚麼時候，我要回美國。

阿涼沒有回答你，你覺得，他不會替你訂，你催他，叫你做還不做，放在你桌上

的那張旅行社發票，機票價比平日貴，你知道，他訂了可以退票，可以改期的貴價票。

他知道，你也知道，你可以去的機會很微。你在辦公室過的夜，你沒有地方住，第二天你又入了醫院，這次送你入去的是阿涼。

阿涼一定會告訴他阿姐，你說，我想見思海思城。

這時候：這樣。你掛上電話。

我有點遲緩。我坐下。在這一個廚房，每一次我坐下，不動，一次比一次的時間長。

安師奶的豬死了，你說，她沒有了一個可回去的地方。家園着火，見雪搬走以後，我時常做同一個夢。

見生放學回來，叫我，媽咪，問我，你要不要喝水，自己到水喉龍頭，盛了一杯水，喝掉，上樓，關上房門。廚房有點暗。

直至全黑。

當你，必須一一捨棄，我從圓的所有可能，回到中心點。

恐懼之最大，你存在，並在最後，只有你一人。

當初我們哭泣，因為呼吸，因為有我。及有語言，我們忙於吵鬧奔走；飽言厭語，我們沉默。

我打電話給你，已無人接聽。我找阿涼，他說，你等等，我聽莫札特的音樂，聽了好多次。

一人默念，無人察看，這黑暗時光，我為我生，感到羞恥。

有一鞭子，未曾落下，我身已皮裂肉開，「小妓女！」「爛心人！」每一個街上的人都在罵我，不在罵我的，瞪眼看我，審判並且要驅逐我。

村口的「梅記士多」，有個阿伯，我不知他幾歲，給我幾條蘿蔔絲，脫了我的小褲，

摸我，然後又給我幾條蘿蔔絲。我後來經常做一個夢，我赤身露體，給坐在一架單車的後座遊街。阿伯踏着那架單車送汽水，有時我見他載着一疊麻包。

我記不得我幾歲。我稍為長大，仍然到他的舖仔買汽水，買蘿蔔絲，他也沒給我多幾條。

不過是一個開始。住在青娘家鄰巷的沉表哥，我不知他是甚麼人，一條村都是親戚，都姓周，他帶我回家，說要給我公仔紙，下午村裏房子無人，都落田，房子沒上鎖，隨便哪一家，都可以進去，沉表哥說，你閉上眼睛，不要動，不要告訴你青娘，他知道我不會告訴青叔，醉酒鬼。

不過有點奇怪，不能說是傷害，只是他所囑咐，讓我覺得，必須隱藏。

村裏的人都看我，我放學經過，沒叫我，他們都知道，我叫瞞妹，即小妹，我有甚麼，學校裏先生都將我調到角落，最遠一行，最後一個位置，好像我有角。

青娘垂下眼睛，叫我，你走路不要抬頭，你不要望人，你要穿長袖衣服，她將我

的長頭髮剪掉，我的頭髮柔順，想變椰衣頭都不行，仍然黑亮。

青娘又說我，眼睫毛太長，剪掉。剪掉重生，更加長。

我從來沒讀書，鄉村小學，功課很少，每年都考得一，青娘不認字，青叔飲醉酒，成績表全部我自己簽，他們都不知我考第幾，我覺得第一與第尾，沒甚分別，考第尾的輪流幾個男生，拿到成績表樣子都很慘，第二天回來又給打到一條條藤條痕。

校長在一個很多人的週會，叫我名字，給我一張獎狀，我打開，一張紙，寫着我的名字，校長叫同學拍掌，我怕人看我，將那張紙扔落地，這樣他們不會再看我。

好像我有甚麼，他們沒有，但怎會，他們有阿爸阿媽，我有青娘青叔，等同父母。

我時常躲在房間，房門掛着海棠綠葉布簾，我望着發呆，記得每一朵海棠的紅蕊，重複的方向，布盡之處，半朵花剪斷，不能說，因為房間那件事情，我離開之後，無法再找到雙腳停留的一小片土地，也不因這樣的緣故，我會鎖門，我到現在都不鎖門。

怕行夜路或甚麼，關早年時常叫我，你不要。

我稍為離開，我影和這一個我。

時常羞怯，我不應該有，房間的事情，小舖單車的後座，一張要人拍掌的紙；或者，更大的羞恥，我是這樣的人，默默承受，我沒有反抗，面對比我強大的，我溫馴苟活；罪人是我，漢奸是我，阿Q是我，蟲豕是我，小D是我，我又沒被打，又沒被唾口水，槍斃，甚麼時候會被識穿，我提心吊膽，弱上加弱，害怕我自己的羞怯。

弱者心存劇毒，我見到你，我從來沒想過，直到影離，我只有我自己，無人，無物，甚至無世界，反叛是弱者的報復，與勇氣無關，與愛無關。

我們各自離開，你獨自躍崖，我觀看，我等待。

兩個少年站在你的床前，你說，我看不清楚，他們沒有走近，你閉上眼睛，或者打開時，可以看清楚，你打開，眼前沒有人，他們已經走了嗎？你的耳朵竟然極為敏

銳，或者他們講英語的緣故，聲音很像，但你認得出，思海講話像你，語氣很急，說，How horrible! A dead person! 你沒有聽到思城的話，遊戲機吱吱響，超，碰，shit! 雖然如此，你還是想再看一看，最後一眼，你沒有要求，他們不認你，打你，都可以，你按響床邊的叫喚鐘，突然想，何七月她在，你的心跳起來，他們在走廊，門再打開，兩個孩子走進來，一定是他們媽媽，你舉起一隻手，很慢，還是你的手，思海站在你面前，給你遞上你的眼鏡，你接着，沒有戴上，說，謝謝，思城站在思海後面，讓他哥哥遮着他半邊身體，你問，甚麼時候回來？思海答，今天早上，今天幾號了，你問，八號，幾月？六月，你點點頭，好像得到生命的解答，你再打開眼睛，他們已經走了，走廊還是有人，但你認得，孩子的腳步，球鞋擦着醫院走廊的纖維地板的頻率速度，你不知你睡着，還是昏迷，都一樣，醒來便痛，昏迷是死，愈快愈好，你不想再見到甚麼人。

你沒死，居然還會肚餓，你坐起來，想下床，站一站，但因為瑪啡針藥，還是你

自己，你的雙腳已經離開，原來最先離開是雙腳，這樣，我的眼睛？人有靈魂嗎？我還會思想嗎？最後最小的我，你想，一定不是我的心。

羞恥因為知識：我們當初唯一所有，就是肉體，最後所餘，無他，也是肉體。

你記得我們曾見的那一流浪漢，他赤裸污黑的屁股，用結塵的爛布，遮掩還是要遮掩的部份，你沒想起我，僅餘氣息，你想你就是那個流浪漢，「多可怕！一個死人！」被逐的人，大地不留，我們以流浪漢為恥，但他自由了，以被逐與不留，獲得他最珍貴的：覺得羞恥的是我們，而不是他。

他仍遮掩，以換取留在街上的自由，爛布是他與世界談判的籌碼：互相鄙視，互不理睬，互不侵犯。

肉體是他最後與唯一的妥協：他同意，這肉體是羞恥之源。

烈火一燒，這是你最渴望，你不願意腐爛，不願意行將僵木變綠，見於人前；你

羞於無腳，無行，無法一站，你的兩個兒子，你以為是你一生最珍愛，給你最大的侮辱；他們厭棄害怕你；少年很殘酷，因為他們不會想到自己會死。沒想到會有一生，時間有重量，大地有曾走過的腳步。

知識是：我們所是；道德是我們希望或他人希望我所是；兩者出現的差距，我們以謊言和假作去掩飾；羞恥成為我們在人之間生活的代價。

但可能是稀有品質，令到或你或我，總有一，刺痛，清醒，這我做錯，是不是因為我，我不應該得到，我不敢，謊言愈說愈大，我們愈為退縮。

因羞恥而怯懦，狡猾。

阿涼問，你會不會回來看你哥哥，我問，他還有幾多日子，他答，你沒有很多時間考慮。我問，是你姊姊嗎？阿涼是個好弟弟，說，我要問的就是這麼多，我問，她和孩子回美國了？他說，他們坐了程長途飛機，沒說一程，沒說二，原來阿涼是外交家。

我再一次出賣你：當時我已經有了答案，但我沒有答，我需要時間，為自己開脫嗎？我不需要回答阿涼，去還是不去，你還是以你的時間，暫留離開，我去又怎樣，我們已經道別，在彌敦道流浪漢的見證之下，在與老燕一起的廟街海鮮檔，在中環海外線碼頭，孩子看星看城的一個晚上，不說再見，斷絕無情，但在後來的日子，我總可以反覆回想，紀念已消逝之物，無怨無聲，這不就好？我們不需要一次，正名的告別儀式，「你好走」？「不要擔心，會好起來的」？廢話，還是，找個傳道人趁你病擺你命，逼你信教？直情打劫，為你祈禱，你正痛得胡言亂語，你以為我是小喬，說，你再給我一個好不好，你的聲音，簡直肉麻，難道我跟臨終病人發脾氣？我站起身，坐下？這就是「在家人的陪伴之下，安詳離去」？你的嘔吐物噴出，我一身都是，正忙於清理，清理好你已經不動，我放聲大哭？哭我顧着清理你的嘔吐物，沒陪你死？怎樣陪？死拒絕陪伴，連登死門都不准入，我們如何得知，死者的孤獨？我為甚麼要回去？機票要二千美元，我又不想住關早年姊姊家，要睡客廳，他們一家四口，即五

個人用一個廁所，我用廁所很快，關早年很慢，我早餐都吃完，他還在廁所不知做甚麼，讀完一份報紙才出來，美國房子大，起碼有三個廁所，香港房子，他姊像他慢性，我等廁所都可以等一個上午，我是因為，廁所和機票，決定不回來？又不敢說？

還是，我和你兩個兒子一樣，我不想見你；生人遺棄死人，我遺棄你；倖存者背叛記憶，我希望忘記？我們的證人，一一逝亡，安師奶，你回去看過她一次，你住過的她的房子，堆滿雜物，不過是與日俱多，你見到也會想，我的辦公室也愈來愈亂，阿涼時常說，東西那麼多，她正在學用電腦，炒股票，問你，你估人民幣會不會升？升多少？你唯有答，有升有跌，看升多少跌多少，其實她也不是想得到答案，不過找點話來說，給你倒一杯茶，說，你有心，來看我，她一說，你就知道，你以為你可以在安師奶那裏得到，一時的溫暖安慰，你離開時已經放棄，鐵籠已經拆了，屋宇署的拆卸令，雷厲風行，房子又不見得光亮，看着對面的房子的窗，天台豎了大廣告招牌，有一個阿婆，站在窗前看着你，你嚇得問安師奶，倉鼠呢？她答，我的豬都死了，你

沉默起來，那個阿婆走了，你起來說，不打擾，安師奶說，喝一口茶，你拿起茶杯，茶半溫，一口氣喝掉，給安師奶掏一封利市，她推卻，你說，買糖吃，安師奶很喜歡吃拖肥糖，你還記得，她收了利市便說，有空來坐坐，你知道她又知道，你不會有空，不會再來坐，你給拋棄，時間，童年，舊念，還是不要想，家園着火；陳朗越，你轉入寧養中心，最後你見到的竟然是阿涼，他不是你甚麼人，你嫌他慢，嫌他蠢，不敢炒他或者也不想炒他，沒有用的他姊姊的一條針，鬼頭仔，你也沒有時間懷疑他為甚麼會在床前，有個人你就說，你要葬回鄉間，父親的祖父的陳正方止，李氏良妹，他們終其所生的大地，每年清明都有祖祭，和你和我長着近似臉孔並將繁殖的族人，上山掃墓，你說這好，三唔識七都有人來拜，這土埋葬血緣與記事；薛燕來，我們最忠誠沉默的證人，坐在我們中間，將我們分開，「我記得最好你忘掉」「此時此日」，他沒說過任何關於你和我的話，我相信連安麗他都沒有說，你的告別儀式，阿涼去按的電動掣，將你送入火化爐，老燕說原來裝假狗，裏面有很多棺材，都未燒，你哥哥

不知要排多久的隊，幸好都無人哭泣，很靜，阿涼，老婆，安麗和我，都沒有叫孩子去，你知道，這些地方，還未到已經聞到焦燒的氣味，像工廠排出來，不知甚麼的刺鼻，安麗一直在打乞嗤，老燕去完火燒禮才給我說，我想費用是他墊付，我沒問，骨灰暫時放在殯儀公司，收費不多，我知道他在等，但不催趕，幸福的意思，原來是可以待人寬容，慷慨，不判斷，不指責，安麗接過電話來，說，還有一個人來了，他沒告訴你，安麗笑，你不會猜到，是小喬，她拿到香港通行證和簽注，你哥哥已經過世；周微喜，我保守這一將無人知的長久或短暫，記憶或遺失，當事人也是證人，應當保持沉默？寫下，作為我最無用的遺物？請記傷小離，影子斜日照長，如有一審判，她必不回應，不認罪也不否認，她拋棄嬰孩的我，她趕我走，她出賣我嗎？我不同樣出賣她？需要理由嗎，我和余亮？阿涼問我，要不要回去，不是給我一個機會，出賣你？何七月會笑，他妹妹我弟叫她，都沒有回去看他，他這個人，活該，兩個兒子，我問過他們的呀，他們要回美國上學，不能等，不能等是不想等，幾天很長；請記青娘，她那雙黯

淡淺褐的眼睛，你出賣人，人出賣你，如何記得清，誰又能忠誠徹底，我時常夢到青娘，她粗裂的手撫着我的背，讓我好睡，她死後細佬才給我打電話，我說已經燒了才告訴我，細佬小我十四歲，沒幾年前的事，周家有田，都分了給細佬，他都沒做過工，中學又沒有唸完，成天在村裏舖仔士多打麻將，賣田過活，田產留男不留女，青娘死前還是叫細佬，一幅田要給你阿姐，她叫醉酒青叔簽合約，青叔已經神志迷糊，叫甚麼做甚麼，細佬算孝順，建了新屋，結婚生仔，還和阿爸即青叔一起住，也不嫌他是個無底酒醒，食酒飽，細佬找我，原來想我將田簽給他，說你在美國，都不要，你回來簽字，我寄文件給你都行，我生氣得叫他你不要想，掛了電話，想到青娘，晚年住的老人院，細佬和老婆，青娘的兩個孫都有去探她，不算無人理會，她不知會否記起我，村裏發生的事情，我房間，我想細佬快點死，他也不是人證，他只聽；這字請記餘下的我，你死了以後，我開始寫，在廚房，一個慣常的位置，一張桌子，桌上有餅乾，生果，見生喜歡吃的蝦片，萎謝的花，我沒有扔掉，讓它成枯，因而長久。

重行



骨

灰有聲，夜來呼喊。
因為歉疚，我知道我要埋葬你。

我要重行，那我從來未曾到的土地，我們所有的過往，在我們之先。
曾經再經，行者再行，出賣者回歸忠誠，思念近乎無情，有生，大地寂然不動，
地球高速旋轉，一人暫留，萬物延傳未絕。

在世界終結之前，如有一微笑浮現；可以忘懷，可以湮沒。

記下為了成灰。

香港很靜，原來有瘟疫，飛機票很便宜，關早年說，你是不是一定要這個時候回去？冒這個險？我笑，這叫做險？打仗叫甚麼？饑荒叫甚麼？文革是甚麼？關早年一概不知，他祖父從中國到印尼謀生，父親在寧波出生，幾歲就到了耶加達，祖父是個生意人，關宜在耶加達學的工程，沒去打工，在家中開了一家電單車店，他會修理電單車，六十年代印尼政府搜捕共產黨員，一家人逃到香港，算是印尼華僑，也是難民，

中國人就是這樣，走來走去，父親哥哥入籍美國，關宜申請到了美國，開間小店，一定要關早年去，姊姊是女兒，不要緊，男兒傳宗接代，這家這國，女兒可以嫁鬼佬，男兒一定要娶中國女，幸而他死了，不然一定逼見生學中文，娶中國女，關宜在香港碰到同鄉，我奶奶，寧波上海，他當一家，其實他都不會講上海話，他要娶同鄉女。

關早年沒辯駁，印尼香港美國，何嘗不是流徙，只說，你要去便去。

每次他不同意，他就說，你要做甚麼便做甚麼，沒說的是，違者自誤。

機場似有衛生令，工作人員都戴口罩。

靜得有點緊張，安麗和老燕來接我，我只能認他們的眼睛，這好，眼睛誠實，安麗的眼睛微笑，老燕見到我，脫下口罩，說，好熱，我都透不過氣，將口罩扔掉，安麗說他，這麼浪費，現在全城都在搶口罩，她也脫掉，讓我看到她的臉，我見到就知道，我不知道我怎樣知道。

老燕去拿車，我們在停車場外面等，我問，你贏了？她笑，那個女人坐了監，我

甚麼都沒有做。

甜蜜微笑，這一那一，經歷出賣與忍耐，完成的，當初的愛。

這是安麗對自己的承擔與承諾，一生的忠誠。

不用擔心，那些大陸女人，安麗是優雅的勝利者，她笑說，她們坐完監出來，一樣容光煥發，橫掃四方；我們香港人沒甚麼用。

承擔革命與戰爭，血與群鬥的，張懷湘的先烈是一種；逃走避難，偷活借存，你和我之初，「花果飄零」，我們都背叛我們所生，在他人之土，浮根而長。

留下或離開？回去不回去？如果給公安逮了，你會不會簽悔過書？安麗笑，你放心，你沒甚麼威脅，拉你作甚，你不過回鄉去葬一袋骨灰。

你相信？你懷疑？安麗笑盈盈踏上司機旁邊的位置，招呼我，你後座位會不會窄小？我要不要退一點？老燕戴上黑眼鏡開車，見到安麗望他，二人一笑，他伸手拍一

下她的手背，撫慰，安定。

安麗沒話，無話之定，來之不易。

當初她不一樣背棄華新？華新天天來她的店找她，站在店門口，不離開，也不打擾，她怎樣解釋自己的心？「我也曾問我自己，怎樣才對？我心行路，是不是錯？」她後來的忍耐，是不是歉疚？「我傷害一個，我被另一個所傷。」

忠誠難道來自出賣？背叛來自軟弱，這我知道。

我們三個從保齡球場走出來，老燕搭着你的肩，誰講了甚麼，沒甚麼我們都嘻哈大笑，老燕的右手，抱着我的腰，我伸手輕輕碰他，他放開。我們三個，到天祥買了牛油餅和啫喱糖，英國的，坐在欄杆看大洋船，你坐在我和老燕中間，點一支煙的時候，老燕輕輕勾着我的手指，我立即縮回，他收回打火機，煙絲燒得噗嘶響。

老燕沒有說過一句不恰當的話，我不知道他怎樣想我，他在甚麼時候，會記得我，

幼小的手腕，深長血痕，我到他的藥行找你，他見到我，會說，你妹妹，然後退開，不看我一眼，你不在，他走出櫃枱，站到我面前，低頭看我，說，你的頭髮好香，你用甚麼洗頭水，我介紹給客人用一用，他的鼻子碰上我的髮，我全身發麻，說，老燕，我用香皂洗頭，不知甚麼牌子，牌子騙人。

有時我會想，老燕修長的手指，他脫下他的太陽眼鏡，給我戴上，說，這好看，你戴好看，我脫下眼鏡，收起，你不知道，老燕的眼鏡，在我很小的行李袋裏面，關早年在我旁邊，我戴上，他問，新買？我說，不，舊的。

軟弱的人，必須不斷逃開？這關早年，因為我無處可逃？他人之土，我打開家門，我沒有一個落腳的地方，我開車，從學校到超級市場，醫院或瀑布——你從哪裏來？因為這個問題，我到了大地的盡頭？

因為知識：我知我在何處，還將有何。

我決定和關早年結婚，離開香港，我只想見老燕，好像他會明白，他不會責難，

我也不需要理由或原諒，愛或不愛，長久真實還是一時的寄託，幻象隨着時間，成為生活，期望過期，失去誘惑。

這是我的懺悔？我最珍愛的私密，連老燕也不曾知道。

豈能輕言忠誠，妄指誘惑。

骨灰使者，手裏的靈魂，有多輕？有多沉靜？你從來沒有那麼溫柔。

也是我們三個，你在我們的手中間，兩公斤的粗糙灰粒，可以用來做瓷，一個膠袋盛着，老燕問，可否再給我們一個膠袋。你怎知？……？可能已經聽過很多同樣問題，長生店的職員，長期幽黯見黑，不笑，聲音飄來……不會的，每一個先人的骨頭都執齊，敲碎……就是那麼多……

骨灰使者，戰戰兢兢，我們在一間砵蘭街的青黑店子門前，手捧着你的所餘。要不要去喝一杯咖啡，老燕問，將你接了過去，挽着，街市買餸，一袋豬骨頭。

彌敦道安靜，我們在一間酒店的咖啡店，可以望到，瘟疫時期的香港，無人時節，颶風，暴動，或不過是一個星期日早晨，你害怕嗎？我問老燕，說不怕是騙你，但我想騙你，這樣也騙我自己，他說。

念在道遠，相見常歡，不言說，不僭越，沒有責任亦不需要忠誠，我笑一笑，老燕知道甚麼，也笑一笑，說，彌敦道也不是從前的彌敦道，我說我還是從前的我，無論有多老多疲累，你也是我記得的你。

到此為止，這我們看不到的界線。我們起來，在彌敦道道別，他將膠袋給我，說，過了境去深圳公車站坐巴士，小心銀包，我說回來過一個晚上便走，你和安麗可要到紐約探我。

我早上六時三十分起床，像所有旅程的早晨，晚上無法入睡，醒來便收拾，到櫃枱結帳，行李寄在酒店，你一定會記起，在我的小背囊，你的輕微重量，阿涼還給我

一把刀，你交代要同葬的一把刀，阿涼說好鋒利，小心，用報紙包好，你又不是黑社會。

我用美國護照中國簽證入境，有點心驚。

灰茫大地，你也攜着父親，是不是一個膠袋，還是比較合禮，有一個骨灰盅，你會在一個不曾入睡的灰色早上，在一列搖動的火車，看着淡黃晨光，怎樣一行一線的爬進車廂，你會不會打一個盹，醒來怕骨灰盅打破，人灰散了一地，你做着可怕的夢，不是死而是散落，你經過甚麼，就這樣老去至死？曾經的田野，建滿房子，我以為沙田還綠樹蔭盛，不是有沙田柚嗎？青娘說柚葉長香，吐露港微黃，是因為陽光還是沙塵？你經過八仙嶺，大火又野草重生，你可曾記父親所記，烈火焚城？墨綠柴油火車，青娘帶我坐過一次，一天長長，我們從尖沙嘴火車站登車，車窗很重，我站在半開的玻璃窗口，看山看海，彎彎的鐵路軌，叫做大學，瀑布轟流，我臉有否沾濕；到了上水，車站有一鐵欄叮叮，火車到的時候，鐵欄垂下，車子停着等候，我很想做那個垂

欄人，重重的石壆按起，鐵欄挑高，我站着看，不肯動，青娘將我抱起，她去新田村探她妹妹，青娘妹妹，嫁到新田村文家，我們再轉巴士，新界巴士單層，吵得我耳朵很癢，藤椅有虱，去到新田村，屋子跟青娘的一樣，陰陰青青，那個妹妹長得黑黑小小，眼睛像豆豉，給我吃炒米餅，我吃了便伏在木樓梯睡着，醒來還在木樓梯，三十年餘，上水車站只剩下名字，你過關的時候，你背囊的人灰，也曾渡關，你不知道，還是越水，沿珠江到香港，上環碼頭登的岸？一去五十年，兩地兩生，前生甚短，不欲想也無法忘懷，他的後大半生，有沒有背叛當初？謊言？冷漠？忘卻？可以推卻，說，時代催人，不由你？不走便亡命，這樣不走的，陳朗越因自己活命，而被拋棄？他不知為何結的婚，不是說難為，只是無心，他拒絕傷小離，以為忠誠？當初又為何離棄？拒絕是因為歉疚？骨灰尋回，非為思念，要回鄉幾時都能回，陳朗越從來沒有再過羅湖關口，一定是不想不願，無命方回，因為歉疚加怯懦？父親是這樣的人？你呢？

骨灰與刀，我，過了河，河的另一邊，紅星綠帽。

沒有表情的邊檢人員，望一望你，或我，他每一天望見多少張臉，怎樣的表情，焦灼，期待，沉悶，疲倦，會不會他有一天，突然見到自己，沒有表情，站在前面，你和你，面對面，他大吃一驚，一個旅客背着的一塊大玻璃的反映，你和你的過去，我成為你的靈魂，他看我一眼，檢查簽證，蓋印，將護照扔回，我說，謝謝，他沒有回應，不需要。

河的另一邊，沒有裝飾，臉孔冷漠，樓梯邊角崩裂，過了邊檢大樓，我回頭看，小河小山，這一邊是高樓，我以為影像倒掉，你在火車站與公車站的一個轉角位置，換人民幣，當街數錢，左右張望，怕賊的人有賊氣，每個人都殺氣騰騰，恐懼令我們兇悍嗎？阿涼說你，每一次回大陸都帶一把刀，坐飛機放入行李寄艙，到地就將刀放入手提行李袋，有鞘嗎，我問，看來像一把劍，阿涼說，我見過有鞘，但找不着，你死後阿涼有點驚，辦公室窗前和桌上，貼滿平安符，他第一次去黃大仙廟，那麼多人，

你哥哥死時我幾個晚上睡半晚就醒，他死時醫院打電話來，就是平日我要返工醒來的時間，你阿哥不知是不是叫我返工，阿涼都有三十幾歲人，又是兩個孩子的爸爸，說話還是個小弟弟，不知罵起人來，追人付錢，交貨，會不會這樣天真驚惶，叫我「微姑姑」，第一次見，是個面目端正的青年，看來比他年紀輕，美國公司請了新經理，頂替你的位置，阿涼約我上辦公室拿刀，他不想攜刀在街上逛，他說「攻擊性武器」，你以前的房間，那個經理出了門，房間關着，阿涼問，史提芬還留下一張回鄉證，一份特區護照，都是新的，你要不要，好像我可以使用，十年期的新證件，我拿過來翻了翻，你的照片，已經很憂愁，我將那兩份證件放入背袋，還有，阿涼追出來，忘記這個，是你的一個銀包，我打開，你說阿涼擔屎唔偷食，裏面還有一疊人民幣和港幣，過期單據，信用卡，銀行提款卡，幾張馬會投注收據，小喬的那一張照片，我見過，我將照片抽出來，連同幾張當然沒中的投注收據，扔進路旁垃圾桶，你最後的以為愛，希望或消耗，那幾張收據的打印日期，是入院即你死前一天，你還有精神去投注站買

馬，說不定還刨一通馬經，好像你第二天要出發的旅程，回上海去見小喬，我見到你，將一疊人民幣塞進你的手提行李袋，你坐上公車，就是劫後餘生，你吁一口長氣，車窗深藍，是你的靈車，穿越時間，我將車窗打開，塵沙風吹，我想看路上風景。

全程高速，工廠田地小屋，公車有電視，不知甚麼香港電影，高聲播放。吵得我甚麼都沒想，香港吵，中國更吵，吵得頭痛漸近。我在痛楚之中睡着，醒來劇痛。

堂兄若渴，長途電話找到他，知道我要將你葬回鄉，便說：「耗麻煩，」你們這家人好麻煩，我不知應對，一時靜下，他便問，幾時回香港，你到香港給我掛個電話，我給你預備，時間定好，我來汽車站接你，錢你不用預備，我們環境尚可，不用，你從美國回來，也要花很多錢，我不知道這些中國禮儀，到底他願意還是不願意，叫我

不用預備錢，是不是即叫我帶備豐厚手信，我告訴關早年，「耗麻煩」不知講的乜鄉下話，我估估吓，買兩打膠手錶，兩打美國牛肉乾，夏威夷果仁朱古力，關早年解釋，他是說，他們要的你買不起，你買得起的，他們不要，原來我不會聽的不是鄉下話，是話中話。

誰會見到我，背着一個手提行李袋，頭紮一條白巾，因為頭痛，戴一對紅框墨綠鏡飛行員太陽眼鏡，情感秘密，我是最後一個，後來的人，不見不識，這土地這言語，這骨這傷，野情好，野情自由，族譜沒有女的名字，女兒不入譜，你要回歸，若渴和他兒子，早在汽車站等，車站吵亂灰暗，不知幾多離別相見，沾污牆壁，這個一吐，那個汗手一抹，挨一挨，若渴和兒子，好像行軍，立正稍息，敬禮，向前——看，兒子叫我「姑姐，辛苦了」，將我手提行李接了過去，若渴是哥哥，伸手來給我一握，說兒子，這是雄天，大兒子是雄光，在廣州做事，你回了，要多回，多見家人，不要像你阿爸，現在又不「好麻煩」？兒子是一個年輕的若渴，也就是你，我望着他的背影，

若渴耗麻煩說，雄天開車，我們要出去等一等，你掏出一包煙，抽一支給若渴，他推卻，他自己有一包中華牌，你也曾在此沉昏一站，你也曾尋找同一臉孔的時光詛咒，你也曾說謝謝其實這一點也不值得，你說的長途旅程，大地圜轉；你記得嗎？你因為從東到西，知道所有的晨光，角度與入侵的時間，我停留在一個廚房，如果拉上簾子，開着長年的日光燈，一步太遠，一手無用，一杯水是湖泊，一字是囚，我們不就知道了世界，是我們的選擇也是必然，堂兄若渴，是否也在一個小靜的無煙抽時刻，忽覺人臉依然？他沒有見過我，還是見過我？他抽一支煙，點着，兒子雄天就開來了車，下車開門，好像司機，請父親和姑姐，坐後座。

香煙嗆得我無法停止的咳嗽。耗麻煩沒聽見，沒看見，繼續抽煙，雄天按開車窗，問，姑姐，會不會風太大？

我父親走過這城，風跟在他的腳追趕，他回身，李氏良妹說，你且見你百年身，

朗越離鄉不歸，朗遠屍骨不尋，若渴說一夜有一軍人，來我家敲門，祖母麥氏香蓮開的門，祖父陳正方止，叫，不要開，李氏良妹穿一雙木屐，她說世亂就穿木屐，走到哪裏都確確聲，起碼可以尋到你條屍，得屍思人，麥氏戀屍成疾，你不開他們也會用槍射開，槍柄擊開，靴子踢開，浪費了一道好門，那一對扛大刀、騎紅馬紙門神，要好好守護，這年頭哪，人守門神，不是門神趕鬼，打開門是一個穿泥黃制服，頭戴布帽，藍天白日帽徽的士兵，半隱在暗，面貌看不清楚，沒有慌失失的寒霸氣，李氏良妹將門打開一點，那兵將懷中一布包，塞給女人便走，李氏良妹低叫，喂，你，街道藍寂，是個無月之夜，布包軟綿，嬰兒大小，她打開，不過一件軍衣，一條軍褲，幾幅照片，蛇皮煙盒，祖父洋貨店曾賣，朗遠休假，其後又得一兒，回五十七軍第七師部隊，祖父贈一蛇皮煙盒，可作遺物記認，李氏良妹轟然，緊抱一懷衣物，噔啷下地，是一把小劍，你父親走落香港，祖母就贈一小劍，以資紀念，以備防身，他兄弟倆很要好；我眼皮沉沉，背袋沉沉，汽車站到賓館，不過十分鐘的車程，若渴抽完一支煙，再抽

第二支，這一次我沒有咳嗽，可能已經習慣，可能因為風，賓館有一種氣味，你說過的，牆上掛着的紅星尖斜字銅牌，你說是毛澤東書法，因權成體，到處都是這些摹仿的尖字，各地時間大鐘，我看紐約，正是凌晨一時三十分，十二個時區的距離，距離以時間計算，從東到西，日升月落，有多遠？你一生的終結，和這一個我，有多隔絕？我呆望着時針的行走，若渴又在抽煙，已經第三支，雄天叫我，姑姐，證件請你，骨灰，小劍，你的證件，此生記認，請簽名，你曾經的大陸賓館氣味，發霉地氈，陳舊香煙，溝渠紫黑沉滑，離開賓客的頭髮？很多杯沒有喝完的茶，茉莉花發酵，普洱玄青，穿過的汗酸拖鞋，即棄即臭？走廊長直，三人行走，四人腳步，轟轟隆卡，我跌下了房卡，住宿登記，拾起，我的名字，寫上「陳若拙」，怎會，證件都不曾看清楚，或者只因你不曾離開，我說，謝謝，早休息，明天早上見，我見到你站在走廊的另一端，穿着一套睡衣，你從來不穿睡衣，那是一套白棉布淡咖啡圖案綑深褐邊的長袖睡衣長褲，你還穿着一對膠拖鞋，你那裏是不是很冷？那是父親的一對咖啡色拖鞋，那套睡衣，

我見過，父親穿着，我見到他的腳趾，和你和我的一樣，二趾稍長，影子淡灰，你揚起手，招呼還是說再見，見雪學的法語，都是salut，我關上門，可能這天太累，再打開，長廊寂寂。

回到房間，總覺得少了些，身外之物，不是你的灰，兩個膠袋，老燕給我一條白手帕包着，我拆了，用來紮頭，依然兩公斤，我時常買櫻桃，牛扒，熟悉這重量，手提袋有一點輕，我翻一翻，你留下的一把軍劍，不見了，不見就是無法找到，我伏在地上，開門在走廊來去，到樓下接待大堂，又見到那時鐘，那尖斜字，我怔然，鬼即歸，歸來隱去，我知你影兒不回，一劍從此不得，那一晚，我卻睡得好，醒來已經若渴在敲門，微喜，起來。

「起來，不願做奴隸的人們」，唉，早上八點，我說，來，安師奶叫你，有人叫喚你，三聲不要答應，若渴的門敲了三聲，巴黎的教堂鐘聲，催遊喚遠，我起來，竟然心寧身靜，這一行因為歉疚，這一行得回歸，你的亡靈，我的罪孽；並不是從此清

白如雪，也不脫離幽暗恐懼，埋葬是這麼一個儀式，使忘懷，使小使失，我打開門，父子在門外，兒子手執一隻雞，雞眼還會望，鬥雞眼就是這樣，不知望到甚麼地方，我不覺退了半步，雄天解釋，怕雞放在車子被偷，不知怕雞被偷，還是車子被偷，偷車的時候，把雞也偷去吧？這樣將雞提上來，就不怕車子被人偷？雞比車重要？父子守禮，不進女房，站在門口，若渴堂兄又點了一支煙，不是大大的牌子，寫「溫馨提示　請勿吸煙」，可能太溫馨，沒甚提示，我匆匆關門小便，怕他們聽到聲音，唯有唱歌，他們一定覺得我葬得太高興了，雞嘰呱的叫了聲，可能催我，我攞起背袋便走，雞給夾到腋下，雞嘴給捏閉，到了大堂，我背袋輕得不對，我找了找，說，漏了那一袋，曾經的是你的灰。

他們要拿雞去祖母家劏宰，一起吃餐家鄉飯，雄天說，後面會不會不舒服？雞就在我的身旁，地下，有膠地氈，膠袋，雙腳縛着，菜刀未割頸之前，雞還得好活，不

會放雞入行李箱，焗死雞，在最後的氣息之前，我們誰人不是，且看：你父親和我父親讀的小學，陳氏家塾，拆了，現在是一間初級中學，我父親朗遠你父親朗越，祖母麥氏香蓮，還記得很清楚，朗遠給他做兩套小軍服，他鬧着要去從軍，八歲小人，知道國民軍北伐，打北佬，朗越還穿小長衫小馬褂，已經民國，祖母麥氏香蓮，說我的家，有我家的時間，朗越你照穿，還要做新，兩兄弟戴頂瓜皮帽，朗越入到學校，偷偷脫掉瓜皮帽，小馬褂，只穿一件長衫，麥氏香蓮李氏良妹，見小兒一半衣衫的回家，摸小孩的軟髮，說，你一點都不像我，唉一聲，像你阿爸，朗遠回家還穿着小軍服，小軍靴，不肯除，他十六歲考入軍校，是全校最年輕的學生，祖母麥氏香蓮，收到午夜遞來軍服小劍，小劍是軍校畢業時，「校長蔣中正贈」，刻於刀柄，祖母麥氏香蓮，李氏良妹要去尋屍，茫茫大地，豔火連天，哪去尋一條屍？朗遠從部隊寄來的最後一封家書，只寫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，國家有難，兒未能侍候於膝下，逼於勢耳，未知家鄉是否幸安，祈父母親大人及弟弟，一家完全，兒今置身之處，因勢而遷，且國家

大事，不宜多言，孩兒尚粗安，未能盡孝，罪甚，待局勢稍安，再作奉稟，書不盡意，跪叩念安；麥氏香蓮，李氏良妹說同街李姚號，張天華記的兒子，都有收到陣亡通知書，朗遠留下照片數張，一張軍人集體畢業照，一張女兵，穿着破爛棉袍，一張朗遠與一青年穿軍服的合照，祖母麥氏香蓮，說我兒並非陣亡，我要得知，屍在何處，因何而死，帶同照片，到新政府機關逐一去問，給人推來讓去，不知道，去，走，李氏良妹，豈易放棄，身帶港幣，扛五斤食鹽，去廣州，廣州有軍政部，往示照片，此乃我兒陳朗遠，黃埔軍校十五期畢業生，方知朗遠所穿，並非國民軍制服，是軍統局中山裝，祖母麥氏香蓮，心中一驚，另一青年，又是何人；且看：麥天和米店，陳祖謙盛洋貨店，叫「亨利陳商行」，從前是麻石路，樓高二層，太婆說解放初期，還有人力車，車夫好瘦，雄天放慢車子，路很寬，不會是從前的路，且看：我們到了，姑姐，一間眼鏡店，門前站着幾個女眷，一個灰髮挽髻，戴一雙翠玉耳環，穿灰底白花襯衫，淡藍夾克，藍皮鞋，一個短髮劉海，深色毛衣，深色外套，穿了一雙膠拖鞋，一對花襪，

一個短裙白毛毛褸，比較年輕，還有幾個孩子，都在門口等，雄天停車提雞，雞見到人，大驚啼叫，堂兄若渴下令，去殺，女孩便接過雞去，那群女眷迎上來，雄天一一介紹，大嫂，這叫嬸嬸，妹妹，我三個犬兒，一堆人在叫，回了，姑姐，阿妹，姑媽，有一老女人，千年老臉，打開窗，二樓望下來，窗子墨綠，她眼睛螢綠發亮，房子三層，有點舊，但不是戰前房子那種黃舊，是解放髒灰，房子前面有一株喪氣的老榕樹，也是千年不死，氣根猙獰垂抓，樹皮枯落，樹葉零零索索。

一屋子陌生人，父親沒有見過這間房子，是你父親寄錢回來，舊房子拆掉重建，舊人賠錢，那個挽髻女人跟我說，巫氏老女，父親的妻子，她捉着我的手，叫我，去見見你祖母，她垂下眼，臉上有淡淡的淺紫微影，白玉生涼，妳怎樣過一生？妳守着的是一個永不實踐的諾言，你兩個哥哥都在省城教中學，結婚了，又買了房子，都有孩子，都很好，巫氏老女，父親有沒有給妳寫幾個字？他會覺得，他會回來，下個月

就回來，過一個關口，幾小時的車程，兩個世界，時光距離，對父親來說，一定太遠；傷小離給父親扔下兩個孩子，因為歉疚，陳朗越默默承受，更無法過關，一天比一天太遲，只有以灰燼總結，巫氏老女，拖着我上樓梯，說，有點斜，你祖父就在舊房子樓梯摔死，他已經盲了，手術做得太遲，不是這樣死便是那樣死，大地承葬，慷慨溫柔，這樣夜夜必有光，微溫低藍，老太站在樓梯末處等我，「光之所盡」，只見她瘦瘦小小的影子，蝙蝠之王，呼暗喚血，她一揚手有群風飛走，穿一件香雲紗薄襖，一條黑綢寬褲，微涼天氣，打赤雙腳，腳甲鷹爪長彎，臉容看不清楚，只覺得臉很小，頭很小，從死裏走來的人，祖母麥氏香蓮，李氏良妹，她沒有忘記屍體，和平之後，入城之前，和平那一年，一月嚴寒，屍體紫黑不腐，灰眼望天，白米一天漲價十餘次，麥氏香蓮說金銀無用，店不能關，學徒照出糧，陳正方止，半盲看店，李氏良妹賣私鹽，有甚麼賣甚麼，收到土煙，去廣州賣，廣州有煙館，八月日軍投降，米價大瀉，李氏良妹收米囤積，中儲券，法幣，關金券，後來又有金圓券，都是公仔紙，最值錢

是白米，沒幾個月，米價又開始急升，糙米賣到十幾萬法幣一擔，廣州又罷工戒嚴，哪有和平日子，她每一次去廣州都去機構問，找，我兒陳朗遠，黃埔軍校十五期的畢業生，我沒有找到他的屍，機構辦事的人，已經人心惶惶，長春瀋陽失守，濟南也守不了幾天，徐州防線危急，共軍殺到，見到黑綢婦人又來問屍，幾乎央求，你不要再來，滿街都是屍體，隨便認一個，屍體都一樣，赤身露下，不覺羞，或抱或折，人頭落地，好像蠶豆，阿姐你有無聽到，滴聲悶響，殺頭呀，槍斃，餓死，踩死，燒死，焗死，血肉長城，長城不堪一踩，剛死的屍，踩上去軟綿綿，麥氏香蓮李氏良妹，好像就找到，說我朗遠，照片掏出來，已經摺白，一個認出青年來，這是十五期的張慎先，潮陽城南關外敦厚里，送屍人嗎，在潮州；陳正方止，在家裏收的葬，新中國一切從簡，紅布一蓋，棺木在家中一擺，一家無孝子但有嫡孫，幸好當年麥氏香蓮逼着兒子成婚洞房，舊屋子搖搖欲倒，很多家人住了進去，她哪管，架床一推，棺木放進，守夜繞三圈，她自己當法師，唸心經，她小時聽人唸過，一聽便記，唸不全，來來去去，反

正差不多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是或不異，一燒便了，每次她上樓梯，都會罵她亡人，都叫你上落小心，其實她想，死者了了，生未必佳，她站着等我，清代朝人，一世紀的鬼魅，巫氏如地府使女，交代我，奶奶今年，九十七歲，我停下步叫她，嫲嫲，我是阿妹，她手一搭，樓梯把手，一窗的黑影重臨，說，你回了，做乜垠肥。祖家人都瘦削。

好像我就在她面前長大，是個不孝小女，出行始歸。

贖罪就是與過去和好，不由不認。

良妹奶奶捉着我的手，她的手，很小，很硬，生活煉成的手。

此歸無懼，壽終乃紅喜，所以鄉人將紅布一包。

我也要得一紅布，我問良妹奶奶，你有紅布唔曾。

大地包容所有。我們在小至無時，旋轉見星辰，有光或未至。

能得一見便好。

我在良妹奶奶面前，低頭垂目，或者一屈膝，如果沒嚇着她，她很老很小，因為時光，遠星長耀。

都是野妹，她知道嗎？她與我的秘密。

良妹微喜，阿妹，她叫我還是叫自己，潮州多遠路，要坐長途公車經福田，長寧，博羅，去到惠州，過一個晚上，再轉野雞車去惠東，海豐，陸豐又過一夜，經惠城，才到的汕頭，潮陽城南關外，下完大雨，河水未退，李氏良妹，涉水去村裏逐家找，黃埔軍校十五期張慎先，你屋家有無吖隻人？有一家，門前堆沙包，打開，立即關上，李氏良妹，立在門外說，崖又係來搵儘子，你生也好，死也好，有條屍俾崖看，你跟崖講清楚，怕潮州人不會聽，又講句半鹹淡潮州話，娃跟奴打，木門不作應，李氏良妹再叩，膝下涼水，有人走過，上升下沉，有無人，她問，崖係增城荔城街亨利陳眼鏡店麥香蓮，黃埔十五期陳朗遠阿咪，那道門打開，有一張小皺臉，從門縫瞇眼看她，

說，伊冇在，李氏良妹，一手攔門，說，崖從增城來嘅，你乜啫無俾崖，就喊崖轉屋家？那個女人沒法關門，不理她，開着門，屋子昏暗不見物，良妹奶奶，閉眼等那陣昏眩過去，她張眼，另一世界另一物，物物飄浮，房子裏浮着膠椅子，膠杯，膠桶，幾隻不同顏色膠拖鞋，木椅擱在木桌上，橫樑吊滿小包米，幾雙皮鞋，鐵絲綑圈，一盞火水燈，破牆貼了舊報紙，紅色娃娃雙喜連連圖，「大風大浪中去鍛煉」紅旗飄揚海報，水中浮着一隻小豬，用麻繩縛着，一燈吊着，沒電沒光，燈泡佈滿泥塵，點着也不會亮，房中間有一張舊紅木桌，以前可能是神主位，神主拆了，桌上放滿破瓶破罐，蠟燭手電，旁邊有一相架，良妹奶奶眼利，一眼便認得，這是張生慎先，那人在哪地？那個女人，一手搶回，伊冇在，李氏良妹，從懷中掏照摺白照片，陳朗遠張慎先，將照片塞上原來相架之上，說，崖係增城荔城街亨利陳眼鏡店麥香蓮，陳朗遠阿咪，你跟你孻子講，崖曾來過；良妹奶奶，捉着我的手，下樓梯，她走得好快，噔噔扯下，家裏人已備黃酒，蹲在廚房的是大嫂，若渴之妻，雞已殺，毛已拔，曾經的雞血，已結成

紅，巫氏女我只能稱嬸嬸，倒酒說這是我家的黃酒，你且一嘗，良妹奶奶已經接過一杯，喝酒用小杯，一喝而盡，叫我，飲，若渴堂兄，躲在一角抽煙，雄天和幾個孩子，玩遊戲機，等吃。

雞上來，斬碎成雞，眼睛還是望着我，雞頸夾着雞的一餅血。

不知是否見過雞，雞來看我，又與雞同車，吃肉啃骨，我有點惶恐，良妹奶奶，一大雞腿塞到我碗，又舉杯，喝。

良妹奶奶看我一眼，說，吖哋食過人肉。我嚇得立刻將雞腿塞進口。

老人家不送喪，良妹奶奶每天下午都要睡一睡，雄天說，我爸爸也是，我記不得父親，但我一定見過他那一套白棉淺褐圖案睡衣，咖啡色膠拖鞋，細細碎碎的一瞥，穿着這樣的一套睡衣，可能是我最早的記憶，她抱起我，很亮，她將我遞得高高，哈哈大笑，我一定很小，我看着，吃，有一，一眼望着我，我有話還沒有，知道那是甚

麼，吧，吧，爸，她說，媽，媽，多年後我去長洲看父親，我又見到一雙咖啡色膠拖鞋，睡夢還是年日少，卡，啷，一，傷小離尖叫，地上都是碎片，我見到的，父親扯着傷小離的頭髮，拖，這雞的眼睛我見過，沉默不動，看着我，我喝得滿臉通紅，黃酒有米香，很甜，我說，這人這事，我見過，良妹奶奶一手蓋着我眼瞼，好像我已經死了，眼前的血是我的紅布，她說，肥妹飲酒飲醉咯，過飲多啲。

怎可以論斷，誰出賣，誰忠誠，我曾那麼恨傷小離陳朗越，何以有我。有我哥哥。

日光有點昏，我在一張床睡着，大嫂的床，淡粉紅牡丹石榴床單，淡紅鳳凰枕套，淡淡的陳舊果汁糖味道，三月天氣，蓋一張龍鳳呈祥大紅被，我醒來覺得，傷小離睡在我身邊，比我現在年輕得多。

有點怔然。

吉時是酉時，下午五時，雄天說，明天會下雨，日落西山如火燒，陳家墓地，在

鄉間一山頭，大概是陳祖開葬，山腳有一小廟，車子停在山腳，有數百石級，拾步而上，方見橫匾「仰天庵」，有一對聯「苦毒無量無至憂憶悲戀　得脫地獄聖者卻返本處」，有一主持，站在門前相迎，若渴施禮合什，問候師父，師父還禮，說辛苦了，仵作已到，在庵中等候，到時便開土，庵中有一小佛堂，堂前有桌，有個仵工在喝茶，雄天招呼問好，我站在遠處，從背包中提出那一袋，仵工一舉手，意即且等，雄天說，還有十數分鐘，姑姐先坐，喝一杯茶，待我坐下，他從小尼處接過茶盤，給我遞茶。

小物且在我身邊，最後時刻。

此世界。他世界。此國土。他國土。

一界之內，一塵一劫。

仵作開土，堂兄若渴，點了煙，只聽到鐵鏟鑿開泥土，碰擦小石，山間有晚風吹松。洞開得很淺，沒有很多可葬。

仵作填好黃土，用鐵鏟拍平，說，墓碑做好，我再前來。若渴給他一支煙。

淺地後面便是父親的墓碑，雄天說，你要不要看看，我說，我看到了。

鄉例要請仵作吃飯，若渴叫了一桌子我不會吃的菜，梅菜扣肉、燉豬腦、炸豬大腸，若渴也沒有勉強我，雄天給我挑來幾塊苦瓜，蒸蘿蔔，炒南瓜苗，說，姑姐，鄉下地方，窮人食物，不要見嫌，即數我不吃，不吃也不行，素菜十分可口，他們在喝白酒，黃酒對他們來說，是女人酒。

雄天告知，在建新房子，你下次回來就會建好，五層，有十幾個房間，你可以住，下面有三間舖位，兩間租出，一間開眼鏡分店，舊房子你祖母仍會住，她不會肯搬，一切依舊，他說，我家幾代都在這條街，這間房子，我不拆。

剩下一桌子的菜，我爸在機構辦事，雄天說，公家吃飯，叫很多菜，他習慣了。機構辦事，好像不用坐班，自來自去。

仵作開一架摩托，醉醺醺還去開車，車匙一轉，噗嗒而去，揚起一陣土塵；他們

有我不理解的自由，我坐在小車的後座，不用扣安全帶，雄天說我。

早晨道別，也是八點鐘敲的門，我已經起來，梳洗乾淨，在等，只有雄天一個來，爸爸坐班，為我提着背袋，這一次，我坐到他身邊，他說，不很多年前，有一個人來找太婆。

也是一家女眷和孩子，站在門口等候，沒有親吻也不擁抱，給我一包二包，不知甚麼草甚麼藥，龍眼乾苦瓜乾，大嫂說，這個沖茶好，寧神清熱，巫氏女給我一匹大紅牡丹花土布，我說大嫂的被鋪很漂亮，花布用雞皮紙包着，一條淡紅尼龍繩縛好，我笑，這我回去要買一架衣車，我可以做一道窗簾，抬頭我見良妹奶奶，站在她二樓的窗前，像檢閱，雄天說，你上樓去跟太婆請安道別。

良妹奶奶捉着我的手，一下，說，來，她扯我入她房間，木門木簾，散着木香，進門見一朱漆雕花柚木大床，床楣三幅金漆木雕花鳥畫，金漆已褪，依然微閃，立欄板左一蝙蝠展翼，右一獅子撲兔，床裏板鑲瓷面美人春睡圖，床座橫板嵌松綠石，已

經啞舊，養女出嫁，盡其華美，是她那麥家的倨禮，大床開月門，良妹奶奶，扯我坐下，拉開床屜，給我兩幅照片，我沒有見過，父親與一青年的合照，青年穿軍服戴軍帽，我知是我父長兄朗遠，父親穿一長袍，手執一扇，豔芳照相館，翻過我不禁心驚，父親的字，那麼多年，沒有改變，人會老字會抖，但還是那個字：父母親大人留念，民國廿九年攝於廣州；另一張父親與傷小離，我嚇一跳，以為是我自己，在尖沙嘴火車站，父親也給我拍照片，海鷗牌好像怪獸眼睛，他向下望，在小盒子裏可以見到我，我走右，小盒子裏會見到我向左，他說，這叫雙鏡反光，照片背後無字，他寄這張照片來給他母親，是不是說，巫氏女不用等我，有人便去嫁？或者他也曾想，與傷小離再做夫妻，巫氏女卻沒有離開，她不離開，宣佈，我至今仍是你妻，你另娶是背信棄義，良妹奶奶說，你拿張相走，陳朗越不肯做一個背叛任何人的選擇，未芳成了他最含糊的妥協，不解釋，不正名，我站起來，微微一跪，拜別良妹奶奶，她只說，快走，雄天在等。

這時下雨。雄天打了一把花傘在等。我說，很快，不用。

雨愈下愈大，雄天將窗撥的速度加快，那人來找陳門太婆，李氏良妹，剪一個小平頭，髮根花白，戴一頂深藍壘球帽，有點羅圈腿，穿一件舊白襯衫，罩一件鮮黃飛機夾克，藍棉布褲，一對舊球鞋，見到太婆，給她敬一個禮，報告，黃埔十五期張慎先，問候伯母安好，太婆就知道，此乃照片中人，那天來給陳家歸還朗遠遺物，她只說，來了麼？好像她一直在等，她覺得她兒子的死，與此人有關，既然來了，就不問，從哪頭來，怎樣行，張慎先有點不知如何繼續，還是我倒的茶，請稍息，太婆不喝，張慎先坐了一陣，起來給太婆叩了一個頭，這時太婆方說，這個頭是叩給我兒子，張慎先有點愕然，問，伯母知道了？太婆說，我不知，但你在共軍打到來之時，冒險來還遺物，一定有負於他，你這個頭我受了，不必多說，請回，就叫我送客，那張慎先，一肚的求恕話都沒機會說，就把我充當慈悲觀音，招當年告發祖父陳朗遠，與一女欲投延安，二人被判死刑，槍斃前說要在刑場舉行婚禮，請我觀禮，張慎先替二人拍了

一幅照片，底片留在相機裏面，從四川撤到廣州，廣州撤到海南島，到高雄港登陸，那一張照片，那一照相機，他一直不敢碰，直到兩岸開通，台灣人可以回大陸，張慎先才拿出古老照相機，底片褪出來去沖，我問照片呢，張慎先搖頭，太久了，看不清楚，他給我留了這張照片，我問雄天，可以看嗎？祖父陳朗遠死前的照片，還很年輕，我不敢給太婆，到了車站，雨還是很大，我們在車廂裏停一停，等一等，雄天掏出銀包，抽出一張舊照片。

這個你留下，我用老燕給我那一條白手帕，連同良妹奶奶給我的兩張照片，包好，放在背包。

這是所有的過往，這大地，給我最沉重的禮物。

已經灰黃，仍然見到，有一男子，穿一件長西裝褸，白恤衫，一條粗布褲，一雙軍靴，頭髮梳得油光，一手插着袋，另一手看不清楚，夾着一支筆，或香煙，女的紮一條白巾，穿一件寬袖小襖，打開，見到一件黑衣，一條黑裙，也穿一對長軍靴，陳

朗遠有點憂愁，女子倒是倨傲，這是他們的出門紀念照。

那張慎先喜歡這個女子嗎？我問，不知道，雄天說，他沒有說。

我想陳朗遠知道告密的人是張慎先，因此請他觀禮。這一場是祭牲。

野草

因他人之死，我們得以完成。良知或缺。

我沒有再回到中國。

見雪的婚禮，在曼克頓東十二街一間酒店，這叫個性酒店，連肥皂都很有個性，不規則形狀，無法拿穩，大堂牆壁有噴畫，她訂了四樓餐廳平台，一個中午，見雪穿一條白色釘珠長裙，我做的，她試了好幾次，又肥又瘦，我改完又改，罵她，你不要再狂食和斷食，你有病！她就甜起來，還有一個星期，我會減兩公斤，你信我，我說，我也沒有時間再改，最花時間是釘珠，一珠一珠的釘上薄紗，緞子，釘珠的時候，心很靜，其實我只是喜歡做女紅的，心靜無華，最華麗是手裏，即逝之物。

婚紗只會穿一次，或者說，我只會為她做一次。

見雪第三年大學在一間國際會計師行做實習，她很會打算，二十二歲畢業，二十六歲我要買房子，一年買一架一手車，不要再開我的二手車，畢業就在這間行工作，四年後在下城真的買了房子，還在家裏住，有吃有用，不用交租，房子租出去，

補貼還貸款，不知為何會生出這個女兒，她給弟弟買一架車子，要他分期付款還她，還要收市場利息，弟弟又很聽話，去咖啡店做兼職打工，還她錢，她數口精，感情一塌糊塗，和那個多明尼克，在電話上都大吵大鬧，她還動手打人，多明尼克母親報警，警察來家裏拉人，才鬧出的事，多明尼克去醫院急診室說自己跌倒，母親不肯相信，報了警多明尼克卻不肯去警察局，不肯下證人口供，堅持是自己跌傷，他真的愛見雪，見雪罵他，甚麼都不懂，白癡！我是全史提頓島最美麗的中國女孩，他也配！我笑她，廣東話老鼠跌落天秤，自己讚自己，我們中國人，不會自己讚自己的，這是甚麼中國規矩？見雪留一黑亮長髮，去剪掉，晚上關起門大哭，我聽着心疼，但沒辦法，這個年紀，要經歷，經過便好。

見她不時打扮得漂亮出去，噴玫瑰茉莉淡香水，她上班不噴香，她說這是工作，太誘惑同事會以為你工作沒能力，見雪頭腦冷靜得很，那些和她約會的人都一兩次，人怕了她吧，她那嘴不饒人，眉一挑，男子哪敢再約第二三次，她在一間電影院碰到

肥仔阿森，她和一個男子，他又和一個女子，她說噢喔你還一樣肥，肥仔阿森說，你還一樣母狗，見雪竟又不怒，二人還交換電郵，二人都向同行解釋，這是愛斯，Ex。他們真的通起電郵，又傳照片，見雪有跟我說，見到肥仔，感覺像，哥哥，我心一震，她再帶肥仔回家，我一點也不驚奇，那一晚肥仔留在她房間，第二天早上，肥仔弄的早餐，星期日早上，見雪開車出去，為她爹哋買一份紐約時報星期日版，關早年一個星期只看一次報紙，他說這個世界的事情，不需要知那麼多，飛機能繼續飛行便好，知道又怎樣，你又可以怎樣，救國救民，我們都來到凡事說無用的知命之年。

見雪要嫁肥仔，我笑，他又肯娶你，都算膽正命平，見雪不會聽，她弟弟說，daring，怎翻譯，年輕國家，怎知道「命平」，我說見生，good try。

無論我們住多久，我們都是外來人，見雪在這外地出生，還是嫁一個香港人，親家同言同話，約好今年聖誕去猶他州滑雪，無端交多一對香港朋友，肥仔在香港出生，來美國時已唸中學，中文還可以，會寫會讀，講很流利，在曼克頓一間律師行執業，

做索償訴訟，二人一個查錢，一個索錢，門當戶對，見雪不肯讓肥仔住她的房子，肥仔說要租，結果是父母出動，給肥仔買的房子，也在下城，業權歸肥仔和見雪，二人分擔貸款，婚禮兩家人的兩晚酒店房間費用，連同宴會，要五萬美元，也是二人分擔，見雪說，我要有一半的賓客名額，請了她的中學大學同學，同事，也請了依芙蓮和丹丹，老燕夫婦，那次南丫島吃海鮮，依芙蓮和丹丹，和見雪的約定，小孩有她們的認真，依芙蓮到三藩市唸大學，飛過來東岸探見雪，入醫學院之前那年暑假，依芙蓮和當時男友和見雪，三人去墨西哥旅行，小女兒丹丹倒沒有來過，這一次應約，她去澳洲唸書，都沒有來美國看過她姊姊，澳洲放暑假是北美洲的冬天，見雪問我，要不要請表弟，我說，你決定，你請他們也未必會來，見雪說，這樣我請，將決定的責任推給他們。見雪比我聰明。

四月天氣，紐約還是很冷，見雪披一件白色狐皮，我沒有見過，可能租，她這孤

寒鬼，不會買奢華物，戴一對鑽石耳環，奶奶托人從香港帶來給她的禮物，鑽石網球手鏈，我和關早年的，她說，喜歡鐵芬妮珠寶的樣式，你去找工匠抄，結果找到上城一間首飾工場，猶太人老闆，我們又要去揀石頭，成色，大小，切割，手鏈幾多K，黃金或白黃金，密鑲或間鑲，都要跑幾次，她收到禮物，說，都不像鐵芬妮，我說你不要給我，她戴上了卻不肯脫掉，又嫌三嫌四，自助餐食譜都三改四轉，我說你不要問我，太煩，你說焗魚用扁魚還是銀鱈魚，鱸魚也不錯，我掩上耳說你讓廚師決定好不好，你這個控制狂！我沒說的是遲早離婚，她再嫁我不會再做婚紗，再送禮物，見雪倒臉皮厚，見我不理她，便去煩她爸爸和弟弟，男人比較好相與，會讓她，不知她在公司做事是不是這樣母狗，我想是，她老公肥仔阿森了解她。

婚宴前一晚我們已經入住酒店，晚上兩家人在酒店餐廳吃一頓，吃完見雪見生，阿森與他兩個弟妹去跳舞，這是他們的單身告別宴，其實他倆，要告別單身的不是自由，而是飯來口張餐來叉起，衣服髒自有人洗熨的舒適日子，兩個最在行是弄早餐，

中午吃一個三文治，以後誰弄晚餐不知會不會因此大打出手，我說關早年，肥仔最好去學兩手功夫傍身。

凌晨四時見雪拍的門。我睡得淺，不是要等她，但總覺得，女兒出嫁，最後一晚，我想見她一見。

她喝得半醉，一件低胸白兔毛毛衣沾了紅酒漬，珠鏽爛牛仔褲，鑽石耳環閃亮，戴着那條她說不喜歡的鑽石腕鏈，手裏端着她的白皮樓，印度貨，很便宜，看起來很貴，另一手提着她的銀亮高跟鞋，見到我便說，媽咪，我的腳好痛，我的頭很痛。我說你老公呢，她說他回房睡了，男人不能喝。

沒甚麼，跟你說晚安。她一身酒氣滾熱的抱一抱我。我說，吃止痛藥，有沒帶？再洗一個熱水澡，她搖搖擺擺的回房間。

我關上門，靠着門後。關早年打着輕微的鼻鼾，他還有兩年便到退休年齡，可以延遲兩年，醫療保險費貴，關早年想着回香港，我說不是浪費大半生，又跑回香港？

他不和我衝突，用拖訣說到時再想，香港的房子也很貴，不是我們可以住的地方。

哪裏又是可以住的地方？年輕時自己雙腳就是家，現在無地可站。

其他的事情我很少想。有時發呆。

風很大，我跟親家說，露台自助餐可能太浪漫，我們老人家，會肺炎。

請柬寫婚禮開始的時間是上午十一時，我們早一小時到，工作人員作最後佈置，白色拱門插白玫瑰，兩旁座椅纏白絲帶，走廊鋪滿白繡球花，入門桌子鋪了白色大馬士革玫瑰桌布，上放一本紀念簿，寫着二人的名字，擱一支銀鋼筆，見雪又不怕被人偷，見雪說，媽咪，你寫點甚麼，我說，我寫中文你又不會看，我只畫了幾朵鋼筆花，桌上的百合與玫瑰，讀寄宿學校時的畫功，我們以為忘記的事情，沒有忘記，總不期而襲。寫「我女」。

見雪的伴娘多蘿妮斯，西班牙裔，是她的同學，我見過，她說多蘿即「痛苦」，

她不喜歡，短名叫「蘿拉」，肥仔的伴郎是法律學院的同學，美國仔，叫雅各，十二門徒的名字，用來用去，親家的朋友開始到，親家做時裝買賣，不時回中國，朋友竟是猶太人居多，猶太人很會做生意，有人帶來的禮物，令人哭笑不得，不知轉了幾多手的一套杯碟，家居電話，兩套睡衣，也有人知道中國人的規矩，送錢，多少是見雪阿森的事情，其實他們需要的禮物是錢。

老燕很遠便見到他，來到美國也是，不因為他高，是因為他的微笑？女孩已經比安麗高，跟我握手叫安呫，關早年安高，安麗胖了點，無法不是老闆娘的樣子，豔麗又惡死，像來了香港很久的大陸婆，我有看香港的八卦雜誌，微老的劉嘉玲王菲就是這個樣子，這場無硝戰爭，敵方為自己回火所傷，老燕全身而退，男人就可以這樣當沒事，陽光溫暖但不刺眼，老燕的眼睛，比我記得想像之中細小，中國人的眼睛，我想是，他抱我時同時抱着安麗，時常三人行，說我，等來等去，怎麼還不老？我笑，女兒都結婚了，怎會不老？你不知客家話叫阿嫫？又老又醜的女人，老燕也笑，又醜

又老的男人叫甚麼？讓我陪你，安麗說，這我呢？關早年說，你們連老和醜都要爭，其實我最老，他有點緊張，搓手又整理他的銀灰領帶，淡灰小背心，早晨禮服扣好鈕，又解開，他要和女兒走那玫瑰花瓣長廊。

音樂奏起，奏樂的是一個豎琴手，雅各給孩子的同學朋友，老燕一家，親家的朋友帶位，一群的在後面，母親半嫁，手搭年輕伴郎的胳臂，微喜穿紫白睡蓮旗袍，淡紫短襖，外罩玫瑰紫大衣，黑色手套，老女戴花，一朵深藍紫玫瑰，親家就深紅絲質長裙，披紫貂短衣，看起來很冷的樣子，主持婚禮的神職人員，是個一頭短灰髮的黑人女子，穿一件黑色西裝上衣，黑褲，黑衣白小豎領，戴一對銀耳環，拿着聖經，走到賓客面前，伴娘多蘿妮斯，淡橙大蓬裙，鮮橙繡花小羊皮短夾克，獨自行走，多蘿妮斯，站立聖母，十架之旁，眼淚長流，她立在伴郎身旁，這時來了新娘和她的父親，新娘披一件白狐皮，父親頭髮有點斑白，緩步前進，一個送走，一個開始，父親眼睛

有點潤濕，音樂與風，總是惹人遐思，父親想到的是一個房間，陰暗靠攏，他打開房門，女子經過，午夜吸煙，他默默守候，男子不言交託，難以承諾，時間是最好的見證，如果她願意，他時常都在，老死不移，女兒在他身邊，安穩成長，妻子靜靜老去，兒子是個羞澀的好青年，父親對他的人生，沒甚麼大想法，我不過是很普通的人，普通日子，也一樣日比日少，新郎在等待，明明昨夜還相對，新婦明豔可驚，一定是某種莊嚴，他不明所以，卻感震慄，即將前來的日子，或粉碎意志，或折磨肉體，或有些微喜樂，二人燈前細語，生活小話，一起長胖，或有一個胖孩子，圓臉圓手，如果有幸福，樣貌一定很庸俗，婚姻誓言，「我願以你」，新娘有一點近視，她情願不很清楚，陽光與綠，藍與曼克頓，曾活的以其所在，再活一次，舊人新貌，她揚起臉，危在眉睫，她知道畏懼與疲倦，此日即老，「擁有和扶持，並從這一天起」，一個悄悄，握着另一個的手，縱使你肯出賣，我也不離棄，因為我相信的，並非你和我此身，而是人之所有，時常三人，那一個以歉疚完成，「是好是壞，是貧是富，疾病或健康」，

還未經歷的，懍然肅靜，如果我們期待，就足以承接，毀滅的各種可能，戰爭，瘟疫，飢餓，鬥爭，不完全的人，「都相愛相依」，也就是完全的人；微喜靜聽，並非不愛，也並不能愛，我之所願，我之不能，微喜捧在手中，一掌的微汗，並無更多，言語無用，沉默可傷，她輕輕的捏緊拳頭，遊魂呼喊，且盡早歸來，她驚惶四看，影影幢幢，來者都是世紀前人，一個一個一個挨在她耳邊說，這真是個完美的四月婚禮，是一個詛咒還是陰謀，四月的鈴蘭不香，倒弔像她記得的一個當初，她掩着自己的嘴巴，我和我的秘密，隨我而去，陰潤大地，「直到死亡將我們分開」，這時一個遲到賓客，有點緩疑，一影成雙，都有一雙驚怯的眼睛，或者因為他們母親的尖叫，夜夜來回復循，思海思城，如何明白痛恨之愛，Agape，無法翻譯的希臘語 ἀγάπη，這說甚麼，一個問另一個，愛之所能所有，比我們所知所在的更大，希望，信念，哀憐，我們原沒有，我們不配，但因為人的驕傲與榮耀，我們超越，永遠不曾，還將再有，就是 Agape，你覺得，我們是不是應該找一個位置坐一坐，新人簽字，交換戒指，銀笛和豎琴奏起，

新娘新郎，穿過花廊，在白玫瑰與鈴蘭的拱門，親友與新人拍照，兩個遲到青年，都穿黑西裝，高度一樣，面貌一樣，有點尷尬的站在後面，新娘見到表弟，遠遠招手，見面互相親吻，又和弟弟與肥仔弟妹，拍一幅兄弟姊妹照，年輕笑容，總是燦爛輕盈，老燕站在我身旁，一直在打乞嗤，我說待我們拍完照，我們進去酒吧，喝一杯熱紅酒，思海思城見到我，便招呼，姑姐，思城解釋，媽咪叫我們來，我說，無論甚麼原因，來到便好。

微喜挽着老燕，安麗，關早年微微站後，聽得微喜說，謝謝，我今天真的很快樂。眾人碰杯，安麗不喝酒，但也覺醉，失神的大笑，她也很快樂，不知為何，關早年說，不需要有甚麼原因，暗中影子，有點妒忌，知道甚麼原因，不能有話，外面的孩子，一群的玩笑，蜜糖還是花，惹來了蜜蜂，毛茸茸的一圈圍着頸，跌在新娘的胸前，新郎替她拈走，蜜蜂還在拍那透明近無翼，有人在驚叫，還活着，這還活着！

更何況，生而為人呢，說曾經，也那麼豐盛。

我不吃，昏眩失重，安麗說，很肚餓，讓我們偷偷出去，吃一碗雲吞麵，老燕也附和，鬼佬食物，又冷又嚼，關早年說要想想，我們怎樣溜出去，我們四個，逃學學生一樣，退着走，去廁所不回，蹲低作矮子行，嘻嘻哈哈，怎不是我們的時光，我站在酒店門口，老燕給我遞一支煙，我已多時沒有碰香煙，我接過，他為我點着，風一吹，他站在我面前，擋着，安麗挽着我，說，走，邊走邊抽，管它，關早年時常相伴，我停一停步，這時我見到，尖沙嘴五支旗杆，各旗飽滿飄揚，有人等我，有日子，有大洋船，遠行出航，莊嚴回歸，生鏽拆毀。

微喜將她寫過的，再寫一次。
你將我視作微喜，亦無不可。
這是我寫給我哥哥的遺書。

ISBN 978-988-8254-97-2
9 789888 254972
H.K.$ 98.00
PUBLISHED & PRINTED
IN HONG KONG